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三六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散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三六册



目錄

全宋文卷七七三七

林希逸 一二

重造林岵斗門記	一
岳安石橋記	三
福州新創義阡記	三
福清縣修學記	五
行在仰山孚惠二王廟記	六
重建崑山縣廣孝寺記	七
重建斂石寺記	八
福清縣重造石塘祥符陂記	一〇
泉州重修興福寺記	一一
慧通大師真身閣記	一二
清風峽施水庵記	一四
潮州海陽縣京山書舍記	一五

全宋文卷七七三八

林希逸 一三

報暉堂記	一七
南劍州梅埜徐公祠堂記	一八
莆田方氏靈隱本庵記	一九
重造應天寺記	二〇
潮州開元寺法堂記	二一
潮州重修韓山書院記	二三
道山之宇記	二四
御賜宸筆道山堂大字記	二五
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廳壁記	二六
重建永隆院記	二七
壽聖禪寺記	二八
西亭蘭若記	二九
遷老畫贊	三〇
幽化淵畫贊	三〇

二損箴……………三一

全宋文卷七七三九

林希逸 一四

宋龍圖閣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侍讀尚書後村劉公狀……………三二

全宋文卷七七四〇

林希逸 一五

工部侍郎寶章閣待制林公行狀……………四九

湖南提舉宮講太史禮部李公行狀……………五五

全宋文卷七七四一

林希逸 一六

將仕林君父子墓誌銘……………五九

適軒黃君墓誌銘……………六〇

梁秘閣墓誌銘……………六一

陳夫人墓誌銘……………六四

潘左藏墓誌銘……………六五

劉夫人墓誌銘……………六八

徑山偃溪佛智禪師塔銘 七〇

鼓山愚谷佛慧禪師塔銘 七二

前天竺住持同菴法師塔銘 七四

林孺人墓誌銘 七五

全宋文卷七七四二

林希逸 一七

崇禧陳吏部墓誌銘 七六

宋知縣通直陳公墓誌銘 八〇

陳判官墓誌銘 八一

張屏山墓誌銘 八三

林夢隆墓誌銘 八五

孫夫人墓誌銘 八六

永嘉林國輔墓誌銘 八七

全宋文卷七七四三

林希逸 一八

秘閣提刑侍講正言陳公墓誌銘 八九

宋故朝奉大夫直龍圖閣金公文剛墓誌銘	九三
斷橋妙倫禪師塔銘	九六
莆守汪宗博元春祭文	九七
梁秘閣應庚祭文	九八
常東軒挺祭文	九八
莆守監簿陳所翁祭文	九九
後村劉尚書祭文	一〇〇
謁考塘外祖墳文	一〇一
謁二舅墳文	一〇一
前高安林縣尉祭文	一〇二
後村墓祭文	一〇二
後坡林吏部祭文	一〇三
理宗皇帝大祥疏文	一〇四
理宗皇帝大祥疏文	一〇四

全宋文卷七七四四

徐元杰 一

與權授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制	一〇六
陳韓授禮部尚書制	一〇六
劉應起授監察御史制	一〇七
王伯大授吏部侍郎兼侍讀制	一〇七
余清夫授直秘閣制	一〇八
李性傳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制	一〇八
趙以夫授刑部侍郎制	一〇九
劉應起授秘書省著作郎兼侍左郎官制	一〇九
趙希杼授度支郎官劉克遜授工部郎官制	一一〇
宗燾授大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制	一一〇
業秀發等授考功屯田郎官制	一一一
徐鹿卿授右司制	一一一
謝方叔授左司諫制	一一二
謝方叔授太常少卿制	一一二
江萬里授駕部郎官制	一一三
江萬里授監察御史制	一一三

江萬里授尚右郎官兼侍講制	·····	一一四
王燾授秘書丞葉夢鼎授秘書郎制	·····	一一四
王昶王燾授太府寺丞制	·····	一一五
莊黻授宗正寺丞汝暨授司農寺丞汝績授太府寺丞制	·····	一一五
希袞授南外知宗制	·····	一一六
時煥授太常寺簿制	·····	一一六
韓補授宗正寺簿與弼授司農寺簿制	·····	一一六
黃炳授秘書省校書郎制	·····	一一七
范鎔授集英殿修撰制	·····	一一七
范鎔授秘閣修撰依舊宮觀制	·····	一一八
陳振孫授國子司業制	·····	一一八
葉夢得授宗學博士制	·····	一一八
徐士龍授國子博士王璞授太學博士制	·····	一一九
希樸授江淮等路都大提點制	·····	一一九
趙葵授同知制	·····	一二〇
顏頤仲授秘閣修撰知温州制	·····	一二〇

王克謙授知安吉州制	·····	一一一
趙必願授煥章閣學士知福州福建路安撫制	·····	一一一
黃自然授直秘閣廣西運判制	·····	一一二
黎安朝授兩浙轉運判官制	·····	一一二
李仲熊授湖北轉運判官制	·····	一一三
趙立夫磨勘轉官制	·····	一一三

全宋文卷七七四五

徐元杰 二

王伯大磨勘轉官制	·····	一二四
李性傳磨勘轉官制	·····	一二五
賈似道收換湖會轉官制	·····	一二五
張貴洪袁應老恩賞轉官制	·····	一二六
希至磨勘轉官制	·····	一二六
李大同磨勘轉官制	·····	一二七
希微授太社令制	·····	一二七
留張遇授太社令制	·····	一二八

李大同大禮追贈父制	一二八
游似曾祖藝已贈太保可特贈太傅制	一二八
游似曾祖母蔡氏衛國夫人可特贈鄧國夫人制	一二九
游似祖格已贈太師可追封申國公制	一二九
游似祖母邠國夫人李氏贈徐國夫人制	一三〇
游似祖母潭國夫人杜氏特贈楊國夫人制	一三〇
游似父仲鴻謚忠節已贈太師追封益國公可特追封雍國公制	一三一
游似母益國夫人朱氏可特贈雍國夫人制	一三一
游似妻南康郡夫人蒲氏贈安定郡夫人制	一三二
趙與權曾祖伯宗追贈制	一三二
趙與權曾祖母王氏追贈制	一三三
趙與權祖師至追贈少傅制	一三三
趙與權祖母林氏追贈制	一三四
趙與權父希言追贈制	一三四
趙與權母陳氏贈制	一三五
趙與權妻追贈制	一三五

李性傳曾祖追贈制	一三六
李性傳曾祖母追贈永嘉郡夫人制	一三六
李性傳祖母追贈制	一三七
李性傳祖母追贈制	一三七
李性傳父追贈制	一三八
李性傳母追贈制	一三八
李性傳妻追贈制	一三九
李性傳妻追贈制	一三九
杜範曾祖廷臣追封制	一四〇
杜範曾祖母追贈制	一四〇
杜範曾祖母追贈制	一四一
杜範祖永修追封制	一四一
杜範祖母追贈制	一四二
杜範父友宣追封制	一四二
杜範母追贈制	一四三
杜範妻追贈制	一四三

陳韓父孔碩已贈宣奉大夫可特贈光祿大夫制	一四四
陳韓母淑人田氏可特贈永嘉郡夫人制	一四四
陳韓繼母淑人鄭氏可特贈永陽郡夫人制	一四五
趙葵祖棠追封制	一四五
趙葵祖母追贈制	一四六
趙葵祖母追贈制	一四六
趙葵妻追贈制	一四七

全宋文卷七七四六

徐元杰 三

嘉熙戊戌輪對劄子	一四八
第二劄	一五二
淳祐甲辰上殿劄子	一五四
第二劄	一五七
甲辰冬輪對劄子	一五九
第二劄	一六一

全宋文卷七七四七

徐元杰 四

請御書古良西窗明遠書院劄子	一六三
乞贈恤故侍御史劉漢弼劄子	一六四
繳錢相召赴行在指揮劄子	一六五
繳鄧泳乞祠不允指揮劄子	一六六
繳趙汝選改差知邵武軍指揮劄子	一六七
繳蕭郊理還元斷月日指揮劄子	一六八
繳趙逢龍江東提舉王傑知雷州指揮劄子	一六九
繳李曾伯淮東制帥指揮劄子	一七〇
繳胡泓新除宗正少卿指揮劄子	一七二
再繳胡泓乞賜不允指揮劄子	一七三
代宰臣進孝宗光宗御集表	一七四
代宰臣進寧宗實錄表	一七五
進和御製詩表	一七六
謝賜御書表	一七七
兼侍講謝表	一七七

南劍到任謝表 一七八

全宋文卷七七四八

徐元杰 五

紹定壬辰御試對策 一七九

全宋文卷七七四九

徐元杰 六

轉對狀 一九一

應詔薦士狀 一九三

兼中書辭免奏狀 一九八

再辭免兼中書狀 一九八

兼侍講辭免奏狀 一九九

再辭免兼侍講狀 一九九

御筆除起居舍人辭免狀 二〇〇

再辭免起居舍人狀 二〇〇

兼國子祭酒辭免狀 二〇一

除太常少卿辭免狀 二〇一

差知安吉州辭免狀	·····	二〇二
再辭免知安吉州狀	·····	二〇三
召赴行在奏事辭免狀	·····	二〇三
再辭免召赴行在奏事狀	·····	二〇四
丐祠狀 一	·····	二〇五
丐祠狀 二	·····	二〇五
條陳政事疏	·····	二〇六

全宋文卷七七五〇

徐元杰 七

延平郡學及書院諸學榜	·····	二一〇
延平書院榜示	·····	二一二
勸戒夜游宮榜	·····	二一三
白左揆論時事書	·····	二一四
白二揆論時事書	·····	二一五
再白左揆論時事書	·····	二一八
再白左揆書	·····	二一九

白二相論時事書 一二〇

與袁右司書 一二一

全宋文卷七七五一

徐元杰 八

及第謝丞相啓 一二四

賀丞相除太傅啓 一二五

代莊文府賀丞相冬至啓 一二六

賀知院冬至啓 一二六

賀參政冬至啓 一二七

賀樞密冬至啓 一二七

賀京尹冬至啓 一二八

賀秀安濮王冬至啓 一二八

賀少傅少保冬至啓 一二九

謝范參政啓 一二九

通方漕啓 一三〇

通曾提點啓 一三一

與王實齋啓	二二三二
回南劍權守陳倅啓	二二三三
回楊潘倅啓	二二三三
回王司法啓	二二三四
回權交代司法啓	二二三五
回賴主簿啓	二二三五
回張憲幹啓	二二三六
答黃南劍自然啓	二二三七
回王支鹽啓	二二三八
回劉府教啓	二二三八
回餘姚王宰啓	二二三九
回鉛山趙宰寄梅花賦爲餞啓	二二三九
謝留耕王右史特薦啓	二四〇

全宋文卷七七五二

徐元杰 九

與浙東程帥啓	二四二

通福帥徐意一啓	二四三
回郭帥啓	二四四
賀湖北岳漕除帥啓	二四四
代京西漕謝蜀帥啓	二四五
謝荆帥啓	二四六
代上別帥啓	二四七
代上尤帥啓	二四八
通淮西楊制帥啓	二五〇
通江陵別制帥啓	二五一
通江陵別帥啓	二五二
通京湖賈制帥啓	二五三
通沿江別制帥啓	二五四
通湖北章帥啓	二五五
全宋文卷七七五三	
徐元杰 一〇	
代通興元丁帥啓	二五七

代通瀘南漕帥啓	二五八
代通瀘南楊帥啓	二五九
上荆湖陳制帥啓	二五九
上江陵別帥啓	二六一
上夔門李帥啓	二六二
上四川桂制帥啓	二六三
上四川鄭制帥啓	二六四
銓曹白權貳卿趙左司希聖劄	二六五
與袁守劄	二六六
與南劍五縣免上州公劄	二六七
回趙憲劄	二六八
與郡守求免香林渡劄	二六八
與江東憲求罷香林渡公劄	二七〇
回何宰劄	二七一
復靜春先生劄	二七一
慰李秀巖劄	二七二

回南劍天寧老劄 二七三

全宋文卷七七五四

徐元杰 一一

送歐陽奇父序 二七四

贈張君序 二七五

題聖宋蒙求後 二七六

題倪仲山訥齋 二七七

題余豈潛所藏楊補之梅 二七八

題魁星醮疏 二七八

題諫藁後 二七九

跋朱文公秋夜歎 二七九

跋劉狀元集後 二八〇

跋高特進手書孝經 二八一

跋俞慵菴詩集 二八一

跋張君雙瑞堂記 二八二

跋黃伯岡西山問答 二八二

跋趙忠果公死節錄	二八三
跋日者丘賦庵所携舊序	二八四
跋黃志仁字說	二八五
跋王君昭所携厚德說	二八五
紫衣師號說	二八六
黃少穎字說	二八七
黃子正名字說	二八八
黃伯高字說	二八九

全宋文卷七七五五

徐元杰 一二

經筵講義	二九一
甲辰六月二十五日上進故事	二九九
七月三十日上進故事	三〇〇
十一月初一日上進故事	三〇二
乙巳正月十五日上進故事	三〇三
三月二十日上進故事	三〇五

四月一日上進故事	三〇八

全宋文卷七七五六

徐元杰 一三

四月初五日進講日記	三一〇
四月十二日進講日記	三一一
十一日進講日記	三一三
七月十三日進講日記	三一五
甲辰九月十六日進講日記	三一七
十月內進講日記	三一八
十二月十八日進講日記	三二〇
十二月二十一日進講日記	三二二
十二月二十三日進講日記	三二三

全宋文卷七七五七

徐元杰 一四

乙巳正月二十四日進講日記	三二六
月日進講日記	三二八

月日進講日記 三二八

月日進講日記 三三〇

二月十一日進講日記 三三一

三月十九日進講日記 三三二

五月初四日進講日記 三三四

二十七日進講日記 三三七

明善堂記 三三九

永豐縣仁政樓記 三四〇

金氏三桂堂記 三四一

廣信蠲糴記 三四二

洪慶庵記 三四三

全宋文卷七七五八

徐元杰 一五

魁星贊 三四六

復齋陸先生贊 三四六

刺史祝公贊 三四七

呂伯恭贊	·····	三四七
資政劉公贊	·····	三四八
宗丞虞公贊	·····	三四八
少傅趙公贊	·····	三四九
丞相龐穎公贊	·····	三四九
汲古賈先生贊	·····	三五〇
傅長者贊	·····	三五〇
嘉遜趙公贊	·····	三五一
稼軒辛公贊	·····	三五二
曹子至父喜神贊	·····	三五二
準齋先生吳公行狀	·····	三五三
王從事墓誌銘	·····	三六一
浦城陳氏墓誌銘	·····	三六三
秀才方君壙記	·····	三六四
謁顏魯公祠文	·····	三六五
南劍到任謁廟文	·····	三六五

莫趙待制文……………三六五

延平書院仲丁祭先儒文……………三六六

全宋文卷七七五九

王 綬

暮雲亭記……………三六七

王 極

乞賑贍二浙災民奏……………三六八

吳縣重修學記……………三六九

葉武子

爭田合作三等定奪判……………三七〇

考古質疑序……………三七一

麗水縣奏免浮財物力劄付碑……………三七二

關 拭

隱真道堂記……………三七五

戴邦用

長沙府大覺社倉始末記……………三七七

黃昇

詩人玉屑序 三七九

絕妙詞選序 三八〇

西山報恩院修造疏 三八〇

謝愈修

書小史序 三八一

郭明道

相機巖記 三八二

釋紹嵩

漁父詞集句自序 三八四

江浙紀行集句詩序 三八四

全宋文卷七七六〇

莊端孫

押韻釋疑序 三八五

鄭伯謙

抱一子解周易參同契叙 三八六

曾次元

南雄州修貢院記 ····· 三八八

何大圭

聖姑廟碑記 ····· 三八九

朱 渙

軍事判官題名記 ····· 三九一

周端常

縣尉廳大隱樓記 ····· 三九二

縣尉廨坐屏銘 ····· 三九三

呂昌裔

書濂溪先生祠 ····· 三九四

羅任臣

吳文肅公文集跋 ····· 三九五

跋績溪汪處士屬續所賦如夢令詞後 ····· 三九五

楊艮之

廬墓記 ····· 三九六

李丑父

天妃廟記 三九八

李 賈

石屏詩集跋 四〇〇

宋雲龍

夾江仙掌洞題壁 四〇〇

李粹甫

龍川磨崖題名 四〇一

□ 琳

忠孝祠記 四〇二

趙希璠

薦蔡杭章 四〇三

義豐文集序 四〇四

題謝太傅像 四〇四

全宋文卷七七三七

林希逸 一二

重造林岫斗門記

咸淳四年

陂之有斗門，猶城郭之有關也，視時而縱閉之，則水之贏縮在我，而田常無害。木蘭有陂，自熙寧始。截仙溪以上數百里之流而橫注之，溉田餘萬頃，是曰南洋。下爲斗門者三，所以制淫涸之柄也，莆之言水利者莫大焉。然洋城、東山二門有廢有復，具見圖誌，獨林岫名存，事缺不載。問之耆老，則曰創於元祐而壞，修於慶元又壞。蓋其廢久矣。毋動爲大，衆嗇弗圖。咸淳戊辰，賢太守聞而嘆曰：「治陂渠以利民，古循吏事也，是烏可已？」命僧計度之。衆曰，非芝楮六萬不可。公曰：「郡家任此，第爲之，勿憚費。」於是里人作而言曰：「公意美矣，吾儕奈何？」共哀萬五千以經其始。寓公林某方爲延平倅，亦助四千。公曰：「吾以四萬一千足之。」傭工飭材，轉海求石，朝戒夕令，且嘗親行以督之。夏四月始作，六月告成。里人德公，圖爲不朽，乃列其事，求記於余，且曰：

「此門雄於洋城、東山舊矣。內以受木蘭湫激不注之水，外以禦寧海晝暮暴至之潮。內陲外遏，工費已三之一焉。然後左纍右疊，植石礎者三之。分爲兩門，肩以橫木，仍舊制也。又更爲新意，則有石櫃焉，有木櫃焉。昔之門其深以丈，今增四尺焉。昔之八字，其迤踰丈，今南北皆五丈焉。散水之隄，向廣六尺，今倍之。迎水之石，向高一丈，今三之。沈木以爲基，鹽蜃以爲固。其防慮益周，其心思益遠，是欲爲千百年賜也。公之治莆，爲民久計，大率類此，仁矣哉！」余因思古昔治田，載於舊典，其於水事尤悉。畎澮之法，既如畫棋，而《匠人》所書，有曰磬折參伍者，有曰爲淵句矩者，其文之工，殆似畫筆。至於蓄水以渚，止水以防，蕩水以溝，意其髣髴，必如今之渠碣，而獨無所縱閉，何耶？果有之，則其模寫必有奇絕，豈應略之？非當時之智偶未及，則中土平而水勢緩也。是以斗門之名，不見於前古，而創見於後世。由今觀之，爲此門者，使神禹復生，亦必以智許之。然則限水以滋田者智也，裕農以致養者仁也。復其舊制而增所無，原其初意而期之遠，是亦仁智之方也。大書特書，夫何愧？顧余荒耄，不稱此筆，姑紀其實云爾。太守趙公與鑑，紹興人。董役莆田尉、權丞陳元英，三山人。登仕郎林應鳳，延平之子也，涵江人。僧則某寺無極也。《虜齋續集》卷一〇。又見

岳安石橋記

咸淳二年

岳安橋者，璜溪吳君清承諸使之意而爲之也。辛酉某月始事，丙寅某月迄工，糜緡錢八百萬。初與道人謝有真俱，謝逝，君獨任責。衆初疑其難，君極力以就事，諸司亦有助焉。君來求記，余既書其始末，因爲詩十章、章四句以美之。曰使云者，帥古心江公萬里，漕松壑趙公孟傳，憲頤山家公坤翁，先憲後帥者竹居王公鎔也。詩曰：

閩居嶺間，緣溪而路。長橋短橋，日凡幾渡。維此金沙，有水曰岳。伊昔梁之，峙流而閣。時雨之淫，其喧如瀑。壬子中秋，一漲莫復。臬使王公，惻以衆請。曰謝曰吳，以選並命。其時維何，景定辛酉。謝俄而蛻，歸吳一手。力淺慮長，更木以石。爲之良難，五載而畢。衆施既艱，公助能幾。不厭不慳，吳亦賢矣。豈無長虹，如楚視檣。曾是山村，埒彼都會。寒暑往來，銖寸累積。非有此心，曷就此役。歲月姓名，所識大者。系之以詩，美其心也。《虜齋續集》卷一〇。

福州新創義阡記

咸淳二年十月

古之爲政，其加惠斯民也，必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逮德衰，而此意薄，寒者不能爲之衣，飢者

不能爲之食，況死骨乎！然嘗思古事而疑之。分田制產，古人於民最纖悉也。一夫之田，五畝之宅，居之已，食之已，然未聞其爲死計。不韋之書，雖出於秦，實采三代之文也。埋胔掩骼，令於孟春，此於盛世何從有之，是直其委棄者爾。蠅蚋之嘬，能無泚乎？井塌之苔，能無哀乎？何必春月而後可？夫死固民之卒，事也不偕，可訓，壙無其所，坊民者何以哉？侯則可責，細民奈何？此千百年所遺之論，何漏澤之請，直至元豐始見，而後義阡之名出焉，是誠今世盛德事也。閩之諸郡蓋嘗有之矣，然而難繼也。朱文公之於清漳，亦再營之，停寄之非，訓告甚切。驪塘危公既續其意，而又紀之，且以治盜去藏之說而繩諸寺，漳人至今思之。今府帥龍圖吳公某，尊文公之學，而誦驪塘之文者也。越來吾閩，其諭俗也有古靈之愛焉，其燕毛也有橫渠之教焉。究力於民，靡念不篤。今又哀此阡之不續，而貧者無以掩其親也，度城西僧廬廢地，空山爲竈，大小四千三十，與叢冢二。稽之陰陽，審以面勢，必固必利，爲之永圖。棺者函者，骸而暴者，嬰而夭者，皆別處之。名其坊曰孝仁，主以卧雲庵僧。儲蜃甕以待其用。期之以日，合諸寺之滯留者皆瘞，踰期者僧自送之。約以春秋兩祀之。糜金錢二百萬，米石百。方郡計窘束，如救頭然之時，而公拳拳及此，且親與寄公周行按視，又有「結因爾子孫」之詩，公於閩人恩矣哉！公以《詩》學名者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解者以爲其心不忍也。公之爲此，其一念之不忍者歟。四月始事，八月告成，聞者莫不加額。邦之耆宿謂余，是不可無籍也。余既慨今昔之思，而仁公之用心，遂錄其實云爾。是歲丙寅，爲咸淳二年，十月記。《庸齋續集》卷一〇。

福清縣修學記

咸淳五年二月

咸淳己巳春二月，邑庠羣士友以書來溪上，曰：「吾邑空乏甚，學敝久。今令尹初來，每攢眉以語我，我固知其力未給，而皆敬其心。前歲之秋，府公以名法從強鎮吾閩，憫諸邑之焦煎，寬其征而去其害，向之持急符而號呼於吏舍者痛絕之，於是爲邑長者稍得安意以慈其民。吾令尹又以清苦自持，以勤恪務善。察民之病，隨事而藥之；空盜之巢，剔吏之蠹。一念懇懇，雨暘應之。歲事既登，嘉禾薦瑞，而井里之聚，以飽以遨。乃得酬其初心，以用力於子衿絃誦之地。疏禦人籍入之田，援譙役秋據之請，諸生所叩，隨事條上，凡皆爲吾邑士計也。且曰不足，則以俸繼之。帥喜而俞，令以自慶，於是飭材賦功，練日輟使。正殿、論堂，戟門、經閣，若厨若庫，皆撤榱瓦新之。又作十先生、四賢、三文諸祠，而易其像。室閣之後闢爲堂，尤伉好。鄰之侵地必復，雖強禦不憚。工費大半出縣家，又朝夕至而督視之。非葺也，更造也，其可隱而不書乎？」余曰：「今夫邑之難，曰灘矣，曰鑊矣。格令所限，黽勉而來，視簿書如仇，計晷刻求脫。甘其身之寂寞，苟求無愧於氓黎之人也，已度越流俗千百。而況懇懇切切於困窘愁蹙之中，勤約以及人，勞費以迪教，此其蘊積必有所自來者。前修軌則，非譜可傳，要之立其本者正爾。本之不立，烏知政所以先後哉？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噫，成之難者事也，遇之難者時也。今上有賢府公，下有賢令尹，而吾邑之嘗僚與吾士友又能公此心以相

其役。余老矣，何幸親見之。稍須考成，必且秩鄉飲之禮，使余得尾諸賢以揖拜其間，將見教明而俗美，使百世之士無忘於斯時。若是，則遺其歲月，惡乎可？是役也，始某月，迄某月。府帥洪公，名某字某，溫陵人。令尹薛公，名某字某，永嘉人。邑人林某記。《膚齋續集》卷一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一九八三。

行在仰山孚惠二王廟記

咸淳三年三月

仰山孚惠二王廟祀，於江南爲大香火。跡其靈著，實自袁始，今在所馬軍司亦有焉。訊其由，則曰，昔淳熙間，有本營李統領運木於西江。行未至，風潮暴作，簾木簸蕩，篙橈束手。舟人方相顧愕駭，俄有二士立簾上，曰：「我欲拊此抵京。」李諾之。風潮隨息，散者復聚，舟人亦未以爲異也。徐問二士何自來，何姓氏，答曰：「我將就試也，俟近京十里却言之。」既至，李欲延飲二士，曰：「我袁州仰山人。」李嘗至袁，髣髴記廟像頗同，遽俯而拜，舉頭失所見矣。歸諗於上下，於是築室於營以祀之。始甚狹，嘉泰畢方之變，一營皆燼，而廟獨存，衆始嗟異，乃闢而大之。民禱益勤，王應不爽，民益敬事，而廟凡四闢矣。今像設既嚴，儀飾浸備，衆乃以未得記爲歉，來謁於余。某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在天無二尊也。諸神列祀郡國，其歸戴於朝家，亦猶衆星之向北。今二王顯異既徧東南，而來宅于茲，豈非以聖神繼紹、宗社靈長，故思朝宗之義，而有拱衛之心。一念忠君，

神人同也。王爲蕭氏，本末見州圖志，毋庸叙，獨爲祀神詩一首，俾歌以饗之。時咸淳三年春三月。詩曰：

王初化兮，二龍其始事矣，亦以語諸篙翁。食於袁數百載矣耽耽其宮，蘭蒸桂奠矣祀彌恭。湖南北兮江西東，瓜華之奉兮與物同。王知我宋萬斯年兮，心乎朝宗。宜帝所之入衛兮，實冥冥之孤忠。欲寄靈於一將兮，乃變幻江濤之中。今祠宇日闢兮，象貌崇。若時雨兮收融風，掃疫癘兮慶屢豐。福吾民矣鞏吾國，期世世以祀兮，報王德於無窮。《虜齋續集》卷一〇。

重建崑山縣廣孝寺記

咸淳三年

佛之始也，聚徒以聽法，必於長林茂蔭之下，未嘗爲之居。故從上所錄，有曰某佛某樹者四，而龍樹又其一焉。祇園施地，致之城闔，是則寶方之萌芽，於是莊嚴之說行矣。自竺嶺之傳至吾中土，其始也亦然。余觀《高僧傳》，諸賢大抵皆草衣木食，班荆蔭松以爲之初。其道既行，其徒既盛，於是爭爲壇宇，以居其師。于斯時也，患於無師，不患無居。其後上而公家，下而巨室，有崇貴其說而求以自託於佛者，又華絢金碧，以致其徒而居焉，故空王之宅徧天下。而莫盛於東南，則梁之蕭、閩之王、吳越之錢倡之也。今久而弊矣，爲之上者乃因其居而籍之，利其有而賦之，又從而多取以困之。故其居漸廢，而貧無以自復。余常以是慨之。今吳之崑山，有僧曰允親者，得台宗之旨於印北

峰，游歷而歸，思有所建立，而未能也。寶祐中，因浚河茜涇，得石土中，有大字六，曰「崇慶寺大界相」，旁有小字曰「會昌元年僧興遠立」，他文磨滅不可讀。親喜曰：「此古寺基乎，吾得其地矣。寺之興廢，固失所傳，其曰『大界相』云者，即畫地之識也。」請於有司，易其名曰「廣孝」。余嘗備數儀曹，與聞其事。符下矣，親又規置田園，封培蘆蕩，以爲歲計。役方興而親歿，其嗣子思梵悲其師之志不遂，竭力以成之。景定壬戌賦功，越五年而畢事。相其役者，梵之子文熙、文泰與其孫良珪也。乃介余方外友若圭求記溪上。余既慨今昔廢興之故，而疑其將窮，親能立心於其廢滅既盡之餘，而欲一手作興之，難矣。梵爲此役，又能竭其毫縷之積，而無所資於人，又難矣。今夫世之爲子若孫者，能訓父祖之志，已艱其人。自親至珪，徒以教法相紹，而四世一心，共圖其終，豈不愈難乎？而且不求文於時之華華者，而即余之寂寂，不于其近，而于其遠，勤勤數千里，以是爲請，其趣尚異於世俗蓋如此。余既焚香而記之，且祝曰：若佛之徒皆能用心如思梵者，教道不益隆乎？已廢者不俱復乎？是寺也，親爲開山矣，梵今主之。《膚齋續集》卷一〇。

重建斂石寺記

咸淳三年

僧寺之廢興，以吾儕視之，若於事無所損益也。然余觀江、湖、浙之和羅、運羅，淮東西之車馱、夫脚，其爲產家害極慘，而他科索不豫焉。以余所見，推所未見，概可知矣。獨吾閩之人衣食其

田，自二稅之外，無所與聞。問之僧寺，則上供有銀，大禮有銀，免丁又有銀，歲賦則有祠牒貼助，秋苗則有白米撮借。與夫官府百需，靡細靡大，皆計產科之。嚶嚶者但曰：「吾鄉地狹人稠，田之大半皆入諸寺。」然而穀之食者邦人也，豈輦而他出乎？糴必以錢，雖在諸寺，猶大家也。故前輩有曰「僧寺閩南之保障」，余常以爲仁人之言。數千年來，官病之，吏病之，大家亦病之。僧逃而屋敗者過半，其幸存者猶凜不自保，況已廢而求復興乎？于斯時也，有能獨力勤苦，以復其舊，亦難矣哉！玉融斂石在邑之陽，去通衢數里許，其扁曰「龍潭斂石禪寺」。唐僧知嵩創自文德，中廢矣，一殿僅存。嘉泰初，莆僧彌清首衆鹿門，郡倅劉君守仁以其賢，白府帥，俾居之。清辛勤經畫，自庚辰至癸卯，凡二十四年。殿既重瓦，法堂、彌陀閣、望拜亭、雲會寮則更造一新，藏屋亦成。寶輪方斲，以老而憊，畀之覺融。融去，丁未以慈榕繼之。金碧其輪，繪飾殿像，又爲堂爲廡，礱石砌寺前後地若干丈，成師志也。砧基失久，陳乞打量，丁巳始再給。榕之用力甚苦，今亦二十年。余雖未至其所，得之圖經，主山自石竹而來，左右兩龍湫，時興雲雨，隨禱隨應，載在祀典。朝家重農閔雨，亦與符免醋應權管科敷以優之〔二〕。清昔退老，晨夕課誦，猶十餘寒暑。年八十，夷然而逝。自號古澗，亦叢林可稱者也。榕以始末請記，且曰：「但以吾師之勤，恐遂湮沒，某甲無冀焉。」余既嘉其父子之能，而又喜榕之言若此，故併書之。《虜齋續集》卷一〇。

〔二〕醋：清抄本作「酣」。

福清縣重造石塘祥符陂記

咸淳四年十一月

陂之名何始乎？其在《夏書》，已有所謂「九澤既陂」者。求之《水經》，則自楚人期思而後，天下不知其幾，無非賢守令爲民爲之。然廢興不常，作其始者固難，而復其舊者尤不易。汝南鴻隙，大陂也，翟子威廢之。濯龍之夢、黃鵠之謠，皆怨者託其言以求復，卒至鄧晨而後作，用力凡數年，其難可知矣，況今人乎！玉融石塘陂，昔縣宰郎公簡所作，碑亡矣，誌有之。水之源始於閩長邑，南下五十餘里，至邑之西湖，迤行及籃尾，則由小橋而東注矣。濱江爲隄，直抵古放生湖，其匯始大。又行七八里，則湖之尾焉。溉田五千餘畝，爲邑上腴。以其作於祥符也，以祥符名之。中嘗湮圯。嘉泰甲子，張侯大任實興之，既而時敝時葺。至景定癸亥，嚙於洪流，始大壞，故邑東諸洋皆無所仰，雨至莫留，旱則立槁，民甚病之。役大費夥，莫適爲謀。戊辰，賢令尹實來，諗於衆而知之，曰：「邑雖貧，是烏可已？」作意復之。寓公大姓亦樂爲之相。有草曰薺，湖昔所無，是歲忽生，售鏹六萬，令捐以助役。堤之基非沉以巨艦不可，適有禦人沒舟者，令即給之。富者役者，輸財竭力，惟恐後，令又時出而諭勞之。孟秋始事，良月訖工，糜金錢六十萬、工六千。中役兩幾敗，後中秋三日洪發，前重陽八日海漲，諸堤岸多漂沒，而此獨存，人以爲令尹一念所格，聞者皆加額焉。是隄也，南臺廟東，舊逼江，移而改築，以丈計之六十五，基尺三十，其上半之。湖尾爲丈二十，基尺八十，高半

之，其上損四之一。邑人始疑其難，既成而喜，來請記。余亦喜爲之書曰：祥符古陂，于邑之東。既廢而久，湖與江通。昔壤之腴，今廢而涸。賢哉令尹，爲民更作。堤成未半，潮怒溪淫。屹如有相，神監其心。繫令之心，惟民是福。天亦應之，嘉禾瑞粟。我歌屢矣，況此役乎。令尹之德，與長江俱。波流泱泱，禾黍旆旆。昔誰之如，賈渠召埭。令尹薛氏，名某字某，永嘉人。是歲實爲咸淳四年十有一月，林某記。《庸齋續集》卷一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七五五，《閩中金石志》卷一〇。

泉州重修興福寺記

咸淳五年十二月

溫陵佛國也，中郡之城，有曰開元寺者，聚僧舍百二十所而居之，興福其一也。俗呼爲粥院，謂開山某師戒行嚴，誦《法華》得力，常主千僧粥，食於斯也。地居東北隅，始甚隘。元符中，圓覺師本觀主之，得鎮海超禪掌示之旨，道化盛行，學侶雲集，無所容。請于郡，併數刹而闢之，其寺始大。中燬於紹興，舊碑俱不存，其復也亦莫之記。余昔爲郡掾，屢嘗往來其間。淳祐辛丑，歲大飢，余領賑濟二局，朝則散粥開元，午則濟糴承天。兩寺脩廊，東西各數十丈，食者列坐，糴者分給，皆容數千人不翅。時方隆暑，非此何所措？故嘗謂僧廬亦非無助於政也。時住興福者，前則善立，後則宗端。立以有爲稱，端以靜嘿勝，皆可語，相與頗密。今僂指三十年，聞寺敝久矣。戊辰冬，忽得圓悟書，以重修法堂、香積諸因緣來請記。悟余里人也，向爲雙徑演溪記室，演以高弟許之，余嘗叙其

《枯崖集》矣，而未知其志行若此。主此席未一載，而役於土木，不憚其勞。某月鳩工，某月畢事，糜金錢若干。吁，亦難矣！遂樂爲之書。獨惜寺之始事無所考。耆老相傳，但曰華嚴董粥事時，有兵官奪其桶飼馬，師取伽藍畫像，壓以磨石而訶責之。一夕，行廡下有人，身長八九尺，乞還位設。師曰：「寺失桶，而汝不知，汝職何事？」答曰：「即索之。」中夜，俄有叩門而還桶者，曰二馬俱斃，監者懼而歸之。一夕，又見，師曰：「未足言勞，何以廟食於此？」神曰：「願爲香厨屏鼠雀。」師許之，置祠焉，至今厨無此耗。神則神矣，非師何以令之？圓覺有傳，開山遺其名，其所傳竟爾，因併錄于此。是歲實爲咸淳己巳，嘉平月，林某記。《虜齋續集》卷一〇。

慧通大師真身閣記

金華大師名志蒙，生金華徐氏。初以永福懷悟爲師，三乘教典，不學而通。常披錦繡衣，去來闌闌中，里人呼以小舅師，亦自稱曰姊夫。得錢於市，即買猪頭以食，故號爲猪頭和尚。時言吉凶皆驗。或曰：「師聖人歟？」曰：「非也。」「凡人歟？」曰：「非也。」或曰：「如何？」師曰：「汝以我爲聖則聖，汝以我爲凡則凡。」人莫之測。周游其鄉三十年，景德丙午始居衢之吉祥院，即今天寧也。衢人尊信也。甫旬浹，沐浴書偈而化，危坐七日，異香不息。遂以真身爲閣奉之，遠近奔湊，事之如生，旱澇之禱隨應。清獻趙公嘗爲之贊，以散聖目之，信矣。元符己卯，勅賜慧通大師，實曹

守公輔所請。至宣和甲辰始紀之，則廣信郡丞洪公芻也。閣屢毀而屢復者，先後賢太守也。嗟夫！釋氏之教亦幻矣。授法傳衣，聚徒闡化，此大乘正宗也。至如揚普化之鈴，曳彌勒之袋，飡蝦拾蜺，吞鵠吐鳩，如狂如癡，驚世駭俗，豈苟然哉。意曰，汝以趺坐寂照得禪乎，我不然也；汝以持齋守戒求佛乎，我不然也。掃其窠臼，納之爐錘，是又一機焉。方師之存，疑信已半矣。今其歿也踰二百年，天禧己未寺厄矣〔二〕，紹聖乙巳又厄，寶慶丁亥又厄，嘉熙庚子又厄。閣凡幾廢，而真身屹然，至於倉皇燼逼，逆而致之，至亦隨息，是孰使之然哉？由此而觀，則身前之變幻蓋可知矣。豈非莊子所謂「猖狂妄行，蹈于大方」者乎？今天寧主僧如玉寓書於余，曰：「大師靈跡著久矣，今郡侯趙公孟奎重創殿閣，賢良劉珙述夢捨田。雖有新記，而疇昔事蹟未詳，舊碑朽敗，傳寫訛雜，來者何質焉？願有記。」余即其訛雜者而條理之，得其本末如此，因以其所以異於本教者索言之。抑師又云：「古貌昂藏，法中之王。猪頭千箇，未始片嘗。陶吾真性，吾即定光。」然則其食也，果食乎？非食乎？世而有定光則知之。《虞齋續集》卷一〇。

〔二〕禧：原作「僖」，據清抄本改。

清風峽施水庵記

咸淳五年正月

柯山徐君伯東結庵於清風峽之下，又爲亭于左，以江月名之。庵儲茗劑，以俟行者，風月則自有樂也。屢以書來徵記，余曰：「義漿得玉，徐寅有賦，爲楊玄作也。知君盛心，施不求報，雖寅無取矣，姑以其所樂者商之。今夫風，薰兮時兮，固見於絃歌矣。自南華著論於《齊物》，而後有宋玉之賦。前喁後于，大小二和，與夫百竅之聲，是不可以圖見者，而周獨模寫於章句之間，毫端之巧，與造化爭。彼楚人之論，殆有激云爾，雌雄果何有哉！今夫月，皎兮皓兮，同列於《風》、《雅》矣。自五言既興，子建詠於前，士衡繼於後，而後有謝莊之賦。流光徘徊，賦之高樓，照有餘輝，攬不盈手，語粹而味深，殆爲古今絕唱。彼西園託興，千里懷人，霜露沾衣，徒傷遲暮，是直齊梁浮靡之習，於義何取哉！爾其淫於溪谷，而泛我幔帷，行於素空，而入我懷抱，予於人者何私焉。見有遠近，得有淺深，皆夫人自爲之爾。千載而下，則有月到天心，風來水面，若康節所謂真趣者；吹者非風，照者非月，若伊川所謂滋味者。力生於所激，形生於所遇，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又有如玉溪所記，赤壁所賦者。興味之遠，前無古人，非知道者，孰知之？今君酷喜吟而有清思，披襟於峽，弄影於江，其於由前之趣，必有超然而自得者，僕何容喙焉。雖然，幡風非動，比倫無物，此又幽人野客一種見解，何當握手，嘗試言之。庵，某年某月作，某月某日成。君名某，字伯東，今爲淮西馬

步軍副總管兼制置安撫兩司計議官。咸淳五年正月日，林某記。《虜齋續集》卷一〇。

潮州海陽縣京山書舍記

咸淳五年三月

京山書舍，潮進士胡君申甫所作也。戊辰夏，自京南歸，道溪上，袖其圖謁記於余。挹其容，謙恭而尚德者也；聽其言，質實而務學者也。即圖而觀，則前鑿方池，涵光浮碧。爲梁如砥，門曰橋門，此書舍所由入也。其間軒豁夷曠，百步而贏。兩旁爲列屋，離而遠之，於是傑棟危簷，勢欲騫翥。扁以四大字，燁如也。華扉洞啓，噲噲潭潭。論堂正中，夾以脩廡，東曰觀善，西曰會文，是爲師友往來講切問辨之所。四齋隅置，則絃誦者居焉。最後聳以三祠，安定左而昌黎右，瞻儀肅肅，侑我聖師。其規模甚廣也，其位置甚嚴也。君又以其面勢語我曰：「書舍之外，三峰參前，一水環抱，京山峨峨，如坐屏障。前後柱百有四十，皆礪石爲之。」某年某月始事，某年某月畢工。余雖未及一見，已知爲南州偉觀矣。君歸踰歲，余記未就，遠使來趣，余因以是思之。素王之祀，天下所同；潮於文公，歸敬惟舊。君今尊其姓所出，於安定先生拳拳焉。身在嶺海之南，而此志所尚，北方人士或有愧者，若人哉可敬已！而況我朝儒風，獨盛前古，師道久廢，胡先生實興之。茗川學法，賢關取以著令，至今存焉。于時伊洛之教未迪也。今四方之士知尊周、程，在在有像，安定則未之聞。君爲此室，與韓共峙，意使潮之衿佩游詠於斯，知學問體用淵源，成棟梁榱桷人物。仰高山斗，簸弄明月，

于以相輝於無窮。京山之名，媲美衡鹿，殆自茲始，豈非三陽千載盛事？後之人推言其自，必曰胡君倡之，竹溪書之，余亦與有榮矣。咸淳五年龍集己巳春三月，林某記。《庸齋續集》卷一〇。

全宋文卷七七三八

林希逸 一三

報暉堂記 咸淳五年四月

莆陽吳畢公，去冬之半過余溪上，求記其所謂報暉堂者。余諾客而退，於心戚戚焉，悲吟累朝，乃慨然而嘆曰：爲子易，養親難；養親易，報親難。余不幸早孤，與吾母相依踰五十年。少爲癡兒，粗知力學，求以盡爲子之責而已，未有以養也。長落江湖，以待親之歡，不若養親之志，滯留兩學，何止百戰，髮已半白，而後苟竊升斗之養。而又與世寡諧，屢進屢斥，每以動吾親之憂。怡愉之奉，歲月能幾何哉！風木俄悲，而身亦老矣。修名不立，爲世棄人，罔極之天，痛何所報！每思東野之言，未嘗不自悲且自愧也。今吾子架斯堂也，爲斯名也，承顏問視，朝斯夕斯；而且以文游於諸公，南北贈言，充溢几格。持此以奉加餐之笑，何樂如之！況聞子之所自出，孝子郭氏也。余嘗誦艾軒雙闕之記，想慕其人，每過其廬，必躊躇不忍去，幸而識之，如一見焉。以余之悲，思子之樂，而又美

其聞見所自來，能不歎羨矣乎。因爲此記，併述余心，亦願子知吾由前之所以愧者，而日加勉也。咸淳五年四月，林某記。《庸齋續集》卷一一。

南劍州梅埜徐公祠堂記

咸淳五年四月

陳歲臘月未半，延平新使君以書抵溪上曰：「吾郡有兩賢堂，復齋與梅埜並祀也。既燬而復，衆以其地迫隘，不稱兩公之居，將以梅埜獨祀於演山堂。梅埜於子爲知己，宜爲我記之。」余曰：「侯領印未數日，郡事費爬植甚，而首務及此，賢矣哉！抑余聞，昔賢以循吏名者，固曰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然有三年而代者，五年而代者，民思其德，千載若存。桐鄉之於朱邑，密之於卓茂是也。今梅埜先生以某年某月領郡，某月棘歸。其留也堇堇六十日，其去也，攀轅截鐙，遮路苦留，至於間道遁去。今亡矣，而郡人尸祝之心猶拳拳若是，公何以得此於民哉？」或曰：「公之初來，峽陽方涵。公諄諄然以赤子視之，貽書出教，曉諭勤勤。故人感其心，皆棄鋤耜而去，僅拘一二倡者以謝，公亦薄罰而縱之，一郡帖然。抑齋獮薶以數年之勞，而公附集於談笑之頃，民之所以不能忘，宜也。」余曰：「不然，是特其迹之一爾。儒以道得民，道豈有迹哉？吾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及其相魯也，甫三月而化成，豈非綏來動和之際，心孚神契，目擊道存，烏可以久近計，烏可以一事名哉？公學聖人之學者也，生平踐履，蓋得於伊洛、考亭遺書。大廷之對，所謂得力處者，即公自得

者也。故居家盡其孝，立朝盡其忠，其仁滿腔，而根於心者見面而盎背。想其莅於斯也，褰帷而出，凝香而坐，士之見者曰吾父師也，民之見者曰吾父母也。捨我而去何其亟，吾以心慕之；去我未久，而不慙遺，吾以心思之。以邦人終始之心，而起陳侯慕向之念。是祠也，非以像祠也，以心祠也。太虛長存，此心不死，則梅埜之祠，當與演山相爲長久矣。梅埜先生徐氏，信安人，諱某字某，仕止工部侍郎，贈某官。祠以戊辰季冬望日始事，嗣歲三月告成，是爲咸淳五年四月日。林某記。《虜齋續集》卷一一。

莆田方氏靈隱本庵記

咸淳五年五月

咸淳五年夏四月，余以金鳳之戚，至莆謁寺丞方君於其居。既入拜鐵庵先生之像，退而坐心田之室。君語余曰：「吾祖長官葬靈隱山下，而祠於南山之薦福。薦福有田，長官子六人所共施也。每歲中元祀於祠，六房子孫預拜者數千人，香火三百年如一日。近以僧貧賦重，其寺幾廢。余承先志，強爲掖扶，幸而成緒，後村已爲我記之。獨靈隱之墳去城三十里，守者僅一夫，其居又遠，故前此有傷其薪木者。常時拜掃歲一至，六房各一人，他子孫多不識其處。吾翁嘗病於斯矣，未及廣之。余今謀之族老，約以澆松之日，不拘蒸嘗分數，凡命士、舉人、監學生皆得預焉。又思其至無所容，遂於墳側爲室三間，中則祠堂飲胙之廳，西居庵僧，東住墳客。買田十二斛以食之。田存則庵存，庵存則松

楸百世無恙矣。某年某月始事，某月既成。取吾翁譜序之語，名之曰本。不書無以告來者，願書之，何如？」余曰：世不古，而大小宗之法亡，蓋自采地先廢始。采地存，則族而聚者有所系，不至於輕去其鄉，而忘其祖。漢人猶以封侯得國爲重者，實吾意也。千百年來，此意泯矣。固有買田清潁而瀧岡日遠，買田陽羨而去蜀萬里者，雖大賢有所不免，要不可以爲訓。獨高平公眷眷姑蘇之族，而有義莊田焉，非徒爲族黨計，實爲墳墓計也。今瞻塋之典盛於莆，君家族大而系遠，故此事尤盛。長官之祀既有田薦福矣，君爲此庵，又買田以贍守者，且欲使六房之後皆無忘其始。成鐵庵未爲之志，廣前人孝愛之心，君誠知本矣。昔孟子有言：「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此爲墨氏兼愛者發。墨氏以愛爲仁，而不能盡此心之理，故其弊也失其本，而至於無父。今君推一念之愛，自其禰以及其祖，又以其族。親不流於泛，遠不至於忘，充仁之端，盡愛之理，蓋得此心之正者，賢矣哉！然則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知其本者心也，人能全其本，心則知祖矣，知祖則知天矣。余迂矣，爲君嘗試言之，君亦嘗試聽之矣。寺丞名某字某，長官十二世孫也。是歲己巳，端陽後十日，林某記。《庸齋續集》卷一一。

重造應天寺記

咸淳五年三月

應天，古禪刹也。開山師諱智淳，白嶼人。初行江干，見水中青蟆爲苔所蔽，撞破而出，因此有

省，遂棄家學佛。徧游諸方，聲價動江湖。崇寧四年，掛單京剎，帝知其名，擢主西寧州萬壽寺。師進偈力辭，久而歸閩，寄跡青鳳山。閩帥以巨剎致，不可，即其居訪之。兀坐蒲團，煨芋煙滿室，迎送不出戶限。帥益賢之。歲晚還鄉，遂創此寺。此疇昔故老所傳也。寺之始事，以紹興二年壬子，則梁題有之，距今一百三十八年。舊爲屋數百楹，去溪干之市纔里許。即石橋東望，飛簷橫脊，隱隱綠陰間，游觀者不絕。中因寺前巨浸，昔田今溪，□□□歲入浸微，官征日急，主僧困於吏，屢易屢逃，遂以他寺歲拘之。堂宇厨庫俱壞，四圍荆棘没人，牛羊出入不禁。佛殿穿漏，僅存門與中間一堂，柱皆跣立。門之西疊塹不盈丈。一僧守之，過者愴如也。余因溪橋之役，偶一至焉，僧指殘碑以告。碑之所載，即崇寧三偈是也。余素敬師名，知爲師舊宇，乃謀補葺之。第歲儉鄉貧，助施能幾。余方強勉以畢橋事，於是去難圖易，程力即功。中殿撤去棖瓦，與門一新，又增以左右翼室，兩廡東西共長三百尺。是則更造也。姑俾周阿稍完，苟焉具體而已。如師願力，諸佛護持，他日必有盡復其舊者。因書以告後之人，且併補其本末失傳之缺。是役也，始丁卯季冬，迄己巳中春，糜金錢若干。幹緣僧某，董役林校尉德政。是歲爲咸淳五年，三月，林某記。《虜齋續集》卷一一。

潮州開元寺法堂記

咸淳五年六月

開元寺法堂，潮陽官吏祝堯之地也。寺始甚雄，中有子院三十六，紹興燬於虔寇。後雖更造，僅

有佛殿、羅漢堂、三門、兩廡而已，餘皆豪民大姓據爲列肆矣，堂則無有也。虹節之禮，移於光孝。趙侯師旂曰：「嘉禮然乎哉？」請於公朝，盡復其舊以爲室，而後呼讚之儀始肅。時嘉泰甲子也。屋久而敝，壬戌之秋，颶風大作，堂仆焉，虹節之禮又移於戒壇。閱歲八，更守四，無有動念者。咸淳己巳，通守林侯實來，適行郡事。乾會、壽崇兩節禮行〔二〕，郡之簪纓緇黃咸集，騶隸縱橫，肩袂交午，喧聲如虛市。侯愀然私自念曰：「祝吾君以萬壽，盛典也，一壇餘地，不盈數丈，汹涌叢錯如此，吾儕俛首，苟率以就事，非不恭乎？」於是求老緇之賢者曰惟靖，以開元致之，捐俸金百萬，俾就此役。爲屋九間，其深丈有六，廣三之。前後諸棟，皆易以石。閎傑伉好，殖殖潭潭，觀者聳異，而民不與知。庀工於仲夏某日，越某月堂成，僧來請記。余曰：事之已廢而難復者，豈皆力不足哉？顧此念何如耳。斯堂也，上下二百年，始廢於紹興，而趙侯復之；再廢於壬戌，而林侯復之。二侯非求益於佛者也，尊莫尚於吾君，事莫嚴於誕節，即心揆禮，必肅必虔，豈非臣子所宜然哉？彼拜稽於薦嚴之所，而不病其名，汨塞於梵戒之庭，而不嫌其嫚，何獨無此心乎？嗟夫！千秋立節，雖始於唐，而華封之傳，自放勳始。至如《天保》之報，壽指南山，此詩人所歌詠者。然則古今臣子，此念大抵同也。古今所同，而間或忽之，余於此能不起敬乎？抑當趙侯時，郡力方裕，其爲之也易。今朱提之綱，符移火迫，綠林之擾，桴鼓日嚴，郡之焦勞久矣，侯於此時暫領郡印，而急先及此，方之昔人，尤可敬矣，是宜書。侯名式之，字子敬，三山人，以承議郎通判軍州事。其年六月日，具位林某記。《虜齋續集》卷一一。

〔二〕兩：原無，據清抄本補。

潮州重修韓山書院記

咸淳五年七月

韓山書院，余聞之舊矣。咸淳五年夏季，有以三陽士友之書來溪上，曰：「韓山，文公故廟址也。前使君鄭公良臣築室於斯，扁其三門曰『城南書莊』，論堂曰『宗道』，祠室曰『泰山北斗』。文公中居，天水趙公左，濂溪、槎溪二公右。兩廡四齋，職員十，生徒倍。食之以田，則鄭公所撥，陳公主買之。自淳祐癸卯迄今未三十年，藩夷簷缺，橫者植者俱敝，凜凜若將壓焉。今通守林侯適攝郡事，一日，率諸生謁祠下，講畢，周旋四顧，曰：『潮之士知學自文公始，亦猶文翁之於蜀，常相之於閩也。邦人奉公香火，於今數百年不忘，公之教也。我朝以來，邦之人物有登從橐者、亞廣庭者、冠蘭省者、釋褐宗庠者，擢英儒科，每詔不絕，家有絃誦之聲，里列衣冠之族，皆公賜也。前人爲此室，蓋繹公之教，思相期於無窮。此而不葺，吾愧焉。』於是捐俸金四十兩，命堂長林震曾董其役。凡室之材，無分鉅細，摧折者易之，腐缺者補之。增楹之礎，高至數尺〔二〕。去瓦之敝，重覆一新。自門堂齋廡以至庖湢，與外之九賢堂，皆完且固。仲春始事，首夏迄工。郡方焦熬，需調百出，侯念及此，實人所難，闕而不書，惡乎可？願記之。」余曰：侯爲郡政，汲汲教事，知所先後，誠近道矣。然士莫難於學，學莫難於師。今潮人之所師者文公也，而況游泳於斯，日瞻遺像，其可不知所敬慕

乎？慕之云何，是必曰起八代之衰者文矣，濟一世之溺者道矣，疏犯人主之怒者忠，語折三軍之帥者勇，挹衡山之靈而雲霧去之，惡鰐魚之暴而風雷驅之。是固公之可傳可敬者。抑所謂浩然而獨存者果何物哉？狀公之本末，莫妙於坡仙一記。吾儕必以是思之，夫是之謂善學。侯名式之，字子敬，三山人。是歲己巳孟秋朔，具位林某記。《庸齋續集》卷一一。

〔二〕增：原脫，據清抄本補。

道山之宇記

咸淳五年正月

莆方兄準，余齊年景揖之子也，爲堂於所居之側，而名以「道山之宇」。負東巖，臂烏石，而面西山。四時臺榭，春曰靚粧，夏曰來風，秋曰見南，冬曰索笑。中有亭曰聳翠。前門曰櫟園，後門曰迎隱，與羽士之居爲鄰也。以書求記。余曰：孤舟尋壑，倚杖看雲，守八九椽之居，畦數百本之韭，此貧而爲樂者之事也。苟有力焉，則品奇章之石，譜洛陽之花，種木千章，樹蘭九畹，駕花外之車，縱荷間之舫，彈箏擊筑，飄裾曳袖於其間。樂則樂矣，然平泉有詩而主不留焉，輞川雖圖而門嘗鎖焉，此退之所以爲《圻者傳》也。今子之家傳，六藝有圃也，羣書有苑也，燈窗之暇，乃欲游息於斯。俟學之成，需時以進，入蓬巒之圃，觀右文之藏，淪茗汗青之間，舉杯方壺之上。於是吟太液，

賦上林，於退朝歸院之餘，預賞花釣魚之宴。其游愈華，其觀愈大，道山又其發軔爾。昔吾爲少蓬，嘗請道山之扁，既拜宸賜，以揭以鐫。隨以罪去，回首舊遊，又記此室，嘆且愧焉。咸淳己巳元日，虞齋林某記。《虞齋續集》卷一一。

御賜宸筆道山堂大字記

臣恭惟高宗皇帝應興邦啓聖之期，直保大定功之始，作新基命，蒐舉國容，睇東壁於珠躔，稽西崑於瓊笈。乃紹興甲子，肇植宏規，殿曰右文，承以闕閣（二），皆宸筆大書，以煥耀之。昭回之光，上映日月，於今六甲再環矣。我皇帝陛下神聖文武，緝熙光明，宏濟時艱，申□休命，敕天之歌喜起，致祥之治肅和。戒告攸備，增飾廢故，木天輪奐，粲然一新。臣以么庸，備數少令，作而念曰：於皇邃宇，輦跂層聯，殿閣有嚴，厥名惟赫。有堂中峙，翼翼峨峨，舊額雖存，僉曰未稱。叨陪經厦，躡越奏聞。曲荷聖俞，乃二月戊寅，賜臣以御書「道山堂」三大字。星鉤日珥，洛緯河經，衆體渾融，八法嚴備，能由天縱，意在筆前。聖祖神孫，心畫授受，龍騰鳳躍，輝燭人間。臣對揚天休，百拜稽首，涓茲吉旦，虔奉揭安。羣工百僚，眙盼欣舞。愚臣竊謂圖書之府，大雅不羣，本上應於乾文，何取名於藏室？豈伊儲才待用之地，譬彼煙霞縹緲之居。蓋唐以弘文，登選舉士，世所歆羨，比之瀛洲。當時諸賢，大則著績彌綸，小亦流芳典籍，姓名千載，猶如列仙。敬宗何人，失身一語，聞

者鄙誚，爲此館羞。然則美之以爲名，欲其居之以自重也。《棫樸》之詩曰：「倬彼河漢，爲章于天。」說者曰：「嘉植之賁於下，猶天文之粲於上也。」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說者曰：「追琢者，上作成之也；金玉者，下自貴重也。」今宸章表絢，明正星河，士游其間，敢不企瞻華扁，金玉其身，以副聖天子壽考作人、綱紀四方之意哉！臣既狀其事，乞登信史，謹摹而碣之，述而美之，於以垂無窮而耀無極乎爾。《咸淳臨安志》卷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二〕闕：道光刻本《咸淳臨安志》作「秘」。

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廳壁記

淳祐三年

廳壁有記，自唐始。著名氏，繫年月，《春秋》法也。凡今郡邑皆有之，況天府乎？然府諸曹掾皆記，而帥垣重客獨闕焉。客之重，非內外諸使客比。居以魁人勝士，去而淩青遡紫，職最優，選最遴。其間姓字彰彰，猶有老卒退吏至今誇說者，顧迺略而不書，惡可？豈橫翔迅武，歲月借徑，有不屑不暇者乎？抑有之矣，偶焉遺斷不補，久而遂廢乎？然寄客於僦舍，不知幾何年，定厥攸居，今纔一紀。僦以前，斷垣遺址且莫詰，於記乎何有？淳祐癸卯夏五月，三山張君實來，追企前脩，慨惜闕典，且曰向□□慈湖垂芳可百世，莫能名一室。先生自扁、自記、自書，以秦碑晉帖寶之可也，廨雖

移，此烏可廢？秋闈，捧鄞檄，實爲先生故里，遂訪求遺墨以歸。鉤畫端嚴，典刑如在，袖以白府公。府公少嘗問道於先生，得之尤喜，即捐楮錢五十萬，俾勒石以復其舊。因錄前人名氏僅存者，鑱而實諸壁，與是記並，且俾余發之。又曰：「吾惟掇拾放失不具，僅得諸楊公以下，恐義無所本，奈何？」余曰：「公是劉公，昔記直講，亦曰聞諸耆舊老人，得某甲以下若干人，不知者蓋闕，此前例也，況託始於慈湖老宗師乎？後君之客，如君之心，立身立言，使皆以慈湖爲則，是客不愈重乎？」君曰：「諾。」遂書。府公，節齋趙先生也，名與憲。洽見聞，尚文獻，中朝有重名，以戶部尚書領帥事。張君名興龍，端平進士第五人。賓主之遇，偉矣哉！《咸淳臨安志》卷五三，道光刻本。

重建永隆院記

昔達摩語梁以造寺功德爲小果有漏之因，是蓋有所諷而言也，若皆以爲可廢則誤矣。吾閩僧寺最多，十數年來，隳敗者半。有棄而不葺者，輒借達摩之說以相解，余嘗笑而閔之。咸淳初元，有僧自京圖永隆興復之事，求記於溪上。余曰：「固有能若是者耶？」院處錢湖門外，厄以融風之警，自紹定辛卯迄今餘三十年，始復其舊，皆主僧了悟獨力營之。端平甲午殿成，越七年庚子門成，又六年乙巳僧堂、厨室、兩廡成，又十年甲寅法堂成，又七年庚申鐘樓成。除一殿之費得之檀越家，餘盡出其手。悟，貧僧也，一鉢之外，非有餘貲；院無斗升歲入，食於斯者，應緣而已。積半生之勤，而就此

大工役，難矣哉！此荆公所以稱慧禮爲材者與。吁，是豈獨有材者能之。余聞悟朴愿苦硬，自此院既燬已來，究竭其心，以化以勸，惡衣糲食，銖拾黍粃，甘勞苦以成之。其材可能也，其心不可能也。雖然，余於是又有感矣。寺之始，實作於智燈、淨琳。琳，安定府毘盧寺僧也。自吾有狄難，既遁而南。紹興己巳，初創此屋，以毘盧解院名之，其心蓋未嘗安於此也。乾道丙戌，方請今額，殆有不獲已者矣。吾國士夫能灑新亭之淚，而未能還洛陽之鐘簴，湖山豢佚，若以爲固然。紀悟之成事，而思琳之初心，是固可美，亦有可慨者焉。此非爲悟言也，琳而可作，於斯云何。悟，四明人，今年六十有五。檀越，忠恪王節使櫟也。《咸淳臨安志》卷七九。又見《西湖志》卷一〇。

壽聖禪寺記

壽聖禪寺，開山無住師懷隱所建也。寺居臨安東北，其地則仁和縣安仁里謝家塘也。始爲曠土，四無人跡，夜有異燈，鄉人謂之神火。師因經行，或指以告，師熟視，喜之，謂前臨浙江，潮汐可挹，兩山曰臨平、曰皋阜左右擁如屏，此佛地勝境也。住錫，營草菴，日夜危坐。祥光煥耀，遠近駭之。師時仰面，上見星斗，若無屋然，陰晦亦如是。聞者傳異，緇素爭趣，於是木石之事興矣。經始以淳祐丁未，賜額以寶祐甲寅。勤苦二十年，而後寺之成規畢備。三門兩廡，演法有堂，庫室鐘樓，雲堂方丈，潭潭奕奕，甲於諸方。繼而皇帝本命有殿，千佛有閣，雄麗尤甚。又濬築河隄三里許，其

廣三十尺。通鎮市之舟楫，便南北之往來。寺前有池，龍以時見，遂以躍龍名之，曰雨曰暘，隨禱隨應。穆陵聞而嘉之，於是明禋虹節，元命之辰，夏制始終，四季節朔，宸香必降，金帛隨頒，遂爲御前香火寺。科敷借占，有旨蠲除。寺之田山園地，其在毘陵、雪川本邑者，爲畝四千五百，歲有常賦，太傅平章魏公又奏免之。一相兩朝，共成其志，非道力有以動人，是肯輕畀哉？師再來人也，生於杭之蜀山。一爲緇衣，脅不至席。常時削髮，間有舍利出焉。激勵其徒，寒暑不少息。人無貴賤，有問者必以向上事告之，其語朴而真。破衲敗囊，不事儀飾，對境隨順，汎若無心，識真之士始知其爲有道者也。余觀自昔名山巨剎，非人不興。其始必牽茅蔭松，耕墾巖谷以自給，卒之崇簷傑閣，動千百間，鐘魚之會，其衆如雲，由燦可以來壹是。皆其德業隆重，有以自致焉，近時則未有也。若師者，非今之鱗角乎？余識師三十年，每以爲可敬，持空拳，造此役，難矣哉！余既知其用心良苦，而嘉其底績於成，遂爲之志其本末云爾。《咸淳臨安志》卷八一。

西亭蘭若記

景定三年九月

西亭者，携李僧若圭所建也，其地則船子誠師游歌舊處也。圭宗天台之學，而慕船子高風，即其故地作爲此亭，聚羣衲講誦其間，冀一遇如船子者焉。四方聞而高之，爲歌咏者甚衆，而圭猶將有記焉，俾泳屬予。予曰：圭之所以慕於師者何以哉？予嘗求師之本末矣。師，蜀人也，事藥山三十年，

盡得藥山之道。晚節游吳，寄以葉舟，往來華亭朱涇，自爲歌詩，時以唱咏，漁者傳而和之。既又思其學未傳也，以其意屬之道吾。道吾指夾山，即江次謁之，一語而契，乃蹴其舟，自沒以化。師之自立，孤高如此，圭之所慕者何以哉？嗟夫！學伯夷之清者不必皆餓於西山，學屈原之忠者不必皆沈於汨羅。堂序雖安，居之以虚心，則猶虛舟也；軀殼雖存，視之以無我，則猶浮漚也。迎其始而知所以得，則藥山猶在也；溯其終而知所以傳，則夾山未死也，船子何人者！余素愛船子之歌，而又嘉圭之志，故爲之記且書，俾泳篆其額。泳，予子也，亦與圭爲方外交。景定三年九月。嘉慶《松江府志》卷七六，松江府學刻本。又見康熙《松江府志》卷二六。

遷老畫贊

去五峰住，住五峰去。空山飯半盂，古寺香一炷。不問即心非心，莫管有句無句。蒙頭破衲老誦經，此是殘年受用處。《庸齋續集》卷六。

幽化淵畫贊

把數珠，放初柄。敗衲枯藤，古松幽徑。但知靠實修行，不用談心說性。長年窗下一函經，清曉

佛前數聲磬。《膚齋續集》卷六。

二損箴

觸物而怒，非性所無。爲怒所使，則心爲奴。能無固佳，欲無烏可。以渠怒渠，無我怒我。怒而及我，其傷必多。是之謂忿，有毒如刀。我能自持，則有賓主。不遷者顏，實聖所許。《易》爲此訓，但曰懲之。萬古之病，一字之醫。懲之如何，以損爲益。能如是懲，無愧於《易》。

可欲之欲，字不從心。爲心之害，惟慾最深。根陽根陰，固有人理。違者癰之，迷則誤矣。三戒之一，嚴於方剛。能損而窒，則仁之方。矧是沈綿，屢作屢止。不早懲之，身其餘幾。病爲良藥，此語最奇。藥而不悟，是則終迷。我爲此箴，以勸以戒。古佛有言，生死事大。《膚齋續集》卷六。

全宋文卷七七三九

林希逸 一四

宋龍圖閣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侍讀尚書後村劉公狀〔二〕

曾祖炳，贈宣教郎。妣鄭氏，贈孺人；游氏，贈恭人〔三〕。

祖夙，承議郎、著作佐郎，累贈中奉大夫。妣林氏，贈令人；林氏，贈令人〔三〕。

父彌正，朝議大夫、吏部侍郎，累贈少師。妣方氏，贈魯國夫人；林氏，魏國夫人。

咸淳五年正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莆田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後村先生劉公卒，年八十三。前數夕，有大星隕公寢室後，俄而公逝。莆之大夫士皆揮淚以相弔，有方斂而往、枕尸以哭者，有既殯而往、拊棺以哭者，莫不盡哀。又數日，則泉南之南、閩北之北，弔唁往來，交馳於道。又數月，則四方交舊，與凡得銘、得序、得跋、得詩之友，不遠千里而來，力不能來，亦以書至，蓋不知其幾。皆曰，斯文無所宗主矣，吾儕無所質正矣，後進無所定價矣。茫茫宇宙，人物何

限，其能擅一世盛名，自少至老，使言詩者宗焉，言文者宗焉，言四六者宗焉，雖前乎耆老，後乎秀傑之士，亦莫不退遜而推先，卒至見知於人主者，古今能幾人哉！公雖得名、得壽、得祿，而愛公者猶以用公未盡爲恨，是豈私相好耶？吁，若公者，可謂千載之士矣！公諱克莊，字潛夫，世爲莆田人。自大父著作、正字崢嶸艾軒之門〔四〕，聲振乾淳間，已蔚然爲文章家矣。公生有異質，少小日誦萬言，爲文不屬藁，援筆立就。初名灼，以聲律冠胄子，入上庠，場屋士至今誦之。嘉定己巳，郊恩奏補將仕郎，更今名。初調靖安簿，帥曹爭檄置幕下。潔齋袁公時以倉兼府，尤以文字見知。俄丁少師憂，終制，注福州右理曹，改差真州錄參。菊坡崔公帥維揚，因公白事，喜曰：「吾於閩得二士，君與子華也。」銳欲致公。會李公珣建閩金陵，辟沿江制司準遣。一時幕府諸賢，自勉齋黃公而下，皆相敬愛。及謀進取，公有異議，主謀者忌之，公求南嶽廟去。薦員及格，猶欠一考。八桂胡公槻以經司準遣辟公，辭地遠，魏國力勉之。八桂佳山水，胡與公倡酬幾成集。嶺外帥權重，不輕錢客，公入京進卷，胡公飲別榕臺，桂人以爲前未有也。甲申，改宣教郎、知建陽縣。新考亭之祠，祀朱、范、劉、魏四君子於學。庭無留訟，邑用有餘，增糴賑糶，倉二千斛，大書其門曰：「聊爲爾民留飯碗，豈無來者續心燈。」西山真公記之。更創西齋，北山陳公篆其扁，爲之賦《于蔦之什》。西山在朝，以公「學貫古今、文追《騷》、《雅》」薦。西山還里，公以師事，自此學問益新矣。言官李知孝、梁成大箋公《落梅》詩與「朱三鄭五」之句激怒當國，幾得譴。安晚鄭公時在瑣闥，力爲釋辨以免。終更，綵旗蔽路，送者踰數十里，比聞公喪，猶有重趼來哭者。得倅潮陽，趙至道猶以嘲詠謗訕彈

之，毒由梁、李也。刑寺下所屬究實，公若不聞。邑丞虞德羔素貪昧〔五〕，以士民公論上府，漕使陳公汶壯之〔六〕，畀以京削〔七〕，主管仙都觀。俄通判吉州。端平改紀，安晚當國，甲午春，有旨，都堂審察。西山帥閩，以機幕辟，除將作簿，兼帥司參議官。公迎魏國之官，魏國自哭少師，不出戶者二紀矣。西山知公吏材高，府事一委之。平齋洪公遷西掖，奏公自代，安晚曰：「中書眼高。」西山以戶書召，公援例求退，詔以匠簿供職。公奉魏國還里〔八〕，踰月，獨入京。九月，除宗正簿，西山喜曰：「方是本色。」公在麟寺，南塘爲卿，游二公間，以文字相好，歡甚。西山夢奠，乞假會葬，不許。乙未六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未幾，鄭、喬並相，公輪對言：「服天下莫若公，今失之私；鎮天下莫若重，今失之輕。陛下因私天位，遂德柄臣，因德柄臣，遂失君道，非公也。因私天位，遂疏同氣，因疏同氣，遂失家道，非公也。大臣憂讒畏譏，而有狼跋之嗟，厭事避權，而動魚羹之興，非輕歟？或以匹夫橫議而改政，或以走卒偶語而易令，非輕歟？」次篇言：「柄臣壞朝綱，開邊釁。兵驕楮賤，貪饕僥倖之俗不可回。諸賢起而當之，天人未應，陛下遂疑君子而思小人。曾肇有言，『上意漸變』，臣思此語，可爲寒心。願陛下堅凝初意，無使邪說搖正論，則天下幸甚。」貼黃痛言：「茗川之事出於迫脅，向止議其罪，不原其情，近雖復其爵，未雪其冤。皆時所難言也。公於上前奏讀，玉音所問，隨事敷陳。或言：「陛下向待柄臣太重，今待大臣太輕。」或言：「更化之初，奄嬖屏息。近因軍卒小警，此曹頗得進言，陛下若聽用之，天下事去矣。」或言：「陛下聖心待濟王本不如此，只是臺諫給舍一等小人，遂有後面一段施行。當治其罪，以滌此謗。繼絕一

事，他日國本既定，決不容已。」或言：「向者權柄下移，陛下欲除一吏不可。今從官宰相，皆自聖擢。」又言：「向者近臣惟真德秀、魏了翁，小臣惟蔣重珍、陳埴，敢與故相異論。今人人得攻大臣，議朝政〔九〕，此更化美事。」又言：「弓旌所招，近稍稍引去。蔣重珍既去，洪咨夔又引疾。如此，則諸賢漸去，別一副黨人來矣〔一〇〕。」上曰：「無人任事。」公言：「今日如人久病，沉痾已深。用君子如服參苓，雖無近效，猶有生全之理；用小人如服烏喙，一劑喪生矣。」殿上下之人皆謂，公小官，初對，音吐琅琅，從容如許，廊廟器也。疏出，鶴山魏公、果山游公、實齋王公、南塘、平齋時皆在朝，擊節不已。實齋因奏疏，有曰「兼旬之間，嘉謀迭進，有益聖學」，蓋爲公與杜立齋、王臞軒發也。狂韃入寇〔一一〕，朝議以元樞曾公建督，曾辟竹湖李公與公參議，不果行。丙申，左府語泄，有錫第表郎之傳，鶴林舍人疑其遏己，遂以吳昌裔疏罷，御史，舍人弟也。主管玉局觀，尋除漳州。毅齋鄭公言於朝，謂去非其罪。丁酉，改知袁州，有旨趣行。公在郡，一以崇風化、肅紀綱、訪故家、禮名賢爲先務，因寬得衆，郡以最聞。殿中蔣御史，公同舍郎也，因火災倡邪說，爲學舍所詆。知鐵菴方公前在諫垣言濟邸事太切，天意不怡，遂以公與鐵菴、臞軒同疏，皆嘗言故王者。三公居同里，既歸，相與賦詠無虛日，自以同傳爲榮。俄主雲臺觀。文清李相當國，擢公江西提舉，改廣東提舉。公不以入嶺爲難，道潮、惠，謁昌黎祠，訪坡公舊迹。庚子元日始至。以嬰孺視嶺民，以冰玉帥寮屬，歲計羨而商征寬，民夷安之。八月，升漕。文清薨，史獨相，經理兩淮屯田，敷耕牛於廣右。公以事關邊儲，急爲區畫，既應令而民不知。異時表謝，有曰「每於吏民相告語之間，具言朝廷不得已

之意」，指此以諷也，識者誦味之。留粵兩年，更攝帥舶。俸給例卷，皆却不受，買田二百畝以贍仕於南而以喪歸者，南人刻石紀之。辛丑，令赴行在奏事。侍御史金淵謂公以清望自擬，寢召命，主管崇禧觀。癸卯元日，除侍右郎官，又以濮斗南疏罷，仍舊崇禧。甲辰秋，杜與范同相〔二二〕，除江東提刑。一意訪求民瘼，澤物洗冤。劾廣信貪守，黥南康黠胥，皆有奧援者，公論稱快。十一月，除將作監，未幾，改直華文閣，因任。范日忌公，託言歲旱民飢，艱於擇代，沮其入也。范去，游獨當國，與參與抑齋屢以公薦。丙午四月〔二三〕，令赴行在奏事。時方禱雨，公雖治任，而拯飢雪枉，備極焦勞，留至七月，乞謁告省親，不許，道除太府少卿。八月望，入脩門。二十三日，面對三劄，首言委任之失二。其一：「嵩之以借助滅殘金爲戰〔二四〕，以厚幣奉倂盞爲和〔二五〕，以清野蹙國爲守土者非長，徒尚智術，豈堪倚仗。若非天去其疾，他日必貽朝廷之憂。」其二曰：「昔者不擇其人，而任之太專；今也雖擇其人，而不授以柄。但見調護使之勿言，宣諭使之奉詔。」又言謀謨之誤二。其一曰：「大臣有翕受之量，而無主宰之功；同列有不說之漸，而無輟假之和。易一邊闔，淹久而後決；遣一儒帥，迫趣而始行。桑維翰一日易十節度〔二六〕，郭子儀朝聞命夕就道，視今何如也？」其二曰：「廟謨睽異，邪黨揶揄，殆幾反戈以自攻，不憂探穴之覆出。劉摯主調停而幾覆族，曾、韓爭大柄而卒相京，追思可畏也。陛下雖有退小人之功，而虛受思小人之謗。臣聞桓溫嗤謂王衍諸人，自許豪傑，而苻堅笑之；語及謝安，則以爲江左偉人。秦檜嘗言〔二七〕：「諸人但當啖飯〔二八〕，觀吾致太平。」而兀術將死〔二九〕，乃以張浚尚存爲憂。安之握兵初不如溫，浚之挾虜初不如檜〔三〇〕，而二

酋皆慢彼畏此〔二〕。今陛下託國，將求如溫如檜者乎？抑求如安如浚者乎？」次言：「善類之合莫盛於本朝，言路之通莫盛於本朝。祖宗以來，甘其苦言，養其直氣，有立行其說者，有久而思之者，有始忤而終合者，有自常調而處以清要者。今陛下上法祖宗，待羣臣至厚，記憶所及，收采不遺，恐其間尚有迹遠而孤、位卑而滯者。其人昔尚盛年，今已暮景，願收之於霜降水涸之餘，使善類常合，言路常通。」其意蓋以言故王者收召未盡也。讀至「迹遠位卑」處，上問爲誰，公曰：「從臣如王遂、徐清叟、方大琮，庶僚如湯巾、潘枋，不幸已歿。存者如黃自然、王邁，自然近已向用，餘人皆年事已高，願陛下收錄之。」三言江東使事，以恤貧民、處流民爲最急。貼黃以親老求歸養。玉音曰：「朕知卿文名，有史學。」即頒錫第之命，仍任責修纂。公退見果山，坐未定，宸翰已至：「劉某文名久著，史學尤精，可特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少監，令與尤煊同任史事，庶累朝鉅典，早獲成書。」次日，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又三日，御筆兼崇政殿說書。公四辭錫第，再辭史事晚講，皆不許。十月朔，轉對言今日之深憂，莫如國本未建，援引甚詳，且曰：「臣謂此事在唐宣宗、後唐明宗則甚難，在我朝仁宗、高宗則甚易，其毓英宗、孝宗於禁中也〔三〕，皆擇於未入之前，定於既入之後，異其封爵，別其名稱，自幼至長，自姪爲子，不待建儲，而人望已有所繫矣。若朝取一人焉，暮取一人焉，一出焉，一入焉，舉棋之勢未定，當壁之冀浸廣〔四〕，非所以重宗廟、尊本統也。」于是有自內學退歸者，故公及之。孟祀時御筆暫兼中書舍人〔五〕，同院庸齋趙公時行下三房，公以趙已除法從，乞以上房易之，奏上不許。三學友朋喜曰：「此真舍人也。」時史相未終喪，以草

上疏乞挂冠，上批服闋除職予祠。臺諫從橐交章詆之〔二五〕，皆不付出。十二月初九日御筆：「嵩之今已從吉，守本官職致仕。公奏曰：『嵩之有無父之罪四，無君之罪七。舊相致仕，合有誥詞〔二六〕，今臣行嵩之之詞，未知爲褒爲貶。若從其自乞，則合用杜衍、歐陽修之例，何以示天下後世？若爲貶辭，則不坐下罪名，秉筆何所按據？此綦崇禮所以必請高宗御筆，然後草秦檜罷制也。』上令丞相宣諭：『可作自陳行詞。』付下御前所錄嵩之奏狀，令體此降制。公又奏：『御筆有守本官職之文，未知所守何職？本官見封永國公，合以階官帶永國公致仕〔二七〕。』十四日御筆：「史嵩之除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公又奏：『昨日進講，側聆玉音，已降除職指揮。臣清旦待班東華門，未知所除何職，講退方聞。臣竊見高宗朝，前左相沈該落大觀文致仕。孝宗朝，左相葉顥以雷變罷，不除職，只守本官奉祠；左相葉衡、魏杞去位，皆終身資政。今嵩之忠孝有虧，所除職名乃與元勳重德無異。竊聞外廷之論，皆咎臣不合奏審，公議實可畏也。乞詳臣元奏，寢罷嵩之職名，只守永國公致仕，容臣行詞。』十六日，中使宣諭：『史嵩之除職致仕，卿已遵承，又復入奏。可依已降批諭行詞。』公又奏：『詞臣命詞，須合典故。嵩之若以階官、永國公致仕，則職在掖垣。今除大觀文，則合宣鎖降制，此乃學士院職事。竊見紹興二十五年秦熈特授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嘉國公致仕，正與嵩之一同，係學士院降麻。臣若侵官內制，豈不貽笑天下？』是日，王倫復宣諭：『嵩之除職既係學士院降麻，卿可一面書行。』公奏云：『連日素瀆聖聰，未敢重陳，容臣於經筵審取聖旨。』十七日，與給事趙無愔、舍人趙庸齋同上繳奏。十八日，上又命謝瀆山諭旨，公遂丐祠，不允。二十二日御筆：「嵩之依所乞，守

金紫光祿大夫、永國公致仕，除職指揮更不施行。」游相柬公云：「諸賢盡力回天，聖主舍己從人，書之簡冊，有光多矣。便可書行命詞。」公爲此制，有曰：「我聞在昔，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人謂斯何，豈天下有無父之國！」未上，二十四日，殿中侍御史章琰疏罷，猶以奏審爲罪。安晚時在湖濱，冒雪祖餞，以鄒道鄉事相勉。公在省八十日，草七十制，學士大夫爭相傳寫，以爲前無古人。丁未二月，除直寶文閣、知漳州。時有仲氏工部之戚，公以太夫人年高，力辭。安晚再相，除直龍圖閣、主明道宮。戊申元日，除宗正少卿，公又苦辭。余時備數編修官，袖公手書以白。五月，依舊職知漳州。公以戌期遠，方拜命。是月，又除秘閣修撰、福建提刑，欲公便養也。公又辭，不允。九月朔，即家建臺。公方申嚴使事，訪疾苦，扶善良，以哀矜讞獄，以孤遠拔士。甫及月，丁魏國憂，哀慕毀瘠，三年如一日。庚戌十一月_{二八}，除秘書監。公以禪制未終辭。辛亥春，有旨趣行。四月到闕，兼太常少卿、直學士院，對劄二，首言：「端平變局，侔於元祐。今陛下登庸舊弼，垂意至寧，而人謂端平之政改矣，端平之心亦改矣。」次言：「朝廷之士議君上者，或以掖庭，或以戚畹，或以聚斂。議大臣者，或指除授，或指賓客，或指子弟。道路之傳皆曰君相厭之，臣以爲不然。惟聖主可以責善，惟賢相可以責備。」其意甚忠，其辭甚婉。五義之諫，諷居其一，不知公者，或以爲訝。貼黃乃以建儲爲請，曰：「臣於端平乙未以樞掾對，嘗啓其端。丙午孟冬以少蓬對，又嘗言之。越三日孟祀，即有貴州刺史之命。臣既去國，今五六年，節旄雖建，王爵雖疏，名號未正，聖意未白。願陛下早圖之。」上皆嘉納。公退見丞相，乞召潘凱、吳燧二人_{二九}，皆忤相國者，大拂相意，語諸客曰：

「千辛萬苦喚得來，又向那邊去。」然公本無心，外庭之訝、相國之忤，皆誤矣。五月，兼崇政殿說書。六月，兼史館同修撰。時事多內出，公言：「祖宗盛時，內降絕少，間有一二，有論列者，有繳駁者，有執奏者，誨、純仁寧謫而不以濮議爲是，必大、茂良寧去而不與兩知閣並立，衍寧罷而不肯求容權貴之門。今中外除授，間有不由大臣啓擬者。求者、予者、奉行者，習以爲常，但日依應。臣竊爲陛下君臣惜之。」又言：「衍之所以能却內降者，當公僅三數月而已（三〇）。蓋小臣能以去就爲輕，雖大事可論；大臣能以去就爲輕，則內降可執，橫恩可寢。」其語頗諷當國，於是愈落落矣。公已決意賦歸，而上眷甚隆，相亦勉諭。凡六上祠請，再乞挂冠，皆不許。公亦以禮官，逼禋祀，未敢數瀆。十月，除起居舍人。閏月，兼侍講。公雖遷延數月，未能決去，而前後進言愈切。史宇之除工侍，公不草制（三一），答詔曰：「宇之一未更事少年，使之從上雍，非籲俊尊上帝之誼。臣前攝詞垣，未行嵩之之詞，不樂臣者已橫加誣讟，今若秉筆褒宇之之美，人謂臣何？」京尹規謀小利，京民苦之，公言：「昔之理財者，摧抑富商之盜利權者，逐什一養口體者不問也；削弱豪家之侵細民者，營升斗育妻子者不問也。漢算緡錢，下逮末作，唐爲宮市，白奪樵夫，今何異此？」時江浙名藩多付戚畹，公言：「擇守不過兩塗，一曰才望，二曰資格。今穉齒登鴈序，弱冠佩虎符。昔人以四十專城爲榮，今不待四十矣。凡向者近臣均佚、名流補外之地（三二），今皆以處若人，百姓何賴焉？」山相經營復出，事有萌芽，公直前奏曰：「陛下曩語羣臣，以爲某人決不復用。今都人競傳曰落致仕矣，建督府矣，又曰某人嘗以御槩示人矣，又曰陛下戒其勿修怨矣。臣知陛下萬無此事，設或有之，此誤不

小。向使疇昔在朝，終始不廢，偃月之禍，不過及士大夫。今以埒國之富，震主之威，繆爲恭順，陰懷怨毒，外豈可付以寸鐵，內豈可假以寸權？秦檜再相，未嘗不牢籠李光、胡寅，久則當世名臣舉族貶竄，闔門廢錮〔三三〕，上而至尊亦有靴中匕首之防。此陛下商鑑也。」韓主新亡，或傳胡運以衰〔三四〕，荆狙一勝，蜀謀再舉。公言：趙范欲圖唐鄧，唐鄧不可得，而棗陽先失，安、隨、郢、復、均、房皆爲丘墟。趙彥呐欲圖秦鞏，秦鞏不可得，而劍關不守〔三五〕，五十四州遂成蕩覆。豈非外重而不能禦，內虛而無以守？臣謂江陵固，然後可以援襄樊；重慶實，然後可以圖漢中。范與彥呐，前事可鏡也。」言雖峻切，上獨優容。察官鄭發苦不相樂〔三六〕，是月十九日疏入，公方進講，玉音曰：「卿與鄭發無他否？」既退，疏不下，御筆除職予郡。道聞安晚薨，旅哭甚哀，曰：「吾不忘知己之舊。」謝、吳並相，壬子正月，除右文殿修撰、知建寧府。二月，兼福建運副。鄭憤前疏不行，再論褫職寢新命。六月，依舊職提舉明道宮。公優游里閭，作爲新居，揭宸翰所賜「樗菴」、「後村」二扁，日與賓客觴詠其間，曰：「吾得此足矣！」寶祐丙辰，矩堂董相欲以治使處公，丁大全沮於上前，曰：「劉某恃才傲物。」遂有正言邵澤之疏，實丁意也，仍奉明道祠。景定庚申，師相魏公還朝，公方奏疏引年，六月，除秘書監，令守臣以禮津遣，八月〔三七〕，除起居郎，再辭，不許。九月，兼權中書舍人，公猶在道。十一月朔，面對，首劄言：「凶相弄權，以富彊自詭，輔聖君而行霸政，爲天下宰而設騙局。人曰：相非相，駟也；政事堂非政事堂，龍斷也。」傳者嘆其形容之工。末言國以危懼存，以佚樂亡〔三八〕，其警告者甚切，曰：「陛下必持勝，必慮危。已竄者毋至量移，已斥者毋

復親近。大臣必弼違，必格非。士大夫毋以清談廢務，毋以浮文妨要。」人以爲藥石之言。次言：「貪吏可懲，奚問名勝？贓罪狼籍，而曰爲賢者諱。《春秋》書法、八議舊典，恐不如是。」其意有所指也，聞者是之。讀畢，以老蒙收召謝。玉音曰：「知卿愛君憂國，至老不衰，所以欲得相見。」除權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三九〕，兼直學士院，立螭纔三日爾。十二月，兼史館同修撰。初，上過東宮，見公書肆所傳文集，喜之。未除兵侍前一日，中使傳宣諭曰：「卿居閒日久，著述必多，可錄本進呈。」公辭以容臣繕寫。俄有旨再索，公辭以史事猥冗，未及點對。越數日，以古賦、古律詩、記、叙、題跋、詩話共二十六卷奏進，皆辛亥以後所作也。翌日，中使以宸翰御製賜公曰：「卿風姿沉邃，天韻崇竑。今觀所進近作，賦典麗而詩清新，記腴贍而序簡古，片言隻字，據經按史，謂非有裨於緝熙顧問可乎？先儒有言：『學富醇儒雅，辭華哲匠能。』非卿不足以語此。」真儒臣希闊之遇也。辛酉正月，將降科舉詔，公以非科第辭。同院進藁不稱旨，命廟堂改屬，曰：「非劉某不可。」三月，兼侍講。四月，以病辭西掖，詔從之。俄除兵部侍郎。八月，再兼中書。是歲，乞引年者再。九月，厲文翁除沿江制閫，公不待黃至，與給事徐公繳奏。酉時黃至又奏。是夕一更，御筆至，逼趣書行，公又繳奏，其言甚苦，命遂寢。壬戌三月，除權工部尚書，陞兼侍讀。李桂除察，公力排之，桂已入臺，次日疏出，全臺待罪。朝紳皆謂與艾軒疇昔繳謝某同。今上在東宮，亦語宮端徐公曰：「劉中書此舉甚高。」公雖身兼兩制，詞命填委，寒暑無間，坐至四鼓，而一念之忠，言無不盡。故淫雨有疏，大水有疏，和糴之害有疏，拯飢有疏，猶有五管見焉。其言剴切，允當帝心。至如大全既死，則曰

「李石責北司，有言李詞固可罪〔四〇〕，因何人以進，乞斥其內訌奧主者」，指當時貴璫也。漣海歸順，邊患浸紓，公言禁中排當太密，湖山丹雘浸盛，願毋忘透渡〔四一〕。時江、桂二閩密圖起廢，公言：「史以怯懦邀功，李以閉城縱寇，罰未當罪，其可牽復乎？」或言：「簿錄姦贓之財，圩田御莊之入，合以助糴本，補和糴。此陸贄散小儲成大儲、損小寶固大寶之說。」或言：「右選勅牒冗濫，補授多，稽考難。戰士捐軀得賞，而補授帖牒死歸他人。蠹國無端，何以示勸？」每奏多則萬言，少亦數千，人皆美公之忠純，而服公之整暇。八月，再乞納祿，御批曰：「覽卿來奏，求退甚勇。詞垣經幄，方資文儒，輸情甚真，難奪雅志。」特除寶章閣學士、知建寧。權文昌得真學士，異恩也。御賜玉柄寶箠，宸製五言書其上，以金纈香茶侑之，竹湖以後未有也。師相亦賦詩贈行，從橐飲別道山堂，分賦御製詩韻，時人比之二疏。公既還里，優游觴詠。甲子秋，以目眚謝事，除煥章閣學士，守本官致仕。其年，先帝棄群臣，公哭臨哀慟。丁卯，右目亦苦赤障，遺身自樂，處之裕如也。四年五月，今上念先朝遺老，御筆：「劉某謝事先朝，年德俱高，特除龍圖閣學士，仍舊致仕。」人謂嗣聖將起公矣。公早受知忠肅賈公，辨章尤相親敬，古心、碧梧二揆皆公文字友〔四二〕，而天不憖遺，國嗟殄瘁，嗚呼惜哉！公娶玉融林氏，贈淑人，寶章國博之女，先公卒四十二年。子三人：強甫，朝奉郎、三省架閣、添差福州通判；明甫，奉議郎、邵武軍通判；山甫，承奉郎、監嶺口鹽倉。女一人，適正獻福公之孫、故通直郎、惠安知縣陳琰。孫男八人：沂，登仕郎；渙，洙將以京選二澤分奏；汶、履、漢、錦、絢尚幼〔四三〕。孫女五人，已嫁者承奉郎、監嶺口鹽倉方廣翁，修職郎、浦城主簿方公權，餘未笄。是年

十二月十九日，諸孤奉公之柩葬城北徐潭之原。公負間世之才，問學所積，源流三世，探索涵泳〔四四〕，又深造而自得之。無書不讀，發以詩文，持論尚氣節，下筆關倫教，一篇一詠，脫藁爭傳。初年即見知於諸老。溫陵竹隱傅公知晦翁謚議乃公所筆，寄聲願納交，趣召道莆，造公之廬，覽公近作，曰「亶亶逼人」，屢以疏薦。潔齋在豫章，得公代郡家賀正表，喜曰「酷似李雲龍」，勉公加意。南塘爲西宗，得公諸作於北山，甚奇之，或問北山：「潛夫諸作如何？」北山曰：「不患不好，只患忒好。」公歸自桂林，迂道見南塘於三山，讀公南嶽藁，稱賞不已，自此遂爲文字交。水心評公詩曰：「當是建大將旗鼓者。」西山知公尤至，端平初貽書廟堂曰：「當今詞人，惟趙某、劉某。」謂南塘與公也〔四五〕。乙未夢奠于京，門人諸賢俱在，獨以遺表屬公。果山得公雜詠二百首，手之不置，曰：「一章雖二十字〔四六〕，皆史斷也。」辨章師相尤奇公之文，每得公所作，必令吏錄之。自西山諸老既沒，獨歸然爲大宗工，四方大紀述，皆歸後村氏，銘叙先世勲德，以不得公文爲恥。公嘗笑曰：「吾賣文以資老者也。」公見地既高，而學有定力，窮達得喪，是非毀譽，寄之歌詠，一付嬉笑。梅花數聯，以詩得謗也，而略不以爲悔；巴陵一疏，以言獲譴也，而不自以爲高。前後四立朝，共不盈五考，非無蚍蜉之撼、含沙之射，而未嘗恨其人。既有丘明、子夏之疾，黑白如故，往來交際，飲笑自如。每曰：「某親某友年皆後我，木已拱矣。我於今以往〔四七〕，皆剩底歲月。」自營竈室，乃徐先輩故居，結廬其間，佳客過從，時與同宿。有以青囊術見者，豈無異議，但笑以視之，非達乎？公吏事素長，自領邑建陽，最聲已著，爲麾爲節，剖決如神，處事件件有方略。在藩司臬〔四八〕，獄案千紙，一覽盡得其要，而行之以恕。息菴湯公嘗語

余，甚嘆服之。安晚亦曰：「潛夫真材吏，爲文名所勝，故人不盡知之。」雖中間與安晚少忤〔四九〕，而追思痛悼，時見吟篇，暮年狀其行事幾萬餘言。每語人曰：「安晚實知我。」公嘗以成集屬余序之。諸作皆高，律詩尤精絕，李唐諸子所不及。至於駢語，雖祖半山、曲阜，而隱顯融化，鍵奧機沉〔五〇〕。表制之外，諸啓尤妙，自成一家，他人或相仿效，神氣索矣。甲子以來，又爲渾深簡到之語。嘗語余曰：「吾四六又一變。」公有前、後、續、新四集，已行於世，其在新集者半出於目眚之後，口誦成篇，子姪筆受。鎔煅諸書，字字嚴密，無一篇不可垂訓，非徒詩也。其於當世交游，先後輩皆名流傑士，姓字班班見集中，不可悉數。余屢擯於時〔五一〕，去公所居差近，每一篇成，即以見寄，時有商推，以余爲知言。疾革既默，諸子問以遺奏屬僕如何，公瞠目領之。奏上，君相嗟惜，贈銀青光祿大夫，與致仕遺表恩澤。將謀請謚，諸孤俾余狀其事，欲上之太史。碑銘、墓表則屬之東澗湯公、陽巖洪公、擇齋徐公，皆平生密友，亦遺命也。謹狀。咸淳五年十一月 日，同舍生中大夫、新除秘書監林希逸〔五二〕。《虜齋續集》卷二三。又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九四。

〔二〕《後村大全集》題作《宋修史侍讀工部尚書龍圖閣學士正議大夫致仕莆田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贈銀青光祿大夫後村先生劉公行狀》。

〔三〕「贈」字原脫，據《後村大全集》補。

〔三〕後「林氏贈令人」五字原脫，據右引補。

〔四〕大父著作正字：原作「大著正字」。按此指後村祖父劉夙及叔祖劉朔（一作翔），夙官著作佐郎，朔官正

字。《後村大全集》「大」下有「父」字，是。又「著」下當有「作」字，《真文忠公文集》卷三五有《跋著作正字二劉公誌銘》，可證。今補。

〔五〕貪：原脫，據《後村大全集》補。

〔六〕壯：原作「社」，據右引改。

〔七〕畀：原作「界」，據右引改。

〔八〕魏國：原作「魏公」，據右引改，指後村母魏國夫人林氏也。

〔九〕政：原脫，據右引補。

〔一〇〕黨：原作「當」，據右引改。

〔一一〕韃：原作「酋」，據右引改。

〔一二〕杜：原作「社」，據右引改。「杜與范」謂杜範、范鍾也。

〔一三〕丙午：原作「丙申」，據《後村大全集》改。丙午，淳祐六年。

〔一四〕金：原作「今」，據右引改。

〔一五〕倂蓋：原作「倂蓋」，據清抄本、《後村大全集》改。

〔一六〕「度」字原脫，據《後村大全集》補。

〔一七〕嘗：原作「當」，據清抄本、《後村大全集》改。

〔一八〕當：原作「嘗」，據《後村大全集》改。

〔一九〕兀术：原作「鳥珠」，據右引改。

〔二〇〕虞：原作「權」，據右引改。

〔二一〕酋：原作「國」，據右引改。

〔二二〕自「則甚難」至「其毓英宗」十七字原脫，據右引補。

〔二三〕「舉棋」二句：右引作「會其當廢，廢其當舉，徼幸之冀浸廣」。

〔二四〕「時」字原在「御筆」下，據右引乙。

〔二五〕從橐：原作「從藁」，據右引改。

〔二六〕誥：原作「詰」，據右引改。

〔二七〕「合以」下原有「本官見封」四字，據右引刪。

〔二八〕十一月：右引作「十二月」。

〔二九〕吳燧：原作「吳遂」，據右引改。《宋史》亦作「燧」。

〔三〇〕公：右引作「國」。

〔三一〕「制」字原脫，據右引補。

〔三二〕近臣：原作「近省」，據右引改。

〔三三〕闔：原作「閤」，據右引改。

〔三四〕「韃」原作「敵」，「胡」原作「北」，並據右引改。

〔三五〕劍關：原作「劍闕」，據右引改。

〔三六〕苦：原作「若」，據右引改。

〔三七〕自「六月」至「八月」十五字原脫，據右引補。

〔三八〕佚：原作「供」，據右引改。

〔三九〕權：原作「擢」，據洪天錫《後村先生墓誌銘》（《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九五）改。

〔四〇〕詞：原作「訓」，據《後村大全集》改。

〔四一〕透：右引作「偷」。

〔四二〕古心：原作「古公」，據右引改。古心，江萬里號。

〔四三〕汶：原作「澈」，「漢」原作「漢」，並據右引及洪天錫《後村先生墓誌銘》改。

〔四四〕「探索」上原有「公」字，據《後村大全集》刪。

〔四五〕「與公」二字原脫，據右引補。

〔四六〕「二」字原脫，據右引補。

〔四七〕我於今以往：原作「老我於今」，據右引改。

〔四八〕藩：原作「番」，據右引改。

〔四九〕「安」字原脫，據右引補。

〔五〇〕「機」字原脫，據右引補。

〔五一〕時：原作「是」，據右引改。

〔五二〕「咸淳五年」以下二十二字原無，據右引補。

全宋文卷七七四〇

林希逸 一五

工部侍郎寶章閣待制林公行狀

曾祖幹，不仕。祖采，贈修職郎。父麟，贈朝請郎。母余氏，贈恭人；繼李氏，贈恭人。

景定三年正月，上以虹節，下周尊黃耆、漢事三老之詔，除公寶章閣待制，仍舊祠。同命者三人，皆耆年不可致，特旌異之也。公於是時先上章告老矣，命未至而公卒。聞者皆曰：「公擯於時十載，今政瑟改調，四方名勝收拾褒顯殆盡，典刑遺老，雖遠不忘，使公少留，君相之意豈如是而已，惜哉！」公諱彬之，字元質，姓林氏。先世名三山石井，國初徙莆。自游洋遷郡城左，則中興後也。少與王臞軒、方鐵菴齊名。中興百年，言詞賦者以莆爲首，而公尤表表其間。端平乙未，以詞賦第二人擢第。時西山真先生典舉，深用稱賞，以爲得人。分教惠陽，南方士子翕然宗之。再調福建常平幹官，爭推鹽新議，上帥漕數千言，慷慨條析，痛言其害，至有「黃巾必擾於山，孫恩必擾於海」之

語，聞者凜然。議隨寢。甲辰謁選，校文別所，除書庫官，遷武學諭，通判福州，兼西外丞。時安晚鄭公當國，知公爲西山許予，甚鄉之。戊申，以國簿召。九月，爲明裡舉冊官。十月，除監察御史。閩人曰：「是能與諸司爭鹽議者，必爲真御史也。」上以老成重厚用公，公亦感激知遇，不以沽激要虛名，誓殫忠愛以報。首疏論天命、人才、民心，其言關國大體。次言括田之害，曰：「利之一字，自古爲人主心術之蠹。決擇不可不明，取舍不可不審。開阡之利，惑孝公而害秦；鹽鐵之利，蠱武帝而害漢；德宗以裴延齡爲度支，憲宗以皇甫鏞主財計，而害唐，此明鑑也。今世理財固爲急著，然興利於利源既竭之後，立法於法意已盡之餘，非集衆思、參公論不可。今以一樞臣主之，彼生長富貴之家，冀以要功，黷貨私人。臣恐利未興而害滋大。」時短史之勢方張，公獨不顧，上嘉納之。又言：「皇祐五年，仁宗春秋四十四，太常博士張述請立皇嗣，已有社稷未有所托之言。今陛下春秋過於仁宗皇祐時，決大議、立大本，容可緩耶？」又言：「彌遠用鄭損棄關，而基蜀漢之禍；嵩之招北兵入城，而兆樊襄之變。以數百年生聚之地，淪爲鬼魅，化爲榛莽。陛下豈可忘襄蜀淪覆之恨，而不加念乎？兩淮百姓家室流離，延息沙洲，逃死不暇，主兵之臣但曰：我步彼騎，難與爭鋒。列竈連營，畏敵如虎，而以閉門自守爲上策。於是數千里蕭條，數十城孤立。運米江浙，以餉糧坐之兵；竭財大農，以守不耕之野。徒曰敵哨雖來，空無所得，糧盡自去，可以苟安，豈不中其減水困魚之計？陛下猶徒恃清野，而不改圖乎？」人皆以爲至論。己酉春，又言：「雷雪大作，寒如深冬，積潦重陰，彌月不已，此非小變也。臣以天意觀之，必有召怨於民者。蓋和糴變爲敷糴，民已不堪，而州縣有糴，

發運有糴，總所有糴，帥有糴，分頭應辦，煩擾百出。此科抑之召怨一也。大農告匱，通財無策，乃行征推之政，或隨戶掇鹽，或增稅取羨。有絲粟之利則官攘之，有升斗之贏則官征之。此推法之召怨二也。近親之田不問，權門之田不問，乃以民戶世守之業指爲官物，以耕種不可施之地勒令輸租。抑米於茫茫之水，指廩於空空之屋。議臣曰區畫已定，圖籍可成，橫奪虛張，爲欺爲暴。此括田之召怨三也。民怨釋則天意回矣。」四月朔日食，公又言扶陽抑陰三事，首曰：「今日未嘗不用君子，而君子之勢未固；未嘗不去小人，而小人之根尚蟠。王曾、張知白雖在朝，而丁謂方圖復出；呂大防、范純仁雖共政，而楊畏挾詐方深。恐妖鬼孽狐，乘昏嗥嘯，姦謀逆計，必累陽明，此天之所以示變也。」其意指山相云。庚戌，遷左司諫。中冬有雷，公又言：「《易》之『洊雷震』，爲長子主器之義，《彖》亦曰守宗廟以爲祭主。乃者一陽方復，內卦爲《震》，而有雷聲之異，天其以此警陛下，爲國本計乎。昔范鎮嘗告仁祖曰：『陛下許臣三年矣，乞行前奏。』今臣分察之初，首陳皇嗣當建，聖度如天，曲賜容納。今且兩年，資善雖建，益國雖封，而錫名之典，尚爾悠悠，宜臣不能已於言也。」上曰：「朕志已定。」公退而自喜曰：「宗社之福也。」竟不以語人。辛亥九月，將有事明堂，時有密薦淳祐權臣者，公力以扶道凝定力爲請。其言曰：「自景祐、慶曆至於至和、嘉祐，有以朋黨之論撼君子者，有以好名之說排正論者。女童習書，以誣介、弼；內侍密疏，以讒修、襄。賴仁祖堅定不搖，一竦既去，遂不復來，而文、富、歐、韓，始終任遇，所以四十餘年如一日也。元祐之事，則有可悔者矣。陛下臨御以來，寶、紹權臣嘗以私意壞吾之紀綱，端平更化始從而培植之。淳祐柄臣又以私意盜

吾之權寵，甲辰更化始從而董正之。今邪徑欲絕，而不能限來者之多；戶庭欲峻，而不能勝求者之巧。某遷某職，不曰當遷，而疑以媚竈計行；某入某闕，不曰合入，而謂其通神力勝。名都藩府，如券取價，穹官好爵，惟意所欲。富貴之柄，人主所操也，而使嗜進亡恥之人可以博取，幾於倒持矣。公道之脉，定力不足扶之，乃有泯滅彝常、慚負戴履之人朵頤羊鼎，伺隙以投，竊步翳行，布置愈密。臣恐邢、楊之弄奸，京、檜之貽禍，復見於今日。」讀疏未畢，上曰：「嵩之斷不復用。」公又退而喜曰：「宗社之福也。」定國本，扼權姦，當時以二事爲大樞紐，聖意要終不可搖，公於此有功多矣。壬子，除殿中侍御史。心思目前擅利病民莫甚於京尹，而無敢言者，遂以第一義力攻之。其言曰：「今之戶部，先朝三司使也。陳恕定茶法，則以中等爲可行，不探利以病民也。張方平論鹽法，則以再推爲不可，欲弛禁以惠民也。今醢醬薪炭，幹取不遺，田野市朝，怨怒日積。攘漕司酒課，而京畿之漕莫能支；幹倖廳牙契，而天下之倖不可爲。括鹽之法密，則處處有場；推酤之禁苛，則在在有庫。甚至旁侵禮部之權，下行司農之事。禁嚴之地，分置私人，九重意向、內庭動息，無不知者，長此安窮？」其言甚切。疏入，令家人束裝俟命。上俾訥齋程公諭公，程公辭曰：「臣嘗與之同臺，知其必以死諍。」尹既除紹興，都人莫不稱快，而疏猶未出，公又入奏，即以臺牒趣之。上疑非舊典，遂有今後不許用臺牒之命。預參徐公乃援端平生逐袁韶之例以告，上意始解，卒行其言，乃以余天任攝事。公因講次，又言天任非才，密以裕齋馬公爲薦，上首肯再三。俄而余晦尹京，以私意仇諸生，激怒右庠之士，上下紛紛。公率同列以奏曰：「小司成蔡杭既去，諸學官亦求去，三學士人又捲堂而

去。陛下何惜一晦，而使紛紜至此，如士心何，如國體何？」晦遂罷。未幾，吳子明除大理丞，公言：「子明本一庸人，以恩澤補右選。既換文資，守郡未及考，又除朝職，班列之臣，恥與噲伍。」上遣中臣宣諭，以元奏付還，公又言：「陳舜封以科第進，及爲大理評事，太宗聞其父爲伶人，以宰相不能澄汰流品，改授殿直。此陛下家法，何愛於子明？」宣諭至再，曰：「當從卿請，勿使趨班，俟假及期，却令丐外。可易元奏以進。」公曰：「臣積忱未至，無以感動聖心，臣之罪也。疏如可易，是自虧臣職，自辱臺綱，必孤陛下所以用臣之意。臣不敢奉詔。」公既屢忤旨，自分必斥。十月，除工部侍郎。公徑出闕，上累遣中人諭公，公求去益力。上又命右司李公諭旨勉留，公始就職。內引力陳知足知止之請，玉音曰：「從班無人，卿未可去。」同修撰國史、實錄，兼權侍左侍郎，爲殿廬詳定官。及晦入蜀，公又直前言宣諭使非其人。公素與時相謝瀆山議論不合，晦，謝所主也，至是愈落矣，遂力丐外，以集撰知婺州。婺人迎境上，公徑歸，五上免牘，提舉太平興國宮。乙卯，除知寧國府，公又辭。左相訥齋以書勉公一出。丙辰六月至郡，蠲旱租，減酒課，嚴府第私酤，折強宗幹僕。事有毫縷便民，切切行之。以吳衍疏罷領事。凡五月，不私支一孔一縑，邦人服其清儉。次年，復職予祠。今丞相還朝，益加器重，而公以老，無意於世矣。郊裡奏補吏，以正郎權從必隔郊，特與奏行，人知傅相所以眷公者。公謙厚人也，平居與人言，惟恐毫末傷其意，至居言責，獨有孜孜當世之心。在臺五年，奏疏傳落人間不少，雖不以直求譽，而多言人所難言。其詳有《囿山家集》，姑摭其關繫之大者著之。又如迎逢獻羨，時習方酣，公乃以孝宗懲進獻邀賞之臣，令戶部刷上供舊欠、獨

行按劾爲奏，且曰：「希進之寵，濫及盜臣，括利之名，累及人主，而使四方受橫征之害，於國何利哉？」新寺之役，衆諍莫回，公乃以韓魏公諫大悲殿、蔡端明諫開寶塔爲奏，且曰：「邊境多虞，國力已困，何不留此費、積此財，以爲練兵遣間、繕甲治械之用？」是又因進故事而言者，人或未之知也。公賦性純慤，事繼母李恭人以孝稱。自少至老，日不廢書。甘於清貧，先廬僅數丈，晚聚所得祿賜，僅葺數椽。故居有囿山樓，因以自號。歲晚，食祠廩者三，獨處蕭然，不過蒼頭數輩。飡不重味，身無鮮衣，所趣極枯淡。嘗曰：「吾之始生，外祖夢有高軒入其門，左右呼曰『林侍郎』，吾止矣。」得聞自喜，易簀夷然。公與臞軒同生於甲辰，以文字相好，臞軒之文英，囿山之文粹，筆力異而臭味同，白頭如一日。臞軒試玉堂，而公始第，囿山登臺省，而臞軒沒。公之沒，後臞軒十四年，實辛酉十二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八。積階朝散大夫，贈中大夫。其綸言有曰：「殿前作賦〔一〕，膾炙一時；袖中彈文，芬芳千載。持橐方隆於主眷，請麾力避於相嗔。」人曰盡公始終之美，此後村劉公所草也。娶方氏，繼葉氏，先公卒，並贈恭人。以景定三年十二月初九日辛酉，合窆城西之原。子孫若干。余因臞軒納交於公，既以乙未同進，相與三十年，每見握手吐肺肝，知公心事爲甚悉。聞公之逝，哭之數日。述公言行，以傳信來者，余之願也。辭雖不工，字字皆實錄。後村之密友即許爲銘，杰也欲藉此以請。余固於公有不慙之悲，又幸公有不朽之記矣。《虜齋續集》卷二四。

〔一〕「前作」二字原倒，據文意乙。

湖南提舉宮講太史禮部李公行狀

曾祖德暉，從事郎、南恩州陽江令。祖永年，贈承事郎。父宗之，奉議郎、通判邵武軍，贈中大夫。

公諱丑父，字艮翁。先世會稽人。唐天寶末，與隱君秦系俱避地溫陵，徙居於莆。六世祖，思也，丞相正獻陳公於度支郎、建州守事狀言之。度支諱德昭，陽江於度支爲弟，政和名進士，世守詩書。至邵武，以文名其鄉。未第時，授徒城北，執經者歲數百人，諸史百家，口答疑問，人曰「伯可書厨」也。公幼而穎悟，讀書迎刃解，出語輒驚人。既授室獨寢，夜誦達旦，母趙令人每勸止之，猶篝燈坐帳內。學成，以文游諸公間，後村劉公、臞軒王公、鐵菴方公甚奇其才。年四十一，始拔鄉解，明年擢第。端平初改紀，典舉異常。時西山真公、平齋洪公、兩實齋蔣公王公實妙一世之選，同院皆名人，無輕許予。西山得公詞賦，擊節稱賞。參詳意一徐公得公第二場，喜曰爲國得人，于時名重一榜。鐵菴語人曰：「伯可昔以論名，艮翁不忝矣。」調邵武戶曹，家食五載始至。捐俸復廨舍，太守嘉其意，助成之。漕使項公寅孫雅知名，檄致幕下，公屢辭，不許。憲康公植、倉趙公綸爭薦之。建守王公實齋，座主也，俾子弟就師焉。項移兼帥，與公偕來。丁令人憂，服除，久未謁選，後村、鐵菴皆以書趣之。京尹節齋趙公初以筦庫辟，既見，曰：「是不足爲艮翁浼。」改辟節制司準遣。

安晚鄭丞相與語喜甚，曰：「某於莆得潛夫、實之、德潤，今又得兄，可謂緣熟。」除刑、工架閣。庚戌，省試檢點官，選太學正、沂王府教授。安晚意鄉公，爲門下諸客所忌，公又時以所聞忠告，相雖喜，而諸客不樂。以臺疏罷，添差幹辦淮浙發運司，分職京口。今平章時制兩淮，以「學問深醇，文采鉅麗」薦。考舉應格，改宣教郎、添差通判福州。公嘗攝郡廣文，士聞其來，皆喜。綉使康公多以奇書難義詰寮案，獨公應答如流，遂以貳車領學事，聲譽燁然。再倅建安，攝府事，一毫無所私。繼守庸齋趙公以學問切磋，相得歡甚。秩滿，除太學博士。歸謁諸塋，夷猶十閱月，劄以學官不可久虛，趣行。丁巳冬抵京，遷諸王宮教授。先是囿山林公在臺，丁方營進，以公多同鄉同年，屢求轉囑，公應且憎，丁以爲憾。既當軸已落落不合，公以其怪繆百出，議論多譏之。千峰陳公忤丁去國，無敢餞者，公獨留江潯越宿。丁客沈翥誦公私闡發策，曰：「吾當北面。」公聞而笑曰：「吾文豈願此曹稱佳。」丁與翥愈忿，俾言者劾去。既歸，曰：「吾師淵明矣。」買草堂西隙地，即亭山也，因以自號。景定庚申，善類一泰，予祠崇禧。隨以大府丞召，道中遷秘書郎，校文公闈。竣事去國，添差淮東制參，應李公異待之「二」。滿歲，除著作佐郎、景獻府教授「三」。癸亥春，遷著作郎、權禮部郎官。適大璫董宋臣差講所承受，公與同寮力拒之，命遂寢。九月，以班對，公曰：「吾兩登朝，皆不及玉階而去，今不盡言，是自負也。」齋戒沐浴，草兩疏，首言苛征、戚畹、黷貨、聽言四事，且曰：「本末備，體統該，綱紀張，政事舉，此堯、舜、禹、湯、文、武植立中國盛際。陛下承帝王正統，當以中原盛際爲法。四弊不除，將爲世運升降之會。」辭不逼切，而關涉大，憂慮深，知言者是

之。次言競、侈二習，曰：「游士競邊功，借補競求攝，添教、正教競於郡，土著游學競於京。天下之官冗矣，而吏銓大小使臣、諸閫都副鈐轄斗量車載，皆競之效也。娼優后飾，興皂玉食，漿酒藿肉，寔夫如董賢之雙珠被晶盤，里婦有秦號之貴。風俗頹弊，浙中爲甚，過於朱某告先朝時，皆侈之積也。二習不去，長此安窮！」穆陵嘉納之。甲子春，請外，提舉湖南常平義倉。常時戶絕之爭，產多没入，公務存繼之，曰：「毋使其家有若敖之餒。」決嫠婦久訟，不以勢奪。條社倉舊規，虛額必足。桂陽豪民龔某乘敵禍屠王媪家八口，冤訴久遏，公巡歷，立決之，人以爲神明。屬西全、寶慶兩守貪虐怙勢，脅制諸臺，公謀劾之，機泄爲所擠，乙丑，以臺疏去。公笑指其足曰：「是間有鬼，吾歸休矣。」廟堂憐其非罪，畀崇禧祠。咸淳丁卯五月某日，以疾卒，享年七十四。積階至朝散大夫。四以進書邸講轉郊恩元士，命下，不及見矣。公溫良和易，胸次灑然，與人無新故，一語必用情，見者皆曰「德人德人！」少游竹隱傅公之門，傅，李雲龕自出也，詩文四六，各有法度，公頗似之。每味南豐諸作，曰：「吾所由入者。」其文溫潤含蓄，削去穠華。其詩清婉而有味，儷語極清新。所居與後村爲鄰，賡酬無虛日。晚歲傳藁尤富，後村素以文字官期之。初擢第，意未厭，僦一室西湖，修宏博之業，寒暑不解衣。未幾，曰：「可以應令矣。」戊戌中程，喬孔山重於取放，格不下，交游曰：「艮翁不由此科，不爲兩制乎。」及在東淮，後村爲詞臣，奏公自代。既歸儀曹，人曰：「筆生華矣，豈料文章竟不得力，遂爲劉賓客乎！」家素清貧，雖稍沾祿賜，僅僅自給，而析其半爲義廩，與弟姪共之，聞者以爲難。歿之日，自處夷然，後村往候之，舉手爲別而瞑。有文若干卷，未編次，

藏于家。初娶林氏，先公卒三十年，贈恭人。繼室以其娣，封恭人。先後皆賢，善居室，公賴以自佚。終身守書卷，家之有無不問也。子二人：長濟孫，登壬戌第，迪功郎、主六安簿；次勤孫，迪功郎、安豐尉。孫一人，將以遺澤奏。女四人，鄉貢進士方之巽、林公晉、何應采〔三〕、太學待省進士吳澧，其婿也。將以其年十有一月二十五日葬廬峰之陽、仙溪東，其孤囑余狀其事，曰：「後村翁許爲銘矣。」余於公爲同升，相與最篤密，間留溪上，共榻而寢，語至窗白。及與余迭爲表郎，頗以自喜。余南歸，公出使，書問不少間。乙丑，余留徐潭，公載酒一再，又與後村同餞，宿古裳三日，賦詩飲酒樂甚。豈知四十年筆硯之交，竟訣於此集，嗚呼傷哉！握筆拭淚，未能詳公之美，姑識其本末云爾。《虜齋續集》卷二四。

〔一〕應李公：「應」下疑脫「山」字。按其時兩淮制置使爲李庭芝，庭芝乃應山人。

〔二〕教授：原作「教府」，據《後村大全集》卷一六四《李艮翁墓誌銘》改。

〔三〕何：右引作「柯」。

全宋文卷七七四一

林希逸 一六

將仕林君父子墓誌銘

咸淳四年十二月

三溪之南，昔有隱君子，廬於古榕之陰，曰林氏。余識其家四世矣，若君之父子，余實加敬愛焉。君諱鸚翁，字朝叔。早事樂軒於西軒，頗能場屋語。年三十，杜門如處女，動守繩度，不苟言笑。築樓於其居，面挹西南諸峰，梅荔列牆左右，余爲名曰登明，時引接賓友，壺觴其間。於世泊如也，無親疏遠近皆曰德人。延師教子尤盡禮，課督甚嚴，故諸子皆穎出。少孤終鮮，母子相守四十五年，孝養甚至。潘夫人卒，歲時悲慕不已。咸淳丙寅正月三日以疾終，享年五十六。補將仕郎。曾祖某、祖某、父某。娶張氏，男子二，俱登仕郎，胄其長也，浚漕貢進士。女一人，適俞慶嗣，鄉貢進士。胄字甲父，卬角聰敏出羣。兒既長，恂恂如也，於人不妄交。從余學《易》《春秋》，頗有得。余築三文書舍溪干，致名師，聚學侶。胄居其中，下筆多奇語，同舍推先之。將仕病，執藥餌，不頃刻

離，居喪哀毀骨立。卒哭，猶往來課藝不輟。俄以怯病卒，後翁一年，丁卯四月也。年三十一。朋友入哭皆慟，余尤痛悼之。娶余弟義女，一男某，方齠。戊辰十二月十有四日庚寅，與將仕共葬董際東灣山之原，嗚呼傷哉！先是壬戌，余待罪秘書監，乞以元士一階貤秩網山林先生、樂軒陳先生，既特贈迪功郎，仍許以文介、文遠易名。余又疏于朝，以二師嗣皆絕，旁支無一家，乞從諸生僉議立後，朝家俞之。然二師松楸僅存，斷垣敗屋不守，歸謀諸人，無肯即者。朝叔慨然曰：「胄守三文之學，文介吾宗也，願以在籍田，分其半爲文介戶，俾胄承祀焉。」白之臺府，諸使義其爲，皆奮筆褒許。於是甲父爲文介直下孫，而文遠亦得嗣，君實倡之。鄉之舊門人喜網山之有傳也，共植華表於其廬之右，扁曰文介坊。余方冀其有成，以振遺緒，而天嗇之迺竟爾，嗚呼傷哉！浚好學，性孝友，執喪治冢舍尤謹。哀其父兄不得年，涕泣以銘請余。廢食拭淚，序而銘之。銘曰：

結廬何年，松陰翳翳。自我識之，倏已四世。有德必年，胡天而逝。哀哀何心，銘此翁季。

矧曰胄乎，文介之裔。《膚齋續集》卷二一。

適軒黃君墓誌銘

咸淳五年五月

永陽龍嶼黃革叟，遯齋糾曹公之次子也，諱自信。與其兄某同事樂軒陳先生，以見趣稱。早歲有場屋聲，亦嘗走江湖矣，交游甚衆，諸老頗許之。中年喜學詩，盡焚他藁。築室，以「適軒」名，日

夕吟詠其間。暇則焚香鼓瑟，有蕭然自得之趣。雖先世簪紱華盛，自視漠如也。生平守師學，鄙夷流俗緇黃占卜之事，至死不變。潛心經典，大抵以詩發之，故有《適軒吟藁》、《紀行》、《游湘》、《游岳》諸集。余嘗及見其半，爲之跋矣。今存者一千六十八首，無非輸寫己意，略不蹈踐古人。前死知其期，學力也。咸淳己巳三月六日終於寢，春秋七十有二。其年五月十六日，葬薌巒山。弟某來乞銘曰：「君垂歿所囑也。」余少因樂軒翁識君父子於溪上，糾曹南游初程也。于時君兄弟如玉雪人，皆以遠業期之，今止爾，傷哉！余初記薌巒菴，又銘朴齋墓，今又銘君，俯仰五十年，如一瞬息，感今懷昔，能不慨然，遂廢一食爲之銘。君娶陳氏，先君卒三十年。子一人，公裕。其世次見朴齋銘，茲不重出。銘曰：

得於師者正，得於天者高。不耽於進，其適者哦。不羨何欠，不求何遭。畸於人者多，我以銘之何。《虜齋續集》卷二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七六五一。

梁秘閣墓誌銘

咸淳五年二月

咸淳四年十有二月二十有八日，秘閣梁公卒，年九十一。余未能遠弔，爲文馳哭之，其孤以書復曰：「前數載，吾父治竊買棺，百需具矣，且預爲遺令曰：『銘我必竹溪。』」吾兄弟未忍死吾父，朝晡守柩，哭如生存。吾族親友乃以陰陽說語余，謂葬莫難於得日，失此春，恐其期愈緩，非孝也。吾

兄弟且哀且懼，又相與謀曰：『葬必銘，得葬不得銘，如不葬，死之日何以見吾父。』期逼，奈何？』余讀而悲之，不忍辭，恨本末未詳，姑紀其大者。梁，著姓也，其系遠，世居三山閩縣。曾大父德昭，妣陳氏；大父成慶，妣王氏；父元輔，贈承仕郎，妣林氏，贈孺人。公諱應庚，字本仁，自號止堂。生有異質，早著文聲，交游皆前一輩聞人。二十四拔解鄉漕，寶慶丙戌始擢第。孺人老矣，公既得簿泉之南安，易請祠祿以養。甫三載，孺人卒，公哀哭自誓曰：『母亡矣，吾何仕？』終歲不入京。汀守李公華高其行，以武平簿辟。邑瘴鄉盜窟，前至者多死，公感其知己，勉爲一出。俄攝令，四勦強寇，一廉如冰霜。民德之，呼慈父。繼守右司，張公翀以勞績上，得旨循一資，與堂除差遣。丁酉，陞從政。五月，循文林，堂差江西節制司準遣。丙申，改辟兵鈴司。峒寇作，公宣力多。太守胡公泓又以勞績上，得旨與陞擢鈴司。無歲不薦，將以郡剡改奏，公辭之。甲辰，堂差都大司準遣。胡適居多府，又薦，不報，公宦情愈薄矣。泉使訥齋程公、憲使後村劉公皆授以京削，苦辭不受。二公列薦于朝，又有堂除之命。秩將滿，訥齋辟留，陞檢察。二公召余與蔡久軒俱在番，其不可挽者如故。癸丑，堂差幹辦江西帥司。漕使浩堂翁公以上賓禮之。時訥齋入相，久軒與政矣，方屬意料理之。公急告老，不得已，如其請。乙卯，甫一考，就轉通直郎，賜緋魚致仕。浩堂大書「見一」二字贈之。公歸，築圃當門，名以「三徑」，吏書節齋陳公書其扁，鄉帥矩山徐公架見一堂圃中，余爲之記。癸亥，矩山爲大儀，以孝廉奏，除直秘閣。余適待罪西掖，制詞余所草也。朝野榮之。丁卯，陽巖洪公帥吾閩，又以鄉諸老狀聞，更乞褒擢，未報而公逝矣。公雖五爲使客，世味泊然，殊非所樂。

歲晚得閒，即三徑之間，爲窩曰「安樂」，爲亭曰「玉堂何似」，爲室曰「村田樂」，往來吟奕，客至即飲。步履視聽，如少年人，自以爲身退而力强，造物乘除之賜。余居隔一江，相去四舍，嘗三至其廬，留必旬日。對語超然，無一點塵翳。然公忠孝人也，用世才略甚長，憂愛猶至，時有所聞稍異，必仰天嗟惜不已。端平丙申裡夕雷雨，一疏幾千言，皆冰人語。癸亥致書廟堂，條内外之弊，剴切當事情，聞者益敬之，始知公雖樂於退老，而一念之忠不忘也。余嘗謂仕而去有幾，有以折腰爲屈而去者，有掛冠畏禍而去者，有墜笏自憊而去者，有買山資足而去者，公游上幕何屈，居明時何畏，強於力何憊，貧而廉何足。由由然而就，舒舒然而去。愛士者求我，我辭焉；當國者致我，我避焉。漫乎仕，有元次山之風；確乎止，有邴曼容之志。陽巖之誄有曰：「早不求舉，晚爲逸民。如公高尚，世有幾人。」真篤論也。余自楚東爲僚，知其心而愛之。閑居相望，倡酬之筆，還往之書成帙矣。去秋聞以蹶傷，亟問亟答，殊無它苦，輿以兩竹，日涉自如。忽以訃傳，曰俄而逝。吁，惜哉，死生之際亦異矣。今以己巳中春八日甲申，葬公龍窟山之岡。娶林氏，贈孺人，先公歿三十有一年，合窆焉，治命也。三子：垓、國安、寅之。二孫：壯孫、定孫。女孫七。是宜銘。銘曰：

五幕之游〔二〕，三徑之適。名齊二疏，壽踰九秩。彼窟誰營，崇以數尺。彼車何送，來者千百。老而康強，去不寢疾。幾能如斯，允矣見一。《虜齋續集》卷二一。

〔二〕幕：原作「墓」，據文意改。

陳夫人墓誌銘

咸淳二年九月

夫人諱善堅，世居福清蘇溪。湖北計議陳公煥，其父也；儀真貳車丘公升，其夫也；莆陽李曹應甲，其子也。儀真歿，李曹方齠，夫人守貧課其學，壬戌擢兵科。夫人喜曰：「吾無愧吾夫矣。」尉崇安，夫人訓尤嚴，每曰：「重囚之死生，羣盜之重輕，其獄自尉始，是之不審，徒廉爾。」秩滿得掾，夫人頗以便家喜。歸至建，驟得疾，隨愈，抵舍如常時。無何，疾仍作，年七十二。卒之日，咸淳丙寅六月二十有八日也。儀真兩娶，前夫人林氏一女，夫人一男二女，庶子一女一男。應斗治命爲其弟井後。四婿：登仕郎吳之遂，武經大夫、淮西副總管李應龍，顏襲公，黃衷。一孫真錫。儀真與余同里同師，又同年進士，余嘗狀其本末矣，葬龍山，先夫人二十八年。卜以九月十七日祔。甲也以銘請，余曰：夫人盛年，嫠貧自守，有共姜之節焉；拊諸息，其愛均，有程母之慈焉；訓理曹，以學進，有翟母之賢焉。是可銘也已。銘曰：

嫠而居，成其孤。老而殂，從其夫。驥有駒，大其間。遲有需，榮其墟。《膚齋續集》卷二一。

潘左藏墓誌銘

咸淳五年七月

咸淳五年五月十五日，靖州太守、左藏、開國潘公年八十九卒，其孤公助以狀來請銘，曰：「此吾兄告院公湜所作也。」余讀之悚然，曰：「公輩行高而得閒久，余後進也。景定甲子，始拜公於里第，挹其容，聽其言，知其爲鉅人長德也。而公於湖湘知名許早，治兵料敵，獨有古名將之風。賞不償勞，以老自遜，世之負公多矣，而略無幾微見於辭色，賢矣哉！」遂叙次而銘之。余雖荒拙，忝前史官，盍紀其事，庶公之尚有傳也。惟長樂之潘，爲閩大姓，實唐御史中丞季句之後。徙而城居，著籍閩邑。衣冠之盛，自五世祖通奉公常始。宣義郎、建州教授、贈朝議師孔，於公爲曾王父。朝奉郎、肇慶府、贈太中飛英，於公爲王父，晦翁以「種德」名其塋者是也。朝奉大夫、兵部郎中、贈銀青光祿子韶，則公皇考也。銀青三室，前後兩朱氏，公母周夫人以夢得之。生而三乳，頗有異質，銀青酷愛之。初補將仕郎。銀青歿，事繼母，人以伯奇悲之，屏而不怨。嘉定辛未，銓調常德龍陽尉。朱夫人歿，終喪，爲黃巖買納鹽場，以廉謹得譽。丞郴桂東。時東南盜作，如蟾如蝟，江西舒慶二、黃十五，吾閩晏頭陀、羅五官，郴之高垓，衡之妙甫則、扶友嵩、謝了負、包全、李纂九，皆其最桀黠者也。自紹定己丑，朝廷調兵遣將，憂勞凡數。此邑萬山之中，爲湖南、江西、廣東三路門戶，乃黑風洞羅李二巨賊窟穴也。其民暴悍易動，小忤意則刀鞘四起。臺閫以公辟，公曰：「辭難非義也。」

慷慨就職，一以赤子待之，民安其政。俄桂陽寇急，權令盛桂以城危告，公曰：「解圍不如擣虛。」自提官軍義勇入戰洞中，簿、尉何琛死于陣。公之氣愈厲，相持巖谷數日，出奇掩襲。高垓賊先奔，諸黨隨潰，桂陽圍遂解。諸公益知其能，遂以招撫一委之。公曰：「屈以力易，得其心難，吾爲張綱可也。」單車造賊地，不以兵自隨。羣獠章章，競出迎拜，曰：「我儂非敢弄兵，以自速禍。常時不堪侵枉，使我至此。公生佛也，今惟令是從。」公停馬留食與語，惻惻然曉譬以逆順禍福。聞者相顧泣下，送公還邑，巢落幾空。辭拜之際，有出而言者曰：「我儂何以報公，苟有驅令，願爲朝廷盡死力。」皆舉手加額而去。諸峒聞風，相繼聽命，公知其可用矣。適廬陵守趙公彥覃、江西憲魏公大有以檄求援，公遣七甲義士助之。於是舒慶二自隕，黃十五乞降，臺閩皆以義士功居多，爭上其事，得旨因任改官，理爲須入，仍與陞擢差遣。公又爲之儲粟治藥，創立義塚，使飢者病者死者有資焉。然後傷死事之家，旌孝婦之節，以揉其心；新學校之宮，還教導之員，以回其習。于時蠻俗，爲之一變。添差通判潭州。朝廷知公得溪洞之心，留之於此，蓋有待也！嘉熙丁酉，酉爲邊禍烈，史制垣檄公以七甲三洞策應。公即日就道，點集壯勇八百人直抵壽昌，突圍以進，北酋驚顧曰：「赤脚蠻兵來矣！」或守月城，或戰清淮門，我軍屢捷，敵遂退。制府上功，得旨，全軍補轉三官資。赤脚蠻之聲遂振於境外。當是時，公之名於兵間何如也！秩滿，除監左藏東庫，人謂公鄉用矣。無何，出守潯州，衆以爲訝，而公自視猶若欲然。在郡孜孜，如理家事。以嶺民去天遠，疾痛不得上聞，切切然毛縷診治之，損例卷，損浮費，代其民輸夏稅一年。帥謝公達狀公治行，累數百言上之，不報。繼知韶

州，以父諱辭，改梅州，未上，朝以黃平爲慮，改知靖州，公亦喜於自用。初，公以潯陞辭，援漢唐蒙、晉董元二事，痛言蜀廣可通之路，黔鬱共下之江。時幹腹之傳未的也，先事之見已如蓍龜。及抵渠陽，訪求大理、自杞蹊徑，嚴加防遏。曾未三月，以侍御史周坦疏罷，公論惜之。歸食崇道祿，尋擢廣東參議官。時有諫官居寓里者，欲請大奚山墾田，同僚憚其聲勢，噤齟閣筆。公獨奮然曰：「此盜窟也，居海中心。昔在淳熙，爲朝廷憂甚久，幸而鋤薶，不許生聚種植其間，著在令甲，是烏可許？」其事遂寢，聞者韙之。公諱周伯，字宗之。莊重沉默，即之粹然。無嶄崖異之行，與人極和易。居官不求赫赫譽，而人自稱之。間關盜賊叢中，十一年不徙邑，勞績著甚。亦既登朝，隨以一麾而去。其在渠陽，甫爲邊計，而又斥之。史之當國，其失士大抵如此。老留瘴嶺，非其所樂，於是慨然歸而請老矣。至於開、慶之元，湖廣蠡訐，向公所藉之士赫然有聞，臨陣爭先，多爲朝廷死節；而主其兵者羅詮，亦公在邑時薦之帥垣，留之飛虎者也。縉紳之士，以此爲譽，而公絕口不自言，公朝亦無知者。此余所以爲公恨也。優游里社，歲晚康寧，人以爲造物所報。門無雜客，時與鄰曲年德相若者往來，樂以忘憂，至於沒齒。人無遠近，以「潘佛」稱，尚德哉若人也！積階朝議大夫，閩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劉氏，繼趙氏，庸齋忠清公女兄也。子三人：長公湜，故通判撫州；次公助，漳州推官；次公崑，將仕郎。女二人，楊某、趙某其倩也。孫男四人：成祖，將仕郎；廣祖、興祖、彰祖。女孫四人。其年七月二十有八日，葬洪塘山之原。銘曰：

士於今世，患不知兵。既仁且勇，如公幾人。一紀于郴，七甲三洞。何以得之，惟公所用。

彼獠所穴，白刃如林。單車直詣，示以赤心。人獮以禽，我視如子。所以其人，爲公效死。援淮之役，自將往還。敵亦憚之，曰赤脚蠻。上功雖頻，賞功何薄。曾是登畿，亦爾落落。天南何所，一再易麾。渠陽甫至，又以斥歸。邊猶未寧，失此偉士。俾之得閒，幾二十禩。勞而不報，所得者年。一身之嗇，百世之延。伊昔公家，名以種德。是又種之，以銘以勒。《膚齋續集》卷二一。

劉夫人墓誌銘

咸淳五年十二月

夫人之子必整辱與余子泳游，且嘗問詩於余，余愛之。己巳秋，居夫人之喪，識其事與家世銘狀，介泳以來，且曰：「吾父沒，整也釋，不得銘。今吾母棄我，不銘不子矣。」余讀而悲之，抑自念曰：夫人之二祖，龍溪、東萊實銘之，奈何敢？雖然，不忍辭也。夫人生名家，自荆溪徙武川舊矣。高祖光祿公諱滂，太常博士，守盱江，全家死於難。汪公藻合諸賢奏其事，高皇帝惻然優贈之，汪爲誌辭甚哀。曾祖梧州刺史，諱墉，早退，有重名，呂公祖謙甚高之。祖上元令，諱續。父諱琮，母趙氏，房公元孫。歸於趙，朱陳之好也。夫人諱孟溫，幼小有見聞，言動應準繩。在家爲賢女，既嬪爲賢婦，既嫠爲賢母。檢法登己丑第，初調晉陵尉、嚴陵征官，皆以憂不及上。再調丹徒簿，秩滿爲毗陵錄參，改差浙西檢法官。將就班，卒官下，生事索如也。夫人奉其輅以歸，爲塋爲庵，事事整

集。痛其夫之出門折軸也，勤苦治生，以起家屬。其子璠，幼，章句自授之；稍長，延師極勤敬。既壯，縱遊四方，取友當世豪俊，費雖厚，不少靳。時以聞人相與言歸白膝下，夫人喜見顏色，必勉以毋倦。初，檢法該祖澤，遜其弟撫州汝鰥之子，撫州痛其兄，迄以遺澤奏璠也。丙寅，銓得通州海門簿〔二〕。夫人每訓之曰：「汝曾王父鼓院、王父司理與汝父皆由科目選，不應以此自畫也。」海門將問戍，夫人以疾卒。夫人嫠居二十年，治家如烈士，教子如嚴師。自飾去其華，時祀竭其敬。接內外嫻族有恩，待賓親上下有禮。戊辰上元中夕，俄感疾，危甚，禱而愈，謂璠曰：「吾爲終計，百需已具。今雖精強，明年今日猶及見否？」言之不戚，若有前知，達矣哉！生嘉泰四年，卒咸淳五年，其日正月初六日。是歲冬季庚寅，合葬于太平鄉白峰講堂山之原。男璠也，孫良畛。銘曰：

嫠之劉，唐巨族。以節名，死光祿。世積隆，其文郁。夫人生，陶染熟。婦德全，慈訓篤。

嫠而居，儉以足。二十年，甘守獨。一甲子，餘數六。養有期，皁不復。講山原，爲夫卜。祔于茲，後來福。《庸齋續集》卷二一。

〔二〕「通」字原缺，按《宋史·地理志》，海門縣屬淮南西路通州，據補。

徑山偃溪佛智禪師塔銘

咸淳四年

景定四年六月十四日，徑山佛智禪師廣聞示寂。遺奏聞，皇帝悼惜，賜錢助葬，塔在大明山下，以大明名菴〔一〕，御書其扁，且給田以食守者。嗚呼盛矣，非師能賢，穆陵豈輕畀哉！師於余爲鄉人，初得其名於鄭丞相所爲《偃溪序》。壬戌還朝，始見於京。疏眉秀目，哆口豐頤，道貌粹然，出語有味，益敬之。東澗侍郎湯公於師尤稔，每相與言其賢。方聞其病，即以書別，余與東澗俱爲文以奠之，東澗筆甚奇。南歸五載，其徒普暉來溪上乞銘。狀曰：師候官林家子，世業儒。母陳氏夢僧伽振錫入其室，娠而生師，貌與像肖，人曰僧伽再來也。劍負未言，見佛即合爪。稍長，誦書如流。年十五，父母以夙緣，俾從小父智隆於宛陵廣孝〔二〕。十八受戒具〔三〕。初謁印鐵牛，印名具眼，深奇之，曰法棟也。徧參諸老，與少室睦，無際派追隨甚久。卒嗣琰浙翁。初見於天童，針芥雖投，自知未穩〔四〕，去，再見於雙徑。翁知梅將熟矣，迎曰：「汝來耶？」一夕坐簷前，聞更三轉，將入雲堂，曳履而蹶，如夢忽醒。翼朝造室，翁舉趙州洗鉢語，師將啓吻，翁拄止之。平生疑情，篋下冰釋，機鋒自是不可當，叢林曰，有兩浙翁矣。紹定戊子，四明制闡胡公以小淨慈致之。郡有貴公謀竊寺後，時安晚當國，師以詩馳白即行，相苦留之，事遂止。無何，移住香山，相功德寺也。相還里，又移城之萬壽。貴卿名士，爭先游從。晚每至忘歸，爲師作序，此時也。乙巳，雪竇虛榻，制闡顏公以師

聞，如奏敕下，此山給敕自師始。上又親灑「應夢名山」四字以賜。戊申，移育王。辛亥，移淨慈。時教家有挾坐禪宗上帥，奏疏百言，條析明備，上是之，詔仍舊。時璫焰方熾，師以理折，聞者敬服。甲寅，移靈隱。丙辰〔五〕，移徑山。寺更兩燼而復，始務速成，傾漏相仍，日費苴補。師始至，歲仍儉，輟衣孟以贍來者。厨堂忽敗，撤而新，獨雄於一寺。其有爲之功不苟類此。庚申〔六〕，賜號佛智。舊莊二所，指水爲田，東餉按籍索租，害此寺二紀，師爲奏免。踰年，又以和羅病告。穆陵雅敬師，每請必俞。師雖於世泊然，而所居利興弊革，不可盡書，賢矣哉！連住八山，幾四十年，誘納其徒，證悟者衆。海東夷相叩請書沓至〔七〕，師之道化遠矣。病中危坐如常時，問疾往來，與語不倦。將終，獨以急明己事爲門人戒。侍僧求偈，麾去〔八〕，益請，書十六字而化。時方炎夏，飛霞紛紛，非積行所感乎？住世七十五年，坐五十八夏〔九〕。其壽若臘，與佛日同，金書菴名，共一「明」字，聞者異之。師襟量素宏，與人和易，所至緇徒雲集敬慕之，沒齒無疾聲遽色。遇事雖劇，處之如如，不逼而成，隨願必應，他人不可學也。或疑主法過慈，其弊也弛，余曰：百丈規則嚴，南陽門戶大。臨濟峻峭，雪峰粹夷。教雖不同，其道一也。師以身率，何弛云。余雖交師晚，而知師深，是宜銘。銘曰：

振錫何人，再來何故。夢覺何分，歸游何處。無爲有爲，一手呈露。全提半提，八會言句。我翫我珠，無汝喜怒。汝傳汝薪，自我來去。大明峰前，遺蛻所寓。枯木衆中，法髓誰付。金字扁題，龍君呵護。百世之藏，與龍共住〔一〇〕。《虜齋續集》卷二一。又見《偃溪廣聞禪師語錄》卷下

（《續藏經》第二編第二六套第二冊）。

〔一〕名：原脫，據《偃溪廣聞禪師語錄》補。

〔二〕廣孝：右引作「光孝」。

〔三〕具：原作「其」，據右引改。

〔四〕穩：原作「隱」，據右引改。

〔五〕「移靈隱丙辰」五字原脫，據右引補。

〔六〕庚申：右引作「辛酉」。

〔七〕請：原作「讀」，據右引改。

〔八〕麾：原作「靡」，據右引改。

〔九〕坐：原脫，據右引補。

〔一〇〕此句之後，右引尚有「斯人也無以愧於斯銘也，斯銘也無以愧於斯人也」二句。

鼓山愚谷佛慧禪師塔銘

咸淳五年

愚谷名元智，枯禪法子，密菴二世孫也。枯禪道眼高，師初從枯禪於鳳山，叩請甚勤，禪已奇之。去而游方，謁浙翁琰於雙徑，謁少林崧於北山，留掌記，有聲稱。少林移徑山，枯禪嗣席，師喜

曰：「青鳳山前事未竟，今竟矣。」禪至，仍掌記。俄而機契，萬境如如。禪移天童，甫至而寂，師往奠，有偈甚悲。其詞曰「擬擘春雲作錢楮」，傳徧諸方，曰「石屏風又題破矣」。歸留南北頗久，妙峰、石田皆以座元挽之〔二〕。石田病，貴璫當至，俾師領客。璫有數問，師與語，要而明。璫以密聞，名徹中禁。其人約師一見，師力辭之，一衆驚服。嘉熙己亥，出住吳門薦福，移翠峰，又移毗陵芙蓉，道價日隆。辭歸靈隱。寶祐某年，泉守以法石致，三夏，遷西禪。寺久廢，師興之，增築二莊海田，曰福清太寧、長樂大澤。居六年，俄退席。踰歲，帥閩竹居王公移處剡。甫一夏，以病告，退老東菴。咸淳丙寅正月十七日，跌坐，書偈而化，壽七十一，臘五十八。塔于鼓山南院。師生薛氏，世爲長溪儒家，廉村薛補闕之後。年十四，治書，筆穎出。非其所好，出家邑之清潭。二十受具。道貌充然，識踐兼美。淳涵愈富，退斂若虛。和而有容，犯亦不校。其所造詣，未易涯涘。余初得師於冷泉，余老溪上，師自法石北來，一見良喜，自此書問不絕。師素寡言，每見，默然以意相怡悅。余多方外友，師尤質重者也。師沒三載，其門人九峰某謁銘於我，語愴然，曰：「吾無以報吾師，師不得銘，吾弗子也。」余知師之賢，而多某之義，遂爲銘曰：

欲然而虛，雖有若無，是曰愚。淡然而足，雖下不辱，是曰谷。有劣其崇，有萃其封，我誌

此翁。《虜齋續集》卷二一。又見《鼓山志》卷九。

〔二〕挽：原作「晚」，據文意改。

前天竺住持同菴法師塔銘

咸淳三年

錢塘上天竺，諸教寺之冠冕也，位置其人，亦猶五山之雙徑焉。況是六龍駐蹕，大士之奉尤嚴，主席之來，必有宸命，疇咨聲望，畀予不輕，故先後相承，多其宗大尊宿。若同菴，則其一也。師諱允憲，越之暨陽劉家子。母楊氏夢僧入室而師生，以爲再來人也，少即緇之。初游育王，有老衲具眼，曰「子緣在台宗」，且教以鄉往。遂從逸堂某於西山，又從北峰某於超果。精勤十載，洞造其微。於是學侶奔趨，爭就爐錘，名山虛席，迭求致焉。自台大龍，歷秀廣福，與台白蓮，遂由鄞之延慶擢主上竺，乃探名於大士得之。師嘗兩爲座元，一衆心服。居八載，軌行之化，私淑門徒；有爲之功，徧新堂宇。淳祐一再明裡，隨禱隨應，兩遷左右街，穆陵特旨也。初成傑閣，以超諸有，海賜名「宸奎昭回」，亦惟師是寵。丁未季夏朔，祝香甫畢，就與清衆語違，人皆駭之。翼朝書偈趺化。留龕旬浹，危坐如生。報年六十九，夏五十三。葬寺之東。其徒以師沒二十年，塔未有誌，介古源清來請。余曰：佛學莫難於頓悟，台宗尤妙於講明。苟獲造其玄微，豈必離於文字？能窮玄辯，何鈔疏之俱焚；既悟此心，寧法華之自轉？即師所學，觀其終始，豈非雙修之全功、圓位之極致歟！遂爲銘曰：

南北互興空有汨，龍勝之傳佛隴出。二溪而上肅也述，玄珠相付同一佛。上竺自唐爲法窟，累朝妙選多人物。同菴八年玉柄拂，見地光明語剗剗。往來如蛻沒不沒，書以傳之鑱巖峯。千載

宗傳指可詘，來者伊誰覓靈骨。《庸齋續集》卷二一。

林孺人墓誌銘

古囊山之前，有處士曰蕭宋珍，其室孺人林氏，玉融鏡江人也。爲處士繼室，以賢名。余嘗造其家，處士父子皆龐眉皓髮，有古君子之風。其翁精於內典，嘗寫《華嚴》盡其帙，余與後村爲之跋。處士好善如迺翁，輕財樂施。孺人力助之，雖厚費無靳也。其平生可稱者，於公姑盡孝，於賓親盡禮，於鄰里上下盡情，人無親疏遠近，皆敬譽之。處士以次子留上庠，遇裡恩封迪功郎，戊辰轉承奉郎，賜緋魚袋，林氏封孺人。年七十五，某年某月某日以疾終，某年某月某日合葬某山之原。子二人：長桂芳；次桂發，爲存心長，升前廡，擢戊辰龍飛第，調泉州教官。孫四人：麒、麟、福、巖。桂發未歸而承奉沒，甫歸而孺人沒，痛父母之不及榮養也，爲承奉求銘於後村，乃以此見囑。兩謁余溪上，余悲其志，而知其家世之賢，亦樂爲之書。銘曰：

承奉之妻，廣文之母。善積于躬，福貽爾後。誰其銘之，竹溪老叟。《庸齋續集》卷二一。

全宋文卷七七四二

林希逸 一七

崇禧陳吏部墓誌銘

咸淳三年四月

咸淳二年十二月二十有四日，崇禧提舉、宮講、吏部、開國陳公夢庚卒。前三日，猶以手簡至溪上，索余《考工口義》，曰：「吾疾少間矣，願見此書，幸毋靳。」余汲汲復命，而公之訃聞矣，以程度之，至纔一夕。余與公交三十年，此帖爲絕筆也，嗚呼哀哉！其孤卜次年四月三日畢葬事，以國史武諭陳自齋之狀來謁銘，且曰：「吾父生平酷嗜書，雖病不廢卷。得《考工傳》，良喜，扶頭繙閱，至疾革後已。」公真生死文字間矣，嗚呼哀哉！公少以文名，年二十一拔胄解，三十三擢甲科。教授潮州，秩滿，堂除廣西漕幕。人訝其遠，謂廟堂抑名輩，公殊不屑意。代還，安晚鄭公當國矣，遂得幹辦浙西運司兼會子局。校藝省闈房中，所得多佳士。俄以考舉如格，注廬陵縣，鄭公曰：「非所以重科目也。」創員提舉會子庫，比內職，以處之。鄭免相，除奏院，公以未試邑辭，改太社令。甫兩

月，臺評去，以公安晚所敬，疑其爲黨，添差通判泉州。吏於泉，多以珠犀自污，公屹立如冰霜，大商豪姓敬遠之，人目爲古老通判。垂滿，又以臺評去。公朝知彈者修同幕之怨，甚不直之。踰年，遂添倅廬陵，實文清李丞相當筆。廬陵舊有督府賣鹽籬錢，終歲，緡以萬計，公曰：「毋貽患他日。」悉還州家。未幾，漕臺積等驟索，郡無見儲，良窘，人服公遠見。董秋闈，與諸房以不重膳爲約，遂洗累試鬻舉之疑。知和糴素病民，屏絕符移，但委攬家分勸，民不見吏卒而辦。諸司皆高其才，檄攝撫州。前將交頭諸帑多虛數，公留其緘鑰，別爲出入兩簿，自領事日始。比去，盈縮了然。綱米敷船〔二〕，歲擾且滯，公造巨艘十二，先半載出深潭以俟，徐以小舟運足之。舊以秋期，是年四月至，總吏以爲六十年未有也。其長於吏事率類此。除檢院，免，得貴州，母喪止，知惠陽。至之日，有重囚，連逮在犴人二十九，前死者不計也。公曰：「韓必和，贛客也，去管下九年，而後韓達訴。無尸無證，徒據黠卒陳猛一言，詰之，則曰傳聞也。見且疑，聞而信乎？」改委貳車審鞫之，得其情，二十九人皆釋。前在撫，宜黃人有得罪於父而縊死者，縣囚其父三月，公亦一閱而縱之。仁而能斷，聞者以爲法。便民奏上，列二事于朝。其一曰：惠民苦贛商之害，名爲販負，實則暴客豪奪，必空其廬。忿激多死於鬪爭，而誣訟捕繫尤擾。若如淳熙守臣吳褒之請，乞令汀、贛二州團保伍，與憑由，出入稽諸，一人有犯，同保共坐。其二曰：博羅石灣介廣、惠之間，海寇以爲窟穴，出沒如鬼。雖嘗置寨，籍缺而力微。乞從經司撥水軍三十人，部以一將，兼博羅巡檢，生券州給之。公爲惠政俱可書，此於慮民尤遠。議雖未行，識者韙之。惠人像公，祠於豐湖十賢堂。歸得汀州，除宮教，道除太

府寺丞，就職，兼莊文府教授。對班，首疏言：「今天下固未亂，而亂之形已具，國勢固未危，而危之證已成。內外患交攻，公私儲俱竭。雖未有徐樂瓦解之慮，而有賈誼積薪之憂。」又言盜賊夷狄之禍，曰：「鹽禁過密，荻浦變生，掇鹽害滋昭。夫嘯聚在內，則有綠林相挺之虞。整居寶峰，必謀掩屬〔二〕；板築光化，意在圖襄。城亳邑以窺浮光，陷大理以搖廣右。在外則有日蹙百里之辱。」皆當時諱聞者。言官丁大全甚惡之，遷司封，即劾去。穆陵知其非辜，玉音予祠。時寶祐五年也。大全敗，前惡者皆召，公曰：「吾倦矣，甘老林泉。」四請祠廩。爲詩示其子，以「銅臭不如書香」，「稱善人，勝官呼」爲訓。其始終操趣蓋如此。公嘗自謂：「吾年七十七爲厄歲，十二月爲厄月。」果如其言。官至中奉大夫、閩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所作詩文多不自珍惜，僅存者，《竹溪詩》一藁至五藁、《羅浮倡和小集》，摹傳矣。又有《笑林》若干卷，《竹溪雜藁》五卷，藏於家；《坡詩會箋》若干卷，刊於惠。《笑林》自志出處也。娶劉氏，封令人，有賢操，白頭相與如賓，先公一年卒。葬所公自營，今合窆焉。子攸，承直郎、漳州判官。孫溶，將仕郎。孫女三，婿曰將仕郎林溶之，修職郎、新徽州績溪縣尉趙必埴，一尚幼。公偉人也，學問有源委，取舍義利明。其在桂林，兩幕皆以征黎受賞，經帥憾公護漕鹽，獨遺之。有勉其致禱者，公曰：「吾寧失兩官，禱，辱也。」其在京漕，衛公經諾以京剡。適有嚴陵宗姓爭嗣者，衛決矣，公以理爭之。有疑掇怒者，公曰：「吾寧失一削，爭，職也。」此其所以自立，亦其所以自困。使能少貶以徇流俗，其達也久矣。大資可齋先生實公從祖，辭榮高蹈，爲今丞相所敬，屢謀起公，而公以知止告。可齋曰：「景長能如是，吾家有二隱矣。」初號竹溪，

晚以隱名堂，蓋取諸此，余所記是也。公姓字居上流，嶽崎四十載，僅一刺郡、兩登朝，通不及一考。人皆以爲恨，而公春媚玉明，由由自適，寄所懷於聲畫，視退猶進也，是惡可與寡淺者道哉！余初識公于京，計幕之廨鄰余寓屋，每夕共坐燭影下，評談古今文字。公眼目最高，辨難往復，時中肯綮，必相握手歡笑。夫人喜具觴茗，隔簾時曰擷者錚錚矣。去歲秋，謁公里第，公雖少癯，眼光爍爍，劇談縱飲如常時。間及京華舊事，相顧愴然。豈知幽明訣竟以此日，余又何忍爲斯銘，又何忍而辭斯銘也！自齋工於文，狀公本末，詳而有法。余哀思涸，姑述其概云爾，因系疇昔所以相與者焉。嗚呼傷哉！銘曰：

義江古靈，閩之夫子。五傳至禾，義山金紫。禾生良臣，理曹公祖。宗仁太中，是爲公父。母也碩人，考諤林氏。二李齊名，諤之昆弟。中外兩家，有文有道。少長熏磨，所詣者奧。既名於時，且翔且止。胸中光芒，所吐能幾。藁雖可傳，事雖可錄，淵其淳涵，見者毫粟。歲晚自怡，更號一隱。我散其樗，彼榮者莖。是身如雲，朝聞夕可。矧味其腴，吟嘯至老。渺素綬橫，孤翠筆聳。千載不蕪，一隱之隴。《虜齋續集》卷二二。

〔一〕網：原作「網」，據清抄本改。

〔二〕屬：疑當作「蜀」。

宋知縣通直陳公墓誌銘

咸淳二年十一月

咸淳二年四月，乳源陳君之子夢龍以書抵溪上，曰：「吾父尉尤溪，丞連江，掾英德，令乳源。東廣以架閣檄留，乙丑，如京鈔已上，俄得疾，致其事，進階通直，賜緋魚。命下而卒，時十一月二十七日，春秋五十有一。東軒大儀常公挺爲吾父書壙石矣，願有銘。」僕辭焉。九月，又書曰：「吾爲吾父卜窆，初以五月，痛其未得銘也，改卜中冬丁酉矣。吾父生無以騁，恐死在湮泯，將遺憾九京，是吾父有子猶無子也。」余爲之惻然曰：君向自連川，來攝玉融，有賢聲。其歸也，余以詩餞之。去而爲掾、爲邑，皆以廉白名，英、韶之士至今稱之。龍也雖不能條其事，而余聞之審。況寓齋寶章，以學問起家，仕更麾節，而宅不過一區，田不盈百畝，待制陳公譙大書「公勤廉儉」四字褒之，參政徐公榮叟狀其出處，亦以廉許之，建安名前輩也。君以父仕，守其學終身，忍貧以死。昔人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自以爲不及。君一廉如冰雪，所至歉然，未嘗以此自多。其在吾邑，却例卷，謝私覲。嘗敬而譽之，君赧然變色，曰「無是」，余於是知君家父如威、子勝質矣。龍也圖君之不朽，不遠數十舍，專倅一再至，不得銘不葬，其志與李方叔同。豈猶不以屬雪堂，僕何取？知君世貧，無以求於顯者，憐龍之志，遂爲銘云。君諱焯，字仲明。寓齋公諱梓，朝請大夫、直寶章閣、江西漕、知隆興府。母鄭氏，贈恭人；游氏贈恭人。君，游出也。一子，龍也。銘曰：

將相里，溪之陽。林石坂，君之藏。再世賢，閭而章。銘以詞，傳彌芳。後之人，表瀧岡。

陳判官墓誌銘

君諱介，字方叟，世爲福清人。自古龍徙龍津，則高王父某也。曾王父洪業，王父士表，父侃，皆以積善名其鄉。君生五歲而孤，母氏督教甚至。初從學尚右鄭公，有能賦聲。鄭公，世所傳八韻活法者，名師也。長事樂軒于網山之里。母氏外家龍江，實與網山爲鄰，遂徙而居焉。君既有聞於樂軒，不以場屋爲意，年三十不應舉。人問其故，曰：「吾早孤，母子相依爲命，吾親老矣，何忍一日離膝下？」終曹夫人之喪，己酉，始就舉。庚戌，與其子巖石同補上庠，兩拔解，擢開慶己未乙科。時鶴相當國，仇名士，君廷對語切直，考官懼而抑之。調三衢戶曹，偶縮戍，遲半載始往。至即却砂地粳糯例錢。秋場受納，每石有買口錢二楮，君笑曰：「口可買，心可買乎？」攜去之。後果毅軍閔，郡誅其渠，汹汹猶未已，委君詣營諭之。衆歡然曰：「是不受錢司戶，吾曹請好米，敢不聽命。」臺府多委送，每以理折之，且委曲訓諭，以還其天間，有彼此釋然而去，或兩造俱罷，雖負者亦服。其議死獄也，必爲囚者求活，死者求冤，曰庶幾兩無憾。常邑詹寇成於幕客魁吏，君深憂之，力言而不聽。變作，登陴守捍，君獨當所必攻。事平辭賞格，不獨受，人益賢之。前是謝公奕中禱雨久

未應，以君純篤，曰爲君走靈山^(二)，隨車霑濡，郡人曰「司戶雨」也。甲子又旱，君白郡侯曰：「旱之虐者天，政之虐者人。減五邑之賦，天必雨。」王公已欣然弛其半，雨立應。嘗攝邑山^(三)，時諸鄉多盜，君謂尉曹曰：「此飢民耳，毋庸激，但以禱雨爲急。」既得霖，糴無閉，盜果息。邑素煎熬，君守之以廉，期之以信，月解未過，以俸代之。守曰：「江山果難乎，陳戶何優也！」諸臺專吏橫，舊苦之，君攝倅，不爲屈，屢直於使家，來者以戢，私曰：「此強項司戶也。」在職三年，四易守，寬猛雖不同，君處其間，隨事救正，無不敬之。秩滿，擬以職幕辟，辭不就，留八月始得去。外移潮州判官，憲王公似素昧刺，以浙東憲幹書幣造廬，君苦辭以謝。杜門課諸孫，寄情歌詠，於世漠如也。忽一日，自吟曰：「了知傳菜日，仍是破瓜年。」時咸淳乙丑，君年六十六，其子以二八疑之，驚問曰：「何爲作不祥語？」君笑不答，果以十二月二十三日無疾而逝，實立春次日也，君蓋前知之矣。娶鄭氏，子一人，巖石，修職郎，改差建寧府學教授。女一人，適登仕郎劉嗣翁。男孫二，女孫二。將以某年某月卜葬雲潒山，其孤以銘請曰，君治命也。余雖與君同邑，先後出樂軒之門，久落江湖，而未及識。壬戌，被命還，即舍道行柯山鄉落間，聞父老誦戶曹之賢，有曰「活菩薩」者，心甚異之。既見，則知粹然古君子也，嘗以其名上於朝。越歲南歸，又一見。既而聞君兩辭臺郡之辟，所守甚堅。今世之仕，爭歲月，校分毫，若不復有明日者，而君所守如此，又且怡然死生之際，非學問之力歟。樂軒之門寥落久矣，使其年幸而及耄，使其學幸而及試，豈不爲程門尹和靖，獨殿諸老，以壽斯傳。天不慙遺，惜哉若人也！君之子既爲家傳甚備，余因取其大者書之。銘曰：

書而臞，道而腴。名以文兮雙宇，譽以政兮三衢。却當涂之羅致，甘遠次以舒徐。棲心恬知之養，蛻身夢覺之遽。夫是之謂樂軒子之徒。《虜齋續集》卷二二。

〔一〕天間：疑有誤。

〔二〕君：疑當作「吾」。

〔三〕邑山：疑當作「江山」，衢州屬縣名。

張屏山墓誌銘

咸淳三年

嘉熙庚子秋，余以溫陵掾入漕闡撤棘，有士頎然闖門者，視其刺，則張君持之也。坐而語余曰：「吾爲屏山書室，以聚鄉俊秀而學焉。貧不自給者，買濠田一莊以資之。今已成，願有記。」余曰：「建爲往來之衝，名於時者日過門，何取於僕？」再三謝不可。既而謁其居，則山之環者如屏，前後左右位置各有思，喜而諾之。自此相與三十年，知君上世家昇州，唐曲江司徒之後。南徙伊莘，遂爲建人。嘉祐以來，擢科第者相踵。曾大父穀，三舍貢士。祖某。考某，贈迪功，母謝氏，封孺人，開禧裡澤也。君字立叔，生十四歲而孤，與孺人依外氏湘潭令尹居溪濱，後移屏山下。初從永嘉李公曼卿、蔡公幼學授《春秋》，同門生謝公汲古、周公端朝皆推先之。齊堂倪公領郡，親課學職員，君爲

首選，擢以學錄，極加器重。君行醇而學博，里人執經席下，去而顯者甚衆。居孺人之喪，嘔血幾毀性，遠近以孝稱。庚寅、辛卯，君損廩質家，活千餘家，人呼爲生佛。招使抑齋陳公素寡與，獨約二使者訪君於書室，歡飲留詩而去。君雖筆硯未靈，老不釋卷，晨興必誦《周易》終帙。持身治家，有古君子之風，性喜施予。建寧縣學廢，堂廡爲蔬溪〔一〕，雲際寺荒，山行苦暴客，君一手倡成之，邑士、行旅至今以爲德。晚號屏山居士，築精舍於青雲峰，即梨山也。淳祐己酉某月某日，留詩一絕，無疾而逝，享年七十有六。有詩兩卷，名《意藁》。其年十二月五日壬寅，葬青雲中麓，君自營也。娶提點陳公扃之女。男瑜，先公十二年卒。孫男二人：康，松年。女一人，婿莆田葉丞仁甫之子弘祖。曾孫男三人、女一人。狀其事者，門弟懷安簿黃夢吳。咸淳丁卯，松年以文學守勅，應莆陽趙使君之招，道溪上，袖以求銘。君於是歿十九年矣。讀其狀，思其人，恍如初見時也，爲之愴然。又喜松年好學工文，能紹其業，知君之有後。銘曰：

屏山之下，昔君書舍。梨山之前，今君墓田。君窮於世，酷愛者山。以吟以樂，生死其間。曼卿芙蓉，純父長白。君今何歸，必如歐、石。此山長存，君則不死。何年鶴還，問君孫子。

《庸齋續集》卷二二。

〔一〕溪：疑當作「畦」。

林夢隆墓誌銘

咸淳三年

國清林夢隆，字德本，惠安丞雷震仲子也。早工場屋語，長富於學。累試不售，居裕如。年四十，闢一室，名強齋，聚圖史其中。理家雖甚勤，巨細必整比，而晨夕諷詠此室，以書自味。爲詩多警語。性嗜古，《寶繪》所儲，《集古》所錄，與涵星割雲之珍，苟有至者，以得爲喜，不計直予之。居鄉，尤樂調人之急，貧而沒者楷之。里士程德正老無依，穀之家菴，死爲之窆。其能慈且義類此。執惠安之喪，衰麻不去體。前兩年，嘗告余曰：「吾卜地醴泉西蔡，營吾繭室。」取香山詩語，名之曰「海山歸處」，余嘗扁矣。今年春，又以詩請余詩之「二」。甫數月，其兄忽以書來訃，且乞銘，又曰：「吾弟孝於親，友於昆季。既歿，猶見夢於吾母曰：『二兒雖稚，弟兄在，何憂？』」余讀之愴然曰：強齋其歸海山乎！因思《中庸問答》，其最後兩言，窮達死生之事也。今君塞於時而不變，愬於夢而不戚，亦強矣，是可銘。君生嘉定丙辰，終咸淳丁卯某月某日，葬以其年十二月某日。母余氏。娶魏氏，先卒十二年，已窆，今合焉。二稚，宗直、宗海也。余嘗銘惠安矣，家世已具，茲不書。銘曰：

海濛濛，山小小。有人焉，強哉矯。嗟爾賢，嗇爾壽。藏於斯，利爾後。《庸齋續集》卷二二。

〔二〕後「詩」字疑誤。

孫夫人墓誌銘

咸淳二年

夫人孫氏，諱汝靜，溫之平陽仙江人，迪功郎叔惠之女，保義郎林棟之妻。初歸時，夫家未裕，夫人曰：「姑向老，不宜自勞，夫力學，不宜自汨，請以身任之。」縱其夫遠求師，養其姑極盡孝。去飾甘菲，朝晡應酬不少懈。苟完矣，始闢其居。保義亦升右庠，人以爲賀，曰：「未也。夫早成名，姑安得壽，此吾願爾。」俄而姑疾，衣不解一年，夜半露香自祈，乞減己算。既居喪，泣血不啓齒，終其制。及保義合選成，擢第上三人，傷姑不及見，語必涕下。保義歸，踰歲即逝。夫人嘆曰：「命也，奈何！」嫠孤相守，勤苦自力，恪意教其子，畢婚姻。未久而女忽亡，悼恨得疾，以景定四年六月四日卒，享年五十有八。初病即曰：「吾數盡矣！」三日凝然端坐而瞑，但囑其子以行好事，振家聲，定力如烈丈夫。性純孝，慕其親終身。母陳氏年九秩，家雖遠，稍暇必歸寧，常問時安否不絕。屏攝之祀，滌視必躬；鄉鄰之急，貸予不靳。歲侵，每平糶以倡，一介不苟取。嘗有輸租多數楮，去而覺，追數里還之。又嘗遺首飾于庭心，知其人，不欲言，衆索，驗得實，夫人曰：「非吾所遺者。」其寬厚類此。死之日，閭里遠近哭必哀。以咸淳丙寅合葬金舟鄉湖原象嶺。曾祖德運，武翼郎。祖大經，承節郎。子一人，煜，漕貢進士。女一人，婿方皞如，今國史蒙之子〔二〕。國史，余友

也，得書爲謁銘。余又聞煜筆力如乃翁，必能大其家，惜夫人不少待也。銘曰下缺。

《庸齋續集》卷
二二。

〔二〕「國」字原脫，據下句及下篇補。

永嘉林國輔墓誌銘

咸淳二年十一月

前之冬，浙貢進士林煜以余友方國史蒙之書乞銘其母，今又以其父狀來，亦余友所作也，且曰：「吾父銘，吾祖母重趼至閩，乞憐於庸齋趙公，留數月始得之。吾父亡，吾尚幼，宰木拱矣，不銘不子也，吾懼焉。」余憐其志，不忍辭。按君先世自閩徙溫，卜居林灣，薛習齋已於南仲之誌紀之。曾大父訓，大父廷翰，父謹，皆以積善名于鄉。君諱棟，字國輔，一字與守。年十二而孤，劬書力學，志亢其宗。甲辰混試，補右庠，歸拜其母，戀戀不忍離。母趣之，君曰：「歐陽四門，雖曰養志，兒願學者陳蕃也。」未幾，母以疾終，哀毀幾滅性。朝晡之奠，哭三載，聞者傷之。既葬，始入京。戊申升舍，己酉上舍，文聲籍籍。既擢庚戌第，學法必需明禋，或曰：君爲鼎魁，不應限此。君恥自陳，東歸甫踰年，得奇疾卒，淳祐辛亥六月二十有七日也，春秋四十二。明年從戎殿廔之命下，不及拜，階爲保義郎。君爲文簡而有法。以諸祖多游陳止齋、樓攻媿之門，議論有源委。其從師取友又皆

當世名人，少時聲價與從兄潮陽宰善補、儀真教思齊相上下。生平一語不輕發，自號訥菴，而扣閭議時政、別忠邪，多爲同舍先。廷策痛言邊事甚激切，謂兵禍甫息，喜功好大，前世覆轍也。時有主議圖邊功者，君故峻折之，末言：「天理人欲限定，則君子小人限定。君子小人限定，則中國夷狄限定。」袞袞數千言，識者謂其有龍川氣骨、無垢學問。使君得試掖垣，必又有可傳者，惜哉！性喜施輕財，救荒調急不少吝。某梁某路苟有病于人，不待告者。築均水堰，復古運河，團保伍，捍海暴，或請於諸使自爲之，或獻以奇策俾行之。使君得用於時，必以勳勞見，惜哉！其睦族有恩，其交友有義，其持身有禮，其教子有方，國史狀已詳。卒之日，無他語，但曰：「死生，命也。使吾少延，得再轉，以貤吾親，吾願也。已矣，奈何！」歿其身，不忘其親，吁，賢矣！娶孫氏，上舍正奏應霖之姊，後君十年卒。男煜也。女嫁方皞如。咸淳丙寅十一月己酉，與孫夫人合葬湖原象嶺，君昔自卜也。銘曰：

聲三舍兮文豪，上三人兮名高。雖橫金兮賜袍，遽埋璧兮叢蒿。志貤親兮不遂，死遺恨兮奈何！《虜齋續集》卷二二。

全宋文卷七七四三

林希逸 一八

秘閣提刑侍講正言陳公墓誌銘

咸淳四年

淳祐甲辰，大政改紀，朝方留意人物，公時有聲於湖湘矣。丙午游克齋獨相，公以體量江湖鹽事稟議尚書省，甫至，條上三說，皆前相施行舊弊也，廟堂是之。既又述建閩之議曰：「國初雖收藩鎮之權，而重邊城之寄，所以藝祖之世，西北帖然。今淮西諸城，日困於敵。謀國不思變通之策，如靖康創四輔，建炎置鎮撫，徒曰昔人剗方鎮以爲郡縣，今不可割郡縣以啓強藩。以桓溫、蘇峻疑當世之人，而不以羊祜、陸遜期文武之士，非識時之論也。」克齋喜，書其紙尾曰：「此論甚偉，國有人矣，終當用之。」除公左帑。甫陞轄而游去，安晚相矣。於是遷六部門，未幾遂除監察御史兼侍講。此丁未七月也。初進講，穆陵曰：「知卿不求人知，此朕所親擢。」公頓首謝，聖意蓋欲用公矣。第一義及鄭簽樞，又言史宅之之橫。時史以宇文融故知求媚於時，遣使四出，名爲括田，委信王疇，爲害西

浙。公議籍籍，諫垣抗疏，柱史直前，史爲掩護，猶得外補。公乞覈其贓，重加鑄斥，朝論壯之。在臺一年，其所彈擊皆天下所不與者，每奏必行。且言：「大臣不持大體，內而筦庫小吏，外而監司末屬，駢填光範之門，中書紊矣。」人尤以爲難言。戊申十月，除右正言，仍兼侍講。公條陳弊事愈力。時史已在樞府，媒蘖尤甚，以言事之臣多侵貴近，指公爲植黨，除大理少卿，不拜而去。此己酉閏二月也。明年，除江東憲，再辭，始就職。踰年辛亥，以部內有簿李某，當路倩也，奪浮屠田畝數百，郡欲媚以畀之，公不可，移文追索急，李毒於朝，免。寶祐元年十月，主管明道宮，抗章引年，以直秘閣致其事。十二月二十一日，以疾終，年七十一。階朝散郎。公諱求魯，字質甫，嘉定癸未進士。自爲小官，恪然有守，所至得譽，且皆有勞效可紀。初調臨海尉，郡罹巨浸，瀰漫城郭，死者相枕藉。猾商乘時聚羣不逞，詳爲暴，邦人大恐。守以屬公，公不動聲色，捕三十餘人，一訊即服。聞於朝，以弭變於未形，宜厚加賞，非公意也。再調漢陽教官，朝論皆言有勞不錄，何以勸，特改承奉郎，丞處之麗水。僞券之獄，誣連大家，鞫者欲以嘗賄吏實之。公曰：「平民被誣，懼禍求脫，此亦常情。事求其當，不可以此爲疑，請精詰之。」其人果無罪，至今像公祠之。知福之閩縣，鄭府家僮逐吏入縣廨，公執而杖，毅齋稱其能，益以賢公。東畎曹帥辟公機幕，敬之如賓友。繼帥意一徐公以公族日蕃，郡稍不給，議請祠牒以濟之，公適當筆。知宗暴人怙藝妄作，素與帥不咸，且嫉公守正，倡言有所裁抑，喉宗子閔公家一空^(二)。公曰：「國無紀綱矣！」拂衣去。道富沙，鐵菴方漕留辟建倅，公辭焉。會堂中有誦公賢美者，時宰曰：「得非前知宗所惡者乎？」除通判澧州。守楊大異以職

事忤孟制，改它郡，朝旨俾公攝之。公尤不屈，事有不便於民，爭不直不已，孟反敬憚之。堂稟之命雖以此，亦不專以此也。然公雖以廉介名於時，而學問有淵源，獨歉然自下，不少炫其長，故知其賢者多，而知其學者少。蓋永嘉諸儒，自薛常州、陳止齋以《周官》六典參之諸史，講求古今損益異同之故，又考本朝文憲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欲正體統、聯上下，使內朝外廷必別，大綱小紀必嚴。與夫取民、制兵、足國、厚下之法，隨事條理，期爲長久，以今準昔，而不爲好古之迂，本末明究，要皆可行。公謂禮樂頗得其傳，每慨前修曾未及試。以身爲憲諫之臣，感人主知遇，欲朝廷倣而行之，故諸所進言，如曰謹微，如曰仁必兼知勇，如曰務實，如曰舉要，固無非格心之大者。至於整齊世故，扶補罅敝，先後條上，十餘萬言。大抵以會計必令爲一書，內帑必制於冢宰；兵民政分則體統失，官府情隔則禍患生；取士未能復古，必回所習，以養其心；予民未能如古，必求所苦，而去其害；和糴抑也，預借欺也。又言：鹽入漸損者，衆爭利之，當嚴於諸閫；楮價愈下者，國自輕之，毋徒以強民。人才之乏，實原於士習澆；民力之困，實原於國用窘。成周遠矣，國初非所法乎？某病某源，某證某藥，其言皆有關係，未嘗輕撫淺微。通而不拘，詳而有據，鑿鑿然如穀粟可飽，而絲帛可暖也。且曰：臣非不能抗高論以邀虛名，蓋救時變通之道毋急於此，精粗皆學也。陳之奏篇，著之講義，又時因進故事而及之〔三〕。穆陵亦嘉其忠懇，而勢孤讒勝，迄不得少行其言而去，惜哉！士患無學，學成矣，患於不得言。居可言之地，而遇可言之主，竟亦止爾，惜哉！公之季公汲，自號璽齋，與葉水心、錢白石游久，公磨礪其間，故毫端極細潤，言論纖悉，洞識體要。余初交公於朝，及公持

節來番，余備數治事，與公相從幾一載。析理論文，句句中肯綮，郡刊《艾軒先生集》初成，公得之甫三日，俄語余曰：「艾軒之學異於人矣。其於古今書，上下數千年，事無大小，如珠貫而繩引。」余爲之竦然曰：「吾儕讀此書者多矣，未有能爲此語者，況一日而得之。」益知公之不可及。辛亥冬，別余江岸，時丁爲番倅，初擢江西分司，瀆山素奇遇之，丁亦自許以必見用。公私語余曰：「此輕薄小人，他日必自禍，但願朝家毋爲所誤爾。」公歿數年而丁敗，每思公先見之明，曰：先見之明，雖老泉《辨姦》，亦不過是。公葬所居後山已十三年，咸淳戊辰，其子爲吾郡理曹，乃以銘見屬。余曰：「我銘也乎哉！」遂拉涕爲之。公家本居閩，七世祖徙溫，今爲樂清人。曾大父師禹。大祖說，與詹事王梅溪爲友，號八叟。父泳，以公貴，贈朝奉郎。娶魏氏，繼戴氏，皆安人。子二人：子崇，理曹也；子嵩，今爲某官。孫一人，竺孫。其書存於家，有雜著、奏議、講義、故事共若干卷。銘曰：

公始來閩，我未及識。人言公賢，喻以金石。暨游湖湘，聲俞藉藉。既召而來，獻言千百。相曰偉人，偉哉此畫。公留未幾，晚登宰席。每語奇公，曰不易得。峨豸之除，帝所自擇。時有要人，怙着強愎。抗疏力彈。併及其客。人皆比公，鳳鳴麟獲。公雖慈和，守義正色。或忠或邪，靡不別白。上知益深，付以言責。公慨於□，如醫視疾。曰上聖明，扶世何策。生平討論，得自陳薛。出而試〔三〕，敷奏歷歷。匪汎匪迂〔四〕，以今準昔。鍼砭其源，隨證區析。約以規繩，質之典籍。謂此不明，無以立國。公雖忠勤，讒者在側。何憾於公，實世之厄。我思若人，有言

有德。非以交情，爲之惻惻。皐如之藏，蒼崖古栢。其以斯銘，大書深刻。《虜齋續集》卷二二。

〔二〕闕：原作「關」，據清抄本改。

〔三〕自「蓋永嘉諸儒」之「儒」字，至此句「又時因進」之「進」字，共三百九十八字，原錯簡在下文「孫一人竺孫」之「竺」字下，今據清抄本移正。又此句「故事」原作「古事」，「古」字誤。宋時大臣每向皇帝錄呈前朝事并加以評論，以爲勸諫，稱爲「進故事」，下文云「故事共若干卷」是也。今改。

〔三〕出而試：當脫一字。

〔四〕汎：清抄本作「泥」。

宋故朝奉大夫直龍圖閣金公文剛墓誌銘

景定四年十月

淳祐甲辰，予初識公於朝中，一見如素交。居無何，公去省鑰守清江，予解翰直守莆陽，予番禺人，公歸里，徽與番鄰，書疏無虛月。後十年，予屏居餘干，聞公以浙西庾使卒。又五年，其子以狀謁銘，覽之愴然，曰：「此吾友金子潛也，如之何勿銘？」公出名從家，言動有家法。初補長沙民曹，受知西山真文忠公，以攝邑釐，籍書賑飢，具方略也，自此爲文忠門人。再調常州法曹，攝李掾。暴守囚劇盜，株連數十家，公言按驗無狀，守欲強伏之，力爭不已。守怒，移公征官，公處之怡然。主湖南帳司，用薦者五人，知奉新縣。金人至淮，流民突入境，肆殺奪，公鈎致其桀數人，語之

曰：「若屬欲得食邪？抑將爲亂邪？」皆曰：「願公活我。」公使互相保識，乃籍其姓名，凡戶六千，口六萬，分爲三轄，析三十六部，轄以邑士，部以其黨，耕者販者別處之，怙暴者入赤籍，窮悴者庸大家。立約束數條，事在令前不問。俄有異謀者，公以計誅之，百里帖然。徐請于大閫，因屯田遣其歸，具舟楫糗糧甚厚，且戒之曰：「爾毋生事，煩疆吏，大閫不汝赦也。」其人感公至意，扶携涕泣而去。臺閫上其事，擢倅興國軍，邑父老乞留，漕以聞，朝廷許之。秩滿，除帑轄。公建言：「庫有名物與籍異，請覈會其實，使某羨某耗具明，庶宿弊可革。從之。監進奏院，以薦書讞奏，諸道紛來，從前漫莫考，具日月籍之，至今爲定法。監三省樞密院門，輪對，陳備敵、理財二策。其言曰：「餉素積則師無飢，兵素練則戰不怯。將帥閒居，當如在戰場；險要必備，當如塞漏穴。」又曰：「邸第右戚有常俸，而非時泛賚，撥降營造，當損；閹尹寺人有常廩，而非時錫犒，希悅求得，當抑；百司胥吏，俸銀二衣倍於執事，當省。」又條上封樁十弊，朝廷皆是之。出知臨江軍。寇餘糴貴，公取西山長沙規約，視土風事宜，增損行之。憲車以治績聞，其間有曰：「綏字閭閻，討求荒政，推行有法，曲盡其心。」人以爲實錄。郡有賑民倉，積久幾廢，公節縮補增，至餘七千石。俄而帥、漕、總三司各糴于郡，石五萬至十萬，公以書爭曰：「歲入苗斛纔七，春夏積潦，請之倉臺，求之巨室，僅無轉徙。糴雖國計，民爲本，可撥乎？」帥譙公欲黥吏，公曰：「守可汰，吏可黥，民食不可奪。」諸司不能屈，遞減過半。民德公，牛車擔負，爭先應令。及以風聞去，父老泣送，踰十數舍。奉崇道祠，起知建昌軍，又辭。癸丑，除知撫州，再辭，改常德府。論者曰：「近之舍而遠是即，可以觀所

守矣。」乙卯，以太府丞召，陛對言：「人才最急，選用必以心術聞望爲先。又論守藏之臣任宜久，毋以計日望遷之官與長子孫之利。遷右曹郎官。丁巳，提舉浙西常平茶鹽義倉。時鹺計久弊，上銳欲革之，程丞相曰：「必欲得其人，非金某不可。」公至，推尋仍習窠罅，日夜忘飢渴。去冗員，刷弊例，鹽本無遠近必面給之。言於朝曰：「鹽以虛籍相授，諸場皆然。其或久隱而不言，則某有罪；言之，則罪者不止某。與其急於追求，不若寬以求足。」許之。明年，課入羨數倍，亭民竈戶得所，熙熙然不待迫而辦。最聞，褒遷將作監；再留，陞直寶謨閣，然公以勞苦致疾矣。俄有旨兼攝餼事，苦辭，改知太平州，以疾請老，進直龍圖閣。終于倉臺正寢。晨興具疏，既手書家事纖悉，與夫歛葬之具，沐浴、整衣冠、焚香，坐而逝。時寶祐六年十月十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一。階止朝奏大夫。公莊重修潔，燕居如肅賓。泣官嚴而明，求民利病如嗜慾。事無大小，必爲久遠計。居鄉，門外事不入耳。雖以才見用，而趣學甚深。日誦西山先生《心經》，閒居守書案不置。初魁銓闈，有勸以復世科者，曰：「等是青衫，皆可行志，何以競進爲？」慕文正范公義田，與其季英德使君文郁約共爲之。英德卒，其子大鏞市田百畝以先，公喜曰：「汝父不死矣。」及來浙右，以俸賜三萬緡益之，又爲祭田，春秋祀事皆有式。字其弟文輝之孤如子。歲儉，下廩直周其鄉，貧者貸之。其平生鄉善卒如是。卜築近郊曰東山，古木脩篁，往來成趣，嘗曰：「他日埋我必於是。」景定四年十月十二日，清孫奉治命窆焉。曾祖裕，贈通議大夫。祖安節，紹興名法從，贈少保，謚忠肅公，節惠之命，公所請也。父侃，朝請大夫、通判揚州。世居休寧孝芝里。公名文剛。三娶魯氏、程氏、鍾氏。一子，將仕郎清孫。

也。銘曰：

仕之初，師真儒。誦至老，西山書。飢民活，流民定。入有言，出有政。齟齬易，挽汲難。白髮召，終身閒。使雖勞，止蠅誤。庾則褒，騎鯨去。歿所瘞，生所游。東山下，銘斯丘。《新安文獻志》卷七〇。又見弘治《休寧志》卷二八。

斷橋妙倫禪師塔銘

余謂富鄭公於顓華嚴，范文正於古薦福，張紫巖於杲大慧，皆以元勳大老，敬向其人，故叢林至今以爲法棟。今師之得魏公者又何遜哉！非公無以知師，而非師無以得公也。其大機大用，具在《語錄》。乃爲銘曰：

斷橋之學，不以言句。傳所可傳，竹溪已序。師於叢林，末法砥柱。我觀其初，信有異趣。麻矢何疑，楞伽何悟。無準室中，不契何故。所聞何聲，始得汗去。師今何故，板鳴不住。是聲何如，必有落處。我爲此銘，來者轉注。《佛法金湯編》卷一五，續藏經第二編乙第二一套第五冊。

莆守汪宗博元春祭文

僕緣烏石，得公而友。烏石於公，知公最久。十載睽離，于京再見。語及烏石，必愴顏面。每嘆平生，受恩此老。不知何年，一哭宿草。僕時戲言，壺山勝處。輟班暫游，此爲便路。我歸三年，公始再轉。忽詭民庸，果如所願。暨來語余，頗覺慰意。曰子前言，殆幾縣記。我固知公，襟誼可敬。尤知其賢，必有美政。一聞下車，事事駭俗。遠近傳夸，如包孝肅。落公之筆，若神授手。干公以私，誰敢啓口。呼民如兒，據案書牘。片語可傳，勝負俱服。首營糴舟，盡却冊例。厨寒無煙，飯喜以麥。吏曰神明，民曰父母。天乎何其，遽爾奪去。四境哀號，曰莆無福。香華連連，躋堂以哭。或尤火攻，或嘆食少。曰我使君，何辜而夭。凡仕於今，無論饗墨。巧則邀名，惰則逃責。公胡介然，皎皎自異。豈神亦憎，不爾奚累。千里喪還，囊無餘孔。生者何依，死者何送。昨公之來，過門話舊。戒言三酌，不許多又。今公之歸，仍道溪曲。我持此觴，徒酌以哭。千載須臾，名存身沒。何嗟乎公，惜此人物。《庸齋續集》卷二〇。

梁秘閣應庚祭文

君爲先輩，登名四紀。漫焉而仕，俄焉而止。向也爲貧，五就賓幕。乃心冥鴻，揮手薦鶚。知己非無，兩在鈞軸。拂衣徑還，甘老駒谷。晚遭明時，寵以中秘。身外虛名，君亦何意。小圃當門，有梅有竹。觴詠自娛，無所不足。九十之年，愈老愈健。如仙地行，舉國所羨。楚東爲僚，一見知敬。交久而親，屢至三徑。愛客苛留，度度如是。書來溪干，不知凡幾。去秋之殘，忽以病諗。亟問亟酬，初不伏枕。續聞小車，亦既出戶。方喜君安，忽得君訃。哀哉斯人，遽爾仙去。君骨非凡，必有歸處。君乎何憾，我惜此友。寓情一誄，寸心何有。我雖哀慵，義當往哭。先馳此卮，有淚盈掬。

《庸齋續集》卷二〇。

常東軒挺祭文

公早以文名，晚以節著。奏賦如班、揚，牧民如召、杜。峨冠則鄒、陳，當制則燕、許。既受知於兩朝，猶屹立之一柱。何厚積之未施，乃見奪之許遽。嘗觀公之平生，蓋以道而出處。莫難於曩歲之塗歸，莫榮於此時之引去。彼璫何人，惟寵是怙。既斥以憑城之狐，重來如出柙之虎。豈聖世之清

明，容此曹之號舞。衆方噤而詭隨，公獨奮而力拒。雖中札之屢頒，抗累奏而不住。帝亦何心，臺已有疏。固省闥之暫違，實宸旒所簡注。俄當饋以興思，痛憑几之移御。遺之嗣皇，擢以政路。朝方喜而登賢，公亦義而報主。天不憖遺，此酷何愬。思累朝之前脩，就兩地而歷數。治平有歐，天聖有魯。皆垂譽於初元，豈必立於宰府。以方之公，何愧於古。惟賤子之納交，實同游於齋序。每握手以相歡，至忘形而爾汝。溫陵之歸再見，溪干之別三暑。餘年分守於阨窮，一字不到於公所。愧公多情，逢人寄語。墨猶濕於近書，事莫慘於遠訃。方得請於帝前，忽遺形於江滸。嗟何惜於幻塵，亦等是於逆旅。義當哭臨，道苦修阻。素車之願以老違，卮酒之微以誠寓。悵交情之奈何，徒隕涕以如雨。《庸齋續集》卷二〇。

莆守監簿陳所翁祭文

千年百年，豪傑能幾。我觀所翁，則其人矣。興託之勝，凌霜喻霞。才思之妙，舒英吐葩。少作流傳，誦不容口。老筆縱橫，醉不停手。名固我予，才固我奇。即其蘊抱，知者伊誰。一第中年，世路何蹇。花底重來，緣法何淺。生平學問，所試幾何。豈伊才名，能爾折磨。壺山一麾，未至而尼。歲晚雖貧，吟傲自適。去冬遇我，紫帽是還。僅能兩夕，笑語溪干。祠壁留題，醉墨猶濕。後約未訓，至此何及。翁乎已矣，已矣翁乎。身前百恨，可付一吁。其迂似夸，其簡似亢。亦以此名，亦以

此謗。僕緣息味，一見而親。愈久愈篤，豈伊同升。中間相望，離合屢只。每一相逢，雀躍拊髀。翁今何往，再見何時。惜此人物，云胡不悲。太白、曼卿，不仙則已。果如所傳，翁必不死。義當一慟，曷日願諧。寓情先此，於乎痛哉！《膚齋續集》卷二〇。

後村劉尚書祭文

嗚呼先生，胡忍遺世。梁傾嶽摧，龍亡虎逝。嗚呼，天其喪斯文乎！國不遺一老乎！四方之士何所就正乎？吾黨之友何所問業乎？光爭日月之文，僅止三百卷乎？幽泣鬼神之詩，不許足萬首乎？斗南文星，其隕而爲石乎？壺公玉色，其愴如岷峨乎？公於先皇，受知殊特。錫第以寶跗，序文以奎畫。其感恩而從於地下乎？嗣聖於公，眷亦深厚。進班於老龍，待公以黃耆。不待乞言，而棄人間乎？西山、南塘公知己，鐵菴、臞軒公端友，其將往而同游乎？騎箕者傳，爲奎者蘇，抑公雖去而不死乎？僕從公久，近四十年。書藏幾篋，詩和幾編。平生相與，似有宿緣。論文縷入，析理機玄。公才之大，我時攻堅。我學之癖，公譏近禪。有瑕必摘，靡精不研。公嘗謂我，休戚同焉。公子吾子，如一家然。歲在乙丑，訪公留連。登辟支之頂，宿壽溪之邊。同吟即事，獨妙數聯。續聞目眚，致藥萬錢。奈何書月，至死弗痊。邇者問訊，於燈夕前。小阮惠報，知公沉綿。走僕數四，夙夜縣縣。俄而得訃，淚灑如泉。義當往哭，春猶未暄。馳此一酹，始爲之先。二品之貴，八秩之延。謂公何憾，

未爲知言。公來瑞世，公去飛仙。斯文何抑，後學稱冤。我爲此誄，悲懷曷宣。邦之殄瘁，奈何乎天！《庸齋續集》卷二〇。

謁考塘外祖墳文

幼來外家，及拜王母。母憐其孤，是愛是拊。長既飄零，游學天北。夫人之喪，遠望而哭。歲在壬辰，始謁墳下。追惟舊恩，有淚如瀉。後十五年，叨此假守。酌奠與偕，吾母吾舅。人世空花，翕然聚散。回首於今，可奈哀嘆。挈挈壺觴，僕僕來止。髮已如霜，嗣至能幾。宰木其崇，孫曾是荷。尚期千載，積善之報。《庸齋續集》卷二〇。

謁二舅墳文

少也孤苦，母舅是憐。時來就學，誨飭拳拳。僥踰叨竊，敢昧由緣。官游南北，歲月易遷。不拜堂下，二十六年。中慙假守，徼福自天。儒雅之集，團欒母前。番易還里，偶以病纏。舅別吾母，實來溪邊。自此一間，雲山連連。聞舅之訃，寸心欲然。弔祭弗及，遙望涕漣。雖有書疏，此情曷宣。甥今老矣，有髮如綿。持此一酌，于舅之阡。宿草不哭，徒飲淚焉。《庸齋續集》卷二〇。

前高安林縣尉祭文

嗚呼卿月，竟止斯乎！一第乃爾，不第何如。燈窗勤勤，蚤歲雙字。所幾成身，以慰父母。年踰六十，始綠其衣。風木之感，言之涕洟。黃綬而西，聊復爾耳。三易郡侯，非不知己。霜臺一剡，方爾萌芽。春雖有信，梅猶未花。俄爾書來，以歸檄告。我復其書，僕猶未到。何恙靡已，遽殞其身。拖紳鳴玉，世果何人。君於交游，夙有美譽。久室而通，又厄以數。士非僚隱，孰不求名。如斯而已，亦曰有成。人世空花，短長皆夢。底許匆匆，則亦可痛。總帷一慟，宜速而遲。亟酌以告，云胡不悲。《膚齋續集》卷二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四九。

後村墓祭文

此山之藏，公所自築。有宰其封，夾以華屋。有檜有松，有梅有竹。公常自來，客亦同宿。生而身游，歿而魄復。此公所安，誰議改卜。諸孤能賢，不惑流俗。吉日時良，於焉埋玉。下馬之陵，今在城北。來者按圖，問此宰木。惟我於公，情同骨肉。原頭送車，義當追逐。叨恩誤除，有旨詔趣。小草自慚，行裝已束。區區數言，薄露心曲。猶子厚余，託爲宣讀。傷哉奈何，有淚盈掬。公其亮

之，歆此魚菽。《庸齋續集》卷二〇。

後坡林吏部祭文

於乎後坡，如斯奈何。浮榮能幾，掣電逝波。人世匆匆，千載一夢。雖則云然，奈何不痛。公於三舍，如狩獲麟。詞華俱妙，尤以賦名。崢嶸乙科，顯晦三紀。豈不登朝，豈無知己。既歌于薦，猶詠海沂。後先三入，始謂逢時。朱邸談經，紫宸對疏。胸中光芒，於此略吐。銓曹既擢，帝眷方濃。云胡雅志，詭以民庸。自謂丞郎，法當外補。寓書語余，欲小結裹。朝有公議，亦曰予麾。雖俞心去，猶幾公歸。朱幡方迎，易以丹旄。天果如何，予奪莫料。如玉其德，如錦其文。胡不持橐，胡不演綸。世雖多才，公豈易得。袞袞羣飛，於公何嗇。嗇公猶可，能不愁遺。江干一蛻，行路嗟悲。矧我於公，情同手足。別我入京，過我一宿。班行三載，有鴈必書。近墨猶濕，幽明頓殊。我注《南華》，公所酷喜。非苟喜之，忱有悟已。經言物化，擊節不休。公今何往，爲蝶爲周。我每思公，狂欲大叫。輜車既還，病阻往弔。述情卮酒，一字一吁。縱令宿草，敢廢生芻。《庸齋續集》卷二〇。

理宗皇帝大祥疏文

咸淳二年

臣必慕君，終身之謂大孝；喪無過禮，天子以達庶人。既終遏密之期，敢伸梵唄之祝。大行皇帝陛下，乘雲獨樂，慧日同輝。渭北出遊之衣冠，第勤追慕；天上已成之宮闕，永遂逍遙。《虜齋續集》卷一四。

理宗皇帝大祥疏文

咸淳二年

千歲厭世，至於帝鄉，德忱罔極；三年服喪，達自天子，禮必有終。祥而曠然，嗟何及矣。即梵宮而祝讚，合率土以悲號。伏願大行理宗皇帝，與道逍遙，在天對越。廟配太祖，爲百世不遷之宗；聖即如來，有萬劫長存之性。《虜齋續集》卷一四。（以上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七七四四

徐元杰 一

徐元杰（一一九四——一二四五），字仁伯，一字子祥，號梅野（亦寫作「樛埜」），信州上饒（今江西上饒）人。初師陳文蔚，後師真德秀。紹定五年進士第一。嘉熙二年，官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歷知饒州、安吉州，淳祐元年知南劍州。後授侍左郎官，兼崇政殿說書。累遷太常少卿，兼給事中、國子祭酒、權中書舍人，拜工部侍郎。淳祐五年六月以暴疾卒，年五十二，謚忠愍。著有《樛埜集》。見《宋史》卷四二四本傳，《徐忠愍公傳》（《樛埜集》卷首），《送徐元杰子祥序》（《真文忠公集》卷二八），《宋元學案補遺》卷八一。

《樛埜集》原本二十五卷，久佚。清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出，編爲十一卷。今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校以《乾坤正氣集》本及他書，又輯得佚文一篇，共釐爲十五卷。

與權授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制

敕：廣廈談經，常預昕朝之會；真庭均佚，晉穹月殿之名。巽命載申，師言允穆。具官趙與權才全而德鉅，色豫而氣和。蔚爲儒科之英，蚤結主知之茂。峻華塗之步武，肅禁路之羽儀。朕心朕德，惟乃知，嘉謀嘉猷則入告。維城自近京兆，尹之政清；衣錦暫還曲阜，宅之化洽。色斯舉矣，卷而懷之。矧今政瑟之當調，尤重講筵之胥誨。人惟求舊，德與俱新。清脩宴神館之游，別職重名臣之寵。《春秋》一統之大義，嘆美形容；君臣千載之賡歌，都俞吁咈。味卿言而說繹，繫世道之轉旋。噫！優秩所以尊賢，既特異深嚴之選；養望所以儲用，何莫非獻納之時？可。《樸菴集》卷六。

陳韓授禮部尚書制

敕：朕改紀政絃，登延從橐。狎頒詔旨，渴思宸告之猷；載錫恩徽，爰陟春卿之長。得人甚幸，咨衆具孚。具官陳韓出處無心，經綸滿腹。平居暇日，夙韜藏器能政理之長；至公血誠，有指授將率方略之舊。惟是進艱而退易，足知內重而外輕。方圖濟於時艱，亟予環於禁近。以儒者知兵之故，晉夏官司馬之聯。茲盼盼而望之，何遲遲其來也。以禮爲羅而天地與並，命汝秩宗而夙夜惟寅。班朝治

軍，非此不嚴；安上治民，惟此莫善。信非賢則不父，實待人而後行。噫！有德進則朝廷尊，當坐使淮南之謀寢；昔者疾而今日愈，其亟膺宣室之席前。可。《樸菴集》卷六。

劉應起授監察御史制

敕：臺諫寄朕耳目，自昔居是選者語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必若是而後無媿於風憲之任。今茲作新大化，遠佞登賢，將以開世道之泰，而猶凜凜乎君子小人消長之際。《泰》之六四曰：「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誠察乎此，則當爲微漸慮，而所以重風憲之權宜如何！爾應起端勁之節出於天資，忠言嘉謀，簡在朕心久矣。由今視昔，凡所謂佞幸畏宰相，宰相畏臺諫，此誠泰交之機。《語》不云乎，君子言之必可行也。通國識與不識，皆以風憲爲爾望。今爾益厲志節，明乎藜藿不采之喻，以尊嚴乎本朝，勉副朕親擢之意毋忽。可。《樸菴集》卷六。

王伯大授吏部侍郎兼侍讀制

敕：判流內選，亟頒溫綍之真除；爲王者師，莫重細氈之坐讀。得人甚幸，咨衆具孚。具官王伯大負抱器能，敷歷中外。抗特立獨行之節，高難進易退之風。家食閩山，每切長卿之門下；詔還禁

路，不覺賈誼之席前。上焉惟明政理之宜，下則欲飭銓曹之弊。資格固當守，尚持激厲之微權；誦說豈徒云，願究經綸之大本。有謀則告，惟爾之能。《樸菴集》卷六。

余清夫授直秘閣制

敕：西崑崙羣玉府之職，非其人不輕畀。若親且賢，有心吏隱，不畀之，得乎？爾清夫親際休明，蚤承恩渥，又擢之於儒術之科，乃睠東嘉，增員涉筆，華以奎閣，職與人俱清矣。平分風月，克邁前脩，副朕簡知，其無忽！可。《樸菴集》卷六。

李性傳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制

敕：尚書代喉舌，夙簡在於帝心；執政猶股肱，爰亟躋於宥府。兼貳台衡之秩，併隆書殿之名。渙號甫頒，師言允穆。具官李性傳靖共而正直，博厚而疏通。世術斯文，祖父兄之並美；家傳良史，才學識之三長。爲今儒雅之宗，有古典刑之懿。蚤膺簡注，遍陟高華，從容乎記注之司，溫潤乎緝熙之益。澄不清而撓不濁，用則行而舍則藏。嘗自詭於一麾，已孚惠於千里。還甘泉之故步，陟司馬之穹班。緬懷去國之餘，每甚見賢之渴。茲默調於政瑟，喜來盍於朋簪。惟時科瑣之事殷，載念樞機之

寄重。夙夜基命宥密，咨爾相維；朝夕執事溫恭，期予於治。俾進陪於政路，仍申錫於圭腴。噫！折千里遐衝，當使寒邊人之心膽；建萬世長策，尤資大王室之勳勞。式克欽承，往求攸濟。可。《樸菴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五〇七。

趙以夫授刑部侍郎制

敕：秋官貳職，方持憲邦之平；宸劄真除，式表宗賢之重。得人甚幸，咨衆具孚。具官趙以夫夙負時名，浸敷華貫。考言詢事，經德不回；入從出藩，見幾而作。久渴金鑾之論事，茲嚴宣室之召還。既忠款之具陳，宜司存之蚤正。五刑惟明克允，尚持哀矜勿喜之心；一歲決獄幾何，勉副輕重適中之託。期於予治，時乃之休。可。《樸菴集》卷六。

劉應起授秘書省著作郎兼侍左郎官制〔二〕

敕：承明金馬著作之庭，非峭直有才者不居；況南宮眉目，選士司命，亦惟執直筆者兼之。爾應起志節姱修，精忠高抗。靜退自樂，殫見洽聞，雅有流品清濁之鑑；珥筆史館，列屬銓曹，國人皆曰賢。往哉汝諧，嗣有褒渥。可。《樸菴集》卷六。

〔二〕左：原作「佐」，據宋官制改。

趙希杼授度支郎官劉克遜授工部郎官制

敕具官趙希杼等：上應列宿〔二〕，所與共天位、治天職也；不作郡，不爲郎，有祖宗之舊典在焉。然非有治理效，朕豈輕畀哉！爾希杼英蜚宗胄，蔚有吏能。今農扈方以匱聞，其爲我領司庾之曹。爾克遜名閥奇才，榮塗休聞。時方總名實而課功能，其爲我程度材之事。參華列宿，用以疇庸。各欽乃司，共聽朕毖。可。《樸菴集》卷六。

〔二〕「上應」之前疑脫「郎官」二字。

宗燾授大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制

敕：我家本支百世，莫重於掌宗藩，任重置丞，以參領之。郎潛兼攝，增賁司存，其選蓋不輕也。爾宗燾以公族之彥，蔚爲文學法理之能，贊讞棘庭，藹有令聞，簡畀作牧，眷眷留行。俾涉筆瑤籍之編，含香秋官之屬，靜專溫敏，咸稱厥官。往哉汝諧，嗣有褒渥。可。《樸菴集》卷六。

業秀發等授考功屯田郎官制〔二〕

敕具官業秀發等：郎官上應列宿，而有吏制兵屯之責焉，非治郡有聲者不在茲選。爾秀發老於世故，蔚有吏能，茲庸列屬天官，俾司功過。爾與杰卓乎宗賢，藹然政最，茲庸分曹司馬，參究耕屯。惟二臣其各悉乃心，隸乃事，芬鬯乎含香握蘭之地，咸以職舉，則予汝嘉。可。《樸菴集》卷六。

〔二〕業秀發：按「業」非姓，疑是「葉」字。

徐鹿卿授右司制

敕：都司天下之劇曹，非明敏練達之士不輕畀。爾鹿卿抱負偉特，才識疏通，麾節賢勞，羽儀班著，孚於衆望久矣。見幾而作，養高裕如，朕既曲成爾志，今改絃易聽，盍歸乎來？宰旅舊瞻，日參廟論，豈特吏刑戶版疏條其事而已。尚服厥職，勉贊經綸。欽哉，其無斁！可。《樸菴集》卷六。

謝方叔授左司諫制

敕：昔慶曆中御筆三諫之除，蔡襄作歌，有「風采動朝端」之言，朕甚嘉之。今政瑟再調，言官妙選，斷斷親擢，實以寄朕耳目。下則糾正官邪，上則規正吾闕，蓋必有見遠識微，開悟警飭，護世道於常泰，其選豈輕乎哉！爾方叔西蜀英特之望，昔在烏府，直聲聳中外，諛佞爲之奪氣。茲還卿列，積誠敷奏，致察乎陰陽消長之機，預爲泰道復隍之慮，則卿於君子小人之際，計之熟矣。擢居諫省，俾陳善閉邪，納誨以輔台德，邦其永保於泰，則予一人以懌。欽哉！可。《樸菴集》卷六。

謝方叔授太常少卿制

敕：奉常命典禮樂，近制惟設亞卿。況史氏無專職久矣，官不必備，惟其人。侍從論思，此其選也。爾方叔望重羽儀，忠存骨鯁，急流高湧，靜闕典章，遂陞秩宗之貳，兼提直筆，見謂得人。往欽乃司，嗣有褒渥。可。《樸菴集》卷六。

江萬里授駕部郎官制

敕：聖人告顏淵以四代禮樂，而取商輅焉。矧官以司輿名，不明王制不可也。爾萬里文藝著於發身，孝友施于有政，人不知而不愠，朕知之。今季秋將有事於明堂，起家爲郎，姑循平進，尚參車制，有輓輒以喻其信。往復厥職，嗣有寵褒。可。《樸菴集》卷六。

江萬里授監察御史制

敕：臺諫寄朕耳目，不親擢則耳目爲他人私。今既懲宿弊而新之，祛奸逐邪，惟骨鯁之士是畀，所以壽世道，元氣於是乎在。爾萬里經明行修，出長入治，峻陟旃廈，密罄忠嘉。懇懇爲世道反覆元祐、紹聖之勸戒，而必純一於君子道長之望。其於理亂存亡之機，入朕心深矣。擢實烏府，風采朝端，萬萬不爲惇、確輩開路〔一〕。繼今益勵剛特，不避權倖，罔俾唐介專美先朝。邦其純一於泰，勉副朕親擢之意。欽哉！可。《樸菴集》卷六。

〔一〕惇：原作「厚」，據乾坤正氣集本改。作「厚」乃是避光宗諱改字。「惇、確」指章惇、蔡確。

江萬里授尚右郎官兼侍講制〔二〕

敕：朕惟廣厦之下，細氈之上，豈徒以郎錦進，蓋取夫忠純懇惻、言足以華國者居之。爾萬里璧海文英，敷歷中外，雅有時譽，光價誰其疵之！然玉以石攻，是以成瑞世之寶。予環星列，備挹嘉謨，擢陞天曹，峻陪昕講。其務啓沃，以副右銓。益宏茲賁，嗣有顯渥。可。《樸菴集》卷六。

〔二〕「尚」下原衍「書」字，據《宋史》卷四一八《江萬里傳》刪。

王燾授秘書丞葉夢鼎授秘書郎制

敕具官王燾等：中秘丞郎，職近日月，峻武三台之上，養清望也。爾燾鏡湖佳氣，賢業藹聞；爾夢鼎璧海魁英，粹韻絕俗。時維二士，志節姱修，超擢序遷，兩協僉僉。往欽厥職，嗣有寵褒。可。

《樸菴集》卷七。

王似王燾授太府寺丞制

敕具官王似等：天下錢穀，一歲所入幾何，不必問之近臣，而問之外府受藏之所。然非謹簡乃僚，則不足以通融出納，經費有時而匱矣。爾似名門之秀，見謂疏通，治郡有聲實焉。爾燾儒科之英，克自植立，班朝有氣節焉。各據所長，參華司府。往欽乃職，諒不負丞。可。《樸菴集》卷七。

莊黻授宗正寺丞汝暨授司農寺丞汝績授太府寺丞制

敕具官莊黻等：職事官，華要之武也。職丞卿寺者，尤簡時望而任之，況於紀麟族，參農扈，與夫贊邦計出納之司，非其人豈輕畀哉！爾黻爲今儒雅，有古典刑。爾汝暨蘊藉材猷，靖共職業。爾汝績清通出類，英茂軼羣。一朝而得三俊焉，尚其涉筆殫勞，以蕃王室而制國用。各欽乃職，諒不負丞。可。《樸菴集》卷七。

希袞授南外知宗制

敕：我家本支繁衍，分處於外，擇宗賢以任糾正，所以崇內睦之仁也。爾希袞天派不羣，文華甚蔚，更迭內外，藹有休稱。溫陵在天一方，聚族而處者衆矣。往司訓齊，卿克稱此。尚服厥職，嗣有褒嘉。欽哉！《樸菴集》卷七。

時煥授太常寺簿制

敕：容臺簿領之職，所以稽核禮文之疏闕也，非其人豈輕畀哉！爾時煥英蜚屬籍，蔚有時名，亦既繇故府而陞帝社，周旋乎俎豆之間矣。懋簡聲實，晉陟勾稽。往欽乃司，典聽朕咨。可。《樸菴集》卷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七。

韓補授宗正寺簿與彌授司農寺簿制

敕具官韓補等：國朝序宗派，別親疏，凡修纂圖籍，其別有五，所掌必惟其人。農扈重事也，倉

厨委積之政令，所以會計出納，其責尤不輕。爾補魏第清修，淑問芬鬯，亦既主書九穀矣。亟進之，以覈譜牒焉。爾與弼樂善不羣，居官可紀，亦既貳左馮之最矣。茲陟班列而旌爾能。各往鈎稽，尚悉乃力。勉稱朕意，嗣有寵榮。可。《樸菴集》卷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六〇七。

黃炳授秘書省校書郎制

敕：唐人閱玄齡於讎書之日，蓋已知其爲國器矣，則是選輕畀，得乎？爾炳蚤擅文場，蔚有時望，頃繇宣對，剴切當心，足以覘韜養之素。鉛黃點勘，既悉爾長，典教茲陞，華哉冊府。往欽厥職，祇服寵榮。可。《樸菴集》卷七。

范鎔授集英殿修撰制

敕：國朝殿閣九等之制，莫穹乎集英論譔之名，所以尊德獎恬，實於是乎在。而況齒之宿，意之新，方勇於掛冠神武，不以是畀之，得乎？爾鎔儒學發身，堅苦刻厲，昆弟自爲師友，故所至有惠政嘉績。表著山立，蔚乎羽儀。雅志清高，方燕琳館，忽引疾以謝事。覽章殊不憚，陞班書殿，勉循懇祈。可。《樸菴集》卷七。

范鎔授秘閣修撰依舊宮觀制

敕：殊庭均佚，所以礪廉隅；內閣美名，所以寵耆碩。爾鎔以粹學清修之彥，著出長入治之聲。甫茲華武之浸穹，顧以叢祠而自適。朕方崇難進之節，卿宜膺寵勸之恩。爰陞中秘論譔之華，以遂雅志高閒之趣。可。《樸菴集》卷七。

陳振孫授國子司業制

敕：辟雍海流，道德之富，師儒左右，責任惟均。蓋必極天下之選，斯可副天下之望。爾振孫研精經術，有古典刑。敷歷滋深，靖退自若。予環郎省，位未稱德，朕心慨焉。陟樂正以貳司成，僉論茲允。尚祗厥職，罔俾陽城、韓愈專美有唐。維時欽哉，以稱朕意。可。《樸菴集》卷七。

葉夢得授宗學博士制

敕：公族，國之枝幹也，教訓之官不備，則不足以玉其人。爾夢得宿學典刑，見稱儒雅。賢勞州

縣，簡拔登朝，亦既勾稽奉常禮文之闕矣。由是而衣博士衣，其爲我啓迪宗藩，納之信厚，如麟趾之時焉。往欽厥官，對揚光寵。可。《栞埜集》卷七。

徐士龍授國子博士王璞授太學博士制

敕具官徐士龍等：唐韓愈以六經之文倡，其爲博士也，招諸生誨之曰：「業精於勤，行成于思，」必以荒嬉毀隨爲戒。當時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宜矣。爾士龍蚤有文名，今實經幄，其爲我明教胄之典。爾璞才宜躡用，制有攸拘，其爲澄養士之原。庶幾蒸蒸髦士，業精行成，罔俾韓愈專美於有唐。往欽乃司，典聽朕恣。可。《栞埜集》卷七。

希樸授江淮等路都大提點制

敕：朕闡坤珍以致天下之利，資能臣以持九路之節，其責任亦甚重矣。爾希樸最溢扶風，擢陞列宿。邦計登耗，惟其周知。亦既司金，就煩問鑄，俾山澤之政以舉，貨泉於是乎通融。往欽乃司，嗣有褒寵。可。《栞埜集》卷七。

趙葵授同知制

敕：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幸恪終於舊制；起威望於兵機之地，宜坐折於遐衝。併疏侯爵之封，仍衍圭畚之實。載頒渙號，允穆師言。具官趙葵樸茂而疏通，恢弘而果毅。挺挺乎山西之將種，彰彰乎邊徼之威名。入踐班行，蚤歷侍從論思之選；出分閫牧，潛消寇賊姦宄之萌。彼遠何知，謂秦無人；卿世其家，爲魯有後。凡所上方略，皆古名將之用心；不苟讀父書，惟前聞人之濟美。既奏蕃宣之績，迄躋宥密之聯。方從容資善勝之謀，乃慷慨奮急流之勇。以親恩爲當報，盡追禮以弗渝；謂子道苟克全，庶事君之無闕。凜然風節，足以儀刑。況當萬化之作興，莫重四郊之備禦。凡今邇列，來衆士以慰四方之心；視昔副樞，得一賢以制千里之難。卿不失其舊物，朕將勵於親功。內焉領執政之股肱，外以寒敵人之心膽。噫！若瞻之拜元祐，豈徒贊一人之休；如鼎之翊紹興，益以壯三邊之勢。可。《樸菴集》卷七。

顏頤仲授秘閣修撰知温州制

敕：中秘論譔之華，必於內外敷歷，資望深崇，然後畀之，所以重良吏也。爾顏頤仲出長入治，藹

然休稱。粵昔神臯，轉輸彈壓，厥勛茂焉。洊以班穹，駸駸豹尾，不見是而無悶，靜閱世故滋熟矣。寤興簡注，爰陟隆名，往殿藩方，式孚來暮，則予爾嘉。可。《樸菴集》卷七。

王克謙授知安吉州制

敕：苕霅古名郡，今之右扶風也。選用良吏，豈輕乎哉！爾克謙親際明時，榮膺殊渥，敷歷中外，朝望浸穹。簡用於均佚之餘，輟征舶而試關輔。河潤九里，福及京師。廉恕公勤，往宣德意，其毋忽。可。《樸菴集》卷七。

趙必願授煥章閣學士知福州福建路安撫制

敕：統閩區而授鉞，允資八座之賢；峻嫺閣以錫名，增重十連之寄。起家有命，咨衆無譁。具官趙必願宗國騰英，相門濟美。多識於前言往行，所至有惠政休聲。臺閣典章之司，皆其練習；廟朝訏謨之地，賴以彌綸。徧歷乎法從論思之班，周知乎戶版生齒之數。不以簿書期會爲末務，惟以邦國周度爲素儲。嘗盡瘁以忘疲，不見是而無悶。維時圖任，頒命承流，三山牙纛之俱高，八郡綱維之兼總。必務保障而黔黎樂業，必流清淨而滄海無波。噫！德足以稱隆名，其益煥圖書之秘；政有以慰遐

嶠，當如在畿甸之間。惟爾之能，欽哉毋忽。可。《樸堊集》卷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五〇六。

黃自然授直秘閣廣西運判制

敕：桂海距天遼邈，一道部使者之寄，甚重匪輕。簡拔循良之望，陟隆名以寵其行，蓋知遣使臣以禮樂，言遠有光華者如此。爾自然器姿宏拓，志節姱脩。治郡既以殊最聞，征舶提綱，非所以處卿者。易節而南，晉之奎職，非但欲卿廣漕運而已，凡吏治之能否，士風之美惡，民生之休戚，皆惟觀采風謠而施政與教焉。績用茲成，不次圖任。欽哉，其無斃！可。《樸堊集》卷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五〇六。

黎安朝授兩浙轉運判官制

敕：朕惟畿甸將指，每嘆才難；兩道運輸，責亦重矣。歲當大禮，應辦良勞，遴選惟人，於是乎有隆名以華之。爾安朝敷歷滋深，清通有立。郎星卿月，浸陟穹班。通漕神臯，密聯奎閣。勉服乃職，其副簡知。可。《樸堊集》卷七。

李仲熊授湖北轉運判官制

敕：荆楚上游，國之頭目也，所以寬朕顧憂者，轉輸之責莫重焉。觀《詩》遣使臣以禮樂，言遠有光華者以此。爾仲熊西蜀儒艾，見謂典刑。薦歷州麾，徧儀郎省。亦既參究乎天理節文，而爲民彝計，遽辭以疾，何哉？然明分有兼足之理，尚持此樽節調度。往將使指，足食足兵，祇若予采。欽哉！可。《樸菴集》卷七。

趙立夫磨勘轉官制

敕：祠庭均佚，已穹次對之班；邦典陟明，式應序遷之秩。誕敷渙號，允穆師言。具官趙立夫博厚疏通，靖共正直。爲善最樂，粹然公族之賢；大雅不羣，卓爾時髦之譽。久踐敷於中外，深簡記於材猷。京兆政清，何止十萬戶之福；急流勇退，又推二千石之良。雙溪八詠之賦歸，高卧久閒而自適。三載尚仍於考績，一階何靳於疏恩。噫！積日課功，勿謂年勞之當得；惟人圖任，尚堅晚節以需榮。可。《樸菴集》卷七。

全宋文卷七七四五

徐元杰 二

王伯大磨勘轉官制

敕：貳天官而帥屬，方借重於經筵；參歲考以陟明，茲式循於邦典。誕敷渙號，允穆師言。具官王伯大抱負經綸，光明出處。予懷求舊，正法從之真除；飭弊更新，喜銓衡之平允。密切雞翹之眷倚，從容旃厦之緝熙。以朝夕論思之常，參稽政理；庶日月將就之益，興起治功。姑繇積累當進之階，詎廢勘磨有常之典？加賁師儒之妙選，併仍爵邑之故封。噫！增秩所以優賢，朕既懋褒崇之渥；重祿所以勸士，爾其殫啓沃之忠。可。《樸菴集》卷七。

李性傳磨勘轉官制

敕：法從彌穹，懋眷養高之節；恩徽載錫，併疏增秩之榮。雖循考第之彝，實重班行之望。具官李性傳器資宏裕，風範端凝。家傳古良史之稱，世濟前聞人之美。自膺妙簡，徧躡清班。虎觀螭坳，夙藉記注講明之力；鷄翹豹尾，密殫論思獻納之忠。矧去國者數期，將待卿以殊用。肆陟春官之長，兼陞夕瑣之華。師儒之道由是而尊，筆削之公傳之而信。總銓衡而率屬，激流品以揚清。茲由積累當進之階，不廢磨勘有常之典。一條冰瑩，既丕竦於觀瞻；三接晝勤，尚益煩於啓沃。可。《樸菴集》卷七。

賈似道收換湖會轉官制

敕：通變盡利以神，允藉濟時之略；有功見知則悅，併旌率屬之能。爰陟華階，以彰殊效。具官賈似道器資拔俗，機警過人。以科第而發家學之傳，以才具而勝事任之重。如晉杜預之制課調，揀邊有利國者存；如唐劉晏之佐軍興，理財在養民而已。外以給於饋餉，內以固於本根。散而制羣物之低昂，歛則操贏貲而貿易。況楮幣至此窮矣，而湖廣豈曰易然？嘗嗟收換，非一手之功；茲乃督促，盡

當時之選。獨提綱而妙運，果結局以上聞。顧乃舍己而推遜僚佐之長，直欲感人而激勸後來之用。宜先爾長，各表其勳。噫！增秩疇庸，曾靡靳褒崇之渥；既稟稱事，尚益殫經理之勤。可。《樸菴集》卷七。

張貴洪袁應老恩賞轉官制

敕具官張貴洪等：自古奏康沂之功者，必推州司馬是賴。矧邊徼多虞，而能以備禦策勛，朕何靳焉。爾貴洪吏能藹著，應辦良勞；爾應老夙有智謀，密贊商確，皆能盡瘁於攘却之際，豈特賢於佐郡而已哉！錫之一階，以旌顯效。尚叶乃力，嗣有寵褒。可。《樸菴集》卷七。

希聖磨勘轉官制

敕：侍從論思，夙簡宗賢之望；年勞遷轉，允爲邦典之常。爰進一階，以華疊組。具官趙希聖公忠對越，知慮精詳。舉能其官，隨事無不稱之職；見幾而作，維昔有難進之風。籍甚民庸，偉然朝績。肆承旨導揚之際，若橫經勸講之時。每論奏則言人所難，斯謀猷曰惟我之德。獨立不懼，衆譽翕歸。茲會課之有彝，豈陟明之可後？庸加美秩，以增禁路之光；益展宏謨，其副虛懷之眷。可。《樸

李大同磨勘轉官制

敕：禮隆均秩，久懷法從之清閒；制重陟明，式應年勞之循轉。茲惟常數，允穆師言。具官李大同鍾秀東陽，擢魁南廡，親際休明之代，躡登華要之班。銓部勞賢，執法惟允；文昌去國，養高甚恬。茲繇積累當進之階，不廢磨勘有常之典。時惟增秩，既誕告於昕庭；爾尚祝釐，其益堅於晚節。可。《堊集》卷七。

希微授太社令制

敕：祀者國之重事，二令周旋乎俎豆之間，所以養朝望而階時用者也。爾希微宗英粹質，家學賢稱，婉畫天畿，樂於爲善。擢陞帝社，俾習聞禮樂之事，將以蕃我王室。尚敬厥職，祇服寵榮。可。《堊集》卷七。

留張遇授太社令制

敕：祀者國之重事，二令所以周旋乎俎豆之間，非習知禮文者不輕畀。爾張遇奮由科級，早有時名，亦既儲望故邸矣。肆旌爾勞，擢司帝社。欽哉厥職，尚副簡知。可。《棣堊集》卷七。

李大同大禮追贈父制

敕：五室九筵，既肇稱於裡禮；羣工百辟，宜溥勸於孝思。爰以子榮，追其父顯。具官李大同父鄉評雅望，儒學前修。蚤教義方，夙厚一家之培植；晚收魁第，躡登八座之焜煌。肆予大享於先王，俾爾均介於景福。焄蒿如在，宜誕陟於華階；幽壤有知，尚益歆於時命。可。《棣堊集》卷七。

游似曾祖藝已贈太保可特贈太傅制

敕：曾規詔後，懋垂奕世之芳；令典追榮，爰陟三公之次。睠予哲輔，秉國元樞，登庸姑畀於舊氈，追錫載華於冥壤。具官游似曾祖藝，儒珍光價，學海淵源，蚤賚志以仙游，有傳家之慶在。過庭

聞詩禮，芳華發再世之餘；執政猶股肱，焜耀啓前聞之闕。茂揚愍冊，密亞師聯。茲益賁於幽宮，尚時歆於徽秩。可。《樸菴集》卷七。

游似曾祖母蔡氏衛國夫人可特贈鄧國夫人制

敕：積行累功，益衍曾孫之慶；典機贊化，晉加上國之封。渙我明綸，光於幽窳。具官游似曾祖母蔡氏，閨儀可則，婦道弗違。宜爾室家，備著肅雝之德；貽厥孫子，篤生輔佐之賢。久焉間兩社之勛勞，於以賁百年之泉壤。人惟求舊，茲煩載領於元樞；渥與俱新，不靳追榮之令典。厥有光矣，尚其歆哉！可。《樸菴集》卷七。

游似祖格已贈太師可追封申國公制

敕：還鈞樞之舊物，世閥增崇；疏公袞之新封，祖風丕振。式嚴彰往，敢後疏榮？具官游似祖格，學力根中，賢勞藹外。誼不受辟，獨高難進之風；志在達權，何有干時之惑。忠孝一門之世美，子孫累葉之儒科。雖不大顯於其身，于以克昌於厥後。本兵載託，嘉所積之貽謀；幽壤有知，尚永歆於褒典。可。《樸菴集》卷七。

游似祖母邠國夫人李氏贈徐國夫人制

敕：圖任舊人，載陟鈞樞之寄；予有大賚，並追祖妣之榮。爵視其夫，今煥乎昔。具官游似祖母李氏，毓慈西隴，配德南充，閨儀冰玉之清，婦職藻蘋之潔。與君子以偕老，孰不謂宜；遽朝露之溘先，殆弗可曉。幸慶綿於再世，復榮領於元樞。追耀前聞，併華內助，乃畀古徐之望國，以昭幽壤之潛輝。尚其時歆，服此褒卹。可。《樸菴集》卷七。

游似祖母潭國夫人杜氏特贈楊國夫人制

敕：圖任舊人，載陟鈞樞之寄；予有大賚，並追祖妣之榮。爵視其夫，今華於昔。具官游似祖母杜氏，毓慈勳冑，配德儒英。由奢入儉以宜家，中歲蚤孀而秉志。蘋蘩婦職，殫勞孝道之躬；玉雪閨儀，刻苦義方之教。露甘來降，天報非誣。善積而慶有餘，子榮而孫益顯。屬方新於大化，爰載典於密機，乃加望國之封，以侈幽宮之賁。庶其不昧，尚或知歆。可。《樸菴集》卷七。

游似父仲鴻謚忠節已贈太師追封益國公可特追封雍國公制

敕：名父有子，載嚴宥密之登；邦典追榮，丕衍公主之錫。爰躋望國，以賁幽宮。具官游似父仲鴻，學世其家，文根於理。論事有激昂之節，挺身適進退之宜。至公血誠，忠具存於王室；吾道生氣，前無愧於古人。位不稱德以何傷，善有餘慶而未艾。天佑生於賢佐，時妙幹於元樞。肆舉彝章，式昭先烈。逖瞻南郡，嘉節義之如存；誕陟西河，尚焄蒿之不昧。可。《樸菴集》卷七。

游似母益國夫人朱氏可特贈雍國夫人制

敕：世隆軻訓，永懷聖善之劬勞；子典漢樞，莫重國封之褒恤。感爰孚於陟屺，恩允極於漏泉。具官游似故母朱氏，婦道肅雝，閨儀端淑，蚤著義方之明驗，緬懷榮養之難酬。寸草春暉，悵母慈之莫報；焄蒿雨愴，等恩渥之無窮。善積慶餘，爵與夫一。爰晉加於雍國，尚益顯於陶親。冥格其歆，熒魂如在。可。《樸菴集》卷七。

游似妻南康郡夫人蒲氏贈安定郡夫人制

敕：配君子以淑女，莫酬偕老之宜；陟望郡以新封，益厚追榮之典。誕敷顯渥，增賁幽宮。具官游似妻蒲氏，孕淑名門，來嬪哲彥。婦專奉祭，居嚴澗藻之供；君但讀書，雅對春茶之煮。既動循於賓敬，胡莫逮於夫榮？死生契闊之難忘，光寵幽冥而如在。屬登爾儷，載秉元樞，用申錫於愍章，以旌勞於內助。熒魂不昧，顯號其歆。可。《樸菴集》卷七。

趙與權曾祖伯宗追贈制

敕：曾矩昭垂，寢衍後來之慶；崇恩誕播，載彰先烈之休。爰錫明綸，以光幽壤。具官趙與權曾祖伯宗，宗英濟美，家學傳芳。籍甚才華，隨所踐敷而著績；渙然世味，不以仕進而爲心。享眉壽於八袞之餘，畀雲仍以方寸之地。及今三世而益大，間陪兩社以陞華。沿流而遡其源，載闡前聞之積累；報本而反乎始，爰加峻秩之褒揚。靈其有知，尚茲不昧。可。《樸菴集》卷七。

趙與權曾祖母王氏追贈制

敕：夫人積行，慶爰衍於曾孫；邦典追封，天匪私於華閥。有嘉陰德，其賁幽宮。具官趙與權曾祖母王氏，孕淑名門，來嬪英胄。性姿恭穆，通大義於詩禮之間；閭範肅雝，無間言於上下之際。家訓發榮於三世，恩徽視數於貳公。昔渙號於小君，驗鵲巢之所致；今晉加於大國，侈象服之是宜。祚爾後人，歆予時命。可。《樸菴集》卷七。

趙與權祖師至追贈少傅制

敕：美濟前聞，首儒科而作古；慶流後裔，視政路以昭先。爰錫明綸，以華幽窆。具官趙與權祖師至，性天澹泊，心地坦夷，在下位而不憂，藏大巧於若拙。一生均佚，力孝道於終身；寸地留耕，付榮途於再世。茲視宰庭之秩，宜彰祖德之光。命下九天，尚熒魂之如在；位中三少，庶泉壤之時歆。可。《樸菴集》卷七。

趙與權祖母林氏追贈制

敕：念爾祖德，居多內助之勤；貽厥孫謀，寢大前聞之美。茲視儀於宥地，宜沾澤於漏泉。具官趙與權祖母林氏，毓粹名門，作嬪英冑。蘋蘩婦職，殫勞孝道之躬；玉雪閨儀，刻苦義方之教。慶遂綿於再世，秩爰企於貳公。爵視其夫，既久正小君之位；功光於昔，宜進加大國之對。尚其時歆，服此褒卹。可。《棣堊集》卷七。

趙與權父希言追贈制

敕：垂意講師，俾視政途之秩；追榮先美，載加恩數之彝。爰錫明綸，以華幽壤。具官趙與權父具官希言，忠在社稷，德尊朝廷。敷歷乎木天胄監之清，訐謨乎槐位樞庭之邃。休譽芳邕，雅志高閒。有子克家，孝友一門之世濟；惟意承考，典刑當代之家傳。進之廣厦而間兩社之陞，表其親庭而過三公之寵。載頒愍冊，申錫胙封。松柏有知，其對敷於休命；焄蒿如在，益垂裕於後昆。可。《棣

趙與權母陳氏贈制

敕：尊儒勸誦，視儀兩社之臣；追爵顯親，推本三遷之訓。爰疏異寵，以賁幽宮。具官趙與權故母陳氏，冰玉閨儀，準繩婦德。閔其君子，猶勉以正；教之義方，弗納於邪。生當忠孝之門，歿稱顯揚之義。嘉爾有子，爲國近臣。日相與以談經，時靡忘於加贈。易畀益都之號，未涯豐報之榮。尚其煢魂，歆此華渚。可。《樸菴集》卷七。

趙與權妻追贈制

敕：隆師經幄，爰簡用於近臣；視秩政塗，併追榮於內助。其疏顯渥，以賁幽阡。具官趙與權妻某氏，淑謹有儀，柔嘉維則。相而夫子，所仰望以終身；宜其家人，乃不與之偕老。茲載加於三命，悵莫作於九原。錫爵從夫，易饒陽之故號；陞華命服，疏魏郡之新封。惟爾有靈，歆茲異寵。可。

《樸菴集》卷七。

李性傳曾祖追贈制

敕：世傳曾桀，慶優積善之家；詔秉洪樞，寵錫進榮之典。茲惟異數，其煥幽宮。具官李性傳曾祖具官某，望重鄉評，才遺時用。隆功不伐而後必大，潛德弗耀而代益昌。屬今三世之餘，寄我五兵之本。上以彰既往，爰疏宮保之封；下以垂無窮，尚格煢魂之鑑。可。《樸菴集》卷七。

李性傳曾祖母追贈永嘉郡夫人制

敕：曾孫有慶，方晉陟於本兵；先烈用章，併追榮於內助。明綸是錫，幽窆其光。具官李性傳曾祖母某氏，蚤奉姆儀，能執婦道。相而君子，言無越於詩書；宜其家人，動不踰於矩範。功垂三世，學擅一家。孫生子以濟時，臣得君而基命。爰即東嘉之壤，以疏上郡之封。惟其時歆，嗣有褒卹。

可。《樸菴集》卷七。

李性傳祖母追贈制

敕：簡用樞臣，嘉孫謀之燕翼；追榮世美，昭祖考之訓彝。爰錫明綸，以光幽壤。具官李性傳祖母某，居懷忠信，蔚有典刑。士不論其官而論其人，泝家傳而可想；位弗顯於身而顯於後，宜政任之是圖。於茲再世之發揮，增爾前聞之彪炳。庸侈邦儀之舊，肆陞宮傳之華。尚其時歆，服茲褒卹。可。

《樸菴集》卷七。

李性傳祖母追贈制

敕：登賢宥府，爰疏寵於前聞；有命昕庭，併追榮於內助。誕敷忱施，式表流光。具官李性傳祖母某氏，端淑閨儀，肅離婦道。敬夫以賓禮，宜室宜家；教子以義方，惟忠惟孝。果秀鍾於國棟，茲妙幹於天樞。宜膺望郡之封，丕衍漏泉之澤。歆于時命，惟乃之休。可。《樸菴集》卷七。

李性傳父追贈制

敕：樞臣簡任，並追三世之榮；綸寵誕頒，丕顯一經之教。時惟舊典，光逮幽宮。具官李性傳父某，夙蘊儒珍，蔚爲世瑞。考學殖政經之懿，驗民庸朝績之間。權尊信史之家傳，功在南邦之廟食。春秋可信，日月何傷！朕不惟其官而惟其人，幸亦有是父而有是子，肆登密宥，宜大顯揚。爰陞宮傳之尊，以侈邦休之盛。歆予時命，裕乃後人。可。《樸菴集》卷七。

李性傳母追贈制

敕：晉用樞臣，丕顯前修之善；渙頒綸命，併追內助之封。其表流光，以彰忱施。具官李性傳母某氏，柔嘉維則，淑謹其身。時作合於名門，天祐生於英嗣。敬隆賓禮，有陶親剪髻之風；教尚義方，得孟母斷機之旨。雖榮養莫酬於三釜，然顯敷增賁於九泉。茲陞宥府之華，宜錫大邦之贈。尚其不昧，庶或時歆。可。《樸菴集》卷七。

李性傳妻追贈制

敕：簡用樞臣，溥錫褒崇之典；載嘉閭範，俾酬伉儷之思。魚軒莫賁於生前，象服載加於身後。具官李性傳妻某氏，毓慈華閥，作合名家。冰玉閨儀，動弗渝於賓敬；蘋蘩婦職，曾不逮於夫榮。死生契闊之難忘，光賁幽冥而如在。既久正小君之號，茲宜加大郡之封。尚其時歆，服此休寵。可。

《樸菴集》卷七。

李性傳妻追贈制

敕：擢登樞輔，載嘉內助之賢；申錫綸恩，俱懋追遠之德。後先如一，優渥惟均。具官李性傳妻某氏，孕淑名家，來嬪哲彥。鸞膠既續，謂偕老於暮年；象服是宜，又溘先於朝露。屬求爾儷，進秉密機，爰加大郡之封，增重小君之號。尚其不昧，庶可時歆。可。《樸菴集》卷七。

杜範曾祖廷臣追封制

敕：渙揚廷號，晉陟袞台。顯冊昭垂，禮莫先於報本；曾規具在，恩爰重於追封。疏此寵綸，光於幽窆。具官杜範曾祖廷臣，德潛弗耀，慶積有源。詩書一脉之延洪，勛業三傳之彪炳。維忠維孝，用勸相於我家；自本自根，茲顯揚於先烈。式叶孫謀之慶，爰躋公保之榮。尚其時歆，服此褒卹。可。《樸菴集》卷七。

杜範曾祖母追贈制

敕：冊拜大臣，式叶曾孫之慶；國有令典，並追祖妣之榮。爰錫明綸，以光幽窆。具官杜範曾祖母某氏，儲英華閥，配德名門。蘭蕙同芳，期暮年之偕老；蘋蘩盡職，遽朝露之溘先。幸其休遺於後人，副此眷求於碩輔。絲綸誕播，進以望國之封；松栢有知，歆此殊恩之被。可。《樸菴集》卷七。

杜範曾祖母追贈制

敕：冊拜大臣，丕渙前聞之美；國有令典，併追內助之榮。優渥無私，後先如一。具官杜範曾祖母某氏，柔嘉維則，淑謹其身。宜室宜家，粹然懿行；維忠維孝，教爾聞孫。屹爲社稷之臣，進秉鈞衡之任。報本反始，既久正於小君；揚光發潛，宜急陞於大國。尚歆明命，益裕後昆。可。《樸菴集》卷七。

杜範祖永修追封制

敕：念爾祖德，素深積慶之源；貽厥孫謀，允藉秉鈞之力。其疏顯渥，以賁幽宮。具官杜範祖永修，譽藹鄉評，才遺世用。軒冕等閒之外物，不在其身；詩書一脉之家傳，克昌厥後。有是間生之彦，副予爰立之謀。出丹禁之絲綸，宜陞公傳；望赤城之松柏，祇服愍章。可。《樸菴集》卷七。

杜範祖母追贈制

敕：誕揚廷號，進陟鼎台。論世知人，仰沂前聞之美；念祖修德，居多內助之功。爰錫明綸，以光幽窆。具官杜範祖母某氏，鍾賢華閥，配德名門。蘋蘩嚴婦職之供，蘭茝藹徽聲之馥。天扶善念，世挺聞孫。漢相登賢，已正小君之號；楚丘更畀，其陞大國之封。可。《樸菴集》卷七。

杜範父友宣追封制

敕：渙號明庭，晉登碩輔。爰立作相，聿新四海之瞻；有聞過庭，丕顯一經之教。天匪私於報德，朕豈靳於追榮？具官杜範父友宣，道重丘山，忠存畎畝。潛德弗耀，遂遺明月之珠；積慶有餘，上動蒼旻之鑑。屬時英嗣，爲國蓋臣。茲誕布於制麻，俾晉持於國柄。報本義方之效，益大顯揚；加恩公爵之封，尚欽褒節。可。《樸菴集》卷七。

杜範母追贈制

敕：鴻鈞氣轉，具瞻漢相之登；鸞誥恩加，載錫陶親之服。爰頒顯冊，以賁幽宮。具官杜範母某氏，夙奉姆儀，能執婦道。敬夫以賓禮，宜室宜家；教子以義方，惟忠惟孝。積行累功之培植，調元贊化之顯揚。寸草春暉，永感昊天之罔極；焄蒿雨愴，允懷濃露之重沾。尚其時歆，服此褒卹。可。

《樸菴集》卷七。

杜範妻追贈制

敕：豕宰率屬掌治，式孚命相之賢；夫人積行累功，宜渙加封之號。徽恩誕錫，懿德其光。具官杜範妻某氏，婉婉聽從，溫恭淑謹。能勸以義，閔君子之勤勞；不惟其官，望名臣之事業。爲今日上台之地，慰生平內助之功。象服是宜，既久正小君之位；鵲巢所致，爰峻陞大國之華。可。《樸菴集》卷七。

陳韓父孔碩已贈宣奉大夫可特贈光祿大夫制

敕：涓吉中辛，歲儀宗祀。神祇祖考，已孚來格之忱；內外臣工，溥洽順成之慶。乃睠從臣之均佚，載嘉名父以追封。爰播明綸，以光幽壤。具官陳韓父孔碩，稟資夔絕，志節姱修。師友淵源，所從來者遠矣；典刑氣象，今罕得而見之。於中存至正大公，所至有惠政嘉績。宜生賢於盛代，屹爲國之重臣。忠孝一門，輝華再世。肆受釐於宣室，宜加畀於幽宮。晉陞二品之聯，益大一人之慶。尚其不昧，庶或時歆。可。《樸菴集》卷七。

陳韓母淑人田氏可特贈永嘉郡夫人制

敕：維秋季月，涓日中辛。五室九筵，丕闡明堂之祀；百僚庶尹，悉均惠澤之霑。旌爾前聞，光於內祀。具官陳韓母田氏，孕慈華閥，配德英儒。賓敬弗渝，宜暮年之偕老；義方既效，遽朝露之溘先。死生契闊之難忘，悽愴追思之如在。母貴以子，爵視其夫。廼睠東嘉，爲今上郡，茲厚追封之典，永孚報德之休。尚其時歆，服此華寵。可。《樸菴集》卷七。

陳韓繼母淑人鄭氏可特贈永陽郡夫人制

敕：合宮歲祀，慰神祇祖考之思；宣室受釐，旌內外臣工之孝。母後先而如一，福錫歛以惟均。具官陳韓繼母鄭氏〔一〕，孕淑名門，來嬪哲彥。閔勞而勸以義，不替珍鮭之供；相敬之禮如賓，何嫌膠鬲之續。睠時英嗣，爲國從臣，恩沾均佚之餘，禮重追封之典。瞻彼南譙之奧壤，實今東楚之上游。茲誕陟於褒崇，示溥延於優渥。尚其不昧，庶幾時歆。可。《樸菴集》卷七。

〔一〕鄭氏：原作「陳氏」，據《乾坤正氣集》本改。

趙葵祖棠追封制

敕：稽古彌文，對時大亨。奉幣陳潔俎，潛孚報本之誠；下詔頒舊章，庸沛漏泉之澤。乃睠輔臣之忠藎，聿追祖考之褒崇。爰示贊書，以光幽窈。具官趙葵祖棠，學窮聖奧，譽振儒英。善積慶餘，閥閱聲光之自始；源深流遠，子孫勲業之相輝。再傳密副於樞庭，均佚暫恬於家食。茲明禋之既舉，宜寵數之再加。昔懋顯揚，嘗領東宮之傅；今加優卹，爰陞左棘之孤。尚其有知，歆此無斁。可。

《樸堊集》卷七。

趙葵祖母追贈制

敕：登賢宥府，爰疏寵於前聞；有命昕庭，并追榮於內助。誕揚隆施，式表流光。具官趙葵祖母某氏，端淑閨儀，肅離婦道。敬夫以賓禮，宜室宜家；教子以義方，惟忠惟孝。果秀鍾於國棟，茲妙幹於天樞。宜膺望郡之封，丕衍漏泉之澤。欽予時命，惟乃之休。可。《樸堊集》卷七。

趙葵祖母追贈制

敕：維秋季月，諏旦中辛。展采總章，既順成於天慶；受釐宣室，爰誕錫於臣工。睠於近輔之賢，追報重闡之德，其加異數，以賁幽宮。具官趙葵祖母某氏，孕淑名門，來嬪英彥。婉婉聽從而著德，溫恭惠淑以謹身。生子生孫，果相先於勳業；惟忠惟孝，信俱謹於朝廷。矧惟副樞筦以運籌帷，亦既有爵位以畀祖妣。恩徽未艾，已久正於小君；禋霈誕敷，宜晉加於大國。尚其不昧，庶或時歆。可。《樸堊集》卷七。

趙葵妻追贈制

敕：宗祀明堂，昭格天臨之鑑；予有大賚，併疏漏泉之恩。爰示睠於近臣，悉追榮於內助。具官趙葵妻某氏，柔嘉維則，淑謹其身。賓敬從容，閔勤勞而勸義；閨儀離肅，致爵位而起家。政期偕老於暮年，奚謂溘先於朝露。茲惟大享，載飾彝章。撫寧郡之舊封，既驗鵲巢之效；渙長沙之新渥，載昭象服之宜。尚其熒魂，歆此褒恤。可。《樸菴集》卷七。

全宋文卷七七四六

徐元杰 三

嘉熙戊戌輪對劄子

嘉熙二年

臣嘗讀《易》，於否泰剝復而天下之理無有終窮。剝極則必復，否極則必泰。一陽兆於復，此生之基也，進則可以爲三陽之泰矣。人主爲天地立心，觀否剝已極之象，將以新世道復泰之生意，在乎反諸一心，體復之義而已。故有一身之生意則一身泰，有國家之生意則國家泰，有天下之生意則天下泰，反是則剝與否而已。茲非交通爲泰之難，不遠而復之難也。人主患不知復爾，知復則隨寓隨覺，有自新之功；不知復則隨覺隨泯，有自暴之慮。秦穆殽陵之歸，受責如流，此過而能復者也；漢武末年之詔，深咎既往，此迷而能復者也；梁、陳、隋、唐之君睹變異而不悟，縱佚遊而不悔，終於迷復敗亡而已。然則處否剝之世，有能自反而復，則君德生生日新之美，即天地生生日新之功，致泰之道，其在是乎！恭惟皇帝陛下以仁聖之姿，撫艱難之運，自其緝熙聖學，玩《易》知幾，謂宜致天

地之泰無難矣。然端平新政，初心清明，不遠而復，生意將新。此一機也失之，名更化而實未嘗更化。嘉熙以來，容養善念，敦復無悔，生意又新。此一機也，失之於始玩變而終未能消變，激而爲敵人之禍，泄而爲非時之雷，溢而爲水旱、日星之咎。民物以是而消圯，上下以是而扞格，天地剥否之象，至此極矣。然天下無終極之理，君德不可無自反之忱。苞桑之戒不嚴，不足以致休否之吉；貫魚之寵不察，不足以遠剥近之災。陛下悔悟之機屢動而屢窒，得非自反之未至復得之，生意獨有未新者乎？壬午之風，陛下之法家拂士也。夫以恐懼修省方嚴於避殿求言之時，而星火失度，且有戟氣，是天心仁愛之意，其有加無已又如此，則陛下夙夜畏威以祈天永命者，當何時而可已哉？天亦念斯世否剥之極，開一綫之生意者在陛下，然則轉一世之剥爲一陽之復，新一陽之復爲三陽之泰，其機在聖心而已。今也人臣愛君，請御正殿，至再至三，陛下勉而從之，此正朝廷清明之機，開世道以復泰之日也，非徒曰復新御朝之禮而已。陛下勿憂世道之泰爲難，當憂天理之復爲難。進潛陽之剛，則陽明勝而德性用者，不可不充也；消外陰之柔，則陰濁勝而物慾行者，不可不窒也。以孔門之克己復禮者求之，凡便安順適、意欲好樂，皆己也，必剛以克之，而後欲盡而禮復矣。以視聽言動之勿非禮者求之，則凡隱微之差，形似之妄，皆非也，必明以辨之，而後非禁而禮復矣。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陛下以臨朝之清明，玩不遠而復之義，持之以克己之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無往而不求爲生意之充，則世道復泰，舉無難矣。何以言之？惡旨好善，此一身之生意也。臣竊睹陛下臨朝之語，有曰：「惟知菲食，何暇嗜音？」臣子聳聞，莫不以謂自斯言充之，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何往而不爲修身之泰？然賓筵惟戒媒近，侍僕罔匪正人，得無所當檢柅、益爲聖德之謹者乎？防微杜漸，此一家之生意也。臣嘗側聞陛下臨朝之旦，有曰：「戚里予郡，易啓私恩。」中外驩傳，莫不謂自斯心充之，糾禁內謹，政無多門，何往而不爲齊家之泰？然蠹穴每難盡窒，狐社率多虛附，得無所當警飭、益爲命令之嚴者乎？黜陟有序，此一國之生意也。陛下臨朝而率作，凡差除進擬，職所當遷，亦莫不曲致其謹。小大聳聞，以謂自此意充之，上盡道揆，下盡法守，何往而不爲治國之泰？然用賢轉石，去佞拔山，箴切上身，詆及宮禁，或有悲憤於導人使諫之後，是豈容不以正論元氣、公道命脉益爲之扶植者乎？備禦有經，天下之生意也。陛下臨朝而憂，顧以淮右封部盡隸督閩，將以一其事任，中外驩傳，以謂自此見充之，舉措得宜而人心服，城守相接而敵騎擒，又將何往而不爲天下之泰？然淮寇方掠，憂重石城；西蜀未平，難置度外。況乎東西猶有治水鄰壑之疑，是豈容不以同舟遇風、協力共濟者益爲之戒諭者乎？夫以陛下復德美意一旦發動，其機如此，則陽明之生駸駸不已，轉斯世否剝而復泰之，此陛下所能爲而不容不勉而爲之者。昔董仲舒論災異警懼，以爲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必繼之曰：「在勉強而已。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實陛下所當深體，進夫克己復德之誠，求以無愧乎上天仁愛之本心，則天下國家之泰，未有不自勉強充之，是又愚臣之所惓惓也。雖然，陛下反復爲本，固所以致泰也。臣嘗觀剝復否泰之機，其所以然者，君子小人實爲之。陛下燕閒玩《易》之頃，亦嘗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際而深長思乎？曰泰曰否，上下之志交與不交、同與不同而已。善處否者，有傾否之喜；不善處泰者，有復隍之憂。其機至可畏

也。處剝之勢，君子之得興，小人之剝廬，而況於剝牀以膚、魚肉生靈者哉！至於處復之時，聖人不言，君子而言，朋來無咎，正以世道一綫之生意在此。故潛來君子之朋，僅曰無咎而已，蓋有意君子之道長也。然則人主因天理之復，開世道之泰，又非九二大臣協贊不能也。故自天子至於大臣，壹是皆以克己復禮爲本。今陛下克己無我，尊禮大臣，蓋亦閔世否剝，求以爲復泰之圖。大臣包荒慮遠，固無一日不爲天下計。抑憑河有勇，朋亡得中，相與協贊陛下基泰之道者，尤不容不重用其心也。昔諸葛亮曰：「官府當爲一體，陟罰不宜異同。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繼今陛下惟日與二三大臣致謹其差擢之由，等而上之，凡一命令，凡一黜陟，無往而不以公天下爲心。於陽明必極其充，於陰欲必嚴其窒，則天地生生之意，當亦無往而不普。而況右揆久虛，論相者陛下之職也。曩者更化之初，輕用此職，開邊之禍猶未歇也。今不可以復輕矣。世道存亡之決，在此一舉。臣願陛下宵衣旰食，默祈於上天之公，非耆艾骨鯁足以負荷斯世者，不以輕畀；而又博參中外之情以決之，一皆出於天命，有德而無私。如是，則天佑賢佐，協濟中興，開之以朋來無咎，進之於茅茹彙征，基世道以復泰之運，或者猶可及也。常人之見，見於已形；識者之見，見於未形。自其見於已形者言之，上而天變之未弭，下而邊患之未平，凡世道否剝之可爲痛哭，又有如賈誼所謂難徧以疏舉者。臣積忱竭慮，思以轉移機括，感悟聖心，惟自其未形者而圖之。故願陛下靜觀否泰剝復之幾，益謹諸聖心而求所以爲輔相裁成之道，庶乎可以感悅人心，迓續天命，上以重一祖十二宗之付託，下以繫四海億兆生靈之愛戴，則天地復泰之象，不在天地而在陛下方寸中矣。臣狂瞽末學，初對清光，猥褻縷陳，冒

犯天聽，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之，取進止。

〔貼黃〕臣竊惟陛下天生聰明，具有符應，實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今主鬯久虛，得無有上關聖心者？昔高宗皇帝紹興三年，春秋猶未壯，其注意於孝宗也，賜名易封，天下驩然。此蓋陛下家法，謂宜蚤定其計，以係天下之心。他時光開繞電，自有祥符還邸故事。側聞聖意雖已有定，當使天下共知可也。惟陛下爲宗社遠慮而亟圖之。臣聞昔文王清明象天，惟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異時則百斯男，本支百世，亦不過純亦不已，一念基之。臣於此益願陛下保毓聖躬之清明，熊夢呈祥，此又其本。臣狂愚僭及，自速誅夷，惟陛下察其心而宥之。取進止。《樸菴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五。

第二劄

嘉熙二年

臣惓惓孤忠，既以天理之復爲世道之泰，投忱君父矣，臣又私竊有感焉。夫邊患莫慘於今日，故天變莫稠於今日。陛下克謹天戒，有感必通，宜矣。邇者太白經天，流星隕晝，質之占象，皆非細故。此必猶有應天以實而未盡舉行者也。昔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戴陛下天地罔極之恩，方待對也，蚤夜齋栗，如對上帝，曷敢隱情惜己，退有後言？故茲瀝忱，略述帝道，冀以感悟萬分之一。惟陛下力行好事，無往不盡，而後可以回天心之悔禍。昔舜伐苗之師，

以禹誓衆，無不一乃心力，三旬之逆猶不免焉。蓋《書》者，記事之史也，當時所載如此，則苗之爲害可知。益之贊禹，乃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繼之以「謙益滿損，時乃天道」之言，至又推本帝初歷山之號泣於旻天，瞽亦允若。益豈爲是緩而不切之言哉？其意若曰：格有苗易，格旻天難；格旻天易，格傲象難。象至不仁，親愛無已，是於其所難格者格之矣。當時誕敷文德之實，皆自其天理中發之。此所以至誠感神，天爲之動，苗亦以格也。陛下聰明濬哲，稽古如舜，舉天下仰之如父母。今也睹天變之狎至，悵邊好之未通，固欲以反求其躬行，內修其政事，此蓋有所不容緩者。然臣謂舉繁縟不足以格天變之弭，惟盡人事則不期而自弭；殫計力不足以結邊好之和，惟回天意則有感而自和。故善言則星舍有潛回之機，家和則外侮亦豈得而至？爲今之計，莫若充姚虞親愛之心，密加於已復爵之邸；崇周家內睦之仁，深寓乎無不盡之情。酌典禮於遷瘞憫嫠之時，施德澤於昭天漏泉之域，使存者有所慰薦，往者有所憑依，是亦盡人事之一端，或者回天意之有所待也。曩時儒生忠愛似失之激，不惟不足以迎陛下無窮之意，反有以惑陛下親愛既往之心。然而陛下高明配天，何所不察？博厚配地，何所不容？以御朝清明之初，此正復見天地之心之日也。新陽生意，幽壤如春，明昧昭蘇，氤氲蟠塞，天開泰道，助者順矣。一順舉，百順備，何憂乎天變，何畏於韃酋〔一〕？陛下其深繹之。臣螻蟻微踪，生平無他妄念，惟知盡臣子之職爲難。今叨恩非據，得對天日，少殫畎畝之忠，而後屏處窮閭，臣之志願塞矣，惟陛下矜察。取進止。《樸菴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五。

〔二〕韃酋：原作「敵人」，據明刻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淳祐甲辰上殿劄子

淳祐四年

臣叨恩收召，獲對清光，不可以故事具文之言對，惟陛下垂聽焉。臣竊惟天下可慮之勢，譬之舟汎滄溟，非不歷驚波怒濤之險，幸狂飈之粗息，宜同心而共濟可也。苟以恬靜自紓，偃仰少憩，視罅漏之滲而弗窒，睹維楫之亡而弗救，于于然略無誕先登岸之意，正恐天下以風，其何以支？方今之弊，無以異此。臣聞敵國外患之有無，正所以係國之存亡也。自古不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國勢必尊嚴，內治必整飭，君臣上下凡見之於嚴訓胥告者，惟曰常謹其在我而已。是以唐虞盛時，四夷來王，實本於無怠無荒之忱；蠻夷率服，不外乎惇德難壬之化。當時廷臣告語，首欲其儆戒於無虞之日。帝之作歌，非夸詡也，凜凜乎勅天之命而不敢安；皋陶之颺言，非溢美也，懇懇乎興事謹憲而不敢怠。不特此爾，上之所以告者曰「惟時」，則不玩於惜陰也；曰「惟幾」，則不忽於謹微也。下之所以復者，首之以「念哉」而致其慮，終之以「欽哉」而堅其志，不徒爲明良喜起之賡，必嚴於叢脞惰墮之戒。夫以泰和氣象，猶諄切規警如此，今果何時，視爲已安已治而悠悠玩愒，得乎？陛下與二三大臣以宗社爲心，是正勵志復讎、卧薪嘗膽、汲汲於生聚教訓之時也，是正憂治危明、寢薪厝火、皇皇然痛哭流涕之時也。陛下一警悟及此，則夫發憤立志，責躬救過以先羣下者，是又今日之良機也。

然立志最易消磨，救過常易因循。歎白日之如飛，痛事功之何及，慨蒼天之罔極，懷報稱之何窮，體認乎天地眷祐之隆，感念乎祖宗付託之重，悼襄漢之未葺，憤淮蜀之未靖，陛下必有志於撥亂，二三大臣亦必相與堅定夫修攘之規模；而燕安江沱，玩敵噬臍者，不可不鑑也。亂離斯瘼之在念，勞來還定之關憂，陛下必有志於平治，二三大臣亦必相與恢拓夫弘濟之事業；而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者，不可不戒也。臣聞前乎十年，聖語嘗曰：「即位以來，未嘗爲祖宗辦一事。」是蓋聖志英烈，質天地神明而無愧。惜乎其工夫經理之次第，不能反而求之，以乖陛下之初心；而法家拂士所以規切時政者，又不能諄勤惻怛，以開明夫上下有爲必遂之志。舉世之耆艾骨鯁，爲之擯棄淪落而無餘者，則亦甚可惜也。雖然，事無難易，有志竟成，鑑舊圖新，辦此心爾。陛下以不負天地祖宗爲心，必示人以予違汝弼之旨；二三大臣以不負陛下爲心，必諭人以勤攻吾闕之求。自是而倡之，則內外大小之臣，亦必洗心滌慮，莫不有官師相規之義。故夫謹法守者，勿求多於道揆之常，井然《周官》法度之中，隱然《關雎》、《麟趾》之意。至公血忱對越之實德，相與每事而發見，凡有動於血氣之私，必深省而自窒之；刻勵堅苦負荷之定力，相與協心而扶持，少有鄰於便安之適，惟深戒而隄防之。如是則自上而下，無一念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無一事而不以天地祖宗爲心。是蓋古者君臣相與克艱之義，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其旨如此。陛下與二三大臣信能持此之志，堅如金石，救此之過，疾如雷風，則舉天下之事勢，自莫不就吾之條理矣。雖然，臣所謂立志者，志於與治同道，回承平之氣脉也；臣所謂救過者，救其與亂同事，起積壞之膏肓也。況夫上而天命之靡常，所以祈天而永命者在是；下而人心之

可畏，所以感人而結心者在是。臣觀聖人之《春秋》，其於魯宣之時，書滅赤狄，書大有年，又必書災異而迭見於先後，其意蓋亦深矣。此古大臣所以日奏四方水旱、盜賊之變以警懼上心者，非過慮也，蓋有所警懼則不敢玩物。入而謹之於存養者，皆所以事天；出而推之於寵綏者，亦所以相帝。無敢戲豫，敬天怒也，而賓筵媒近，或以汨清明之氣而售其欺者，不可以不防。治民祇懼，畏天命也，而田里愁歎，因以致乖戾之證而莫之聞者，不可以不察。以世教所當身任也，必修明乎三綱五常，以爲扶持有永之道；以國事所當時飭也，必兢業乎一日萬幾，以寓寅畏自度之敬。以至節無藝之費用，罷不急之工役，去無益之崇尚，庶幾簡靜足以宅聖志，憂勤足以玉聖躬。推而見於酬酢運量之際，無往非剛健粹精之德。茲皆人事之所當盡而天理之所必契者，陛下其深念之。舍是則應天以文，何以迓續乎天命？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然公是所在，千萬人一心也。昔者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齊國大治，人人各盡其忱。唐之朝廷舉措得宜，自有以深服乎將帥士卒之心。陛下責吏治有詔，戒邊帥有詔，風飛雷厲之下，草偃蟄奮，宜無留難。然以臣觀之，人心垢玩積習矣，士大夫志富貴而不志功業，革其面而不革其心，錮於患得患失之己私，而愛君愛民之心事無復有矣。陛下及是之時，勇於立志，開忠直之路，塞邪枉之門，聚賢人君子以肅羽儀，擇監司帥守以嚴按察；詔二三大臣，以包荒馮河之力量，於以崇難進易退之風。凡忠良知有欲爲而未遂者，必意氣感動而招徠。責三邊將帥，以備塞禦戎之事功，於以行信賞必罰之令。凡偏裨行伍有軼羣而超衆者，必共蒐舉而躡用之。如是則內外知所信向，蓋不但可以作新吏治而已。舍是則動人以言，何足以感服乎天下？今天下大勢有可以興

起之機，陛下與二三大臣當悠長以思。惟至公盡誠可以感召和氣，惟刻厲堅苦可以成就良才，則臣所謂發憤立志、責躬救過者，雖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夷狄禽獸乎〔二〕？臣草茅書生，不識忌諱，深念受恩罔極，無補涓埃，齋心積忱，以對越之心對陛下，志於感動，不覺言多。惟陛下不以故事具文視之，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樸菴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〇。

〔二〕夷狄禽獸：原作「於鄰敵」，據明刻本《歷代名臣奏議》改。

第二劄

淳祐四年

臣聞之《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邦邑承襲之舊而當作新乎民，以承天命之常新也。今錢塘駐蹕之久，驕奢淫逸，長此安窮，人欲熾而天理滅矣。滌舊染之風聲，回新美之氣習，此其括在陛下而已。然自曩時，有納聲色以固寵位者，而後舉天下成誨淫之風。至今觀光上國之士，自一命以至班改，粉白黛綠，羣載後車，其勢已不容不貪黷。臣觀都人生女，自襁褓而教歌舞，計日而鬻之，不復有人父母之心。士大夫以其良貴不貲之身，每每自戕於冶容苟售者之賤，則夫嚴事君父而告之以不邇聲色，覬其毓粹清明也奚其信？昔墨翟不入朝歌之邑，今堂堂禮樂之區，此風積習，轉轉日甚，連薨罕良家矣，是可不爲風俗慮乎？唐太宗出宮女三千人，蓋其英武有大志如此，孰謂陛下春秋

鼎盛而不能爲太宗之勇乎？繼今其端本於宮掖之地，先以禮制心，而後士大夫能以禮防，民德可以歸厚矣。自曩時有來苞苴以啓貪殘者，而後舉上下成誨盜之風。今苞苴之路雖窒，士大夫猶忍施劫奪之政，其弊在於不貴桑麻穀粟而貴金銀之器用。匹夫之家，亦越分而求之，畿甸爲尤甚。比年金銀踴直，上應乎天象之占；楮弊積輕，反以爲郡縣折變之利。士大夫方征求竊取，不念胞體之本同。向也綠林黠鯨之擾，生靈肝腦塗地，以至上關玉食之憂，而士大夫至自賈禍者，懷璧其罪也。齊高帝曰：「吾治天下，當使黃金與土同價。」陛下動心於此，不以人廢言，而以流化自近始，繼今惟儉朴實用之崇，置金銀於無用之地，屏貪殘以挽生意，消物慾以還天真，是亦陛下訓廉謹刑之一助矣。今流風交煽，侈習競趨，渡江以前，窮奢極娛之禍，厥鑑猶不遠也。京畿根本，實係觀瞻，風俗樞機，端自聖化。爲今之計，莫若抑文尚質，務實去華，明禮教而爲之範，因人情而爲之防。欲使都人知有人父母之心，不可不使士大夫知有暗室屋漏之愧。臣願陛下以身率臣下，臣下以身率天下，舊邦新命，此其日也。臣迫於憂愛而言之，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

〔貼黃〕臣不佞，已奏請於陛下之前，乞崇質朴以化天下，士大夫知有暗室屋漏之愧矣。然臣列屬天官，服役茲始，深念選調者之淹滯，而流品之未易清，資格之不容不守也。及觀公牘紛然，求雪罪犯者何其多！至有初筮數罹罪罟而恬不知悔者，與臣在田野間所聞，皆此之類，問之，則曰：「已經赦宥，已下約法。風聞無實，不經取勘，今當洗拭也。」臣竊痛念今日民病極矣。州縣間吏以朝廷忠孝爲可恃，用虐濟貪，無所不至。所賴者，當路按察使之屏處自新，如按察者之

所請可也。繼今欲望陛下謹擇監司、郡守，極其精選，勿以輕畀。舉行祖宗之典，令監司精密以察郡縣等吏，郡守精密以察幕掾、令丞等吏。凡所刺者，必事事節節各務真的，而不至有風聞之誤。苟麗於罪，刑故無小，其奸貪甚者屏棄勿用。斷斷行之，則官吏洗心而民物吐氣矣。茲事甚重，上關慘舒，臣即其已言者荐瀆天威，實念民病之未易瘳，州縣吏之未易察，監司、郡守之未易精擇。臣惓惓愚忠，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審處之，不勝社稷生靈之幸。《樸菴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七。

甲辰冬輪對劄子

淳祐四年冬

臣昔事先師文忠公真德秀，時嘗語臣曰：「君臣交際之禮，惟拳拳納忠，不至於詆訐，則得告上之體。」臣佩服師說，惟守樸忠，不敢孤陛下選擇之恩。臣私竊自念，戊戌告歸，分甘山林，抗疏而辭謝陛下恩除者屢矣。去冬被命，循墻弗俞，深惟君臣之義所不容廢，故勇於一來。嘗私謝大臣曰：「盡事天之敬而事君，推報國之忱而報德，是臣之所以不負陛下者，即所以不負大臣也。」故圖報大者，在於隨事納忠，不在於承意順旨。況陛下廣諫諍之路，恢容受之量，事適有所當言，可以寓輔助而存天理，其忍緘默不以顯告陛下哉？臣前日晉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之事，「三學上書，卿曾見否？」臣奏雖聞有書，未之見也。竊窺聖意豫憂邊事，故有此命。臣又妄奏陛下出命太

早，所以啓人之疑。然人言不可沮抑，且須靜以處之。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自曰俞，臣又何所容喙？及觀學校之書，畏天畏人言。前此雷變之頃，觀累疏避位諄切，及於雙親喜懼之年。今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於犯清議哉！臣聞大臣年四十五時，憤侘胄之權姦，建白諸父，請密圖之。此父在觀其志，自少時已知有大義。今父沒觀其行，大倫所在，果何待士論而後知？前日朝廷出命之易，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爲四海億兆姓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況有道之世，市議道謗，其可拂哉！天地間惟道理最大，人言之所以必爭者，顧惜此耳。昔孟子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可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至論敵國外患之有無，則以爲吾國存亡之所係。然則外患非所當警，內治要審所先。有《天保》以上諸詩之本領，則《采薇》以下諸詩之事功特舉而措之耳。數十年來，人皆忽此，只於末上理會，所以力勞而效寡，視儒生正論爲迂闊。君子愛人以德，保惜一代之臣而成三年之禮，國事所最急者。元台重任，中外觀瞻，三省綱常，靡容渙散。陛下以宗社生靈爲念，以綱紀法度爲心，必咨於大臣曰：當今內外執政法從之臣，孰爲有才，孰爲有德？孰可舉以自代？參酌輿論，而後爰立，舉之得人，則四海九州受大臣之賜。即大臣之在任也，聖德高明，靜觀事勢，如以邊境爲可慮，則遣使就問計可也。如以備禦貴講求，則使之預料便宜，一一圖上可也。將帥牧御之才，錢穀甲兵之事，姑仍舊貫而經理之，亦可也。如此，則於家無虧歉，於朝廷有勳勞。富鄭公弼五疏而終辭起復之命者，又豈容以專美哉！夫世道未嘗狹也，大臣積慶之家也，前者有餘而

不盡用，後者愈用而不勝窮。修齡鉅福，生榮死哀，使人詫千載一時之盛，而不知其早歲清修，平生恬淡，翕者張之，天報如此。今大臣福祿聲光鮮克儷美，又何歉焉？不惟陛下當惜之，而大臣亦當自愛惜之。端憂几筵，勿過哀毀。其於讀《禮》之次，無非閱理之時。仰探千古之聖賢，將大後來之勳業，正於此基之。夫欲富好貴，人之常情，不以道則君子有所不處；建功立業，君子之盛心，志於道義，則功有所不足道。況道義有所未安，而過眼空花之富貴？自昔滓汙簡冊、薰穢宇宙者，不知其幾！達人大觀，知幾自了，凡物皆朽，惟名爲不朽。今京城之內人心皇皇，士論藉藉，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之如何，凡有父母之心，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爲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爲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遐方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茲因論對，僭瀝血忱，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爲陛下愛惜民彝，爲大臣愛惜名節。所以望大臣者，不止於今日，知臣罪臣，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不可誣也。臣以經筵既承清問，輒又出位言此，不當更塵班綴。伏乞陛下奮發神斷，罷臣職任，畀臣叢祠。臣謹對而閉門却掃，以俟陛下誅斥之命。臣罪當萬死。《樸堊集》卷三。又見《宋史》卷四二四《徐元杰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二四，《南宋文範》外編卷二。

第二劄

淳祐四年冬

臣既懇懇納忠，爲陛下、大臣解士論之疑，敷陳於黼座之前矣。然念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君臣

上下，交相維持，所以爲國遠慮、扶世常經者，要當隨事救失，不當以患失爲事。蓋救失與患失異，救失者，綱常必飭，名義必正，經紀必陳，立制度必昭明。謂正心修身爲齊家治國之本，故自上而下，自早而暮，惟以聞義不徙、不善不改爲憂，他又何所患焉。彼患失者，一切反是。以私恩爲必報，而每急於徇人，以競進爲良圖而不顧於喪己。得位者以同流合汙爲至行，任事者以便私適己爲長策。謂觸忤爲妨進，則時事可論，不暇及也；謂暗啞爲圓機，則心知其非，何敢議也！滔滔流俗，幾年於茲；悠悠風塵，賢者不免。若是者，豈非患失之習有以痼之耶？夫惟心有患失之弊，見利害而不見是非，名位光顯，苟合取容，而不知道義植立，凜凜難挫。且今日在朝布列，致身通顯者，皆天資之美者也。勇往直前，聖賢事業，夫孰不可勉？日用動靜，事無非學，交游切磨，學無非事，人苦不自覺耳。粵昔警省之助，莫大於官師之相規。有志功業之賢臣，亦必曰勤攻吾闕，求如不及可也；不然，本心之失，懵不知救，顧惴惴然患外物之失。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吁，可畏哉！雖然，士大夫當化風俗，不當議風俗；當論事之是非，不當恤身之利害。泛然言人之失則甚易，奮然救己之失則甚難。臣早夜憂思，動息猛省，堅苦刻厲，謹守初心，惟恐庸愚，易至間斷，一不自覺，駸駸小人之歸，尚何以議人哉！臣之初來，惟欲一面清光於去天稍久之餘；亟求還山，勉卒舊業者，臣之心也。恩除太過，隱然於心，將亦不免動於患失之私矣。因學無正法，過必改之，反諸本心，痛切警懼。日月之不再，而人之所以爲人者渺茫也。臣請罷職事，伏惟陛下曲成臣志，放臣還山。臣犬馬之齒未衰，事陛下之日儘長。感時憂深，誼當引去，惟陛下矜赦。《樸菴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七。

全宋文卷七七四七

徐元杰 四

請御書古良西窗明遠書院劄子

臣恭惟皇帝陛下德粹天資，道傳聖統。一念典學，窮日月就將之功；肆筆成書，燦雲漢昭回之象。凡侍翠帷之誦說，均蒙奎畫之恩盼。臣猥以疏庸，預叨遴選，愧無補於虎觀燕朝之密，敢有覬於鸞翔鳳翥之華？實念臣先大父安國「二」，諸老從游，一第艱苦。嘗即「西窗」而爲號，爰宅古良以讀書。遺經猶存，破屋無恙。而臣先所生父炳隙地家塾，數椽鄉居，亦取「明遠」之名，遂爲講肄之所。以祖父義方之真切，示家庭忠孝之諄勤，凡茲幸際於休明，無非遠藉於詒翼。良弓良冶，深慮顯揚之未能；肯穫肯堂，忍使湮沒而弗顧？俯輸愚悃，仰瀆聖聰。恭望睿慈特頒宸翰，賜臣「西窗」二大字及「古良」二大字，爲臣先大父，以光存歿；賜臣「明遠書院」四大字，爲臣本生父，以賁家庭。冒犯天威，臣不勝俯伏戰懼之至。《樸菴集》卷四。

〔二〕安國：原作「母國」，據《乾坤正氣集》本改。

乞贈恤故侍御史劉漢弼劄子

臣往讀唐史，至太宗謂虞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未嘗不歎其從諫之盛德。及世南歿，夢進讜言若平生，翌日，乃下制恤其家。臣又掩卷而歎曰：明主之禮遇忠良，不特用其言而顯其身，逮其既沒之後，精誠之交孚，情意之隆厚，悉由夫平日也。然則天下之忠臣賢士，豈不樂於盡其心哉！臣竊見前侍御史劉漢弼真實有守，忠讜敢言。往爲御史時，毅然排擊同列，不以一去爲重；食貧自樂，若將終身。比者陛下深思樸學，召至臺端，漢弼亦感激自厲，知無不言，斥逐官邪，扶持國論，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而一疾不起，士論惜之。母老家貧，妻病子弱，生無以養，死無以葬，但有讎怨，誰肯哀憐？善人聞之，幾爲瘖啞。若非聖主稍越拘攣之度，曲加存恤之仁，則其身後事，殆有不可言者。臣初不與之稔，特念忠智之士，其死可哀如此。臣契勘漢弼嘗除侍郎，當得賻贈。緣近歲銀絹匹兩例以舊楮折支，所得無幾，欲望陛下特下戶部，支給本色，仍下紹興府量與助其葬事，使天下共知聖君之所以待諫臣，負國者雖生而不逃其誅，忠君者雖死而必厚其報。所以激人心而維世道，豈曰小補！取進止。《栟埭集》卷四。

繳錢相召赴行在指揮劄子

臣竊見錢相起自儒科，殊乏器量，齷齪自守，榮進是貪。仕於外則政以賄成，仕於朝則公爲私奪。其居于鄉，則縱容子姪，恣肆幹僕，廣占民產，閭里怨嗟，衆謂其多貲發身。嘗徧歷言路矣，凡所論列，摘微過而蔽鉅姦，每借之以爲修怨之地。迨其躡天官之長，兼夕瑣之任，都人爲之謠曰：「要過銓衡與銀臺，除非大錢小錢來。」蓋指其父子黷貨而言也。相不是察，身居通顯，行每由徑。故曩爲學校所詆，又爲吏議所斥。相嘗假老丐祠，今其親九十餘矣，而又急於規圖超用。召命一下，人言藉藉，咸謂聖化方新，污俗漸洗，詎容愚而能伸，復覲於穿金門、入紫闥乎？爲相之計，正當回顧親老，退處寬閒，日供滫瀡之奉。惟内存畎畝不忘之念，庶乎其少追清議矣。乃獨不然，何耶？言之至此，不覺寒心。臣濫尸繳駁之職，若不正救於未用之先，何以爲士大夫風俗之戒？欲乞睿斷，將相召赴行在恩命亟賜寢免。世道幸甚，士論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樸菴集》卷四。又見《歷代名

臣奏議》卷一八五。

繳鄧泳乞祠不允指揮劄子

臣竊惟長安號天險也，然必得人之險，而後天之險爲可恃。沿江制副，甚重匪輕，胡可畀非其人哉！泳心術回邪，氣貌粗俗。早求速化，徧歷邊閫入幕之賓。其爲謀畫，不過所至清野〔二〕，殫國之財，撒花資寇而已。用是而爲績最，麾節更迭，徑躡朝班，入從出藩，如取諸寄。臣每聞其在朝之日，怙勢擅權，不可具狀，姑以一二言之。泳嘗脅制言路之臣，抑遏其月課所及，更授以揆路之風旨。臺臣不敢自固所守，以至憂患而斃。又嘗爲殿廬編排官，凡詳定而下，皆爲泳意所授，屏息以俟其頤氣，諸房敢怒而不敢言。陛下蓋嘗察之，雖能黜泳於外，乃又以重任付之。徒見其軍政不修，江防不備，將校率爲私人是用。問其郡政，既多爲苛斂之術，凡商賈齟運之往來，泳復百計困沮之，至專其利，以自豐殖。是尚可使之當重地者乎？臣職在封駁，因其再有乞祠之牘，豈容緘嘿而不言？臣愚欲乞聖斷，俯從泳之所請，亟使解罷制副職事，畀之投閒，少自警省。別選材望，以重茲寄，庶乎天險與人險相資而無虞矣。《樸菴集》卷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五。

〔二〕過：原作「規」，據《歷代名臣奏議》改。

繳趙汝選改差知邵武軍指揮劄子

臣聞士大夫年及者，不作縣，不作郡，著之令甲，昭然不誣。況於得郡而闕，及凡未登對之人，必奏事訖然後之任，此又聖朝所以重臨遣〔一〕、專牧養也。今汝選原未嘗作宰，是猶曰兩嘗爲令，但當考其月日滿與未滿而已。然汝選年已七十有二，邇者臣察奏，乞以年及人姑畀參議〔二〕，未欲絕其祿，亦不欲勞以郡也。汝選年踰古希，偃然得郡，不待奏事而徑已之任〔三〕，是於法守無一可也。臣職在繳駁，未暇論其人之賢否與夫功過之有無，姑就夫臣分之所當覺察者而舉之。臣愚欲乞聖聰特發英斷，將汝選改差知邵武軍指揮特賜寢免，姑畀議幕，以祿其老。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樸菴集》卷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五。

〔一〕遣：原作「遷」，據《歷代名臣奏議》改。

〔二〕乞：原作「迄」，據右引改。

〔三〕已之：原作「之已」，據右引改。

繳蕭郊理還元斷月日指揮劄子

臣聞士大夫貪鄙無厭，昏謬無狀，有一于此，所至毒民。初犯再犯，猶不知改，必又輾轉三犯，不復有人心者，未有若蕭郊之甚也。郊之初宰漳浦，其罪不可勝數。且庇同官，縱胥吏〔二〕，相與壓良爲賤，指無爲有，輾轉誣詐平民，漁獵銀會，不極不止，具見提刑陳韓之所按。次宰湘潭，疲軟不足以勝任，容縱吏胥，肆爲民病，又見於提刑羅愚之再劾。若是則無所往而不自罹咎，覺悟警省，豈非郊之所當動心者？而猶未也。其所恃者，謂朝廷忠厚，遇郊則可陳乞參注，未逾時又可陳乞改正。故逃邑而受僉幕，郊於是益無忌憚矣。妻妾奴僕，第第交通，下則啗民膏以自潤，上則睨郡計以自豐，以折苗虧公爲能奉上，以隨事獵貨爲所當爲。江西提舉趙希龍之彈墨未乾也，而放行參注之旨隨請而輒下。朝廷但務姑息，既許令授親民差遣，又曲從其理還元斷月日之計。若是則昏鄙狼藉之人，所至皆可攫取貨財，爲湔洗之計。餓虎出柙，齧噬縱橫，民瘼其何以瘳？臣職兼繳駁，誼難隱容。欲乞聖慈特發英斷，將郊理還月日指揮亟賜寢免，俟明裡赦後別聽陳乞施行；仍乞自今以始，令郊注授閒慢差遣，庶幾職事與民兩不相病，公論幸甚。《樸菴集》卷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五。

〔二〕縱胥吏：《歷代名臣奏議》作「從吏其汙穢」，當是。

繳趙逢龍江東提舉王傑知雷州指揮劄子

臣聞士大夫可用與否，惟精神心術不可不察。蓋精神昏闕，每事受成吏手，視爲心腹，使民無所吐氣，雖有愛民之意，不能自由乎己，若是者爲郡且誤民，況爲一道乎？臣於逢龍見之。其心術姦欺，嗜利亡恥，不知命義，數罹譴問，懵不知所自悔。若是者雖爲倖貳且不可，況爲郡乎？臣於王傑見之。臣竊惟逢龍讀書授徒，奮由科第，臣與來往，嘗稱其廉。及解郡而爲郎，士論藉藉，相告曰人知其迹而已。去年秋旱，田野煎熬，吏告逢龍，以軍期爲名，搔動六邑，公私鼎沸。朝廷果有出軍之令乎？逢龍可謂之不知事乎〔二〕？況以前官積下官錢，爲吏奄有，以數萬計，逢龍家僕具能言之，簿歷尚可明驗也。彼又待吏如弟兄，燕私率與之對坐，稱都吏而不名。民訟曲直，期會寬嚴，皆吏之命，至有一事而三四案官書擬者。甲不滿吏意則之乙，乙不滿吏意則之丙。或一訟而迭勝迭負，更禪無窮。如此等類，不知其幾。臣竊怪之，姑言其略。及聞諸要路之臣，亦曰：「士大夫豈無昏庸者，未有如逢龍昏庸之極；豈無信吏者，未有如逢龍信吏之極。」臣忤不能對，益信知人之難如此。今濫員繳駁，知而不言，不惟無以見江東父老，亦非所以愛逢龍，是有負陛下多矣。王傑生長膏粱，鮮克由禮，嗜利亡恥，所至貪淫，狎妓受賄，訟獄爲市。如預借官物而去其籍，如廣敷楮皮而肆其暴，舉差役而滋賣弄之弊，虐小民而奉大家之驪。始則宰長興，而見於臺臣之彈擊；次而宰龍游，又見於知

郡蔡岳之按劾。蓋亦不復知有世間廉恥事矣。況其罪犯既多，前此脫網爲倖，今僅一爲倖爾〔二〕，又復脫請一麾。若且放過，則遠方赤子界之虎狼，得乎？臣於逢龍雖爲有舊，一道事重，不當隱情；臣於王傑初無怨尤，然知其人，亦難自嘿之。二人者善惡不同，同於爲民之病。欲乞聖斷，各且畀之祠祿，使之退省其私。他日警悟，各當其所而用之，亦未爲晚。《樸菴集》卷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五。

〔二〕不知：原作「當」，據《歷代名臣奏議》改。

〔三〕一：原作「以」，據右引改。

繳李曾伯淮東制帥指揮劄子

臣聞慶賞刑威曰君，君人制命而爲義，紀綱所在，凜不可渝。爲人臣子，能致其身，職分然也，生殺予奪，惟上之命，利害亦何可以自擇哉！自一命而上，食君之祿者，皆當惟君命是聽。況於高爵穹位，出而任國邊寄之重，胡可貪愛其身，逆計他日之去就，無王命而私相授受，恬不以怪？此有識無識所以痛哭流涕而不容一朝居者也。臣竊觀前兼給事中趙希堊繳奏邊臣李曾伯褒寵恩數，及閱李曾伯之奏，已擅分職事，付之張筭、田文虎，欲輕自脫去，臣不勝驚愕。曾伯早以才能自負，爲聖主之

見知，凡前此備禦，功過之半，陛下略其過而錄其功，以至文昌八座。爲曾伯食息念此，其將何以自誓，仰報天地罔極之恩？況聖政作新，事任因襲，曾伯控辭雖屢，而陛下勉留孔切，錫賚恩澤，初何他嫌？大臣與之書問絡繹，所以諭之究心備禦者，未嘗不懇懇惻惻，曾伯又何所疑而輕於擲印，一至於此乎？今陛下與大臣告諭深切，而曾伯輕舉妄動，以駭觀聽，又何爲而不以賢臣之所以主爾忘身、國爾忘家者終始自信乎？張竽權漕運者也，田文虎職監州者也，皆文臣之選也，皆知書之士也。無君者臣子之大罪，《春秋》之所必誅。今曾伯無王命而私授之于二人，二人亦無王命而私受之于曾伯，雖武臣稍知事體者，亦不敢如此；雖內地守令尋常被論而罪未得省劄，亦當守待，必得命而後交印。今曾伯身當邊閫兩道之重，蓋非小小事任也，何乃未之思乎？況張竽、田文虎皆擅攬牌印，但知有曾伯之爲長，何不知陛下之爲尊也？趙希堊封駁尚是恕典，胡爲未蒙付出？因念邊任至重，陛下之勉再三，曾伯不當輕去，聖恩寬大，不以罪之，而又以恩數加之，此固足以見聖明深意之所在。殆如漢吳王不朝而賜之以几杖，誠欲使曾伯愧悔自反而後已。今聞曾伯亦頗省咎，仍欲引疾丐去。以此觀之，則前日希堊所駁，且與曾伯收還前項恩命，蓋知曾伯既動愧悔之心，必不敢受此非望之恩也。恩數既不敢受，前日已付印于二臣矣，今茲尤當分明使之收回，以任職事。臣於此欲望聖慈亟從學士降詔，諭曾伯以人道至大之綱常，不得輕爲去就，以搖物情，以弛邊備。所有田文虎、張竽既不曾準朝廷指揮，輒自交管牌印之類，併乞如希堊所陳，重與追斥施行。如是則尚可整頓，凡任邊寄者必不至轉相效尤，吾國猶可自立於天地矣。《樸菴集》卷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八。

繳胡泓新除宗正少卿指揮劄子

臣聞君者天也父也，人臣立人之本朝，以事天之心而事君，則知盡萬物之生不足以報天之德；以事父之心而事君，則知竭百體之勞不足以報父之恩。況於身爲要臣而狎被御筆親除之寵，其當若何？勉竭自厲以爲君上罔極之報可也。今胡泓讀聖賢之書，豈無羞惡、是非之心哉？平居討論，亦豈不知三綱五常之正理者哉？臣與泓同朝且同江鄉，本以其年長而敬之，每聽其語言，則有大謬不然者。官爵，陛下之官爵也，泓自作郡而廢黜，陛下東拔登朝，置之郎省，洊膺親擢，方陪虎觀之聯，忽領烏臺之職。不惟泓喜過其望，人皆以爲殊特超躐之典。此正砥節礪行，明目張膽，敢於論事之時。奈何泓資稟凡下，血氣衰而志節不立，辭旨所及，不以聖恩親擢者勉務稱塞，惟曰：「此恩此德，實出於公。」雖聲言于衆而不以爲恥。臣聞泓之初來，登對首劄，有「愛國必愛大臣」之語，巧爲容悅；至次劄猶曲意阿諂。識者覺其爲人久矣。及其職司彈劾，專爲報復私讎之地，前後所詆，皆犯物論而不恤，是非易位，好惡反常。以耆艾典刑之名臣而妄有論列，以五十年儒科之宗老而亦被詆誣，泓誠何心哉？豈舉世已無一可論之士哉？方舊相以憂去也，稍有人心者皆知人道之不可廢，泓一則曰「恩相何來之遲」，二則曰「何必只管說綱常」，甚至延見士大夫，正色厲辭，毀短國祚，背棄君恩，盡倒公論之戈，橫身要衝，以售其足香糞苦之諂。通國皆切齒其姦，爲之憤疾涕洟。陛下一旦感悟，特出御

筆，拔擢公忠骨鯁之士以代之，人心鬱悶之餘，不啻如幽暗而復見天日。如泓者，既無羞惡是非之心，是尚可容其污天日之清峻者乎？況泓出身始末，尤可羞稱。自其微官時，未嘗用舉削而脫選，率不待終更而圖辟。泓知贛州，既不申審奏事，却令通判舒復宗語部使者，以本州盜發，催其赶上。泓舊與贛之娼女狎稔，到郡娶爲小妻，當時輿卒皆出不遜語，聞舒復宗於幕次，顯以匪人斥之。其他不顧十手十目之罪，在南安時，同官備能言之。是其居要地而甘自暴棄，在外服而不自愛重類有如此。臣與泓雖同江鄉，平時雖有敬老之念，然陛下恩德之罔極，臣雖糜捐不足補報，何敢芘泓而不以聞？況泓年將古希，戒之在得。臣愚欲乞睿察稍懲其姦，且以祠廩畀泓，使之少待而上掛冠之請，公論幸甚，世道幸甚。所有泓詞頭一件，臣獨未敢撰述。《樸菴集》卷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五。

再繳胡泓乞賜不允指揮劄子

臣聞諸《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臣叨恩過分，濫兼掖垣，實以封駁爲職，事無鉅細，當言必言，是亦合官守言責爲一職也。昨日臣以胡泓除宗正少卿詞頭未敢撰述，已懇切奏陳，未蒙頒命，第切凌兢。臣竊見泓昨以御筆親除，職居臺察，既不知明日張膽，爲扶持綱常計，觀其前後彈劾，專爲報私怨而已；最是背棄君恩，毀短國祚，每厲聲對衆，盡倒公論之戈。舉朝之士，爲之切齒涕洟，相與言曰：「自古見無禮于其君，則當如鷹鷂之逐鳥雀。」臣

蓋爲陛下憤疾其人久矣。況泓自微官以至南安、守贛郡，貪淫之狀備載前牘。昨污臺綱，物論藉藉，黨姦醜正，善類吞聲。今幸一旦親擢正人以代之，有識無識，同切慶快。而月卿宗少之任，是爲清切從入之階，泓既無人心、犯物論如此，斷斷不可與之並處朝列明矣。臣職在繳駁，不避讎怨，痛切言之，實以泓久爲公論之所不容，市議道謗，至作爲歌謠，皆以泓爲小人之倡。臣自昔持心近厚，非敢過爲指摘，爲公道計，爲朝綱計，不得不以去就爭之。今泓既上丐祠之牘，臣愚欲乞聖斷亟從泓請，早畀以祠。所有泓奉聖旨不允指揮錄黃，臣實未敢書行。《樸菴集》卷四。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五。

代宰臣進孝宗光宗御集表

帝製昭垂，於鑠兩朝之典；儒紳彙集，聿新羣日之觀。肆盛旦之諏剛，粹成編而來上。中謝。恭惟孝宗皇帝聖神冠古，歷數在躬。道傳親授之原，身濟中興之業。以天下養，粹然重協帝之華；惟子職共，允矣善繼人之志。慨念大有爲之歲月，益期恢未竟之事功。奮陽剛於乾道之初，英威風動；斂精銳於淳熙之後，容度天涵。任賢使能，而人物彬彬；信賞必罰，而治功赫赫。有真聖作，于棐民彝。度金玉而溫潤深純，言絲綸而諄勤懇惻。雅什播舜琴之風阜，載歌陋唐殿之日長。凡二十八載之間，見諸述作；較三五六經之旨，同一精微。極揚厲以無前，欲名言而莫得。恭惟光宗皇帝明參離照，光紹履基。自其佑下民而作君師，將以恢至治而垂軌範。雖萬幾兢業，夙存無逸之心；然庶政焦

勞，早有倦勤之意。眇神器於脫屣之易，措海宇於泰山之安。紀綱制度有以相維，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功垂社稷，澤在生靈。此又有待於昌期，益茂揚於大烈。皇帝陛下緝熙問學，經緯乾坤，以《采薇》、《天保》之規模，圖《吉日》、《車攻》之事業。戒謹寓於隱微之際，發彊奮於寬裕之餘。思昔先王，幸皇猷之未遠；于今永監，惟成憲之是遵。郁郁乎其文哉，巍巍乎有功也。是用會寶帙瑤編之紀，紬金匱石室之藏。大巧天成，不假心工之雕刻，徽音日播，永爲世寶之流傳。臣等叨被贊襄，與聞纂紀。上以彰既往，庶幾二祖道德之風；下以補將來，昭示百篇帝王之制。《樸菴集》卷四。

代宰臣進寧宗實錄表

仁深必世，偉先帝之宏模；史約繁文，示百王之令典。吉叶成編之奏，禮嚴中秘之登。中謝。臣等竊惟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紀。克紹前聖之緒，要參前聖之書。敬天愛民而家法之具存，修己任賢而道要之攸在。言路有關於通塞，化機足駭於弛張。或因革之制殊，或取舍之塗異。歲月日時之易失，當竟編摩；文章號令之可觀，必明修纂。況先烈動循於渠範，宜舊聞悉就於網羅。幸今身親見之，若是世未遠也。恭以寧宗皇帝無爲而治，率祖攸行。持敬仁勤儉之心，集安靖和平之福。觀時察勢，謹內外之修攘；更化攬權，別賢否之進退。風肅百蠻之冠帶，星羅萬國之貢珍。三十年政教之清明，六七作聖賢之輝映。久念寶龜之遺，載紬金匱之藏。汗青非一旦之功，纂錄至斯時而備。恭惟皇

帝陛下英姿超卓，聖學高明。嘉與羣儒，博參往訓。儲精稽古，見堯舜於典謨之中；述道養心，挹文武於方冊之上。矧荷詒謀之燕翼，詎忘紀蹟之鴻徽？彰彰皆飾治之經，懇懇善繼人之志。編之詩書而無愧，粲然詞事之兼該。臣等無補討論，謬塵典領。各率爾屬，寫琬琰而補將來；乃進于庭，光祖宗而垂後裔。《樸菴集》卷四。

進和御製詩表

瓊筵肆秩，方隆湛露之恩；瑤畫載頒，仍拜昭雲之什。有光儒道，增重斯文。中謝。臣等竊以唐人崇進士之科，我宋重題名之集。熙陵賜第，侈燕喜於曲江；靈河出圖，被詩章於《大雅》。在激昂於善類，匪夸詡於榮觀。迨今盛時，稽古明制，樂英材之有造，闡文教以彌彰。日就月將，五帝三王之淵懿；金聲玉振，七言四韻之溫純。本原之奏方嘉，氣節之倣隨逮。道要聞而仲舒擯，慨彼生之不辰；帝歌作而皋陶賡，慚孤踪之獲與。心銘睿訓，頂戴洪休。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天挺英姿，日新粹學。治法灼知於經史，嘉與討論；心聲妙叶於宮商，於昭勸獎。寓懇切作人之意，於從容肆筆之時。臣等敢不拜手珍藏，終身佩服。誦新渥照乾坤之句，密囿清光；寫精忠貫日月之懷，誓堅素守。《樸

謝賜御書表

虎觀承休，發祖父家傳之誨；鸞書錫寵，侈帝王心畫之盼。光逮蓬茅，春浮穹壤。中謝。伏念臣稟資戇拙，承學迂疏，幸際遇於明時，過叨塵於異數。秋卿濫吹，已慙營繕之箴；晚講兼榮，莫贊緝熙之益。方天下觀文而仰化，知聖人肆筆以成書。咸曰細氈廣廈之儒生，均被濃墨大字之珍賜。以臣何者，躡等求之！甫拜手以投忱，不踰時而被渥。寒窗西倚，近昭雲漢之光；書舍明增，遠揭日星之象。喚醒先臣之懷古，不忘家世之惟良。立則參前，常如見聖。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道傳洛寶，筆補化工。鐵畫銀鈎，蔚鳳翥蛟翔之勢；璽文牙軸，賁雞翹豹尾之班。臣猥以微僚，辱茲鉅施。刻之琬琰，既增存歿之輝；遺厥子孫，永戴乾坤之造。《樸菴集》卷四。

兼侍講謝表

螭坳拱極，恍兼早講之陞；鳳詔疏榮，蔑稱宸恩之被。僥踰有覲，報稱謂何！中謝。伏念臣賦性不靈，步道尤淺。遭時遇明主，遽徼清切之班；廣廈考遺風，何補就將之益！況躡膺於疊組，慚莫遂於循墻。茲王言金玉之溫純，而帝制絲綸之播告。三生幸會，百拜祇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遠覽古

今，躬行道德，妙簡師儒之選，不遺鉛槧之材，肆俾疏愚，亦叨獎進。臣敢不痛鞭寒晚，偃伏朝听。懇懇尊王，願益演《春秋》之大義；拳拳陳善，冀永依日月之清光。《栞埜集》卷四。

南劍到任謝表

予郡叨恩，狎渙趣行之旨；即家拜命，敢稽效職之恭？見千里之士民，宣九重之德意。中謝。伏念臣學非知體，才不逮心。猥際遇於明時，沓僥逾於異寵。頃綴班而玩愒，尋謁告以沈痾。忠純惻怛，未瀝於分毫；堅苦刻厲，敢渝於平素？愛日奉親而喜懼，籲天丐外以凌兢。忽誤畀於分麾，又躡乘於見次。矧以今延平之郡，居然古先哲之風。特時異而事殊，浸土荒而俗曠。必得彈壓拊循之彥，始膺慰安牧養之司。然匪其人，不在茲選。顧如臣者，何足任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知燭羣工，慮周遐嶠。謹簡宅生之寄，周流勤卹之仁，遂俾么微，謬叨注委。臣敢不恪恭廉靖，勉竭勤勞。滌慮雙溪，遂盟心於此水；投枕丹闕，肅拜手於嚴宸。《栞埜集》卷四。

全宋文卷七七四八

徐元杰 五

紹定壬辰御試對策

紹定五年

臣對：臣聞求道有本原，行道有功用，自本原而達之功用，則天下之治可以不勞而舉矣。蓋道無近功，惟志趣之高遠者爲足以極其功；道非小用，惟力量之凝定者爲足以大其用。自有天地以來，所以脉絡世教、綱維人極於不泯不絕之地者，皆非偶然之故也。太極之理流行散見於萬類之殊，常人得之由之而不知者也，故必有待於超出乎億兆人之上者爲之君師焉，以一人之心融天地之心，以天地之心覺天下之心。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同此心也，亦同此道也，同此學也，亦同此功用也。然則有帝王之心者，斯能有志於帝王之道；有帝王之學者，亦豈不能進於帝王之用哉！恭惟皇帝陛下英姿天挺，聖學日新，自臨御以來，孜孜汲汲，既知求此道之用以用其心，則知推此心之用以用天下。其間大震怒、大拂亂，所以撻宵旰之懷、關玉食之抱者，殆非可以一二計也。陛下端居凝邃，加

意講求，所以壓萬變之紛紜，鎮羣疑之汹涌，陰以爲天下國家之計者，蓋陛下求道得力處也。夫求道既有所得，則夫堅始者之念，以就來者之圖，勉今日之誠，以爲後日之慮，不以僅定爲無恐，不以苟安爲自足，凡堯舜三代之所以根柢乎盛治者，是政陛下行道用力處也。因其力之有所得，充其力之有所用。天地之眷厚矣，所以答天地之眷者當何如？祖宗之託重矣，所以奉祖宗之託者當奚若？丕緒之承，今九年矣，所以充拓事業者當何修而至？陛下誠能因其力之有所得，充其力之有所用，自身而家，所以正人倫而係風化者，不可不謹其表倡之幾；自家而國，所以別賢否而定名義者，不可不致其微漸之慮；自國而天下，所以謹修攘而全愛敬者，不可不極其勉勵之誠。其效證於堯舜三代之所已行，其監具於秦漢以下之所並見，其事信於經訓史冊之所可考。陛下誠於本原之地而極其神，不徒以曰誦曰講者爲常準，則學之爲王者事，宜在陛下方寸間耳，臣又何敢容其喙！請以所聞於師者，拜手稽首，以復陛下之問，惟陛下少垂聽焉，臣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蓋聞學之爲王者事，由堯舜三代至於今日，未之有改也。而或以爲古今有殊時，帝王有異治，世道有升降，各因其時以爲治，而無一定之論。吁，有是哉！」臣有以見陛下有志於帝王道統之傳，而爲昧者發道與時異之歎也。臣聞道與心一，帝王之心與萬世一。堯之授舜，舜之授禹，三聖授受，相傳一道，載之於《書》。人心、道心之分，惟危、惟微之辨，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惟其形氣之並生，雖上智不能無人心；惟其性命之各正，雖下愚不能無道心。故人心每患於難制，而道心每患於難明。難制故危，而安之者常寡；難明故微，而知之者幾希。惟精則決擇詳審，而致知之功深；惟一則主宰堅定，而力行之

用久。是以一中之執，萬世惟允。成湯傳之爲昭德建中，文武傳之爲順則立極。帝王之治，所以蒸爲雍熙，薰爲泰和，而無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者，皆此道之功用也。夫以功用之散於天下者若是其明著，而根本之斂於一心者猶不敢廢夫講貫之忱。故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號爲汲汲於學者，果爲何事也？豈非以危微數語肇啓其端，故心法之傳異世同軌？成湯之禮制，文武之克宅，莫不皆致力於本原之地。雖其時之相去若有不同，而道之相傳未嘗不一。自世之昧者觀之，泥於迹而不求於心，索於治而不求於道。舜、文一也，或疑其勞逸之殊，而不揆其符節之合；商、周一也，或疑其文質之異，而不通夫損益之因。善乎，董仲舒之言曰：「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蓋其所以異者，世之治亂而已，所謂道則未嘗不同焉。故韓愈亦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即仲舒之所謂繼，求韓愈之所謂傳，則六七君子之心越宇宙而同神，歷千載而一日，又孰謂其世有升降而因時爲治，果無一定之論乎？然則能知帝王之無異心，則知帝王之無異道；知帝王之無異道，則知帝王之無異效矣。臣伏讀聖策曰：「夫統理民物，爲天下君，膺天地之眷顧，蒙祖宗之付託，若是其重，而本原之地無所據依，以善斯世，不可也。是以堯、舜之帝，禹、湯、文、武之王，莫不從事於學。如饑之必食，渴之必飲，未嘗外道以出治，舍經以求治也。」臣有以見陛下以天地祖宗之寄爲不可忽，以堯舜三王之道爲必可行，而欲講學以求道，即道以求治，而又知所用力之地也。臣聞帝王之心與天地一，祖宗之心與帝王一。帝王，代天地以裁成其化者也；祖宗，法帝王以會通其用者也。故求帝王之治者，當求帝王之道；求帝王之道者，當求帝王之心。心

法明則道法著矣，道法立則治法舉矣。世去古遠，正學不傳，生民不見帝王之澤，至治之主蓋不世出，而天地之生聖人乃間見於千載之後。藝祖皇帝肇造區夏，撥亂立極，讀書而歎後世刑網之密，蓋有以契夫天地生育之心矣。仁宗皇帝紹休聖緒，繼體守成，講《易》而得六情六氣之說，蓋有以契夫天地動靜之心矣。夫以祖宗講明學問，稽式帝王，既無一而不契於天地之心，則夫兩間之所眷祐於國家而遺陛下以無疆之休者，要非人力之所倖致也。陛下講學所以朝夕不倦，寒暑不輟，而必欲與帝王之心同一運量者，蓋欲以慰祖宗之託而答天地之眷焉爾。故觀乎天地，則見帝王矣；觀乎帝王，則見祖宗矣。何則？天地付陛下以此位者也，帝王同陛下以此道者也，祖宗傳陛下以此心者也。心得其正，則此道爲有宗；道得其正，則此位爲無忝。位正而道益可行，道正而心益可制。動息造次，常以天下爲憂；安舒暇豫，略不以有位爲樂。夫如是也，真知夫天地之所付者至大，而不敢以自小矣；真知夫帝王之所同者至公，而不敢以自私矣；真知夫祖宗之所傳者至重，而不敢以自輕矣。自是而充之，以學力所到，日益月新，心術所存，天寬地大，舉一世之人濟濟於雍熙泰和之域，渾渾乎如四時之春，而不見有炎風朔雪之慘者，皆此心之推也。惟陛下益反諸心而用力焉，則功用豈有難致者哉！臣伏讀聖策曰：「朕以眇陋，嗣承丕緒，于今九年，昧旦而朝，咨諏輔弼，延納英雋，日御經筵，曰誦曰講，咸有常準。」臣有以見陛下統臨于上，愈尊而愈謙，問學之勤，愈久而愈不替也。臣聞帝王之學厥有本原，惟謹養乎心術之微，不徒爲誦說之務；惟深探夫造端之自，不徒爲外飾之求。宮庭深邃，燕佚易失；聲色滿前，志念易汨。四海九州之大，非空言所能維持；一日萬幾之繁，非小智所能

經理。然所以維持而經理之者，其本會於聖心運量之中，其用形於聖學貫通之後，則是心不可以不盡，學力不可以不充也久矣。故有一念之縱肆，則不足以充此學；有一息之間斷，則不足以充此學。外庭固學矣，內庭其可息乎？經筵固學矣，退處其可懈乎？端人正士固與學矣，便嬖使令其可與褻乎？陛下有志於帝王之事，固出於聖心之實然，抑帝王所以兢兢業業，儆戒無虞，孳孳汲汲，悠久不息者，得非陛下之所當深勉，而不徒爲言語誦說之末而已者乎？陛下即位固九年矣，然外而疆土之未清，內而姦宄之未靖，陛下而念及此，得不以周之克商，九年大勳未集而勉其憂勤乎？陛下每朝，固咨輔弼、延英雋矣，然內而邪正之未明，外而貪廉之未判，陛下而念及此，得不以舜之三考黜陟，庶績咸熙，而爲幾康之戒乎？不然，以可致之資而不能致，以可爲之時而不能爲，以可豫備之歲月而自惰於不備不虞之域，若是而曰誦誦有常，臣甚不知陛下誦誦之謂矣。陛下苟能以帝王之心爲心，則必深求帝王用力之要。凡六經所載，得之於經筵之所誦講者，誠非徒以誦誦爲也。口以誦之，必反心而載惟；學以講之，必聞義而力徙。故於至善之所當止，則必如好好色，使之眼明心悅可也；於不善之所當改，則必如惡惡臭，使之影滅迹絕可也。學有如是，則本原正矣。本原既正，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無一政之不立，無一事之不舉，功用之著其可以限量既耶？臣伏讀聖策曰：「六經之道，所以該貫天人，維持世變者至纖至悉，不可勝窮，而《通鑑》一書又所以著歷代之媿惡，以勸戒于後者。莫先於修身而齊家，進君子而退小人，嚴名分而遏亂萌，修政事而靖邊疆，卹民隱而懼天變。」臣有以見陛下會經訓之精粗，明史冊之勸戒，而欲用力於君德治道之大者也。夫經所以載道

也，史所以緯經也，人主之學所以講經與史者，蓋欲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用者也。臣嘗以是觀之，六經皆所以言天人，而至於該貫其道，則莫詳於《易》與《春秋》之爲書；六經皆所以維持世變，而所謂至纖至悉，則莫大於《易》與《春秋》之爲用。《易》者，六藝之原也。卦有陰陽，固所以明天道也，而吉凶悔吝未始不以人言之，則《易》之所以維持世變者，宜乎極其所謂變通鼓舞之道，而不可以致詰也。《春秋》者，史記之約也。義有褒貶，固所以明人道也，而災異所書，未嘗不以天言之，則《春秋》之所以維持世變者，宜乎定天下之邪正，而亂臣賊子皆凜乎其知懼也。即《易》與《春秋》之旨而槩之六經之道，則維持世變，至纖至悉而不可勝窮，自修身齊家至於恤民隱而懼天變者，可以類推矣。雖然，此經之所以載道者然也。至於史之所以緯夫經者，則自周之衰以訖五代之季，其間安危理亂之分，成敗興亡之故，上下數千年間，皆若燭照龜卜而不可掩。然以善論世變者觀之，漢大綱僅正，而萬目則未甚舉；唐萬目舉，而大綱又不能正。則其所以正人倫而係風俗，別賢否而定名義，謹修攘而全愛敬，大槩不可以帝王之功用並言者，要亦有由矣，是烏可不爲本原之論哉！空谷而足音，晦冥而日月，絕無僅有之中而求其粗合於古帝王之道，惟文帝一人而已。昔孝宗皇帝與大臣論古今治亂，因曰：「自漢唐以來人君，惟漢文帝粗能知道。自文帝之外人君，非惟不知道，亦不知學。」大哉王言，深於考論夫後世人主之爲學者乎！試即文帝之粗知道者觀之，雖其禮文之事猶或多缺，然刺取六經，蓋亦髣髴於王者之意。故當時之治藹然，猶有王者氣象。非粗知道者，其孰能之？自其躬玄嘿，麗道準仁，而修身之道粗明。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而齊家之道粗立。張武受

賂，益愧其心，吳王不朝，賜以几杖，而治國之道又粗審。以至棄細過而絕戎隙，成軍禮以張國勢，務休息而專德化，警災異而求直言，凡可以爲平天下之道者，亦粗於此而加之意。然則文帝之所以爲漢德之盛者，豈非粗知道之效歟？夫惟文帝粗知六經之道，既足以致後世之治，後世考論文帝之史，則當勸其所以爲文帝者，而戒其所以不如文帝者；當勸夫文帝之可以到帝王者，而戒夫文帝之終於未到帝王者。則治道功用，又豈容外吾心而求之乎？臣願陛下反求此心，加意力行，以可到帝王者自勉，以未到帝王者自勵。此則在於用力不用力耳，烏患其有難行者哉！臣伏讀聖策曰：「朕深惟經訓，史策日陳於前，文字繁多，途轍迂闊，求其所以實力者，乃即燕閒，竊有慕古人緝熙光明之義，日就月將，躬履神會。蓋以基治道之本，一人心之歸，使普天率土，若士與民，悉共由於理義而無本末舛逆之患、上下異嚮之風，顧不遑歟！」臣有以見陛下加意於緝熙之誠，用力於本原之地，而欲推而達之於治道功用之大也。夫經之與史，雖文字之繁，而關於君德治道者，則未嘗無綱領之要。夫「緝熙光明，日就月將」，此詩人之所述，而成王用力爲學之實也。至於曰躬履、曰神會，此則陛下心術純明，義理融貫，能以詩人之所述者究心，而又以成王之所學者用力也。蓋躬之所履，皆力行之事；神之所會，皆致知之功。行無不力，則緝熙矣；知無不致，則光明矣。以陛下之躬履神會，求成王之緝熙光明，而又形諸心畫，發諸聖製，布堯言於天下，斷斷然以爲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而知夫學之有益於人國矣。舉天下之大，家傳人誦，皆灼灼然知陛下緝熙光明之懿，殆與成王不可以異觀矣。抑成王之所以謹養其心，以爲講學之本也，陛下亦嘗實用其力乎？臣考諸《詩》曰：「敬之

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羣臣告成王以用力之大者也。而諄勤懇切之意，又必繼之以「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蓋欲其知天之監無往而不在，無時而不然，而敬之爲敬，無一動之或違，無一息之可弛也。成王於此，灼知用力之要，謙虛挹損，形之於言，曰：「惟予小子，不聰敬止。」必加之以日就月將之誠，懋之以緝熙光明之益，積而至於億萬年天休之敬。以是而論，則知「緝熙光明」乃爲學之要，而「敬之敬之」又緝熙光明之要也。今陛下既即燕閒，慨慕於古，其事非不偉也；至於古所以謹處燕閒，無微而不敬者，茲又陛下切身之事，而治道之所由以基，人心之所由以一，義理之所由以克廣者也。蓋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徹上徹下之道，陛下與成王所謂緝熙光明之實，而二帝三王所以傳授心法之準的也。故也紬繹心思，續續不已，充廣心地，恢恢有餘，而後可以言緝熙。清明一有紛汨，志慮一有間斷，氣象一有褊狹，則不足謂之緝熙矣，而可以爲敬乎？必明善誠身，動與理覺，盡心知性，靜與理融，而後可以言光明。物欲少有障蔽，血氣少有昏蒙，智識少有凝滯，則不足謂之光明矣，又可以爲敬乎？陛下之所謂躬履，蓋履此敬也；陛下之所謂神會，蓋會此敬也。以是而基治道，使天下國家之治如堯舜三代之盛可也；否則規摹弗立，玩愒小康，本末之不能無舛逆者，皆治世之累也。以是而一人心，必使遠近風俗之化如堯舜三代之美可也；否則儀刑弗謹，觀聽莫新，上下不能不異其向者，皆風俗之弊也。陛下能反求此心，常守此敬，內主乎一而不病乎雜，外無所適而不徇乎私，本正而末自隨，上倡而下必應，陰消其舛逆之患，潛格其異向之風，則其感動意思，殆與七十子之服孔子者同一機括也。臣願陛下以真存心，則躬履神會，自不能掩其功用之

著。由是而充之，則以成王之學造帝王之道，惟陛下加之意而已。聖策又曰：「若夫商政治之得失，求民俗之利病，論士習之厚薄，則有所未暇。蓋以本原既立，則他可以序舉也。」臣竊謂陛下之言及此，豈非天下之幸，而天地祖宗之望陛下者乎！蓋政治之得失，每係於君道轉移之間；民俗之利病，實關於君政修廢之頃；士習之厚薄，亦視夫君心之好尚者如何。陛下不屑屑於三者之計，必諄諄於本原之正者，豈非以用力於本原者既善，則三者之效特舉而措之耳。故《中庸》論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曰所以行之者一。《大學》言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亦以脩身在正心者爲之本。陛下講明於此，蓋亦熟矣，繼今而後，極致知之善，盡力行之誠，因全體之明，求大用之著，必剛以制欲，必勇以力行，必恭儉以約己，必淵靜以養心。如是則本原既正，三者之序斷斷乎其可舉。不然，外有講學之文，內無講學之實，諉本原之論以蓋其事體之失，假脩飭之具以掩其修省之愆，戒酒有箴而無益於制心，緝熙有記而無益於進德，若是而曰政治之未暇問，民俗之未暇問，士習之未暇問，是自置天下國家於聖度之外，又安足以爲本原之論哉！昔孝宗皇帝聖訓有曰：「朕心未嘗放下，一日間天下定行一遭。」孝宗之所以經營於念慮者若是其詳且悉，曾謂其以本原之是正而一切付天下之事於未暇問乎？聖謨洋洋，載在國史，皆陛下之所當體而行之者也。臣願陛下益反之心曲，加其實無僞之功，廣推於外，旁達其運量不窮之妙，則本原在於聖心矣，凡陛下策臣以經史之所當講者皆可以序而舉，況於是三者之務哉！聖策之所以幸教臣者亦已至矣，而陛下謙冲溫粹，猶終之曰：「子大夫奉對于庭，其以有得於經史者，紬繹而畢陳之，朕將親覽。」臣仰見陛下咨訪不倦，嘉與草茅之賤求本原之纖悉，

非徒爲是諷采之文具也。臣竊聞六經之書，致治之成法也；史之爲史，亞乎六經者也。夫致治成法既皆具於經，而史又亞乎經之道，則凡天下國家之治，非徒本原之是正而已。至於纖悉節目，所以救習俗之失、防人心之微者，經之與史蓋相貫通而互發明也。陛下既俾臣等紬繹而畢陳之，臣不能罄竭膚淺之萬一，以爲陛下告，不惟下負所學，抑亦上負陛下之諄誨矣。然臣之所尤拳拳於陛下而不能自己於納忠者，其說蓋有三焉：一曰固民心，二曰肅軍心，三曰正士大夫之心。蓋民者國之命脉也，兵者國之精神也，士大夫者又國之鑿師砭劑也。爲人上者當使命脉堅強，精神運動，常致謹夫鑿師砭劑之用，以爲元氣調養之方，則立國之勢，自隱然有安靖和平之功用矣。臣請竭其愚而終言之。《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此言民不可以不固，怨不可以不弭也。今之所以固民者何如耶？田間困於科率，市井困於征求，商賈困於抽斂，富家大室困於奄沒之刑。疊是數困，猶未已焉，遠近怨咨不可聞也。乖戾之氣上熏於天，激而爲江閩之盜，滋而爲輔近之奸，漲而爲都會之災，溢而爲邊陲之警，延而爲數千里之旱，岌岌殆哉！國家命脉，一縷千鈞，深可慮也。昔光武中興，鄧禹勸之以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先朝范鎮亦曰：「欲備契丹，莫若寬天下之民。」此皆所以爲命脉計也。陛下亟圖之，則其證猶可起也，否則非臣之所敢知矣。《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至於海表，罔有不服。」此言衛國以兵，詰之者有其道，則服之者有其機也。今之爲兵者何如耶？自核實之不加，而兵益以冗；自訓練之不精，而兵益以惰；自養之戒，而兵益以脆；自等級之不嚴，而兵益以驕；自刻剥縱弛之相蒙，而兵又流於叛且潰矣。夫國家竭民之力以養

兵，蓋資之以衛吾國也，今乃不冗則惰，不惰則脆，不脆則驕，不驕則叛，不叛則潰，習於縱敵而不習於死敵，利於爲寇而不利於禦寇，敢於犯上而不敢於衛上，於是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主帥。閩南之紛亂方邇，而繼之以江右之陸梁；西蜀之驚蕩方傳，而因之以淮東之奔迸。姑息養禍，浸以成風，蔓草難圖，憂未歇也。昔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而知其可用。藝祖皇帝始明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鈇鑕，是以上下有序，無征不服。此皆所以爲精神計也。陛下其亟圖之，則其患猶可弭也，否則非臣之所敢言矣。夫固國以民，衛國以兵，二者命脉之所關，精神之所係，一日不可忽焉者也。然所以護養其民、調伏其兵者，惟有士大夫以爲鑿砭爾。夫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而命將遣帥以衛中國者，亦以重戍役車徒之責。今之爲士大夫者，臣又不知其果何如邪？陛下以培固邦本爲心，而監司守令則行之以朘削膏血之政；陛下以運動國勢爲心，而曰將曰帥則乘之以沮士卒之私；陛下以興利除害、信賞必罰爲心，而內外大小之臣則應之以虛誕苟且、偷安旦暮之計。是無怪乎上之真德實意不能宣達於其下，下之吞聲隱氣不能通達於其上。上下隔絕於勢分之交違，則夫民怨而思亂，兵怨而思叛，亦其理之所必至也。昔漢宣帝欲安渤海之警，得一龔遂，單車至府，宣布教令，慰安牧養，盜爲之悉平，而民不患其不安者，以得人而安之也。唐馬燧之在河東，馭馬廐役教以騎射，比及二年，得精兵二萬，而兵不患其不强，以得人而制之也。是以國朝開基之初，藩侯不撫百姓，則有斷不容之之戒，至於南征北伐，戰勝攻取，兵不過二十萬者，亦惟以曹彬、潘美爲將耳。此其於國家砭劑之用，明效大驗，彰彰然足以爲後人嘉賴維持之地，蓋漢唐之美獨盛於一代者

也。今陛下所慕者帝王之道，所鑑者漢唐之言，所取者祖宗貽謀之善，則其所謂一軍民之心者，要莫先於正士大夫之心；而其所以正士大夫之心者，又不過先正陛下之心而已。董仲舒有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極而至於四方遠近之一於正。」此又自本原而達之功用，古今不易之至論也。惟陛下於此而實用力焉，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無任，昧死謹對。

《樸菴集》卷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九。

全宋文卷七七四九

徐元杰 六

轉對狀

恭惟皇帝陛下貴爲天子，心與天通，動一念慮之微，有善不善，休咎之徵，即緣而起，常若與天靈密相同旋；況顯而視聽言動之敬肆，其有不關於慘舒之徵者乎！邇者亢陽爲沴，陛下齋心屢禱，有感必通，臣每侍清光，陛下不以臣愚，必垂閔雨之問。臣之所奏，嘗及於天之所助者順，欲陛下驗之五事之間。玉音曰俞，曾無難色，此宗社生靈之福也。臣聞天理與人事同一脉絡，五事與庶徵相爲影響。視聽言貌皆主於思，而思必無邪，則事事皆敬。敬與不敬，休咎關焉。然則人主欲回答徵而爲休徵，勿求之於天，求之於己而已矣。昔禹、湯之有天命，皆原於罪己之一念。鯀湮洪水，禹乃嗣興，叙九疇而先五行，必次以五事之敬用。殷邦旱暵，湯閔弗雨，懼不敬以傷民命，惟急於六事之自責。夫六事之叢其責，意者五事之虧其敬與？臣請先以五事明之。禹之意若曰：人主之耳目不可以偏寄

也，故敬心常運於視聽之間，不使媒近得以爲吾聰明之惑，庶乎喜怒中節，氣步以是而準，寒燠其有不時者哉！人主之辭色至易以窺伺也，惟敬心常攝乎貌言之際，不使紛亂得以爲吾肅乂之撓，庶乎形聲俱和，燥濕以類而應，雨暘其有不時者哉！不然，狂僭豫急之弗察，反休徵而爲咎徵，一息間耳。此禹所以隨用而持敬與。成湯克享天心之主也，天之不雨，何至此極？六事之失，亂世之常也。湯平政而愛民，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又不吝於改過，亦何至民政之失節，讒夫之敢欺與？夫苞苴、女謁、宮室之動其欲，豈一有是當責之事哉？湯則不敢以自信也。惟其自信之不敢，故其自責之甚深。自責之念深，則自欺之意泯。天高聽卑，宜爲之動，桑林之雨，湯之真敬驗矣。且禹、湯聖德之君也，自後世言之，亦何以罪己爲哉？然則人主非知有克己之學，不足以進此。今陛下天資冲粹，聖學高明，居皇極五位之中，而體《洪範》五事之敬。遇災知懼，欲銷去之，責己省愆，不爲文具。夫是以天心有潛格之應，歲事有中熟之占，是烏得不爲今日喜？然臣之所喜今日也，臣之所慮亦今日也。乃者霄躔多愆，陰精輒蝕，江潮忽汹涌矣，堤岸仍潰決矣，水土之性，亦如是而稍失。吁！天心之仁愛陛下，所以昭示譴告者在是，蓋不特雨澤愆期之一警也。況夫比歲以來，邊界禍慘，吾之國勢屢警而忽定，固不可謂非備禦之力。然或者以爲太乙福德久躔吳分，此天所以佑宋也。吁，天幸其可以常恃哉？國家陽九之會邇在目前，靜察天時，敬修人事，寧深信而無其驗，毋忽視而稔其憂。臣懇懇然每勸陛下以敬用五事者，不但爲閔雨發也。陛下果有所警悟，當深求克己之仁，特發罪己之勇，循大禹敬用之實，如成湯自責之忱，視聽之達於下者必公，貌言之出於上者必謹，民政之利病必察，宮室

之增崇必戒，以至塞貢獻之路，杜邪枉之門，使苞苴女謁之計不行，而讒諂面諛之人不可進矣。如此，則聖心之主宰者愈定，聖德之發彊者愈充，天數之靡常者必回，人事之可恃者必驗，聖宋宗社億萬年靈長之休，只在聖心真積力久之敬而已。不然，五事之敬用或不能以持久，則皇極之建用將恐流而爲六極之弱，何以銷未形之患哉！臣憂治危明，冒言及此，惟陛下矜赦而嘉納焉，不勝惓惓。《樸菴集》卷六。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〇。

應詔薦士狀

恭准聖旨指揮，自侍從至郎官，各薦舉誠實敏明，堪充內外職事官者。臣猥以疏庸，綴陳邇列，寂無報稱，常切凌兢。每惟內外之修攘，莫重賢能之任使，朝思夕念，所以懇懇切切告之廟朝，初不敢厭其數。凡舉世公論所推予之彥，亦既莫不屢瀆天聽矣，惟是才業之著於州縣者，未悉以上聞，氣節之著於卑官者，又限於資格。今即臣平日察知之深，如京官、如選人，各以五員爲明時薦。臣謹第其人品，細書其銜位姓名，作四項條奏如左：

一、臣伏見承議郎、新通判邵武軍陳義和，奮由學校，見位典刑。頃分教泉南，部使者陳韓欲以京削上，義和辭曰：「愚年踰五十矣，他人誰肯相繼薦舉？」謝不受。諸司聞而異之，不旬月而舉剡溢格。作邑晉江，廉靖公恕，士民歌之。及倅鐔津，嘗攝郡事，一日必葺，救荒有政，殆不減

青州所活民命之數。堂有垂白之母，家事率稟命而行，母子俱賢，道途翕稱之。臣與爲代，方敬其人之孝廉，且剛介而不屈於權勢，每事必就問之。不謂當路風聞之訛，遽使之去，臣爲之泣別焉。今猶待邵武平分之次，士論稱鬱久矣。宣教郎、前知信州玉山縣蔡薦，積心苦學，抗志前修。初尉建昌，已有植立。弓兵畏愛，警捕忘疲，三載居官，境內奠枕。其丞衡陽，佐理聲績，具見於當路之所稱。迨爲八桂糾曹，盡心刑獄，一郡無冤民。薦敷及格，試令玉山，勞心諄諄，視民猶子，一箠不以妄施。至於戢姦鉏暴，殊不以彊禦而沮。前後舉陞陟、舉科目、舉旌擢者率二十餘刻，臣亦嘗備數薦之矣。宣教郎、新擬知福州古田縣事鄭侃，有文藝而充以器識，交名勝而博於見聞，從容詞翰之間，有古作者氣象。其爲鹽場官也，措置規模，吏卒爲竦。及兼僉幕，剖決如流，至今士民稱之。迨居沿海制幕，識慮精詳，有婉婉畫，事之可否，見必立決。寧甘犯時之所忌，不忍苟徇以病民。契舊滿朝，恬然不以希進爲意。臣謂此三人才識氣節宜甄錄陞擢，可以備異時風憲之選。

一、臣伏見朝奉郎、通判潭州軍州事趙崇栗，才具疏通，心事平實。臣雖不識其人，聞其政於宰鉛邑之時，邑廩場兵八百人，前後每困於月支之不及，人戶以預借爲苦。經理有道，公私通融，不煩文移，罔或不給。蓋其爲政有本末，待士有禮遜，謹庠序之教而興以孝悌。凡士習科舉之業，崇栗率以旬課考覈焉。士民化之，勤脩文行，而獄訟日以簡寡。今倅長沙，凡郡綱軍政之所係，善贊帥長，密商略之。帥亦傾心采納其善，是以庶務關決，墜舉曠修，邦人歌別駕之功，往來士

夫類能言之。宣教郎、新知臨安府臨安縣王亞夫，生長名門，多識往行，才學器識，卓爾不凡。初爲會稽倉官，考柅姦欺，盡瘁稱職。檄兼幕屬，贊畫尤長。帥府以部內多凋敝之邑，一一試之攝宰。亞夫以撫字之意行於催科之中，所去見思，旗幟遮道。及爲閩清令，莫不舉偏補弊，各適其宜。邑多大家，不阿不撓，良善爲之吐氣。且其素以恬靜自持，不挾書，不干進，當路聞風而爭舉之。臣與之交，嘗謂臣曰：「平心敬物，世間事無不可爲者。」臣以是尤敬之。臣謂二人者才學實切於實用，宜拔擢獎任，以備他日都曹之選。

一、臣伏見從事郎、監行在省倉上界門趙希懌，名父之子，宗胄之賢。自其爲海鹽簿領時，究心銷注，曉夕忘疲，藹然有廉平之譽。當路名賢知其局蘊之宏深，乞加旌擢者殆不容口。今爲省倉門官，尤嚴於吏卒出入往來之禁，檢柅欺弊，密切究心。薦舉及格，蓋非有求而得者。臣在都曹嘗欲薦之，已爲他人所先矣。從政郎、監行在編估局詹文杓，孝行著於家庭，賢譽藹於鄉井。奮身庠序，光價翕騰；分教瑞陽，文風爲之丕變。今爲京局，疏導貨滯，檢柅吏欺，尤能以職業自見。臣與同里，知其平實無華，雅有志向，非矜奇驚外者之比。臣以爲是二人者，可以備二令掌故采擇之需。

一、臣伏見迪功郎、特差監行在贍軍激賞庫葉采，學有淵源，文有氣骨。平居雅有膽略，人多以後來陳韓期之。由其婦翁李方子所得於晦庵朱熹之真傳，故能服膺古訓而勿失。今職居筦庫，勉竭忘勞，捧檄僉畿，多所及物，時賢皆以廉勤公介稱之。采方志於向上事業，暇則手不釋卷，異乎

馳逐京塵者多矣。迪功郎、新建昌軍軍學教授盧鉞，奮身庠序，卓然以名節自持。方其流俗頹波，率先以天理民彝之不可亂者爲之啓奏，忠誠懇惻，奮不顧身，而一以國之安危存亡者晝夜慟哭。臣與素昧，近甫識之，蓋嘉其志、敬其人，汲汲然薦引之。迪功郎、新信州上饒縣主簿湯漢，家學相先，文價蚤定，其所交游者皆前輩老師宿儒也。不惟著述具有法度，至於操履亦有槩儀。近世名賢率尊尚之，或獎薦之，奏名別頭，大對天陛，昌言無隱，犯時忌而不顧。其辭大略謂上下相習於欺，大欺則大得志，小欺則小得志，蓋箴切當時之膏肓。今待次勾稽，奉朝命主象山書院，相與諸生日由乎博文約禮之地。是雖未及乎民，而所以及於士者亦不貲矣。臣以爲是人者，謂宜度越拘攣，或陟之文學掌故，或改畀以見次教官，豐殖長養，以待異時之顯用，豈不足以壯國之精神！

臣生而愚戇，一無他長，惟有愛敬賢材，不翅饑渴。今所薦引，劑量久之，既已明著其所長，亦可知其績用。況朴實廉敏，萬口不誣。如蒙聖慈擢用，後或不如所薦，臣甘重坐繆舉之罰。

〔貼黃〕臣竊惟自昔天下之事，非人才不能以有濟。今問之在朝，則耆舊凋零，問之在野，則遺逸散漫。於此而有作成興起之念焉，則何材而不資世？臣聞之師曰：人主愛惜人才，必於卑微寒畯之時而豐殖培養，儲爲超躐登用之地，故遴選之必極其精，采用之必當其任。師儒教導之官不容以輕畀，職幕刑獄之吏切戒於輕予。外而監司郡守，必謹簡其賢；內而職事散官，必更迭而出。上而卿監郎曹，又上而侍從、臺諫、給舍，凡自內及外，見任之與閒退者，莫不具姓名而籍

記之。其在內則三省而下，咸責以考察之公；其在外則監司、郡守，迭嚴其舉刺之法。所薦惟賢則必賞，所舉或繆則必罰。材或足以集事，雖譎詐可以御而使；功或足以掩過，雖愆尤可以宥而錄。繼自今欲乞陛下明詔大臣，取內外小大之臣，分置簿籍，盡紀姓名，開具功過。其爲籍也，隨職任之小大，爲編排之次第，每每各以一本而置之銓部，留之省府，上之禁嚴，庶乎按圖考索，如指諸掌。若是則緩急可以搜尋，出入可以更迭，而無臨事乏材之嘆。此特在一作新之頃而已。《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所以見豐芑數世之仁也。惟陛下矜采愚慮而亟圖之。

〔貼黃〕臣又聞人材難得，自昔之通患；人心不正，今日之隱憂莫深焉。夫士大夫不可以負知己固也，自他人對知己而言，則重在於知己；自知己對君父而言，則君尊如天無二上也，他何敢知！臣嘗怪夫舉主之薦人，則終身有門生之稱。士夫甘求汲引，其未薦之始，已諛之以恩門矣。以公舉而爲私謝，以朝廷之公法而便予者求者之私欲，士風既壞，習俗已成，雖有識之士勉強而從俗焉。臣前日講次讀《國朝通略》，而陛下與臣嘉嘆藝祖皇帝之遠慮。如詔進士不得呼知舉官爲師門、恩門，并自稱曰門生，此正人心之要術也。今日士大夫知有私恩，而鮮知有君父。陛下既奮然作新之矣，臣於此欲乞陛下明詔大臣，取藝祖之所以戒進士者戒今日之士大夫，請自來歲元日爲始，凡下而舉主之薦進，上而大臣之擬除，皆當使士大夫知有國法，知有君恩，不許仍襲恩門、恩家、恩座、恩公之稱，併於門生二字亦合禁止。內則令臺諫、給舍覺察之，外則使監司、郡守稽劾之。如此則人心正而風俗定，其於世道非小補云。《樸菴集》卷六。又見《歷代名臣奏

議》卷一一七、一五一、一五三。

兼中書辭免奏狀

楓陛晨趨，方玷起居之注；薇垣日直，又膺封駁之司。驚擢筆之自天，凜措躬之無地。伏念臣學非知體，材不逮心，幸遭世之休明，過僥榮之殊特。人微品陋，陪虎觀之說書；恩重報輕，濫螭坳之載筆。重之以史官之屬，愧乏三長；增之以省闈之員，慚無一得。每竊憂其尸位，嘗力籲于公朝，以都司劇務之繁，知陳力不能者止，乞免兼于茲職，或少逭於曠官。凜然僂竚於奏陳，恍此狎叨於優渥。爰瀝避循牆之悃，庶逃負且乘之譏。伏望皇帝陛下回哲鑑之昭融，矜愚衷之懇惻，察臣以窮五技之劇，亮臣以難數器之兼，亟收成命於已盼，別選時髦而更畀。俾恬常分，少穆師言。《樸菴集》卷六。

再辭免兼中書狀

某疏庸末學，玩愒班行，久誤簡於中宸，恍擢兼於外制，凌兢自揣，稱塞謂何！顧方躡侍于螭坳，無以仰裨于鴻化。況陪晚講，蔑告辰猷。既塵省闈之彌綸，又濫史官之采擇。疊是清切，付之么微。豈惟拊膺痛省之非宜，抑念陳力不能而當止，嘗殫忱悃，屢瀆廟朝，乞免廁於都曹，尚稍澄於方

寸。願竭經帷之啓沃，勉裨直筆之編摩。已屢控於下誠，竟未蒙於上徹。詎意明綸之渙發，又叨御筆之兼除，以薇掖之清華，進草茅之愚賤。負慚且乘，避極循牆。爰敷瀝於微衷，乞收還於成命。天高聽邈，地重責難，敢茲再犯於威顏，輒以上干於鈞造。仰祈敷奏，愿體忱辭，亟改畀於名流，庶稍恬於愚分。陳情懇切，俟命汗皇。《樸菴集》卷六。

兼侍講辭免奏狀

拜手宸奎，叨恩稠重。陞員早講，揣分凌兢。竊惟螭坳記注之司，兼以虎觀討論之職，皆寵眷儒臣之極，實養成君德之基。繩愆糾繆而格其非，陳善閉邪而謂之敬。能贊緝熙之益，必惟博洽之賢。然非其人，不在茲選。伏念臣迂疏末學，蒙被殊知，敷陳第守於遺編，玩愒已經於匝歲。由說書而進講，見謂僥踰；矧兼除之太繁，難爲報稱。伏望皇帝陛下曲回淵聽，俯循微衷，亟改畀於時髦，俾退循於分守。《樸菴集》卷六。

再辭免兼侍講狀

末學無庸，蔑稱駢蕃之疊組；誤恩非據，惟知辭避以循牆。茲愚悃之已陳，企俞音之尚闕。況螭

坳載筆，方忝晨趨，而虎觀談經，難陪早講。荐瀝由衷之懇，覬推從欲之仁。伏望公朝，特賜敷奏，早收還於成命，亟改畀於時髦。庶穆師言，稍安常分。《樸菴集》卷六。

御筆除起居舍人辭免狀

鴈行疊寵，方躡貳于容臺；螭陛記言，乃遽膺于御寶。蒙恩深厚，拊己凌兢。伏念某賦性本愚，聞道亦晚。由郎監而躋奉常之亞，甫年歲而慚取數之多。旃厦談經，曾何啓沃；羽衣定舞，正乏端凝。益叢尸素之愆，狎拜恩洪之誤。屬聖主方調於政瑟，而元功迭轉于化鈞。羣賢廣拔于茹茅，小善不遺于絲粟，遂令窳陋，數玷埏鎔。茲宜黜而反陞，實叨榮而知懼。伏望公朝之敷奏，許令成命之收還。改畀時髦，毋忝玉階之侍；庶恬愚分，姑仍金掌之華。《樸菴集》卷六。

再辭免起居舍人狀

數取爲多，玩愒深慚于匝歲；司存有四，陞遷更覺于踰涯。以器資宜處于常流，而柱史敢當于清選？負或譏于且乘，避已劇于循牆。況熙朝新化之云初，而公道引賢之及遠，顧此僥踰于清切，惕然恐懼于滿盈。晚講金華，每幸龍顏之近；晨趨玉殿，敢圖螭陛之登？在輿論其謂何，茲忱辭其宜瀝。

天高聽邈，未蒙俞號之矜從；地峻人卑，荐瀆化鈞之敷奏。終祈得請，式荷保存，俾常分之稍恬，庶師言之允穆。《樸菴集》卷六。

兼國子祭酒辭免狀

某愚陋晚生，玩愒班列，叨恩稠重，揣分凌兢。方以都曹責任之難勝，嘗布公櫝哀鳴而蘄免。既陳力不能而知止，況爲師患在以奚堪！忽蒙聖恩，擢兼祭酒。此昭代隆儒之妙選，豈不學無術之敢當！避辭儻昧於循牆，進退詎勝其維谷！輒抒忱款，仰懇公朝。乞敷奏於上前，冀收還於命寵，別畀清望，庶允輿言。《樸菴集》卷六。

除太常少卿辭免狀

某爲學空疏，綴班玩愒，寵榮僥躋，疾疢支離。胸膈之喘息未寬，手足之顛連相繼。惟切祠官之請，忽兼宰掾之華。情漫劇於循牆，譏莫逃於負乘。驚心蔑稱，愧汗謂何！詎知一陽來復之辰，狎廁衆正偕升之造。以奉常之卿亞，曰宗伯之秩崇，豈徒俎豆之事嘗聞，抑亦禮樂之用爲急。非賢不畀，振古如茲。顧愚何人，蠲塵是選！況以沉痾之未瘥，尤於責任之難勝。苟弗自量，輒冒非據，恐災危

之莫追，抑顛踣之奚堪！乞賜敷奏，收還成命，改畀名流，容某祇服舊僚，退恬愚分。實拜保全之賜，允殫報稱之私。《樸菴集》卷六。

差知安吉州辭免狀

某一介愚庸，濫員秘館。昨者謁告奉侍，屬以久病，奔赴莫前，瘵曠積愆，惕懼萬坐。公朝涵貸，未即誅斥，躡遷次撰，冒攝西曹。聞命震凌，病勢愈甚。已於十月五日從本州備申，乞檢照前後累牘，特賜敷奏，陶鑄祠廟差遣。方茲懍懍俟譴，忽此二十八日准省劄，乃知初四日上沐誤恩，差某知安吉州。僥踰稠疊，感激涕零。靖惟晚生，遭遇清時，忝冒非據，災咎狎至。瀕死屢矣，敢圖薦被綸徽，出於夢想所不到。向使未罹疾病，猶以材疏學淺，弗克勝任爲懼。矧今形神憊極，心志凋摧，畿右藩輔，實爲巨屏，決非所以爲么麼養痾之地。重念先大父名諱又與本州上一字同，合該回避。欲乞再與備申尚書省，仍乞檢照昨來屢陳，乞賜敷奏，改畀小小祠廩，以活衰殘。他日未先朝露，誓當糜殞，上答君恩。《樸菴集》卷六。

再辭免知安吉州狀

某窮苦一寒，母老累重，家無立錐之地，啼號煎迫，皆願竊祿，少追凍餒之虞。弗謂命乖，病拙且久，一歲將理，僅延喘息。心志荒耗，動輒顛連，稍臨應酬，悸亂斯極。自知甚審，勉竭尚艱。加以祖諱妨嫌，雖拜免避之旨，私心終亦懷懼。與其不自揣量，貪冒榮寵，重取非據之辱，孰若展轉哀籲，祈遂初請，寧蹈繁瀆之誅？欲望備申尚書省，乞賜矜念迫切之極，特與敷奏，改畀祠廩差遣一次。他日容有生全之望，誓當糜殞，以盡職分。《樸菴集》卷六。

召赴行在奏事辭免狀

某一介疏愚，竊第過分。昨以憂患之餘，遽叨誤渥，濫員館職，愧劇非宜，謁告侍親。久病瀕死，屢控真切之悃，上干公朝，擬乞陶鑄祠廟差遣，少遂將理。待命朝夕，曲蒙涵貸，寬其曠弛之誅，狎被叨遷予郡之旨。拊膺悚惕，蔑稱隆恩。驚喜薰心，滋甚其疾。固嘗游絳州郡，備申朝省，乞檢前請，未沐俞允。凜措躬之無地，乃拜命以自天。茲辱州郡緘示四月二十二日省劄，特收召於顛連之餘，俾濫次於英賢之後。重惟某衰朽屏伏，日懼獲戾，微恩非據，公論謂何！心愧凌兢，涕激感

烈，所當鞭策駑鈍，匍伏而前。然而寵數踰涯，災咎未已，上而親痼疾之屢作，下而某宿恙之未瘳，合室多屯，生意一髮，輒瀝危懇，仍乞備申朝省。欲望矜惻，特與檢會前後累牘，回賜敷奏，收還召命，改畀小小祠廩，以全侍養，以活衰殘。繼此苟存餘生，誓當糜捐，恪盡職分。他日應有繁難役使，誼不敢辭。所有省劄內稱「劄付徐宣教」，緣某見係承事郎，未拜循轉恩命，未敢係銜。《樸菴集》卷六。

再辭免召赴行在奏事狀

某此月十六日準省劄條示循轉因依，及檢會已降召命，不許辭免。仰認公朝涵貸甄錄之造，退循么麼疊被殊恩，感涕凌兢，當疾速就道，以待譴命。重惟某疏愚末學，叨躐非宜，寵溢災生，痼疾屢作。加以親老多病，晨昏藥餌，將侍尤難。牽迫之私，交困於此。竊惟公朝以忠厚養士之氣，以仁明體人臣之心，凡有至情，皆獲俯遂。今茲哀籲之瀆，不但至再至三，雖自速辜，實出於勢之不獲已。然亦深念受國大恩，未有毫髮補報，動息慊懼。痛切忖量，以抱痾屏居而誤躐遷予郡之恩，以分教日淺而徼徹章增秩之賞，所謂宜罰而賞且濫及，當罪而恩反過施，公論謂何，措躬無所。然而已頒綸告，誼不容辭。此月三日甫獲祇領，謹已望闕遙謝外，惟是某真切之惓惓瀝如前，再乞備申朝省，欲望矜憐，察某屢瀆之辭，非有他故，念某貧病之久，實未能支，特與敷奏，乞賜陶鑄祠廟差遣，或畀

待次小壘，以便藥奉，以活衰殘。他日未填溝壑，誓當捐殞，以盡愚分。所有循轉一官，不敢辭免，俟將來實歷或該磨勘，乞與比折施行，庶或稍追清議，實拜終始生成之賜。《樸堊集》卷六。

丐祠狀 一

某寒鄉晚出，際遇休明，躡侍經筵，薦歷郎監。恩寵太過，夙夜凌兢。近因輪對敷陳，控乞祠廩；進講之次，再溫前請，力露真忱。天聽蓋高，俞音尚闕。實念某賦性樸拙，爲學空疏，無補緝熙，已慚尸素。況臣憂患頻仍之後，志氣凋落之餘，自入秋冬，支離多病。儻不亟上問鈞之請，恐難自追伐檀之譏。欲望公朝特賜敷奏，畀某叢祠歸里，俾得調將宿疾，溫習故書。實拜大造生全之賜。

《樸堊集》卷六。

丐祠狀 二

某一介寒晚，濫廁班行。極懼空疏，莫贊緝熙之益；居慚樸拙，曾何營繕之箴！積玩時愒日之愆，慊憂國愛君之報。寵非其據，福過而災。入冬以來，感疾其拙，咽鬲之痰涎屢塞，心胸之氣喘難支。日消渴以爲常，夜呀呬而妨寢。行步屢踣，拜跪良難。雖起居飲食無異常人，而忪怖怔忡甚非佳

證。既薄命苦一身之疾，忽親兄貽多故之書。昨因哭妻，重以失子，老來傷感，日劇沉痾。既傳報於喪明，又繼聞於病腫。知其荼爾一榻之上，何以堪此同胞之情！況茲自受病於腹心，又爾重稔災於手足，若更貪榮而尸素，恐深獲戾於穹蒼。是用殫瀝愚忱，籲呼仁造，祈便尋鑿之請，稍躬侍藥之勞。欲望特賜敷奏，陶鑄小小祠廟差遣，俾全將理，少掄顛連。他日儻未填溝壑之中，此身無非報朝廷之日。誓當糜殞，語及涕零。《樸菴集》卷六。

條陳政事疏

臣空疏末學，塵滓班行，謬兼經筵講說之員，無補聖學緝熙之益。戴恩天之涵覆，濫卿月之遷陞。惟有動息凌兢，堅苦刻厲，凡可以勉竭愚衷、仰裨聖德者，臣之職分然也。臣竊惟天下有至難之事，知之而能有爲則難者易；天下有至易之事，忽之而不勉爲則易者難。陛下心契兩儀，道包萬有，其圖事密而識認親，其應事周而發用審，舉天下莫不服陛下之知。其進退大臣也有禮，其待遇羣臣也有恩，舉天下莫不服陛下之仁。其除奸也投機而決去，其進賢也拔茹而彙征，舉天下莫不服陛下之勇。陰凝方翳而天日開明，陽和一舒而萬物吐氣，弊之積者作而新，玩之久者振而起，昭回宸翰，布告昕庭。中外警雷霆之聲，運量合乾坤之造。是陛下居得致之位，而又有能致之資。古今之所謂難能者，皆陛下之所易。不惟人心順說之，天意亦和應響答矣；不惟畿甸歌舞之，四方萬里亦相賀矣；不

惟三衙禁旅歡樂之，而邊方將帥士卒亦莫不舉手加額矣。臣日夜感嘆，以爲此真千載一時之會，有君如此，其忍負之！然臣之所喜今日也，臣之所慮亦今日也。夫人心虛靈，孰不具衆理而應萬事？而所具者易以湮汨，所應者易以差舛，何也？蓋事理莫不有當然之極致。當然而然，無往而不契天下之心；不當然而然，毫釐之差，千里以謬，所關於家國天下之事，其弊可勝揅哉！是以《大學》之道，其本在明明德，其用在新民，其極在各止於至善，不可以不察也。夫以前乎十年，陛下非不銳然英明，厲精聽斷也，非不奮然作新，與民更始也。然明德、新民之事俱未能各知其所止，是以定靜安慮之工夫未幾而間斷，所謂慮而能得之效，竟流於儒者之空言。是豈《大學》之教無益於人之家國天下哉？抑亦始初清明之見，本末先後始終之不審，而知及仁守勇以行之者有未切實爾？昔傳說之告高宗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必終之曰：「王忱不艱。」夫人主患不忱爾，不忱則就其便安舒肆者轉移之，善念必至於間斷，外邪客氣皆得以乘之。而失位觀望之徒方將竊間抵巇，幸其寡謀而鮮成，覬其敵不來而欲舞也。此忱一悠久，定靜安慮只在陛下方寸間。蓋至要、至切、至近、至易之地，是爲長者折枝之類，非若回世道於紀綱紊弛之後之爲難也。夫惟忽之以爲易，不勉其所難，自沮於其難，不反求其所易，此中材庸主之通患，而英君誼辟所以憤然常自警省也。陛下撫政琴堂調之候，而不露解張之迹，此《大學》定靜安慮而後能得之旨也。然而天下之事，當其疑似之未決，舉世同以爲憂；及其果斷之已定，識者獨以爲聖慮之方勞也。今議者類曰國家以火德王天下，丙午陽九之會邇在目，前，敵人慄悍，行見衰弱，安保其無他寇之崛興？鹽楮壅遏，尤難疏通，或者方料儒生之多腐，此不

待舉世憂之，而愚臣亦憂之。然事關國脉，當究病源。其用藥也有方，其察證也有訣。是以明主銷未形之患，爲不見之圖，悲感於歡愉之時，憂勤於燕息之頃。謂荒怠易肆，則儆戒無虞而不敢忽；謂耽樂易從，則寅畏自度而不敢寧。惠吉逆凶，凜凜乎世數或然之變；識微見遠，汲汲乎人事可恃之求。自古君臣以修德爲福至之基，而明良賡歌必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也。矧今登庸耆碩，左右弼丞，期之以周、召之夾輔，勉之以丙、魏之同心，合之以房、杜善謀而能斷，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繩愆糾繆，而格其非心。自是而金玉聖躬，清明純一，常如對越在天之時；自是而夙夜畏威，陟降左右，常持祈天永命之敬。故朝廷必正，實係於心術之微；風化由基，實在乎宮庭之邃。使不有《關雎》、《麟趾》之意，則雖有《周官》之法度，皆故事、皆具文也，表裏切實之工夫，鮮有不墮於自欺之萌，而終淪於私小之間斷也。何以言之？蓋天下之事變無窮，人主之志慮易惑。圖治不可太銳，責效不可太早，視聽不可以不一，取舍不可以不明。情分之牽制者不可以不勇決，嫌疑之間隔者不可以不盡祛。國是之出於公共者，不可以不力維；體統之在所當正者，不可以不申辨。以任賢使能爲中興之基，則不可不合才德而廣搜揚；以賞功罰罪爲微權之寓，則不可不守信必而示勸懲。知君子、小人消長之不常也，處泰道包荒朋亡之日，又不可不爲城復于隍之慮。夫如是，則所謂理內御外、足國裕民之政，必將日新又新，與明德而俱融。陛下與大臣謀之，固已靜定安慮，默得夫鼓舞變通之道，必不至輕於變更，而蹈往轍之失。《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之謂也。昔先朝范鎮有言曰：「欲備契丹，莫若寬天下之民。」至論浮費之節，則曰請自宮掖始。今日君臣上下能即是而推行之，將

見元氣內實，精神外充，本朝尊強，遐衝坐折。況乎財賦淵藪，重在魚鹽，今之江淮，即古之江淮也。隨材器使，經理以人，作而興之，惟意氣爾。《大學》曰：「生財有大道，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又援《楚書》之辭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爲人上者誠能好仁而惡不仁，舉善以爲不能者之勸，則天下國家之事自然徐就吾之條理矣。臣蚤夜念此，輒於講讀之次，諄怛條陳，終始以定靜安慮爲奏，蓋深信聖賢之書如桑麻穀粟之不可廢。惟陛下與大臣深思而亟圖之，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三。

全宋文卷七七五〇

徐元杰 七

延平郡學及書院諸學榜

某學不知禮，才不逮心，謬守此邦，動息懷懼。固知鞠躬盡瘁，洗手奉公，曉夜疲勞，不以爲憚。然爲政先後緩急之序，蓋將訪諸此邦之善士；而生民利病休戚之實，又欲纖悉而具知。竊念郡政以學化爲先，學徒惟文行兼取。此邦先賢餘化，久而愈新。延平書院儒先之像在焉，日擊心惟，而多士冠佩其中者，高山景行，所當若何而爲人？蓋不但逐逐乎科舉俗學而已。人性皆善，賢愚同一初也，特其覺有先後，故後覺者必倣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復初，此子朱子之訓也。吾儕誠覺乎昨日之不善，則今日之爲善也孰禦？謬守到官月餘矣，郡政未有端緒，學校未及過問，每一念此，殊非敢寧。比見士友投書，或言郡泮之化有所未知，或陳書堂之職多所未愜，皆未敢以爲善。及扣交代，則知泮宮生員尚且增育，堂職陞黜，蓋亦有由。雖然，往者不咎，來者可追，人苦不自覺爾。謬守今覺

其怠於教事之爲不善矣，盍亦與諸友反而求其所謂善乎〔二〕？書堂之職，前日輕於鼓率而出者，不可謂之善也，其間亦有自悔者矣。泮宮之生員，又欲增多於前日者，非徒養之也，皆使之明吾善可也。繼自今，吾與諸生一月一相聚于學，或于書堂，必欲親扣每日所習何事，所讀何書，所作何文。已別牒教官、堂長，凡所講習，當先就本心本身上理會，使之鞭辟向裏。有不善，自覺而改可也；有所覺，自知而充可也；有所知，自愛而守可也。姑自習俗首當正救者論之，不孝不悌之事，頻見詞訴，尤可寒心。且孩提而知愛親，既長而知敬兄，善性之發見者然也。此邦禮義所漸，從來遠矣。薰德善良，宜知孝悌之切己，胡獨有未然者？《論語·學而》首章論學至朋友講習，期造君子成德之地，故次章又首以有子所言孝悌繼之。詳味其辭，蓋勉人以務本之學，望人以君子之歸，示人以仁者之事，故曰「君子務本」，又曰「孝悌爲仁之本」。爲仁而孝悌，則不好犯上，不好作亂。此邦雖號多賢，亦多獷俗，相挺作亂，常費區處。此其故何哉？居仁者之鄉而或萌不仁之心，捨君子之道而或爲小人之事，正學不講，本務不明。時閱民訟，動多犯上，薄俗相染，見利忘義。此其所以因犯上而遂作亂，以是知聖賢之言不我誣也。故學校所以教養，皆仁者也，而後可以化不仁之民；皆君子也，然後可以勵小人之俗；皆孝悌務本者也，而後可以潛革其犯上作亂末流之弊。前日榜諭峽陽作亂之徒，開其自新之路，許以增廩失業之衆，與夫後學示化之地，固將次第行之。然郡之有泮，又有書堂，郡守化民，先近後遠，敢不切切究心？除已禮請有道藝之士，足以服吾黨者爲講經一職，合與備牒，并具士友所當習之業，以爲日習常式。

一、早上文公《四書》，輪日自爲常程。先《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六經之書，隨其所已讀，取訓釋與經解參看。

一、早飯後，編類文字，或聚會講貫。

一、午後，本經、論、策，輪日自爲常程。

一、晚讀《通鑑綱目》，須每日爲課程，記其所讀起止。前書皆然。

一、每月三課，上旬本經，中甸論，下旬策。課冊待索上看，佳者供賞。

一、學職與堂職陞黜，必關守倅。《栞埜集》卷一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一九八三。

〔二〕盍：原作「蓋」，據文意改。

延平書院榜示

某少蒙義方，稍識伊洛心傳之正。幸茲假守，有先哲焉，遺斯文教。高山景行，參乎其前，願與邦人共陶禮義休風，追還名勝舊觀。某學謏力綿，惟諸儒宗英爽不昧，實云相之。《栞埜集》卷一一。

勸戒夜游宮榜

竊以人者天地之心，心者神明之舍。能盡人則天必祐，但持心則仁自存。勿謂天高，近不違於眉睫；當知神在，動如見于肺肝。蓋其道則福善而禍淫，每鑑乎妄爲之過。如古者抑文而尚質，相期於務實之歸。而況聰明正直之祠，何用迎引游觀之樂？祭非其鬼，諂也可知；敬寓乎神，遠之則吉。仲尼之禱久矣，神祇寧容不遜之奢；冉有弗能救與，泰山豈受非禮之旅！昔惟嶽既形諸誓，謂來朝不降以祥，故妄亂徼福者反受其殃，而褻瀆豐祀者徒見其昵。不作無益害有益，豈可錙銖斂之，泥沙散之；苟有先知覺後知，庶幾鄉里察此，穹壤監此。移其供神者以供父母，舍其奉空者而奉祖先。追遠則春秋祭祀而時思，養生則朝夕甘旨之意順。以孝友于兄弟，然後長養於妻兒。本土農而末工商，但各守於一業；衣桑麻而食穀粟，初不在於多言。熙熙然相輯睦於井間，溫溫乎接殷勤於親戚。絕陵犯乖爭之習，懲賭博沈酗之風。教訓正俗而非禮勿爲，公私懼法而爲善最樂。以是便可昭格于冥默，何往而不感召于休祥！舍茲而事淫侈之娛，或者其觸神明之怒。自昔吹豳雅、擊土鼓，秋報本則惟朴是崇；凡今遍市燭、滿街燈，夜游宮則不經之甚。喧闐旦復旦，管絃簫鼓之迷情；往來人看人，珠翠綺羅之誨盜。多少好人家男女，因茲趁鬪以蕩心；萬千有田產富家，相與爭雄而敗業。此外難盡形于言說，其間亦寧免于悔尤。端的認取話頭，前後豈無樣子？與其浪費，擲空花而過眼；孰若令圖，布實

地以及人？推食解衣，推有餘而補不足；修橋補路，利涉遠以濟不通。各依本分以做人，每行方便以處己。我今爲苦口逆耳，往不咎而來可追；人誰無善性良心，見則遷而過則改。愚言如此，賢識鑑之。請細尋思，庶圖功實。《樸菴集》卷一一。

白左揆論時事書

末學晚生，身在化冶，前日擬再造潭邃，傾瀝所以燕厦之私，偶久病喘，值此雪寒，變作痞疾，坐是惟有形留神往而已。仰惟景運時開，真儒大拜，積陰之久，瑞雪朝飛，甫聽宣麻，紅輪舒彩，盍晴光者數日，此可以覘世道福矣。然連日外間妄論云云，天又爲之陰雪，此在聖上固有定見，未必如是。加以都人惶惑，又謂楮將易新，故物價穹而楮直損，不可不斟酌，爲之曉諭。恐傳播愈遠，適爲幸災者乘之，則國計所係非輕，先丐鈞念。某前日面承鈞旨，下體菲葑，以搜訪人才爲先務。仰見開誠布公、垂福世道者如此。顧惟某生長窮鄉，交游不廣，所知之者惟得之於衆。如李韶之耆艾骨鯁，如方大琮之文學氣節，王遂、徐清叟之議論激昂，吳泳、趙汝騰之詞翰稱職。其他如湯巾明朱氏之學，黃濤奏潁川之最，劉應起負敢言之聲，陳昉勵難進之節，黃朴、李昉英之直心正氣而久寘閒散，楊棟、黃自然之民庸藹著而未加收召。凡此者皆海內士論之所屬，物望之所歸。至若班朝之彥，雖未能盡識，凡平日之所訪聞者如丘迪喆、陳詹、陸九淵、趙隆、孫湯中、葉夢鼎、畢允升、葉夢得、陳

協、趙時煥、柴夢規、游燭諸人，皆有直氣。每見其于職事間敢與長官抗，敢與大臣爭，敢斥都司之不仁者也。其他所知未悉，別又採訪以聞。今天日開明之朝，將爲潛消陰邪之計，莫若早爲陽長之圖。《泰》之拔茅連茹，以彙而進，於此二十餘士之外，誠當充包荒之量，拓馮河之勇，更加搜訪，不以遐遺，而後消亡朋比之私，一正吾君以皇極大中之道，庶幾交相維持乎君道之正。《洪範》九疇之叙，凡關於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者，日日參酌而修明之。某受知既深，日夜念此，力疾藁控。惟是識見未真，狂僭所及，惟大丞相矜其愚而亮之，幸甚。《樸菴集》卷八。

白二揆論時事書

聞諸伊川程子曰：「古昔聖王之君天下也，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又繼之曰：「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至哉斯言！蓋謀人國家者不可一日而不講也。矧今天啓休明，朝登碩哲，周、召夾輔，民具爾瞻，舉國欣然望太平之有日。然以千載所難得之嘉會，當爲一日不可緩之令圖。古者堯舜之世，其知在急先務，其仁在急親賢。今旁招俊彥，柬用名賢，固已彬彬而進，然分布内外之士，貪廉不可貿亂，賢否不可混淆，遺逸疏遠之才不可不汲汲於搜訪，使之拔茅連茹，起赴《泰》之會。此今日最急之先務，而知及仁守，所當早加之意也。夫古者治民而爭奪息，其化流必自近始。今畿甸之近，寇竊縱橫，行道往來之人或多震怖，不可嚮邇。江海魚鹽之利皆

權門勢家之竊據，而乘間伺釁以誨盜納侮者，充斥於蘇、秀、常、潤之區。國法不存，奸民爭利，僞會莫禁，祇見夫楮直之日虧，銅錢浸消，幾盡於商舶之外泄。而況諸郡之郵置不嚴，命令不可得而信；邊境之間諜不審，虛實不可得而知。脫有緩急，正恐事至而憂，不若事豫則立之，所宜速圖也。然則治之而爭奪可息，非監司、牧守責乎？厥今邊疆之吏未必皆擇，臺郡所委未必皆賢，州縣貪虐，無所懲畏，甚至巡警之職或養寇以漁其利者亦多矣。況自清野之令行而屯田無所施，自戶版之籍湮而差役不以等，自鹽法之屢變而商賈日以困，自牙契之拘斂而公私爲之傷，自義米之椿留而凶荒無以備。長淮千里，民無還定之期；浮江而南，家有愁歎之苦。有司虐取，不一而足，甚而未嘗調戍而軍期爲之峻征，所至旱傷而守令不以實告，民怨鬱結，長此安窮！根本內搖，釁隙外啓，儻不道之以懷生之樂，寧保其不懷等死之心？愚恐吾國所憂不在邊疆而在蕭牆之內也。今欲開之以生理，上則有朝廷之責，下則有州縣之責。何以言之？鹽法不可不還榷務，牙契不可不還常平，義倉不可不還州縣，此朝廷之責，當勇於改圖者也。屯田當審度地宜而詳爲之經理，版籍當挨究字號而善與之推排，保甲當嚴切舉行，先城市而後田野，此州縣之責，當謹於奉行者也。雖然，爭奪息而生養遂，此所謂明政之舉也。至若教之而倫理明，則人心正而民經定矣。竊聞夫師道立則善人多，故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若昔舜命九官，教民播種之後，兢兢然慮百姓之不親，五品之不遜，急先命契爲司徒，使之敬敷五教而不容緩。若臯陶五刑之明，所以弼五教之所不逮。原闕是以任賢使能，以致中興。詩人歌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蓋周道燦然復興之本也。又歌曰：「侯誰在矣，張

仲孝友。」此又周邦論道經邦之所由來也。矧今貳公弘化，爲世宗師，人莫不以孝友之風著於家庭者稱之。今欲教訓正俗，興起人心，莫若蒐舉耆舊宿學之士，求其踐履之純篤、講明之切實者，尊用一二，以爲內外師儒之官，然後至於每郡教職，皆不可不謹其選。將使吾道浸明，士習丕變，亦豈無豈弟友恭之彥，自得於時文雕鏤之外者？如是而民俗之不變，未之信也。雖然，愚又聞成周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而至八曰官計，蓋王國之官也。由今而論，則省部臺府，實有當任其責者。故朝堂會議，責重於都曹。某濫員曹屬，職不能舉，當在罪典。姑請汰去，俾守本職，別乞博采時望，精選材實，以稱是任。此都曹之職當遴選也。然至於原缺堂之曹胥^(一)，莫非王官之秩^(二)，今乃罕知祖宗典實，以稱是任。甚至簿書期會，皆渙散紛亂而無考，籌帷機密亦彰灼播傳而莫禁，此非一日之故也。某等乞自今日凡治王國官府，請鈞判責都曹之曠怠，凡舉簿書期會，許都曹覈吏職之稽違。夫如是，則職有所總，責有所分，而體統正矣。則夫運化鈞於上者，惟曰大明慶賞刑威，以詔廢置予奪之使。簿書期會、獄訟、錢穀、甲兵之事，莫不悉分任於省部之職守。必也精選其人，各當其任，則或可以治財，或可以治兵，或可以總計。要使朝無倖位，官無失職，如此則邦國都鄙之治舉矣。而今而後，凡漢王吉長策之奏，蜀諸葛孔明出師之表，可不爲今日陳之乎？公道日以明，國典日以揭，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何憂乎國計，何憂乎敵兵！是意也人皆能言之，豈非大丞相所素講明者乎？某末學疏庸，叨恩超躐，誠念幸得遭遇天日開明之時，道揆端凝，翕孚人望，中外傾心，企足以竢太平之效用，是拳拳愛助，輒獻野芹。情

切辭煩，自速罪罟，惟大賢容人而矜亮之。《栟埜集》卷八。又見《南宋文範》外編卷三。

〔二〕「原缺」二小字原無，據乾坤正氣集本補。審文意，此處確有缺文。

〔三〕秩：原作「穆」，據右引改。

再白左揆論時事書

初四日謁政府游、李二公，相與論及才難，又兼連日聞上每每思山相之有材，不但御殿言之，講筵間亦言之，不知幾遍矣。往往皆謂邊處方殷，累日憂形玉色，若有頗悔作新之意。此則某廢食忘寢，爲之涕零也。是以程中書、胡察院所奏，或以今爲太遜，或以今爲避權。某正恐豈無他人因此曲爲山相地者？適聞集賢已奏樂凱，但不敢數筵面言。區區愚忱，竊謂稍欲寬上之憂，莫若疾速催趣趙同知來坐於政府，庶幾緩急頗爲可恃，上亦當必遽興有材之思。大丞相以爲如何？某適又聞畿近流民奔散四擾，盜賊所在縱橫，加之都城夜警彌滿，此皆可慮。今茲所患實在乏材，四方延頸，日日願除目，久未翕副其望，豈以天下如此其大，終於乏人哉！區區謹瀝血誠，具劄申悃，欲望鈞慈先宥某僭躐之罪，早與集賢商量，速賜審擇錢穀甲兵所委之人，與夫部使者牧守之寄，日下陳奏，乞聖上降旨，令執政侍從、兩省臺諫公舉内外文武臣各若干人，等第推薦，仍令結罪保舉，見之賞罰，然後白

公朝，參酌審量而用之。兼某歲晚奏劄貼黃乞置文武官簿籍，已得旨依，及所乞照藝祖禁稱恩門、門生之類，皆沐矜允施行，至今未見吏部條具，此亦不可緩者。某適又借得一本《達賢錄》，乃前賢薦士條例，併此繳納以呈。欲乞鈞覽，詳某此簡并劄中愚見，併賜轉達集賢，伏乞鈞照。《樸菴集》卷八。

再白左揆書

嘗謂大丞相爲天子之腹心，公忠對越，精密謀惟，共扶世道，惟懼無以副宇內之望。凡所差誤，不遠而復可也；一有疑似，救於未然，諉曰「姑順某人之請」，世道謂何？觀聽甚可畏也。今聖上作新大化，任賢各隨其器，而必委心輔佐，粵從爰立，上應天和，下叶民望，且每事虚心以盡下，直世道一泰之機。第適來隨衆參陪廟論，謂啓擬曹錫守無爲，上疑問之，而大丞相對以有僚屬薦引，不得不奏。某聞之慄懼，無所措躬。竊謂薦引非難，用其薦者爲難。然知其不可則痛絕之，不一絕之，雖至尊之前猶力争也，況其下乎！邊郡何地，今日何時，某與克家亦何心？先生謙柄尊光，重於禁止，今除目已頒，使僚屬恐懼而已。且某輩惟見其一第四十年矣，昨爲江山，有可觀者。前日克家以無爲乏守，求可薦者於某，相與四顧，頗歎才難。謾以此商量，告之大丞相，惟用否如何耳。茲聞訓語，尚幸其人未必來，命雖已頒，然不可不思以處之。況邊郡不可一日無人，莫若取自鈞慈，急就在近選擇一官，權其職事。蓋彼前此已有召命，今在家居，聞其有九十之親，難以輕往。少頃，丐祠之請亦

無痕跡也。所謂選擇權攝，斷不可緩。靖惟某不肖，叨恩稠重，忍負化鈞？蚤夜憂時心切，苟可誦所聞告諸君相者，不以身事計也。恃大丞相能察其心爾，不然，何所逃罪？亟抒真悃，惟大丞相亮之。

《樸菴集》卷八。

白二相論時事書

末學小生，叨恩稠重，辱在一陶埏埴之內，拳拳忠愛，動息靡忘。矧當聖化作新，朝綱振飭，舉世傾矚，以需平治之效。然羣臣雖召而事任未周，公是雖明而觀聽尚鬱，是以錢穀甲兵之事日至廟堂，每歎未有叶心經理運掉之才；監司郡守之選多缺其人，未有能副周咨蕃宣之託。況乎邊遽之交馳，將帥之未擇，以至上關玉食之所甚憂。人咸謂昔者之柄國，所失病於專，今焉之夾輔，所慮過於遜，經筵既以是言之矣。往往君心責治如饑渴之望飲食，人心願治如倒垂之望救解，而廟堂之持重謹審，更相推遜，俱莫敢專。然今日之所最急者，國用方匱，莫急於選掄任使，以寄幹旋調度之司；外患方殷，莫急於搜求勇智，以課攘劫捍禦之效。二先生天下之大老，中外翕然傾心焉，亦既皆虚心無我，以來天下之善，同心輔政，以共天下之功，上眷亦既如一，而國事有不容緩。某人可辦某事，某材可任某責，某帥可當某方面，或進某以尊朝廷，或出某以衛邦國，或分委以任某道。皇華之重，隨材器使，捨短取長，功可使也，過亦可使也，廉直可使也，貪詐亦可使也。特在廟堂會聚衆士，參酌

審訂，立定課程，每日考覈而用之不過，用之各當其所。謂宜日下審處，如救頭然，豈可悠悠坐待，不覺歲月之虛擲？凡若是者，計皆大丞相之所深憂，而天子之所不得怡者也。不特要路以是言之，不特同列以是言之，舉天下亦莫不以是言之。及是之時，汲汲圖慮，懇懇講求，使材能智勇參錯中外，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凡布除書，必孚羣望。事任既皆有屬，中外可保無虞。少或遷延，緩不及事。此某蚤夜所以隱憂，而言之不覺涕零也。區區之愚，欲望鈞慈惻然時艱，亟務弘濟，請自日下爲始，照已分日當筆，凡在朝在外除目，斟酌劑量，隨材擬用，更互呈稟，而後奏聞。或決擇未下，則參諸近臣之賢而審訂之，各求以濟國事。如是而後，日日契勘，在內得若干人，在外得若干人，在邊方得若干人，孰治甲兵而後以課其驗，孰司錢穀而可以顯其能，孰捍外侮而可以旌別其膽略。人材以用而後見，智識以迫而後精，全在夫奮厲有爲而已。《樸菴集》卷八。又見《南宋文範》外編卷三。

與袁右司書

某仰承眷予之隆，輒瀝憂愛惓切之悃。某疏愚晚生，竊第過分，動息凜凜，誓當何以糜捐於他日。雖此惇疚偷生，每聞時事之難處，不翅己事之深憂；況於事變不齊，日甚一日之難乎！猶幸江鄉連年小稔，略得少舒憂顧，故朝夕天香，惟切屢豐之禱。屬聞閭巷老稚相語，近日制閩下買木之令，將以爲邊防排叉樓串。此軍期也，不可一日緩。問其數，合江東二十萬，上饒一郡一萬五千，其徑

寸，則尺以上至尺五。如此等木，他處未知有無，鄉間何以有此？近年有司科造上供船及和糴船，沿港二三十里間，悉童其山，茅葦相望，忽爾薪炭踴直倍於往時。蓋近市無采樵之地已數年矣，執事必深知之。今茲市木，出於朝家之不得已，然區區之愚，竊謂事之體勢當論可否，不徒徇時之緩急。今江左爲立國之地，而兩淮爲之藩籬，故御外者必深於理內，凡可以培固根本者靡不用其情。茲蓋國家素所審重者。故凡爲士，自幼讀《論語》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程伊川謂推之天下，亦不過如此。今茲春種方興，胡爲不深度時宜，乃輕出令？今九州四十餘縣，徒責其所甚難處之事，繁費橫擾，田野鼎沸，公私皇皇。三春東作，丁壯就役，氣步弗準，疾疫徧延，救死扶傷之餘，田萊多荒，未加墾闢。猶賴今歲尚有閏月，更可補一月工夫。恍傳市木之令，人人駭視，家家涕零。傍港數十里間既無木之可采，惟將采之遠山窮谷，不知幾夫可運一木，幾日可至瀕溪，幾月可至大江之間？況山州灘流，淺狹難載，木堅不浮。有司惟日督辦，九州一日之內，不知打了幾千頓棒！田野之間，不知幾千家慟哭！又聞期限只在春夏之交，秧畦方成，徒木所過，率皆羊腸丘塹，所損可勝計哉！況木數之多，木徑之巨，必難強其所無。前歲秋成之役，陸運和糴，只米擔之夫爾，道路充塞，往來挺刃交迎。將校又皆無識，儻非仁人開藩，善於區處，倉猝之間，幾於激成大變。某自聞此令，日夜寢食俱廢。又以姓名凶惡，不敢上書廟堂。每念受國大恩，絲髮無所補報，今茲目睹田間之嗟泣，又念邊備之警嚴，方春農時，二者俱重，心惟權度，當揣其彼善於此者，莫若擇淮鄉有木，度多寡去處，作急計置，不必厚取徑寸，不必過責堅剛，惟以置堡於要衝爲當先，惟以插

柳於春月爲當務。若排串，則護堡柳於未成；若淮鄉木少，則度宜而專求於新安廬阜多木之鄉。是特彼善於此之策也。今日上策，理內御外，莫若公任賢使能之道，力信賞必罰之政，持以定力，備邊禦戎，屯田置堡，而急於擇得其人爾。否則，因仍比年積習，輕率舉事，不聽規諫，終憚改作，無以權衡而救過。姑舉其槩：楮幣極矣，鹽法壞矣，邊禍慘矣；守令多輕畀，州縣不可爲矣。幸天私我邦，併福我大江以東之區，名賢登朝，可以推夙昔力行好事之心，密贊廟謨而審處之。公私望賜，不翅饑渴之望飲食，不翅倒垂之望拯解。往年兵戈半天下，耗國殘民甚矣，然人心尚依依，日望其更生，天命尚眷眷，數形於譴告。去冬之雷，今春之雨，亦可慮也。吾君吾相，夙夜畏天之威，救民之命，續迓宗社靈長之休，不可以時事爲尤難，不精思所以處其難也。某他無告處，前日已告鄉契舊韓達尊，必沐矜亮其愚，有以宛轉。江左爲立國之地，根本深爲可憂。況使民以時，若此大役，雖秋成後不可輕舉，況春種時乎！設此役不改，何敢望秋成？今凡事多致天怒，尤當思所以感召和氣。通國望稔，舉天下寬多少憂？惟執事亟圖利之。《樸菴集》卷八。

全宋文卷七七五一

徐元杰 八

及第謝丞相啓

南宮奏賦，已不逃揚粃之譏；北闕登名，復有甚積薪之媿。退省僥踰之過分，端由造化之噓枯。敬贊瓣香，爰緘尺牘。伏念某嬖姍百出，艱苦半生。勉焉加篤學之功，求以爲進道之實。窮理致用，父師誨誘之諄諄；修身治心，蚤夜持循之汲汲。非止爲利祿計，要不辜天地生。娛侍家庭，粗得事親之樂；羣居里黨，嘗玷拔俗之稱。深惟苟脫文墨之中，則亦期爲事業之地。韓昌黎屢屈於唐選，無患有司之不明；賈洛陽獨右於漢庭，猶病少年之太銳。方一札重賓興之申飭，俾四方來學術之邃深，欲其該此理之精微，足以定終身之根據。用是三獻而後售，幡然一鳴而皆驚。屬吾皇御宇之八年，侈盛世臨軒之再策。光明緝熙之聖學，渾乎卓冠於五三；本原功用之常談，何以仰裨於萬一？蓋治法有不離於道法，惟誠心則能悟於上心。不揣瞽言，冒通宸聽。班先鼇首，慙無晁、董之忠規；識冷龜山，

敢繼汪、劉之遐武？捫心知自，拊己奚堪！茲蓋恭遇某官道貫乾坤，量包溟渤，踵伊、周之盛軌，兼姚、宋之全材。嘉定、紹定之規模，相業始終之如一；越國、魯國之功烈，家聲先後之相輝。以一身遏萬變之衝，任千古所獨難之事，引君當道，報國惟賢。自一秉於洪鈞，已九書於黃牒。凡中外材能之衆，知範圍埏冶之歸，遂得微踪，猥叨誤渥。某敢不懋加激勵，圖報選掄？語王曾之平生，初不萌溫飽之志；建子陽之長策，庶永懷遭遇之榮。嚮德之私，有言則淺。《樸菴集》卷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一三一。

賀丞相除太傅啓

竊以帝師避寵，公傳加崇，執勳臣不自滿之心，抗物表所難窺之識。鄧禹以元勳而拜，適當炎圖復振之餘；周公由夾輔而陞，有俟姬室太平之盛。蓋位上公者固優於上眷，而志極治者無意於極榮。用能陶海宇之安恬，亦可律臣工之躁競。寸心皎日，千古高風。恭惟某官許國公忠，靖邊勳烈。心勤勞於夙夜，手旋轉於乾坤。一謀慮，一施爲，有鎮靜而無可乘之隙；大變異，大拂亂，坐消弭於不動色之間。上謂無官之可酬，久俟維垣之蚤正。冲遜流譽，以元功退處於罔功；嗣續增光，欲紹定齊休於嘉定。外以致百蠻之效職，內焉期四海之迓衡，浸格淳風，乃嚴盛典。然後與人主坐而論道，庶幾佑烈祖於以格天。此皆大丞相之本心，蓋亦古元臣之卓見。爰中立三公之位，宜鎮居兩地之華。德義

可尊，益懋相業三十年之盛；華夷咸服，乞躋人間第一品之隆。際天蟠地以無前，亘古窮今而未有。某依身化地，矯首鈞天。奉千歲之壽觴，但切龜齡之仰祝；戴萬間之厦屋，深慙燕賀之莫前。企嚮良深，涓泓未竟。《樸菴集》卷八。

代莊文府賀丞相冬至啓

曆驗中星，喜協新陽之動；位隆上宰，茂膺景福之來。四海交懽，一堂胥慶。恭惟某官精忠貫日，盛德格天。氣應五雲，丕闡調元之化；景添一線，密聯補袞之功。江淮嚴護於風寒，民物翕陶於春育。對時受祉，與國同休。某猥以近宗，欣逢盛旦。馳神潭邃，愧莫陪珠履之塵；寓敬緘藤，冀仰徹冰臚之矚。深慙簡率，倍切凌兢。尚冀鈞慈，俯垂鑑察。《樸菴集》卷八。

賀知院冬至啓

序應迎長，開兩間之生意；道隆贊化，集二府之殊休。和肇乾坤，驩均蠻夏。恭惟某官至誠無息，和氣與參。經緯武文，喜添長於綵線；權衡造化，盍進掌於洪鈞！茂對迎長，即登虛右。某依歸有日，邂逅書雲。列炬環瞻，阻簞充賓之賀；柔緘修慶，少攄獻履之恭。仰冀鈞慈，俯垂鑑察。《樸

賀參政冬至啓

斗杓肇指，新一陽來復之辰；台鼎密參，衍百福攸同之慶。朝廷增重，蠻夏交懽。恭惟某官風采強朝，冰儀肅物。忠存貫日，宜愛景之添長；德妙格天，協慶雲之紀瑞。茂對寵光之錫，遄膺虛揆之登。某幸甚逢辰，居多竊庇。瞻依數仞，阻陪厦賀之塵；申飭寸緘，密囿春生之意。《堊集》卷八。

賀樞密冬至啓

律應黃鐘，式際復陽之長；謀深紫府，有開泰祉之來。宗社奠安，寰區鼓舞。恭惟某官精忠日貫，令德冬溫。任重御兵，備塞謹風寒之護；憂深謀國，履霜知冰至之堅。妙幹洪樞，亟登揆席。某猥塵近屬，欣際昌辰。數仞瞻前，愧莫躬於燕厦；六符帝燭，但仰徹於魚緘。《堊集》卷八。

賀京尹冬至啓

陽剛七日之來，道逢浸長；京邑四方之本，化與俱新。茂對昌辰，益隆睿眷。恭惟某官儀端冰操，德粹冬溫。星映文昌，芳潤發揮於經幄；日瞻師尹，精明彈壓於神臯。拊黃鐘應律之辰，階紫府持衡之地。某逢辰何幸，竊庇惟多。引脰竇榮，愧莫陪於厦賀；攄心箋敬，但采切於旌飛。《樸菴集》卷八。

賀秀安濮王冬至啓

清臺占曆，開一陽萌動之機；朱邸對時，衍百世本支之慶。陽剛滋長，福履采穹。恭惟某官望重麟宗，眷深龍宸。爲善最樂，喜迎紅日之長；大雅不羣，允協黃鐘之奏。自天祐吉，與國同休。某猥與宗盟，仰依宇覆。壯懷善頌，莫陪賀厦之塵；寓悃柔牋，密囿生春之意。《樸菴集》卷八。

賀少傅少保冬至啓

律應鳳鳴，新一陽之萌動；德尊麟角，隆百世之本支。茂對昌辰，倍迎景貺。恭惟某官班穹瑤牒，眷重藻旒。粹蒼姬師保之儀刑，有東平禮樂之氣象。道乘浸長，國與同休。某猥綴末班，密依巨覆。以下同前。

《樸菴集》卷八。

謝范參政啓

屢牘丐閒，期便親闈之奉；一麾誤渥，迄知化冶之歸。竊揣分以凌兢，第傾忱而飛越。伏念某丘園陋蹟，泰華微塵。所抱弗宏，每積僥踰之愧；自知甚稔，敢萌榮進之私？靖循頃歲之超升，何有明時之補報！及告歸而纏疾，知引咎以請祠。方恬故業之尋，驟玷專城之寄。斗牛間氣，昔稱鐔浦之名邦；刀劍成風，今染潢池之餘習。吏猾尚紛於蠹倖，訟端交肆於鼠牙。民罹饑饉而困於凋殘，軍無紀律而參於驕橫。林焚澤竭，奚堪賦歛以求工；錢乏楮輕，尤懼秤提而未效。數弊莫支於毛委，一身如救於頭然。矧是疏庸，若爲稱塞？茲蓋恭遇某官端凝山立，沈靜淵涵。天工其代以人，必欲庶官而無曠；丞相而下奉職，尚思共理之惟良。敢云拔穎之蹤，竟累噓枯之巧！某揣量非據，刻厲愈深。潔己

雙溪，願竭洗手奉公之報；皈心萬芑，無非鞠躬盡瘁之時。縷縷所陳，拳拳莫罄。《樸菴集》卷八。

通方漕啓

掃執冰溪，久起敬舍人之樣；參臺建水，行依光使者之華。謬分符竹於偏州，喜奉教條於廣漕。禮嚴事上，書作恭先。恭惟某官溫醇華國之文，明邃格君之學。力量擎天之一柱，嫩漢化之初更；規模渡水之孤舟，雅東山兮未出。蚤驚功名之轍，立參英雋之躔。紅蘭香閣之望清，紫界宮牆之勢絕。正色處得言之地，危箋輸憤世之忠。鳳池彩筆之批，動羞側媚；螭陛青絲之立，論必直前。非及天命人心去留之機，則涉國體人倫關係之重。惟知骨髄以救時病，誰能首鼠而取世資！宜於橫翔，急以勇退。想在更生之畝，亦攢杜老之眉。是欲澤民，可宜歛惠。屢傳未信，難闕藩符。一寵固殊，乃臨鄉部。惟動諳於深弊，斯具適於時宜。沛然舒一道之利源，陰以壽八州之命脉。閩人就爲轉運，已迫四諫之風流；中書請併樞司，更看一堂之宥密。某學非知體，才不逮心。木天粉戶之間，甚慙儒素；竹使黃堂之上，曷稱侯麾！聖主恩深，書生技短。郡計凋零而預憐搏手，縣輸挨積而未易疾鞭。芑非得於權顏，窘必刑於初步。心傾指教，行窺山斗之毫芒；地近趨承，坐借川雲之飛泳。編摩字淺，皈倚意深。《樸菴集》卷八。

通曾提點啓

紫綉揚庭，繡衣提庾。鴈行重望，爲民瘼以一來；驛轡先聲，瞻星華而多善。霜凝劇部，風動列城。竊以常平使者之尊，莫若本朝官制之重。自景祐以後，或分隸漕憲之司；至紹興以來，乃併領茶鹽之職。雖隨世更張之有異，而量材任用之必公。故十科可以得人，在八使已云非古。必擇謹厚端方之儒者，始知源流本末之事宜。所以明時，亟煩良吏。仰惟某官道尊德溥，仁熟知融。四十圍古柏昂霄，孤標挺挺；九萬里雲鵬運海，壯翼飄飄。才名則賈君五虎之高，地位則卞氏六龍之貴。不緣人助，能結主知。大郡承流，人比黃次公之收養；中都職帑，自膺趙文子之薦敷。平登朝郎之班，謙處檣臣之佐。容臺議禮，悉出鴻儒；匠監飭材，一新雉事。洊屈贊地官之政，實爲升法從之階。屬分蕩節以觀風，即駕輶車而行部。方醪法久弊而貿遷重困，至民賦愈賸而雕瘵莫蘇，屈公此來，乃上之意。要觀敏手，少究閎模。發廩濟時，非但慰吏民之久望；秉鈞接武，行將問錢穀之幾何。某疏竊微踪，迂愚末學。久稔種學績文之譽，徒劇崇瞻；忝備飛書走檄之員，將諧快睹。首被榮緘之貺，敢修慶禮之恭。恭惟某官道富淵源，詞深根柢。棘圍較藝，桂得月以長香；楓陛奏篇，松帶霜而愈勁。可盡摠以遠業，何未快於亨衢！南昌梅子真，雖已假一輶而言事；藍田崔斯立，尚須對二松以哦詩。第恐長材，終難小用。行踵中興之盛事，遄參大政於明時。某贊畫無庸，依仁有幸。昔願識荊州之面，

今獲聯士會之僚。蓮幕事叢，常有曠瘵之懼；槐庭詠暇，願聞教告之忠。祈望之思，敷宣罔既。《棣堊集》卷八。

與王實齋啓

某春間率爾附贅，尊嚮之忱，伏想已經書月之照。繼此埋頭小選，日困塵紛，浸缺嗣敬。想望道德典刑之懿，每歎於人：「未見實齋，何以自祛鄙吝？」拳拳韓仰，夢寐以之。時方多故，無競維人。耆儒鉅人，國之著蔡也，顧猶斂惠千里，袖手碁局之外，不惟蒼生渴膏澤之望，後輩無先覺以爲依歸，又何所觀法以自見？某來此，深懼庸庸碌碌，隨風偈日，慙負夙知，甚欲亟請一麾，或爲南來，圖拜席間函丈之地。夏初，不量末學，上恩過誤，俾廁講筵，尤深負乘之愧，早夜兢惕，莫知所以稱塞之萬一。區區惟掇拾先儒已言，每每於求心持敬，粗瀝淺陋。然幸專講《魯論》一書，上亦熟於文公之舊注，第惟空疏，不足以當是任，匪伊決請外矣。前此，惟實齋矜念，因風不鄙，送之以教雨一溉之潤，謹當涵泳厥旨，推以告上矣。邇來浙右亢陽，甚關玉石之抱，在宮庭間數爲露禱。凡於寬民力處，亦甚留念。至於任人，振淹拔滯，所當開廣意度者，每勸上與大臣亟圖之。然揣輕微，未易感格，故久在茲選，則愧耻積矣，執事何以啓迪之？旦旦以俟。《棣堊集》卷八。

回南劍權守陳倅啓

千里承流，就借監州之重；一麾誤渥，乃徼交事之榮。辱置鯉以先施，愧問鴻之落晚。恭惟某官器資凝厚，問學淵淳。氣攬地靈，望重三山之人物；文攻時病，名高六館之俊游。天葩甚芬，地芥早拾。炳師宗於多士，徧模楷於四方。讀桃源之記、曲江之文，儒風翕變；挹蕉山之雲、平海之水，教雨旁流。早通籍於金閨，盍簪班於玉笋？謂即烟霄之凌厲，復拘雷邑以徊翔。牛刀肯繁而芒刃不傷，龍山嵯峨而尹瞻猶聳。尚迂驥足，屈貳龍津。仲舉清名，題坐輿而古可作矣；子簡敏手，攝州事而利孰大焉。不妨和風月分破之詞，豈獨興海沂既康之泳。棠陰綠處，猶凝寶氣之祥；芝檢頒初，倚踵玉堂之武。某分甘置散，技斷無他。忽驟畀於竹符，又躡承於瓜戍。雖天子俯憐其親老，而書生深懼於才疏。幸矣得賢，屑茲假鎮，遂竊合龜之契，式諧睹鳳之私。却行求及前人，預包羞於血指；舊政必以新告，當取則於伐柯。嚮往惟深，鋪菜罔既。《樸菴集》卷八。

回楊喬倅啓

耽玉水寬閒之野，敢覬承流；企鐔津關決之賢，喜將聯事。愧未遑於初贄，乃忽枉於先施。欽佩

柄謙，榮增圭復。敬惟某官天台間氣，冰壑清標。粵高慈恩塔之名，久喧洛陽紙之價。種德番江之李掾，司文熊耳之芹宮。諸公之墨剡瀾翻，萬里之丹霄梯穩。郎峰氣韻，清入彈絲；昌國園亭，暇添種柳。贊婉王人之畫，題高長史之輿。實試功深，虛懷眷切。果渙十行之寵，遂躋六院之榮。要路在前，急流俄勇。枉赤城之仙旆，來駕星屏；騰寶劍之祥光，即班天陛。寧久寄劉賓客風烟之興，已飫聞王海沂邦域之謠。公其歸兮，國之福也。某無他妄想，甘分索居。誤膺符竹之分，又躡葵丘之戍。雖天子俯憐其親老，然書生深懼於才疏。幸通刺之名賢，賴同流於聖化。尚篤斷金之好，庶增聯璧之華。尺素馳書，坐負先風之愧；一燈共績，行分良夜之光。皈嚮采深，編摩罔既。《栞塋集》卷八。

回王司法啓

持平三尺之書，暫淹步武；參畫諸侯之幕，行挹光塵。先貽藻翰之施，祇佩蘭馨之好。恭惟某官學粹然而出正，才卓爾以不羣。文章天成，笑孤鶩落霞之絺繪；氣節冰凜，繼茂林修竹之風流。振翻明時，蜚聲王路。此日少試麴蘖之手，他時宜快雲霄之程。回翔屑領於墨曹，深培偉望；詳讞必公於丹筆，多積陰功。不妨詠官舍之梅，誰敢犯參軍之仗？臺府易逢於知己，郡邑寧有於冤民！權衡無私，竚奏平反之最；絲綸沓至，趣歸要近之班。某何有才名，偶塵儒級，濫領泛依之數，曷爲毗益之功！祥刑喜際於英流，聯事幸陪於芳躅。親仁伊邇，預深闡擇之私；陳義甚高，願篤寅恭之契。情之

所嚮，言則奚殫！《樸菴集》卷八。

回權交代司法啓

掾曹乘逸興，惟時趨班見之行；幕府喧雄材，何幸託交承之契！方飾柔臧而致敬，忽先華翰之贈。貽。不敏謂何，寓言愧甚。恭惟某官擷英文苑，騰價席珍。修爲皆日用之常，講貫得家傳之正。如斯學力，玉成風骨之端凝；所以儒科，表出聲名之赫奕。材以用而後見，志隨事而可施。威部初臨，奚意收功於綵棒；刑曹再試，悉心據古之金科。不即人而人自即之，欲行道而道必行矣。翕爾見知於當路，暫焉借重於元僚。獨精敏以蜚英，穩薦敷之溢格。金閨步武，少須通籍之華；玉峙丰儀，竚勁立朝之節。某受質弗穎，涉道未涯。於羣居素習之時，盡學者當爲之事。偶塵誤渥，方將遲次以讀書；忽及戍期，深懼鮮謀而曠職。幸甚有同寅之便，懽然叨交代之榮。不彼教之，其敢忽後塵之步；自此升矣，尚庶幾逸駕之攀。矯首情深，揮毫語拙。《樸菴集》卷八。

回賴主簿啓

堯階類對，昔嘗幸窺豹之斑；毛檄衡文，今始快翔鸞之睹。贈言蔑稱，佩德謂何！恭惟某官秀出

雩山，珍儲瓊室，蚤定文場之光價，茂揚藝圃之芳蕤。其器大而信其道之弘，所得深而見所誘之小。收摘髭之科第，如脫穎於錐囊。名不論其低昂，有異時之遠者；官奚拘於小大，顧行志之何如。雖矮屋不堪擡頭，而當路翕爲刮目。況委吏當聖人之會計，宜主書盡職守之勾稽。賢轍茲來，窮鄉甚幸。多士仰文星之莅止，諸公歎書月之皎然。爲國得人，宜受薦賢之上賞；隨事稱職，佇看策武於要津。某藐爾孤惇，寂然榮望，方待盡於倚廬之日，荷寵錫以銜袖之文。褒揚既借於齒牙，警誨又資於藥石。半夜六丁之來下，恐難侈於珍藏；終日七襄而不成，愧莫旌於瓊報。其爲銘鏤，罔既敷宣。《棣

埜集》卷八。

回張憲幹啓

疏榮宸禁，裨畫憲輶。叱馭戒塗，萬壑已增於秀氣；諏龜視篆，七州交沸於懽聲。凡屬帡幪，實均慶忭。恭惟某官器涵粹玉，文富良金。門地高華，復絕王、謝風流之舊；性天超邁，沉潛董、劉淵海之深。想平時氣概之所期，豈當世功名之難就。纔騰芳於仕路，亟宣譽於朝紳。初筮司關，已奏廉勤之最；再勞涉筆，益加種績之工。既操刀製錦於兩縣之間，盍鳴玉曳履於九天之上！尚循故事，來佐穹臺。綉衣專誅擊之威，實資贊助；丹筆致哀矜之意，均賴平反。雖輿情願沐於深仁，然偉士難淹於婉畫。況衰然舉首，常居數百人之先；則進此鵬程，必在九萬里之上。大用則可，近豹尾雞翹之

竣；叙遷亦宜，陞鵬行鷺序之華。想坐席之未溫，看除綸之已布。某聞道最晚，涉世尤疏。折丹桂枝，歎取名之過分；依紅蓮沼，愧試幕之無庸。偶有機緣，得承條束。瑞雲五朵，猥蒙珍翰之頒；大厦萬間，行侈歡顏之庇。其爲欣浣，罔既敷宣。《樸菴集》卷八。

答黃南劍自然啓

區區玩惕班行之踪，入冬多病，未遑扣便箋忱。首沐華緘，開誦忻沃，如拱色辭。顧惟疏愚，濫厠經幄，陳善閉邪，粗守師言而已，他無能裨於上心者。前此瞽對，劇懼淺疏，然聖主英明，納約自牖，又以漸開悟之。最是趙克家以宗賢力維國是，范文正以將順而極正救之勞，大勢遂小回爾。宣麻二相之旦，瑞雪飛而紅日旋吐，連霽數日，天意順而人心頗悅。學校舉酒相慶，士民亦如之。但杜、游二老未易輕出，已遣朝行中二人往天台將旨趣行。然惓惓愚慮，以爲今日大勢如操弊舟於海濱，漂泊湊淺之餘，欹傾攙撥正矣，却要前後制柁，有交任責者，與夫篙師、棹卒之衆，一一呼集，則漸入洪道。相度風勢，節節要人同心共濟可也，否則未有誕先登岸之期。每每告上如此，至於收人望以回天意，定國本以綿宗社，使人心有所維繫，屢言之不一言之，次第將有感動。近日連得晴明，上頗喜悅。愚意恐其色動而懼心或寬，前日直前陳禮，又以貼黃爲人材士心之計，謾錄拜呈。幸不彼，續有以教之，乃荷乃荷！《樸菴集》卷八。

回王支鹽啓

擢熬波出素之司，鵬搏伊始；忝依水泛紅之客，鳳睹爲先。首被榮緘，併修慶櫝。恭惟某官材雄時輩，學懋家傳。門第高華，相續簪蟬之貴；性天超詣，率由矩矱之嚴。自薦拜於宸綸，盍橫翔於朝路？暫司鹵務，未穆師言。筦庫之士七十家，即膺異舉；扶搖而上九萬里，行快修程。某猥綴郡僚，獲聯官事，先辱郇雲之寵，復欣樂霧之披。謹衡石而記豐碑，雖有慙於大手；聚闕庭而建公議，或可踵於後塵。慰浣之私，敷宣罔既！《樸菴集》卷八。

回劉府教啓

闡道芹宮，爰得戾西雛之後；充員蓮幕，行修請北面之恭。首被榮緘，敢稽慶櫝！恭惟某官才由天賦，業懋家傳。玩意《周官》，說本孔門之正；曳裾虞學，名推夔冑之先。早登儒級之華，小試民曹之劇。果受知於上宰，庸職教於名藩。屈十洲三島之神仙，聊居領袖；凡萬壑千巖之秀異，盡入範模。先聲藹然，後學喜甚。第恐素孚於衆望，不容久遺於諸侯。丹詔一封，趣筵班於鴈鷺；青雲萬里，行快意於鷗鵬。某黃卷窮年，青衫試吏，思邇禮樂弦誦之誨，洗盡簿書獄訟之塵。欣聞賢轍之

臨，實出羣僚之幸。諸公登而廣文冷，願勿歌工部之愁；師道立則善人多，庶得與濂溪之樂。拳拳粗列，嘯嘯難周。《樸菴集》卷八。

回餘姚王宰啓

屈真才於製錦，夙勤列宿之瞻；贊末畫以泛蓮，遂快景星之睹。輒修謝幅，併叙懽悰。恭惟某官學富家傳，望高時輩。讀書講貫，豈徒作紙上之陳言；事業磨礪，蓋可展胸中之妙蘊。甫升華於仕版，亟喧譽於朝紳。鶚薦交馳，既通金籍；驥才小試，暫綰銅符。遲潘岳於河陽，花陰長晝；借淵明於彭澤，柳色生春。自涓視篆之辰，俱是鳴琴之日。吏民聳動，父老欣愉。佇觀聲達於堯天，未許惠私於舜邑。絲綸一下，促歸玉笋之班；衣鉢再傳，大振金甌之業。某聞道最晚，涉世尤疏。折卻詵枝，歎取名之過分；依王儉府，慙佐幕之無庸。已欣宿霧之披，尤幸餘波之潤。遣督郵而至縣，詎敢貽束帶之煩；睹君子之愛人，猶得與聞絃之笑。其爲欣幸，罔既敷宣。《樸菴集》卷八。

回鉛山趙宰寄梅花賦爲錢啓

巡簷冷蘂，方思造和靖之居；寄驛一枝，過厓作廣平之賦。胸中勘破其魂骨，筆下描盡其精神。

壯吾啓行，爲渠言謝。恭惟某官制行兩龔之潔，爲政伯夷之清。月落參橫，雅奏已成於玉軫；影疏香暗，微吟不假於金樽。悟無極至太極之始形，謂此花非他花之可比。窮探根本，侈見形容。欲使野邊之癯翁，頓入隴頭之清夢。某丐茲馥郁，感甚慇懃。看君桃李場中，賸傳滿縣春風之信；着我松竹林下，願堅三友歲寒之盟。《樸菴集》卷八。

謝留耕王右史特薦啓

偏州誤寵，方增綵侍之榮；都省薦人，忽被袞褒之賜。況以未及門之小子，胡然荷推轂於鉅賢？得自不求，感當奚若！竊以舉才未易，知己尤難。識吳下阿蒙之奇，殆非一日；携堂上駸明之手，亦因片言。似此游揚，出於交際。曾謂無半面之雅，不翅如平生之驪。特借譽於齒牙，諒潛孚於意氣。古猶罕見，今乃親逢。伏念某賦性平凡，學殖荒落。叨塵科級，敢期動色於君王；歷涉名途，尤匪識時之俊傑。粵游冊府，至攝郎闈，每思章句之小儒，屢玷朝廷之清選。頃告歸而纏疾，屢引咎以請祠。置散投閒，乃其所志；承流宣化，拙矣奚堪！政慙僥冒於絲毫，況敢躋攀於分寸！素無介紹，驟入搜羅。不忍棄之道旁，必欲出於門下。無洙泗之學，烏知崇德之要端；謂堯舜其君，盡在積誠之數語。要挈塵埃之吏，俾躋密勿之聯。不亦過乎，何修得此！種成桃李，兼收三士之長；微若菲葑，亦預一人之數。靖言此舉，不知從來。茲蓋伏遇某官德盛而量洪，人今而心古。養氣以直，夙充孟軻氏

之剛；時來則爲，自任伊保衡之重。況屬時之多事，難袖手以旁觀。進不隱賢，忠於報主。推擇所可推之士，僉謂至公；識拔所不識之人，尤凜高誼。至令謫薄，亦被品題。某敢不痛自揣摩，誓堅操守！觀以所主，頓增疏遠之華；學其爲人，敢負生成之造？謝丹所控，染素難周。《樸菴集》卷八。

全宋文卷七七五二

徐元杰 九

與浙東程帥啓

鑑湖五月涼，風肅帥垣之地；崑崙羣玉府，星聯延閣之班。敢圖躬備數於僚幕之間，將俾日呈身於牙纛之下。企崇嚴而有請，控忱悃以肅陳。恭惟某官恪亮古心，精詳世用。學殖政經之錯綜，民庸朝績之後先。含香握蘭，足以羽儀於表著；分符剖竹，充然襦袴之謳吟。爰誕播於十行，俾載馳於四牡。舉十二荒政，公積倉歛散之權；閱三千屬刑，勝攬轡澄清之任。開制閩以肅海道，入省闈而贊廟謀。助和台鼎之功多，騰熠月卿之望重。圖書光璧府，地嚴文物之邃清；山河壯帝居，天借精神而彈壓。風流猶有存者，氣象尚能言之。卓然才大而用宏，允矣曲高而和寡。以民數制國用，內都農扈之司；出君命爲王人，外重餉臺之寄。方欲翩然而拂袖，其如簡在於凝旒。俾之率東方之諸侯，宛若重西京之三輔。昔建臺於此，具敷使節之光華；今分閩而居，重囿福星之分野。深父母入人之愛，副京

師蒙福之謠。會奉丹詔書，快涉一江而求覲；遂持紫荷橐，旋躋兩地以承休。行且見之，非敢佞也。某賦資甚下，抗志徒高。讀先王有用之書，盡學者當爲之事。猥遭逢於聖主，偶倖躡於誤恩。方將遲次而益懋講明，乃逼戍期而徒深惕慄。顧小子成之有造，幸大賢何所不容。某敢不指天誓心，臨淵持已？副昭代所以搜羅之意，味前輩不在溫飽之言，奉以周旋，罔敢失墜。至於鞭羸而策蹇，俾之息劓以補黥，敢有頑鑛之踪，納之爐錘之內。學而仕，仕而學，雖剽聞入德之方；明則誠，誠則明，願授以過庭之訓。心旌欲竚，汗簡奚殫！《樸菴集》卷九。

通福帥徐意一啓

蓬山非據，求爲三徑之謀；鐔水承流，幸竊十連之芘。亟祗恩命，往見吏民。吉蠲奏記之儀，齋肅奉尊之敬。恭惟某官天才瑰偉，風範端凝。橫榻霜臺，百倍擊彈之精采；起曹版部，獨高獻納之謀猷。遽厭承明之廬，出建藩宣之閫。山陰如鏡，三輔政成；海水無波，羣蠻迹熄。今驅馳於六轡，就鎮撫於七閩，轉煩卻縠之詩書，陶作《召南》之風教。爲父爲母，未容私惠於三山；難弟難兄，即見比肩於兩地。某學非知體，材不逮心。追省壬辰，濫魁南省。投忱般斧，重加斲聖之功；備數孔門，亦濫鑄金之列。茲分符於千里，復蒙覆於二天。若爲偏城三考之圖，盡在上閩一陶之內。技能何有，預知鼯鼠之窮；繩束稍寬，庶策疲駑之鈍。皈依方切，濡染難周。《樸菴集》卷九。

回郭帥啓

仰元帥之賓僚，於焉養望；試近畿之幕畫，行矣依仁。先沐華施，益欽雅好。恭惟某官分輝戚畹，挺秀名門。富貴不驕，罔越鄧、陰之禮法；典型有度，未誇王、謝之風流。三仕爲依泛之流，幾載振馨香之譽。便應騰健翮以陵碧漢，何乃循熟路而駕輕車！欲尋勝於鑑湖，特褰華於玉帳。賸有嘲風詠月之樂，諒無飛書走檄之勞。萬壑千巖，寧久淹於步武；九遷三接，即入侍於禁嚴。某何有才名，偶塵儒級，猥贊藩宣之治，獲依芳潤之光。承顏接辭，快行傾瞻之意；推襟送抱，尚祈崇篤之情。閭澤惟深，敷宣罔既。《樸菴集》卷九。

賀湖北岳漕除帥啓

漢節疇庸，楚都宅牧。班聯玉筍，載陞九扈農正之華；略倚金城，式重十乘元戎之望。眷隆旒冕，喜動紳綏。維是荊州，素稱督府。控三流之上，孫、劉之所必爭；踞二長之中，吳蜀之所胥會。豈特襟帶咽喉之自昔，尤爲堂奧心腹之在今。總百萬兵甲而指蹤由之，環十五郡國而生齒繫是。要必得嵩華、終南鎮時之望，庶克副洞庭、彭蠡徯惠之情。恭惟某官名閥甘棠，中原喬木。說禮崇詩之雅

尚，牧人御衆之長才。斯民望爲福星，未誇涑水百子駿之譽；萬物得以吐氣，遠邁春陵十元結之思。學術障百川瀾而東之，事業搏萬里風斯下矣。公車通籍，便宜登清要之津；邊徼揚鞭，乃益厲忠孝之節。自沸袴襦於侯國，即煩領袖於籌帷。國有人焉，藜藿爲之不采；誰可使者，原隰遂以有光。春容鄴侯給饗之規，修舉中丞平糴之政，有條井井，餘地恢恢。屬陝以東、陝以西，寄欲分於周、召；謂洛之南、洛之北，效已試於石、溫。遂躋鵷鷺之行，同護熊羆之旅。山川草木，熟知萬國之威名；鼓角旌旗，重見孔明之營壘。第恐紫皇香案之注想，靡容太乙玉帳之久勞。不俟突黔，即須綈綠。某箕裘謾學，樗櫟散材。辱拔茅嘗以其彙征，愧析薪弗克於負荷。贅之幕底，顧童子何知焉；援以階升，微公賜不及此。感懷惟舊，聞命載新。驚駘方息於長塗，賀燕亟鳴於廣廈。前茅後勁，願承晏御之驅馳；小桷大宋，尚藉郢斤之斲削。《樸菴集》卷九。

代京西漕謝蜀帥啓

一麾乘障，甫試外庸；雙節行邊，誤將上指。周覽隰原之伊始，顧瞻參井之匪遙。推轂有由，修函敢緩！伏念某志雖徇國，材愧承家。越從幕府之依人，少冀疆陲之宣力。一親月柝，十聽霜砧。俎豆嘗聞，豈知軍旅之事；干戈餘暇，相爲襁褓之圖。手披荆棘之蒙茸，身歷煙蕪之蒼莽。特因人而成事，敢積日以計資？俄而蘭錡之晉丞，乃以蕃方而贊閫。穹廬咫尺，幸無牧馬以彎弓；阡陌東西，正

願買牛而賣劍。曾乏刺史中和之頌，驟膺使臣禮樂之華。道家蓬萊之山，猥聯清切；方城漢水之壤，俾究驅馳。顧轉輸斂散之未能，況參佐蕃宣之仍領，爲之地者，端有人焉。恭惟某官五桂家聲，三槐人物。兩朝之儀渠，九牧之老成。忠定之治似諸葛公，今復見神明之政；清獻之名過蕭太傅，士知化廉介之風。況能持力量之堅凝，運精神於靜定。雪山玉壘，果安舊俗之蠶鳧；湯池金城，足制新疆之蛇豕。佇命圭之賞度，即公袞之相周。何幸么微，亦叨獎拔！迹帶春陵之白水，心馳蜀道之青天。國事一家，固屬素孚於肝膽；封圻千里，庶幾獲托於輔車。《樸菴集》卷九。

謝荆帥啓

服勤玉帳，政猶小草之相依；承乏銅章，乃有甘棠之尚在。輪囷越分，塊圯知恩。雖前乎趨承之日匪長，而今亦覆幬之天不遠。屬新易次，敢後修辭？眷惟三峴之附庸，實號五方之雜處。簿書期會，雖無中州繁劇之難；保障繭絲，則有並塞驅馳之責。稽諸往蹟，類畀名賢。必利舉歲豐，始克繼劉道寶之碣；非政修害去，豈無愧傅子成之碑？盍觀寥寥乎中興百載以來，其間赫赫者先生一人而已。自時厥後，固不乏材。然豈圖庸鈍之蹤，而乃望聲華之峻！如某者絕無拆綫，姑學爲裘。祇宜荷彭澤之籃輿，偶獲作步兵之廚吏。清秋落帽，風流雖不逮於孟嘉；落日登樓，人物乃得陪於王粲。初心擇木，大喜依枝。自謂朝夕於斯，不過期月可矣。代庖越俎，實無一日之善取諸人；製錦操刀，敢

謂千室之邑使爲宰？顧選坑未能脫足，而縣債先已埋頭。幕下芙蓉，徒緬懷於綠水；堂前楊柳，猶有賴於春風。顧小邑何以得斯，微大賜所不及此。恭惟某官詩書元帥，道德宗工。韓吏部之泰山，獨步唐人之三變；郢中人之白雪，載賡楚調之九歌。方將由青油幕以奏功，秉紫荷囊而入侍。胸中雲夢，雖涯涘之莫窺；皮裏陽秋，任妍媸而莫別。知某於十數歲卬角婉孌之際，念某於三千里鞅掌棲遲之餘，遂使執鞭，亦叨推轂。某敢不冰霜自厲，風雨不渝！燕離巢，鷹離韝，雖惜暫睽於左右；衣爲裳，莞爲席，尚祈勿替於始終。《樸菴集》卷九。

代上別帥啓

望詩書之元帥，舊識荊州；陪學校之諸生，今依蘇部。久矣霄塵之闊絕，幸焉閭翰之昭臨。斂版而前，彈冠自喜。屬趨風之伊始，詎奏記之敢稽！眷右文莫重於朝家，凡分教莫嚴於郡國。蓋以爲四方朋友之地，豈徒作諸侯賓客之官？受業解惑，後進所宗；講古窮辭，前賢且懼。況巴陵之勝槩，近岳麓之士鄉。老師宿儒，猶習淵源之正；騷人墨客，爭傳文字之香。不有當家，此非子座。伏以某寒哉骨相，老矣頭顱。蠟鞭屢試於虛揮，鼠璞卒成於誤售。猶漆園叟之蓬鷁，分固適於低飛；若紀渚子之木鷄，氣浸銷於疾視。勉續箕裘之家世，偶聯冠帶於橋門。鐵爐步之故名，每虞將絕；薦福碑之微分，意謂終轟。不期寸進尺退之餘年，僅以季考月書而成事。猥升前廡，叨賜末科。謬陳泮水之遊，

遠役洞庭之壤。官何獨冷，齏鹽固博士之諳；志不在溫，梁肉豈廣文之羨！特以有二十年知己之當道，故勿遠數千里投公而此來。雖範模慙一日之長，賴厦屋有二天之托。夢回風雨，知幾繞於峴山；路闢雲霄，喜重遊於蓬島。非恃此以無恐，將其誰而與歸？恭惟某官大雅不羣，英標自立，肯綮妙郢斤之運，韜藏推荆玉之奇。擅貞元吏部之名，太山其重；聽下里巴人之曲，白雪何高！自魏級之摘髭，即華途之策足。蜚書草檄，十年贊幕府之籌；持節典州，九陛賴金湯之力。忠孝靡分於二致，險夷不間於一心。繼登太微之星，盍近長安之日？屬時外閫，圖任先朝，遂分北門鑰之保釐，有若中流柱之屹立。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諸公孰測其津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四海視爲之輕重。有爲王而留者，欲用臣而如前。父老愛棠，方嘆賢侯之輕去；兒童騎竹，果欣慈母之重來。是宜寬旒冕之顧憂，褫氎裘之氣魄，晉陞邃閣，益重長城。對席上之青氈，精神如故；揮帳中之白羽，勛業方新。佇清中原鐘簴之塵，即聽東山袞舄之賦。小人何幸，大造焉依！某敢不思展初心，願殫末技，效鳶魚之飛躍，酬鱗翼之附攀？帶劍而謁勝之，雖愧不疑之宿學；登樓而依劉表，冀收王粲之孤踪。《樸菴集》

卷九。

代上尤帥啓

高維嶽以于蕃，夙願展互鄉之敬；陟彼岡而偕役，欣聆玷下幕之陳。矧方依萬間茆士之恩，詎可

棄千里投公之便？輒忘夷等，用徹氏名。熏平日之瓣香，參斯文之正印。維昔師儒之立教，於人兄弟之用心，苟可以作之而使成，未嘗不引之而俱進。或同辱知於廬陵先生之鑑，或皆受業於濂溪夫子之門。蔚然先哲之典刑，邈甚後來之倫擬。天其有造，世豈無人！恭惟某官吾道津梁，諸儒山斗。雖心所自得一貫之理，猶手不停披百家之書。掃場屋之陳言，早取元祐正人之則；習臺閣之故事，儼存淳熙法從之風。發揮棠笏之清芬，表倡英華之逸駕。椒蘭蕙茝，不隨流俗以荒蕪；酥酪醍醐，俱得古人之雋永。羣謂渡江以南簪纓之最盛，蔚爲淞水以西模範之所宗。方泉湧雲興，羣聽舉爲之辟易；逮水落石出，一真尤見於從容。比聖化之更新，爲蒼生而特起。調梅佐鼎，借箸前籌。出胸中之奇而才方緒餘，了天下之事而立見刃解。朝遊綠野，夕命碧油。抑知江湖憂國之素心，爰藉樽俎折衝之妙略。飛艘漕玉，得鄮侯餽餉之規模；小隊攢花，付老子甲兵之談笑。顧中原之在望，久當宁之屬心。漢五單于之爭，以開渭上鐘鼓之盛；唐一裴度之用，佇成蔡州橐韃之迎。指期風鶴之效靈，不日雲龍之亨會。勒銘彝鼎，正位鈞衡。某樸櫟庸姿，棘槐墜緒。雛燕未成於羽翼，沐猴強任以衣冠。曉日聽衙，敢詭癡兒之了；秋風鼓篋，尚隨舉子之忙。正茲守先人之故廬，將以待微官之遠戍。鵠原際幸，虎帳前趨。求有餘師，喜雖形於披霧；不遑將母，念已動於顧雲。儻容在下風而上之，則是有大造于西也。取履可教，執鞭亦爲。伯吹埴，仲吹簾，舍此復歸於何地？大爲宋，細爲桷，庶幾不出於他門。

《樸莖集》卷九。

通淮西楊制帥啓

制閩殿邦，新元戎之風采；帥藩列屏，備下士之使令。以曩焉嘗奉於教條，而茲復密依於統部，夤緣甚巧，芘覆有歸。顧就列之云初，豈修辭之敢後？恭惟某官岷峨間氣，沂泗正傳。聲華海宇之宗工，人物廟堂之儀桀。洽聞博物，盛談西漢之文章；儉德清名，大振晚唐之風俗。由摘髭於魏級，即策足於要津。發軔芹宮，贊籌蓮幕，徑趨周行之武，爰膺故籍之司。錦製畫簾，姑民庸之自詭；柝沉夜觀，倚邊畫以居多。春容驥足之暫馳，赫奕隼旟之再駕。滄浪千里，既騰管鑰之勛；蜀道一方，兼總襟喉之重。談笑獨當於方面，簡知益注於上心。戎監勾稽，將俾近長安之日；庾臺詢度，乃仍護楚塞之風。方茲披南北之版圖，開荆襄之幕府，屬時右閩，尤重中權。訪叔子於峴山，雖幸晉風流之復見；走老瞞於赤壁，實爲吳形勢之上游。以易地則皆然，斯自天之有命。峻陞寶閣，增重金城。果而新號令於臨淮，立見沸歡聲於魏博。中原在望，邊敵奚憂！柳雅韓碑，佇紀功於清廟；房謀杜斷，即正位於泰階。某素不如人，何能爲役！艱難之鬢早雪，少壯之心已灰。江漢未歸，憂忽纏於風木；丘園退屏，夢不到於煙蕪。昔嘗令會府之充員，已力乞公朝而許免。出於券外，茲在選中。窮猿奚擇木之棲，駑馬實戀軒而至。二天獨有，一介何虞！持平日之瓣香，喜遂私心之附麗；軫昔時之弊履，願毋大造之棄捐。《樸菴集》卷九。

通江陵別制帥啓

擁元帥之旌旗，盡護荊州之地；綴冗員於藩翰，復依冀部之天。夤緣特異於他人，造化將開其終惠。屬方祇役，敢後修辭！惟武昌素重於上流，而人物舊多於名勝。若庾翼爲士衡之佐，尚存西門柳外之流風；如殷浩從元規之行，猶想南樓月邊之雅興。矧茲統部，兼有江淮。將俾贊於藩條，且與聞於閫畫。非材輕畀，有覲前修。如某者無以踰人，何能爲役！萬里身親於絕塞，十年客走於諸侯。寸輓尺推，間舉手而援者；數奇分薄，輒交臂而失之。雖戍期將觀濠上之魚，而歸夢正憶華亭之鶴。屬入陳於兵事，乃誤玷於周行。曾未息肩，俄而易命。言念不遑於將母，引身何可以許人？夜觀燈前，徒愧鄴城之時雋；秋風帽底，幸依荆渚之主人。貪尋巢燕之重棲，勉策磨牛之故步。駢足枝手，曾何適於驅馳；血指汗顏，恐必貽於譏誚。非前茅之在望，顧小草之何依？昧於此來，恃以亡恐。恭惟某官詩書宿望，文武全才。清風周雅之遺音，白雪巴歌之寡和。洛涯曰溫，洛涯曰石，早空處士之羣；軍中有范，軍中有韓，久負方伯之略。越問津於江漢，亟振策於雲霄。出幕持麾，草木皆知夫名譽；登車攬轡，隰原遠被乎光華。險夷一致之備更，忠孝兩端之俱盡。出處進退，了不介於胸中；安危重輕，常有關於天下。屬時多事，軫上深憂。謝安其如東山，用煩特起；申伯式是南國，疇與保釐？遂繇督府之訏謨，爰建制垣之節度。甫升粉署，載晉寶儲。繼即寵以除戎，乃峻登於論譔。風采如故，

營壘麾幟之不更；日月幾何，城郭人民之若此。整頓弈枰之壞局，調劑藥籠之良方。啓蚡冒之山林，載鳩楚境；剪駒支之荆棘，盡彌戎庭。自茲了勳績於鼎彝，運樞機於廊廟。僥踰舊隸，依附下風。某敢不益勵驚疲，恪共奔走。楚璞雖慙於再獻，郢斤正待於一揮。儻念李蹊，未忍彼夷於官道；少回別眼，尚期自見於師墻。《樸菴集》卷九。

通江陵別帥啓

烏幕禮賢，嘗獲剡薦書之墨；阮厨設屬，且將吹賓席之竽。念辱知辱眷，雖閱於有年；而受察受容，始遂於今日。方當祇役，敢後修辭！眷惟荆楚之鉅邦，自昔人材之會府。龍山落帽，孟嘉之蘊藉猶存；漳水登樓，王粲之文章具在。況今帥閫，尤重禮羅。雖微而麴蘖之司，亦俾在樽俎之列。匪求英異，曷副選掄？如某者窺管材疏，挈瓶智小。少也箕裘之粗習，壯而鉛槧之就荒。萬里馳驅，僅濟艱難於父稼；一官漫浪，未能負荷於子薪。偶當路之垂憐，存公車之交辟。贅員油幕，祇成畫餅之羞；列掾茗臺，徒有取困之媿。適捧毛義便親之檄，已棄終軍入關之襦。列剡箋天，雖浮圖之既合；計資積日，猶累土之尚虧。嗟鵲枝方夜月之依，俄燕壘有春風之托。杯傾竹葉，豈徒賡進酒之歌；角聽梅花，且遂賦從軍之樂。采葑過望，據蒺增慙。恭惟某官郢水鍾神，荆山孕秀，人物玉壺之冰貯，風姿金掌之露凝。白雪陽春，絕世想清高之羨；大羹元酒，存心皆淡泊之真。惟力量大斯有大規模，

惟議論正斯有正施設。自登巍級，立上要津。繼陪湖南賓客之游，卓冠冀北士卒之選。飛書走檄，十年贊轅帳之籌；出幕持旌，千里沸袴襦之詠。忠孝靡容於二致，險夷不間於一心。歌皇華，遣使臣，爰攬周原之轡；作中軍，謀元帥，載分晉幄之弓。遂由月寺之丞，峻陟星郎之位。旋晉東璧圖書之直，益隆西門鎖鑰之權。長城屹屹而地聳四維，大江沄沄而山立一柱。憂顧已頓寬於九陛，威名將盡護於三邊。銘彝鼎，銘旂常，佇書勳於盟府；作鹽梅，作舟楫，行正位於宰廷。何幸么微，獲奉奔走。某敢不恪恭厥職，勉勵乃心。奉上官而無失名，寧恃昔經於題品；儻癡兒之不了事，尚期終賜之帡幪。《樸菴集》卷九。

通京湖賈制帥啓

制閫上流，分天子旌旗之半；典州西嶠，在王人版籍之中。拜手緘藤，通名籤隸。恭惟某官稟天間氣，爲國世臣。包羅宇宙之襟懷，叱咤風雷之手段。兵有百萬之在胸腹，中外之所竦聞；年未四十而秉鉞旄，古今曾不多見。蓋自建宣室治安之策，已共期雲臺將相之才。盤錯徧更，聲華益茂。衆且駭浪驚濤之凜若，公猶光風霽月以臨之。鸚鵡洲前，但見賦詩而醺酒；貔貅竈底，自令腐粟以流錢。既儒效之翕聞，斯上心之愈眷。爰自長江之門戶，遂開大府之藩垣。號令甫更，皆謂過汾陽之精采；規模既定，孰非服叔子之威名？匪由允文允武之兼資，安得足食足兵之如是！慨懷荆渚，密邇中原。

西州江水之相通，南峴煙沙之在望。臨風舉扇，能無忠武之思；落日登樓，應動景升之恨。奉玉斧整齊之畫，收金甌玷缺之區。啓蚡冒之山林，載鳩楚境；剪駒支之荊棘，盡獮戎庭。匪公其誰，舉世所望。酬先正欲酬之大志，了諸公未了之奇勳。龍作納言，已正舜庭之喉舌；虎拜稽首，當爲周室之股肱。某牢落壯心，蹢躅蹇步。平生幾屐，疲疆場以何之？卒歲一裘，老田園而足矣。誤荷上恩之收拭，俾分南服之蕃宣。冒然一來，凜甚百謫。念結習久從於先世，而揄揚每及於孤踪。茲以小邦，幸事大國。煙深五瘴，祇虞病骨之支離；星煥六符，正仰英躔之臨照。《樸菴集》卷九。

通沿江別制帥啓

任隆漢鑰，新元帥之碧油；禮重燕臺，取棘人於素韞。登龍門而雖早，趨燕幙以再春。德厚肺膺，感深涕泗。若時鉅鎮，繫古秣陵，乃江左之陪京，爲人材之會府。見諸史牒，往在晉朝，茂弘佐興復之初，則首招顧榮、賀循，以收南土之望；幼度任征討之際，亦惟是桓伊、牢之，以贊西淝之功。故能新亭把酒，慷慨以折楚囚之悲；別墅賭棋，談笑以致秦軍之却。豈徒天險，抑亦衆謀。向非得若而人，豈不誤乃公事？矧惟今日，尤重昔時。護數處風之寒，僅一帶水之隔。投鞭淮浦，馬常欲於飲江；荷擔石頭，鴻奚安於遵渚？雖千里舳艫之在望，在三邊牖戶之浸疏。幾於號虞唇齒之可憂，或者杞魯瘠肥之猶忍。高談者孰知問東米之價，遠慮者未見精北府之兵。求文武材，能張吾軍者凡

幾？論中外事，不如人意者尚多。公於此時，上以相屬，將爲根本之計，正在籌畫之間。仰稽前修，孰稱末議？如某者筆花不潤，檄草甚蕪。一官遡上水之船，幾兩費平生之屐。鷗心舞而不下，莫適天機；馬力盡而猶求，徒爲人馭。棲遲歲月，剝落風霜。一麾俾試於民庸，三釜擬酬於親養。雨桑方徹，風木不停。禮甫畢於松楸，分永淪於溝壑。詎期陶冶，未棄涓塵。念其《小雅》蓼莪之悲，起以《春秋》衰經之典。總卬突弁，記童子之從遊；敝蓋舊帷，歸主人之拂拭。遂叨渙渥，俾贊壯猶。二水三山，恍對洲前之白鷺；十年一夢，驚回枕上之黃梁。自頂至踵，厥有生成；以口語心，慙無稱塞。恭惟某官國之元氣，學者泰山。抗高節於忠孝之門，折遐衝於詩書之府。于蕃南國，屢騰申伯之勳；分正東郊，爰任君陳之討。壯虎踞龍盤之王氣，清鰲呿鯨擲之驚波。營壘之精采頓新，已竦聞於威令；山河之風景不異，方坐應於事機。自茲障狂瀾於百川，何啻閑長城於萬里。建大勳業，未誇陝右之范、韓；在小朝廷，宜得洛涯之溫、石。顧居人後，亦立客間。某敢不收百念於已灰，持丹心而如日，後狐丘之一死，答鴻造以終身？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第懼有疑於避就；但入玉門關，不望酒泉郡，所祈終賜之生全。《樸菴集》卷九。

通湖北章帥啓

佐元戎之幕，久瞻名閥之簪纓；司步兵之厨，幸托賓筵之領袖。不謂小人之奔走，今惟夫子之步

趨。事長惟新，修辭敢後！恭惟某官搢紳模楷，臺閣羽儀。文章皆《爾雅》之辭，學問在《中庸》之奧。故國非謂喬木，猶有典刑；此笏乃今甘棠，具存風烈。猶芝草、鳳凰，而人知其瑞；如珊瑚、駉駉，而世固所希。粵策足於要津，即流聲於上國。文書佐聘，膚使其猶劣諸；廩庾攸司，委吏曰當而已。逮雷封之奏最，由月駕以陞華。謂宜召賈誼於席前〔二〕，奚乃屈欒鍼於戎右！公雖廉取，上豈久淹？夜觀成吟，姑繼荊州仲宣之賦；听庭覽奏，已知大名强至之文。凡此時幕謀檄筆之遊，皆指日從橐卿珪之選。眉黃行見，詔紫立頒。某壯齒漸駸，童心猶駸。父稼漫勤勞之襲，子薪猶負荷之羞。夜雨挑燈，嘆書癡之未熟；秋風落帽，顧酒聖以何知。不圖烏府之過憐，乃以黃壚而分屬，材非刈楚，憂甚據藜。茲焉冒昧以敢前，賴有帡幪之在上。介石之不俟終日，雖慙莫贊於機籌；揉木而尚遲期年，敢冀曲成於規矩。《樸菴集》卷九。

〔二〕宜：原脫，據乾坤正氣集補。

全宋文卷七七五三

徐元杰 一〇

代通興元丁帥啓

雙節觀風，蜀部玷轡絲之選；十連作牧，漢關專鎖鑰之雄。官塗何異徑之分，國事有同舟之幸。不腆邑敝，敢致邦交。恭惟某官蓋代英名，昂霄偉志。得天地正直之氣，爲社稷中興而生。四十圍溜雨霜皮，凜持勁操；九萬里搏風雲翼，蚤入壯懷。不辭州縣之勞，已有廟廊之器。道德流於璧水，教條著於蘇臺。接武郎闈，多士出權衡之當；疏榮匠監，百工稱技巧之精。績用既彰，柬知益懋。謂畫江以東，不足以究中流擊楫之志；而分陝以西，粗可以成高屋建瓴之形。及究觀灞上真人經營棧道之區，又自昔隆中宰相指麾斜谷之地，丘墟之陸沈在望，山河之風景不殊。播一韓之謠，遂開大閬；下三秦之檄，已動中原。適罹《小雅》蓼莪之悲，爰用《春秋》墨經之典。一致忠孝，斯世重輕。書殿陞華，位望已登於紫橐；政途錫命，姓名行覆於金甌。某久矣游邊，晚而泝峽。念刑獄之寄已重，而

錢穀之問方殷，幸竊富鄰，密依廣廈。緯不遑恤，誰其念嫠婦之憂？藥俾有瘳，庶或借良醫之惠。
《樸菴集》卷九。

代通瀘南漕帥啓

詠太白上蜀之難，誤將繡節；誦孔明渡瀘之表，幸托碧幢。雖九天趣駕之莫留，而一日同舟之亦幸。在禮有贄，不文何辭！恭惟某官相國參之規摹，陳思植之藻翰。文字五千卷，胸中浩有於江河；材名三十年，學者指爲之山斗。巍科角立，要路鼓行。金閨焜耀於聲華，璧水周流於道德。訪沙洲之鸚鵡，雪泛千艘；聽雲安之杜鵑，月分別乘。爰擬伊川之《易傳》，乃持子產之刑書。德星移駐於遂州，益隆臺節；愛日均孚於涪部，大啓轅門。扇以羽而蠻人自伏於孟降，檄不草而父老皆諭於漢旨。西門之鑰固矣，東山之袞歸兮。公之此行登仙，上且爰立作相。某早爲邊役，晚效蜀遊。問決獄之幾何，曰會計而已矣。殊無拆線，曷理亂絲！君去我來，眼喜謝公之墩在；事繁交冷，心隨工部之舟歸。有以教之，抑又幸甚。《樸菴集》卷九。

代通瀘南楊帥啓

脩門筮仕，久擅文昌八座之尊；涪部祥刑，幸托元帥十連之重。信夤緣之厚矣，豈際會之偶然！恭惟某官學問儒宗，禮樂王佐。岷峨之山幾千丈，與雪俱清；坡穎之文二百年，遺風再見。不事州縣鴈鷺行之間，即躋朝廷鵷鷺序之聯。槐省蓬萊，屢更清要；粉闥蘭錡，洊著聲華。遂陳犴狴之箴，爰直螭坳之史。典舜五禮，繼持橐於甘泉；位周六官，方紬書於東觀。上思命相如之檄以諭蜀，公乃抗諸葛之表以渡瀘。縉傳登朝，若水以同州推官而去；錦衣過里，魏公以武康節度而還。坐寬九重殿西之憂，抑使六詔雲南之服。第虞銀信，促正鼎司。某自揣譴材，繆將臬寄。甫抵司存之所，決獄幾何；偶因王事而來，會計而已。正懼中流之罔濟，喜聆外閫之方新。瞻彼帳輶，但竊聽尚書之履；芘之厦屋，庶幾安使者之車。《樸菴集》卷九。

上荆湖陳制帥啓

十國爲連，賜履久勤於王室；一行作吏，曳裾未造於公門。威名雖草木之知，位分殆霄塵之隔。不虞凌躐，僭布依皈。竊以先進者後進之所師，小人者大人之斯受。故願韓荊州之識，在謫仙而亦

然；上于襄陽之書，以昌黎而猶爾。或以負天下之望，而思顯於當世；或不爲他人之歸，而期效於微軀。以今觀之，自昔久矣。蓋以處身於貧賤，詎無借勢於王公？儻不假之語言，將莫通其名氏。輒緣斯義，用致由衷。恭惟某官清廟鼎彝，明堂柱石。功可以鑿龍門而拯溺，道可以立鰲極而補天。治事邊防，體用得胡門之舊；《極圖》《易傳》，源流爲洛學之宗。故其推而議論，發而文章，形之政事，著之功業，皆本六經聖人之正，見謂三代王佐之材。早際會於昌辰，即發舒於賢蘊。貴名日起，怒翮風培。訪秦人之源，不憚牛刀之荐試；臨鄖子之國，共誇驥足之難淹。適當天顧於漢關，爰俾地分於荆戶。上方意屬，公以最聞。歌皇華，遣使臣，乃繡衣而持斧；作中軍，謀元帥，即玉帳以運籌。郎星隨陟於粉闥，卿月晉陞於金掌。南宮獻納，繼膺荷橐之華；東壁圖書，峻寓松階之直。寵光所被，睿眷可知。蓋聞道路之言，妄議藩垣之蹟。惟時南國，實控北門。強敵數入邊，自公而無驚沙犯塞之警；向民罔樂業，自公而有聚廬託處之安。莫重於城守，而設險固國之交修；莫急於軍餉，而因田致穀之餘裕。以至聲色不動之頃，坐銷肘腋未形之憂。無非信足以服姦，與夫靜足以制動。投機之會，間不容髮；先物之明，甚於龜卜。凡此章章之效，豈有淺淺之規！由陸遜仁人，斯不爲於吳患；非杜預儒者，恐未免於晉憂。茲歷歲之既深，爲累朝之未有。入方叔，出召虎，寧久淹鈇鉞之征；左伯禹，右皋陶，行即正鈞衡之拜。伏念某挈瓶智小，窺管材疏。俗容非藥之可醫，凡骨雖丹而莫蛻。室弗肯堂，菑弗肯穫，漫襲前修；弓必爲裘，冶必爲箕，已荒初學。徒久綴家庭之役，曾未更州縣之勞。蓋自兒童，已知頌君實之德；亦有父子，皆獲出廬陵之門。雖人品之不侔，而志向之則一。許攀

鱗翼，誓竭駑駘。百年幾見，以身親逢；千里一來，惟公所命。與湛輩於羊峴，儻令置奔走之後塵；從隗始於燕臺，期仰副作成之大造。《樸菴集》卷九。

上江陵別帥啓

囿身藥籠，雖久登夫子之牆；厠迹釀營，茲始事元戎之幕。顧小草獲依歸之地，方大鈞托覆幬之天，不矢諸辭，曷鳴斯感！竊以朝家選用之路，莫重閫屬辟舉之權。白傅制詞，謂臺閣僅下於一等；杜陵播詠，則旌旄不出於十年。必有鶯其羽以始宜，儻妄虱其間而則媿。如某者雖學爲治，未能荷薪。見謂如沐猴而冠之，自知非附驥之乘也。文闡躑躅，但知付分之低昂；官路浮沉，不敢與時而奔競。既離家庭之憑藉，祇宜州縣之驅馳。涉筆茗臺，鷹甫遂脫鞴而去；吹竽酒室，鳥亦由擇木而來。靡辭濫觴糟粕之餘，良以願學俎豆之事。二十年之屬眷，詎能如朝夕趨承之親；數十里以投公〔一〕，豈能爲歲月苟且之望。終身翼附，疇昔心降。第甫綴於儉池，乃難黔於墨突。曰疏附，曰奔走，是雖惟命之東西；或執掌，或栖遲，實願以身而左右。二天是望，一日獲安。恭惟某官雅志濟時，英規激懦。文章傳千古之印，學問續諸儒之燈。撓之不濁，澄之不清，黃叔度之偉量；剛亦弗吐，柔亦弗茹，仲山甫之高風。茲輟直於郎闈，來保釐於帷幄。凡山川也、人物也，皆平時梓社之討論；如保障焉、繭絲焉，又積歲籌帷之畫諾。講明之詳，故設施之效；望實之著，故威信之孚。此一年水、二年

旱，而政曲盡於撫摩；彼五月穀、二月絲，而民舉息於愁嘆。氣脉內固，精神外彰。緩帶輕裘，既睹仁人守荆之績；垂紳正笏，倚觀真儒相魯之功。是宜士皆雲合以朋來，咸以公爲淵納而翕受。璵璠橫道，瓴甌並登；梗柞成林，薪蒸兼用。遂令餘子碌碌之輩，亦預諸公衮衮之間。某敢不砥礪懦衷，切磋鈍質。忘在彼在此之異迹，持厥終厥始以一心。如檄畫幕謀，雖俗吏刀筆筐篋非能也；若車塵馬足，則小子灑掃應對豈倦焉！《樸菴集》卷九。

〔二〕數十里：疑當作「數千里」。

上夔門李帥啓

仰師門數仞之高，嘗叨薦禰；瞻帥閫十連之重，竊願依劉。若有夤緣，以爲終始。伏念某儒冠繆學，祖鉢濫傳。自知漆雕之未能，敢謂子羔之可必！塵容甚俗，豈藥可醫；凡骨欲仙，雖丹莫換。昨與諸生而進，誤令計吏以偕。桂籍香空，竟負秋風之吹送；桃源夢杳，終成春雨之離披。漫試一官，尚餘三載。正雛鶯學飛之始，敢懷跛鱉進步之心？偶侍萊庭，獲拜蓉府。愧一戰而已北，幸再造以有西。捨魚取熊，皆云捷徑；攀龍附鳳，遂啓妄圖。雖官事非癡兒之所能，然舊物惟主人之是戀。或以取履可教，雖曰執鞭亦爲。恭惟某官禮樂真儒，詩書元帥。羣賢標準，歐陽子之遺風；一貫淵源，楊

誠齋之正派。故雖瞿塘艷瀕之險，亦猶吉水仁山之和。致君澤民，特其餘事；薦賢報國，是乃盛心。遂令金躍冶以一鳴，璞忘刖而三獻。儻容奉命受令於車塵奔走之下，庶或聞善服膺於函丈樞趨之間。鸚鵡洲邊，恨莫對南樓之月；杜鵑聲裏，冀密依巫峽之雲。《樸菴集》卷九。

上四川桂制帥啓

油幢建閫，封疆新四履之雄；茗幙綴員，厦屋有萬間之托。幸因沿檄，獲遂執鞭。方當旌旗改色之初，此正搢紳聞風而起。身橐鞬而下拜，舉將踴躍以赴功；負弩矢以前驅，孰匪恪恭而奉職？矧登龍之伊始，豈執鴈之可無！恭惟某官禮樂真儒，廟廊元老。碩德屹隆於泰華，脩名昭揭於羲娥。撓之弗濁，澄之弗清，黃叔度之偉量；剛亦不吐，柔亦不苟，仲山甫之高風。蚤膺多士之選掄，深結兩朝之簡注。粵馳驥駕，即剖菟符。既寬黼宸之憂，旋任繡衣之寄。帝曰臯陶作士，果消蠻夷猾夏之姦；王命召公于宣，方繼江漢平淮之雅。屬帥鉞甫臨於巨鎮，而檄書偶警於西邊。緩帶輕裘，荆楚固資於叔子；綸巾羽扇，褒斜有賴於孔明。遂一再遷而登荷橐之華，不三數月而陟松階之重。比聆輿論，能誦綸言。蓋惟緩和靖重之兼全，與夫謀慮廉直之數著，故借商巖之雨，來清蜀塞之煙。惟梁益在坤，靜則合《坤》之象；惟京洛未復，動必有《復》之機。是宜鼓角之令脩，便覺關山之響撼。扶杖一見，人心此所以歡忻；挾纊片言，士氣斯爲之鼓舞。佇聽銘旂常而銘彝鼎，然後作舟楫而作鹽梅。此

四海之公言，非一介之私論。某分爲吏俗，見謂兒癡。越俎代庖，嘗次閫籌之議；摘山充廐，謬塵臺幕之賓。適來省於家闈，乃獲迎於轅帳。得非際會，有是趨承？三匝而遶寒枝，正切鵲依之想；一過而空北冀，惟懷馬鈍之差。《樸菴集》卷九。

上四川鄭制帥啓

三月河陽，幸獲綴大夫之幕；五日京兆，先令解掾史之官。義既盡於始終，禮當明於進退。介圭將覲，吏鞅難縻。中心非敢於輕違，大意不容於他就。恩門曲徇，分地知安。竊惟上之待士，以禮爲羅；士之事人，以身委質。榮辱實相爲之喜戚，出處抑亦因其去留。故昌黎賦淮西之歸，欣若有向闕聯鑣之詠；而子諒寄并州之別，悵然形臨路睹絲之嗟。蓋晉公方膺命圭相印之新，而越石素加駢弓翹馬之舊。念五年之待接，嘆慨良勞；携諸吏以崢嶸，欣愉乃寓。茲人情之常耳，在賤隸以曷如！顧方資知其主以信其賓，又始因善其父而辟其子，兩賢舊抱，一旦偶同。伏念某人品至凡，天資不穎。見謂庸庸瑣瑣徒勞於州縣，不能磊磊落落自取於功名。憑藉家庭，僥踰仕宦。弗播矧肯穫，凜詩禮之貽羞；不稼胡取禾，懼簡書之積譴。依棲萬里，荏苒五期，薦揚備至於再三，推挽不遺於尺寸。比搜羅於藥籠，俾依泛於蓮池。自知分素無蓬島之緣，若爲夢乃到邯鄲之境。臨江橫槊，熟親詩酒之清；乘月登樓，細侍枰棋之適。顧綿力未殫於毫髮，而好音忽錫於絲綸。表正還朝，固竊喜屋烏之好；詩吟

出幕，詎無悲巢燕之離？初期錦纜之行，後問綵衣之養。復於其所，已貽軻書入谷之譏；退不以時，慮失義《易》介石之訓。鐘鳴霜降，舟引風回。惟何所不容於大賢，斯今而知免於小子。恭惟某官德隆泰華，勳蓋堪輿。屹成明堂一柱之材，來任坤維半壁之寄。張忠定一箇信，人心自爾而相孚；范老子百萬兵，賊膽聞之而皆破。上以堯殿風雲之幸會，公其漢關雨雪之久勞，遂班晉康侯接日之音，爰示師丈人承天之寵。闢翹材館，鄭緇自得於青氈；坐政事堂，周袞方歸於黃閣。豈特士夫以用韓公社稷之幸，將見將相皆出子儀幕府之遊。何幸么微，嘗蒙料理。況近親於訓諭，屢復許之驅馳。是雖未既於趨承，猶冀方來之勉勵。飢鷹側翅，初無飽則颺去之心；駑馬戀軒，願使羣無留良之嘆。《樸菴集》卷九。

銓曹白權貳卿趙左司希孟劄

某疏愚，獲以列曹祇奉清尊條教，蓋疇昔所願而不可得者。區區輒有稟忱。顧如某叨塵過分，本不歷謁銓之苦，特自十餘年來，每因契舊誦言其苦，如小節之不圓，皆爲吏部書鋪等控持，率重其費。若雪罪犯者，栽培傾覆，固所自取，姑勿論可也，特其間有當察者。或仕於勢要之卿，不合其意，以當權而劾之去者，却可憐憫。前昨如曹生之陳詞，觀其案牘，已參部十餘月矣，前後射缺，轉轉不該，皆殘零破落缺爾。彼之一狀，所具三缺，惟吾所予而已。某初不識其人，亦亮其心在可宥可

與之域。如外射闕，率用指二三而聽所予。及觀貳卿所判，不以爲然。吏抱案牘來問其故，則曰「侍郎惡其來見」。嘗觀范文正公有以典銓勿納爲言，公曰：「勿納客，何以識其人？納之則覘其辭氣，因所見而證所聞，不亦可乎！」或又問避嫌之事，公曰：「只爲自信不過耳。」公蓋寓激昂微權於行法之時。今執事權與正同，行且即真矣，敢誦所聞，凌躐以請。今如已參部者，不必再令其聽命於書鋪，凡射缺許其具該差合入之缺，惟主者點其所當予。若雪罪犯，則審其或初或再，與夫有罪無罪之實，權變而爲之處。其敢不清心，自早至暮，服役以聽。《樸菴集》卷九。

與袁守劄

某比日竦聞仁邦君分遣邦屬，周訪民病，藥賚疾疫之家，不覺與衆感涕。昨日承傳台誨，竊知惻然山崗遺骸，不忍其暴露，將焚化而薦拔，此其陰德下漏枯朽，聞者無不以手加額。及準公文，又竊知揭曉舉化，然後修伊蒲會，則凡施行，具有次第，尤劇欽敬。然區區迂愚，因僭躐出位以思，往年江右旱荒，疾疫死者率多淺土，聞有部使者不忍其暴露，悉舉焚之，往往疾疫又熾。因有一士陳劄，乞且廣推加狀阡土掩覆之惠，使者從之。區區又記《月令》云「掩骼埋胔」，注謂「懼死氣逆生氣」，此又關民疾苦者之要務也。某仰荷民牆，愛念不啻手足，詎容不以腹心視邦君？苟有所聞，不當自默。又如梵慧院後昔號麥地，十年前凡流寓於寺及寺近士民之窮者，皆瘞其亡骸，與夫貧族之亡，長

幼咸在焉。近來某請於郡而封錄之，草莽荆木往往將拱，鮮可舉者，故敢詳悉控陳。萬一台意謂已揭曉，不當中輟，更望詳酌，通融先後。有如榜示修齋以薦拔之者，姑先行此，却望纖悉分付吏卒，遍走羣崗，撿拾暴露之骨，使不爲烏鳶所食。其已瘞於土者，寧無露版，廣與加土。繼此，仰乞增修舊料，如向來已有漏澤園，今容可遍於四關外訪求閒曠之士，創爲四阡，則民生死皆囿恩地，又自今始。《樸菴集》卷九。

與南劍五縣免上州公劄

某竊惟州之於縣，脉絡相關，情孚意親，庶可逃責。某承乏此來，適繼雕瘵，堅苦刻厲，指水明心，願寬催科，究心撫字。視事半月，未見端緒。吏白前此合請諸縣將帶錢銀赴州稟議，一則計償舊逋，二欲面詢民間利病。至如版曹常賦，一日不可緩。今諸邑拖欠山積，當此用廣事殷，彼此各以體國爲念可也。諦思近民之官不可久出，一動百費，非徒無益而已。是用權免，詳用公移。竊幸體諒郡計赤歷，所藉協維，應有合解錢糧，並望盡數發來，應此垂罄。若徒事循習，恐難私徇。已斟酌限期，務在寬而有信，信或不守，責有所歸。《樸菴集》卷九。

回趙憲劄

茲怙下體菲葑之盛心，荐有塵牘。信學諸生，蒙被教雨，鳶魚飛躍，孰能禦之？積弊已稍更張，生員亦頗增益。然貳車不欲任提督之責，司錢糧者雖委請而未敢就，更惟終惠，囑州郡力勸勉之。昔袁蒙齋持憲節，嘗謂教失而後有刑，明刑專以弼教。設是時風厲諸郡庠舍，勸孝弟，崇有德，所以舉刺必及於教職，士民各勵以著業，而使之無訟。執事儻廣斯意於九郡，多士之幸也。《樸菴集》卷九。

與郡守求免香林渡劄

某不避譴呵，輒有對越不愧之愀，仰混聽嚴。某疏竊末學，叨躐殊科，動息省存，若恐弗稱。故自勉飭，凡有可以推己及物者，不憚苦勤。謂如己之同出，則莫若宗親，其近則莫若里黨，固難於悉化之以爲善，尤不容於坐視其不善。昨本生父迪功所居之近曰香林黃固渡，其渡前後皆里黨之不知書者買佃於官，謂之不善可也。甚而宗親互相爭奪，積年訟訴，胥徒視爲奇貨，每利其有爭奪之私。故爭而得之者，月增渡錢以啖有司，日虐民旅以飽所欲。間有弗堪其取，則來往聚衆，互爲鬪敵，百十爲羣，或者每有殺傷之慘。其地距城三十里，初謂四達衝會之渡。邇詳訪問，乃知其爲山路私醮私貨

之所必由也。或州縣禁絕之嚴，則負販屏跡，買渡者取辦於鄉民以輸官，爭效嘯呼，一鄉爲之騷然。有人心者，其忍聞之？某去夏濫叨小壘，惻然於此。因審聞前此士民陳乞放免官渡，如上饒之古良，玉山之宋村，皆可援之以請。又念納官渡錢，歲增至此，十倍於昔，不敢求其白與放免。因計其月輸錢會凡十四千而已，乃假貸於親戚，得十八界官會一百四十貫，具劄控陳於前政府判廳，以十箇月錢會預納於官，放便民旅，鏤版通衢，遠近利涉。意謂到官樽節俸餘，嗣而代輸，永遠放免，雖非羣吏之所樂，然實可以消鄉里未形之患。不謂罪釁稔變，遽以憂歸。今茲所納官錢月日已滿，又承東府判廳督趨，復令幹人具狀，再輸四箇月矣。胥吏觀望，脫押文移，弗照案祖，必欲拘納見錢。如此，則是官司未知放免民旅渡錢，則凡歲捨舟、月捨錢、日捨水手之費，固已皆自己出，不但徒費而無益，竊恐昧者將以爲占買坊渡，反以貽謗。謹具公劄，連黏昨來僭越所鏤放渡榜帖在前，欲乞化筆差清強官前詣地頭，密切體訪，稍涉欺誑，甘俟朝典。儻如所陳，則乞使府多方區處。或與根括廢寺田畝，撥抵此項渡錢；否則出自矜惻，明諭賢貳，幸宛轉申上所屬監司，特與蠲放此渡官錢。不特一方受綏靖之仁，而四遠被通濟之惠，某與姻族弭患，實拜二天無窮之恩。干冒威尊，下情不任戰慄俟命之至。《樸菴集》卷九。

與江東憲求罷香林渡公劄

某少蒙義方，稍有趣嚮。義之一字，動息體認，大要只是隨事度宜。故以之去民之害，就民之利，特在以勇爲之而已。某每見所至民旅受害，未有如河渡之甚。某本生父家居上饒香林黃固渡，乃山路私販必由之津，前後紛爭者月增官錢以啖有司，日虐民旅以飽所欲。胥吏樂其爭奪之名，變轉賣弄，率不過困民旅以取償。中間不堪其取者，呼嘯羣聚，或至激成殺傷之慘。某私竊感情，將請於官府而罷之。前此亦有諸公義舉之例，終有所沮，未決於請。去歲因叨小壘，抵戍之日，慨念茲渡之在鄰里，欲消弭其未形之患，問其月輸凡十四千，即捐己錢凡百四十千代輸十月，鏤榜四散，放免民旅渡錢，迨今係某家捨舟及篙工撐駕。當此水涸之時，則爲興梁以濟往來，四遠俱受其利，鄉井萬目，非徒榜貼之可欺也。某雖以禍患而歸，初意不敢不續。邇者聞貼丞廳催錢，即以十八界楮再捨納四箇月，蓋權宜推己，方將有請於公府，爲悠久之利。不謂胥輩明知本家捨錢放渡之久，故行脫押文移，必欲拘納見錢。竊惟向來民戶感河渡之爲害，請於官而蠲放者，皆有可考。昨來係捨錢輸官，及是則請於州郡，又請於倅廳，終被胥輩沮撓反復，使不逞欲，破壞義舉，意在仍前買佃。謹具公劄，連黏往時諸邑蠲放官渡，得於所知者數處在前。欲望台慈惻然垂軫某憂居代輸捨渡之難，特出化筆，徑從使臺蠲放，追究吏姦而鉏絕之。仍乞行下本州，鏤榜四遠，多行曉示通知，永永不許吏姦賣弄。如

此，則往來之利涉可久，鄉里之後患可消。某當僭躐紀述，刻之堅珉，以多仁使者之大惠。不然，則吏姦必行，某中輟退聽，一從公府召佃。第恐放免渡錢之久，忽又買佃拘錢，民旅不堪。他日或有意外，亦費有司區處，故併及之。《樸菴集》卷九。

回何宰劄

吾輩惓惓所欲相與究竟者，大率《中庸》論三者，廢一非學。蓋致知居四，力行居一，不倦以終之者也。大凡善學，非但讀書也，動息於事物上體驗，先凝固吾之道體，而後於應酬處靖夷此心，不增不減，付物自然，而密布經緯以處之，致知精而力行一也。夫如是，則是是非非之理昭然而無疑，是底終於是，非底終於非，物不能遷，内外交相爲養者，質諸鬼神而無疑矣。故其養心則和平，治身則正直，推之天下國家，直可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此事蓋吾輩所當充拓者。某動息恐懼，願得一同志者共究竟之，庶知治心難而萬事易也。《樸菴集》卷九。

復靜春先生劄

某去春扶疾憊力，具稟酬櫝，幸徹書月之光。曠問又如此，惟有山仰，朝夕以之。章兄此來，忽

被訓染，莊誦欣沃，如拱函丈。顧念儒先凋零，賴有格言要論，家修手澤之藏。今茲三先生翰墨愈久而新，先生不鄙其愚，賜藻筆發揮之寵，因其已言而暢其未言，渠渠下教，圭復珍襲，詎止一感字所能既！益嘆年彌高、德彌邵，有衛武公淇澳之美，播之文章，形之私淑，俾皆有切磋琢磨之益，錫類萬象，殆陽春生生之功也。某倚廬待盡，藉庇苟存。杜門教子姪，媿於學問未有所得，非師誨何賴？前時令婿《三桂堂記》率爾爲之，用老氏語起，不是端正說話，何不蒙裁其狂斐耶？今僭削繁，更求批教，至禱至禱！令子婿俱留心道義者也，惟守吾仁敬忠禮之誨，橫逆則不足卹。區區衰朽之質，倘有寸進，敢不常在下懷。《樸菴集》卷九。

慰李秀巖劄

某伏自東語分以來，塵勞憂以度日。中間病乞祠廩，迄不獲請，得麾而南，亟罹罪罟，六七年間，瀕死屢矣。獨荷先椿庭記念提獎之過，某迹疏心親，食息夢寐，知爲大門之依。前歲獲交書問，扣問賢者動靜之誼，深切敬企，滿謂孤惇之迹，吉月而後一介之恭。去冬至日，忽叨恩除，再辭弗俞，率爾奄出，亟欲抵此，修由衷敬謝之禮。詎意慶門變故出於不測，先正秀巖貳卿先生遽爾奄棄榮養！聞訃，不覺手足爲之痿痺，涕淚爲之迸潰。嗚呼痛哉！天喪斯文，後學其疇依！哲人云亡，邦國之殄瘁益甚矣！追惟疇昔，木天晨午，從容聲欬於丈席之地，所提耳諄怛勞謙，不翅父兄之於子弟。

此時此意，每一言之，滿室老稚爲之泣數行下。況於汲引噓枯，靡不用其至，如之何不驚悼痛絕也！諒惟尊契兄純孝天鍾，罹此大變，何以堪處？孝思奈何，痛當奈何！呼蒼蒼兮胡不仁，君實輩人胡不永壽？然公休植立，吾黨尚竊望之。強加餐粥，以當大事，某下情憂戀，無任至禱！某謬悠此來，十二日甫入對。世事無分毫之補，思見如先正者，願爲之役而不可得。噫嘻悲夫，尚忍言之哉！謹撥紛遽，西向加拜，瀝忱赤以吐慰唁。不能爲儀，將之以香炬而已，惟白之几筵，幸甚！《樸菴集》卷九。

回南劍天寧老劄

比幸以假牧，勉承臺命，屈主教門，磕着撞着，出一頭地，見謂當仁。然而這般鋪席，近來難爲開張，未免驅入鬧籃爾。却要鐵脊梁打硬修行，庶得羣魔爲之斂避，吾師點頭否？區區老懶，已辦林下心，面壁坐四年了，忽被廟堂捉將出來，強苦作屏。正欲尋行方便，罪苦業障，乃以憂去，空費一番將迎。畢竟是自家不合破戒出來，悔已無及。昨荷懺悔先几，又承杖錫遠送，未遑布謝，而乃先問，愧甚愧甚！叢林中只宜設澹供話，淨裸裸，赤灑灑，無可把。達磨禪師西天取經來，智海道不合有經。吾師遣問，乃有禮物送我，殊非初意。荔柿謹留以奉先几，餘悉責付來价矣。今後認取前項話頭，若更犯此戒令，別當判斷這個公案，不得執着，免被野狐出來煩惱殺人。請細詳之。《樸菴集》卷九。

全宋文卷七七五四

徐元杰 二

送歐陽奇父序

天下無真學者久矣。所謂真學者，務內而不務外，盡己而不求人知；己有所成，則推以淑其家之子弟，蚤夜相與，孜孜汲汲，讀聖賢之書。非徒曰博記誦、謀利祿而已，吾之一身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知其身之大，必知自飭其身，自立於天地，自別於萬物。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苟皆中節也，發猶未發，非先非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悉吾身內事也。夫苟不皆中節，血氣之私，剝蝕義理之正，逐逐焉無異於物，烏足以知天地之大哉！故真學者必真見其所謂大。身者，父母之遺體；父母，身之天地也；兄弟諸子，身之同體也。微尺寸之膚不愛，則微尺寸之膚不保也。世道既降，士不知自愛身，視身之同體愒然焉。手足痿痺謂之不仁，羣居於家，飽食終日，不知義方之教。仁者動心於此矣。余友歐陽奇父，少蒙義方，自異流俗。感懷父兄愛教之素，知自愛於

己，不局於一己之私，而惓惓於同氣琢磨之事。謂義方相習，作古爲難，父兄不以利遺我而遺我以義者，正望我廣其義於後也。與其利而富，孰若義而貧？世方競利，吾則相勉以義；世方欲富，吾則自甘於貧。文繡膏粱，有時消盡，禮樂詩書之澤，傳之不衰，所以融一家之和氣，陶一門之太平，蓋不容以目前論也。余相與講於此非一日矣，子以混試東歸，訪余於冊府之間，語及學校，慨然欲以自修者爲教宗族之務，其用心仁矣。然或者猶病世俗訾之也。嗟夫！世有真學者，則將嘉慕弗暇，況敢訾之乎？蓋士尚志爾，卓然不與世俗同流，一鄉非之而不顧，此其見必有出於一鄉者矣；舉世非之而不顧，此其見必有出於一世者矣。天地之理，生生而無窮；學者之學，進進而不已。譬之種焉，耕播耘耔，必有歛也；譬之炊焉，淘泔蒸餼，必有熟也。余昔師克齋陳先生曰：「士用力於學，低頭讀書，不必問外，未有三十年而不大顯者。」余記此語，因驗之克齋之學，果見其身受簡求之詔，祿亦及之而弗屑就，子孫科第相踵，晚燕迎養之榮，當代鉅卿爭師致之未艾也。吁！克齋不必問外之訓，至是驗矣。然所謂大顯云者，猶吾夫子「學也祿在其中」之意，非必數數然責報於天也。余故併及之，書以爲奇父告，堅子之志行，於子之事父兄信之矣。《樸菴集》卷一〇。

贈張君序

世道未嘗狹也，修爲在我，知不知在人。曾參殺人，不疑盜金，其諸未定之天歟。張君才美，余

識之，欺心之事，其忍爲之！諸公信之之確，相率而償金，世豈真罕知己哉！余災患之餘，愛莫能助，姑書此告之，願益以天理自信。吁！而今而後，知不特古有直不疑矣。《樸菴集》卷一〇。

題聖宋蒙求後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其書愈多，而讀之者愈不能徧，於是讀史有捷徑，曰史類，曰史抄。其便於成童之習，則曰《諸史蒙求》。然作此書者多矣，往往皆歷代事，未有及於先朝之典故；皆以事雜舉，未能循其世紀之年月。夫祖宗之玉編瑤帙，藏在秘府，世固鮮得而見之。若夫國史之《會要》，名臣之言行，與夫《長編》、《繫年》之類，皆班班乎可考，蓋無往而非可觀之訓。然竊慨夫藏書之家未必觀，無書可藏者不及觀，幼而學之者又未容以驟觀。至於士習之專意舉業者，又不過掇拾事類以便蒐閱而已，往往人自編之，不復以傳他人，一時纂之，不足以告來者。吁！此《聖宋蒙求》之所以作也。作之者誰？建之南浦徐子復也。觀其事類，則自建隆而熙寧，年而次之，類而偶之，聯而韻之。章必兩聯，每聯必備顛末。其爲帙也凡六，蓋祖宗全盛時事也。繼是而後未及類，而子復逝矣。厥子某善繼先志，僕僕遠來，銜諸袖而出之，請題其左。余不獲辭，一再觀之，嘉其志而屢嘆之。我先朝之人物名氏，其所著之言行詳略，各因其事，章分句列，而事亦載諸其下，其視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爲如何？學者苟未暇讀《長編》，能求此讀之，猶愈於已，是豈可以《蒙求》爲童習之書而

忽之哉！不然，泛泛悠悠，望洋傳記，困蒙而吝，童習而荒，有書不如無書，雖多亦奚以爲？《樸塾集》卷一〇。

題倪仲山訥齋

天地之道，默用於不言之表。人爲天地立心，言固心聲之所發，然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則言不貴多，其來久矣。萬語萬中，不如一默；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君子所以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也。吾夫子大聖人也，常曰「予欲無言」。子貢以言求聖人者也，至詰之曰：「子如不言，小子何述？」聖人答以「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警悟所及，宜有超詣。異時文章之聞，性與天道之不可聞，賜其告往知來矣夫。然賜亦自知之審，終未脫口耳者也。在四科則列於言語，則視顏、閔之德行，殆局於知二，而卒莫造乎知十之地也。予友倪仲山學通諸經，至於方技陰陽之書，靡不淹貫，亦可謂能言之士也。每見其氣逸辭壯，瀾翻不倦，甚不凡矣。且其家世善學，得諸象山陸先生之教。其祖伯珍，迎先生於山之陽，以開講席。先生既書「愈高」字扁其讀書之室，又別爲之書「訥齋」字，余益知先生之進伯珍於道者矣。蓋造道無止法，高必愈高，而不容於僅足。悟道無顯言，而《訥》之一字，蓋當心領意會，可以自喻而不可以語人。如是，則其鑽仰也，顏子之「如愚」；其弘毅也，曾子之「曰唯」矣。余生晚學後，不獲叩訥齋之所聞，而獨幸仲山能告以命名之本末也。連

荷貽書，及今數相會，諄諄然俾發其所以訥之義。退惟荒謏，於性本愚，於言本拙，何足以窺其槩！抑聞先儒之告人，有即其行實而稱之者，有就其欠闕而補之者，無往而非進人於善也。訥齋密邇象山之宮，而又登門爲最先，其聞道也必真的，「訥」之一字，其殆即實而稱之者歟。今仲山以「易」名齋，當知《易》之大，至簡至易。必默而識之，會不言之易而勿流於口耳之歸；守不易之易，勿膠於事物之變；則一訥之妙，天地之靜，生生之易矣。仲山其慎思之，篤行之。《樸菴集》卷一〇。

題余豈潛所藏楊補之梅

此花在羣品，有衆美萃。其潔淨似《易》，其正葩似《詩》，其屈曲枝幹似《盤》、《誥》，其節似《禮》，其樂似《樂》，其謹嚴似《春秋》，蓋花之有文實者也。畫工勘破其魂骨，而後筆法能意足，意足而後不求顏色似矣，觀者當自得之。某觀蘭戲題之後，又賞此卷而爲之書。《樸菴集》卷一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二八一二。

題魁星醮疏

暗裏點頭，既已顯靈於昔日；夢中糊眼，豈無覬望於今秋？況大魁星銓次名銜，而福善主權衡造

化。爰携短疏，泛集同盟，即秘宇以薰修，冀休祥之至止。大書姓字，何殊千佛之名；高壓英賢，首占萬人之選。《樸堊集》卷一〇。

題諫藁後

自昔和戎，權在我而不在彼，則可借此爲羈縻之術。否則置守備於度外，一切聽命於敵，誤國之禍，當不待智者而後知。簡穆公有言責，諫藁諄複，其辭婉，其義正，愚也益有感於斯。《樸堊集》卷一〇。又見《南宋文範》卷六二。

跋朱文公秋夜歎

晦庵先生《秋夜嘆》之嘆，與《感興篇》之感，異辭同旨。神仙之事固誕，而翛然物外，意則幾矣。吾志於道，姑去彼取此，不役役而馳，不悶悶而移。靈臺太虛，風清月白，至誠不息，初何辛苦？過化存神，不落形體，孰爲河漢，孰爲幽人，孰爲蒼山之雲？《易》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吁！知此則知先生之晤歎，所以沓致辭於幽人者，其旨明甚。《樸堊集》卷一〇。

跋劉狀元集後

公讀書之清風峽，巖竇幽閨，非人間世，真與胸次丘壑相料理。曩者趙公不遏爲臨江太守，過其地，喜其心目開明，於峽之陰築宮以祠公。星移物換之後，乃孫定海少僊汝養，將闢舊址增飾之。慨公之文散落訛駁，訂正重刻，請識其後。愚惟念往嘗涉峽弔公，於公之文，惟知王邑士、馬達州、溫宿松序跋而已，蓋未知玉山汪先生已爲公吐氣久矣。一日，會汪君朝儀伯羽，諗其曾大父國器，從玉山遊者也，手抄斯集，先生親筆所跋。一旦啓秘，得之喜而忘其僭。嗟乎！文特士之細耳，善論士者，取其大而略其細。士別三日，刮目相待，況少壯之相去，渠可以一時論？公之所志，亦非溫飽，方其試藝三舍，角售寸長，誠不免乎才氣之累。迨夫名與時顯，學隨年進，馳競之情遣，公非西崑時矣。今觀《性仁》一賦，既有見動靜之指，又以嘆二《典》光華，盡萬物而不足報。其他著述，卓乎自有見趣。至若《念祖箴》、《冰廟》等作，又皆闡正義以正人心。粵自少孤事祖母，生則擇地以便養，死則解官以終喪，信史筆之自我作古。異時授徒有塾，賑歉有廩，濟早有陂，至今里曰義榮之里，使人猶爲之激昂。愚嘗嘆夫漢之大儒，著書立言偉矣，甘心爲美新語。公浩然剛大，發於《石井聯句》，有曰：「潤如周孔教，清比夷齊節。我欲斷諛佞，汲此洗劍血。」壯哉是詩，有爲而發！玉山服其高義至行，稱其不至失身匪人，良以此歟？昔蘇文忠公精忠大節，詞詠善謔，或者病之，是欲小

害大，得乎？世人謂士工於文，雕肝琢腎，鮮以壽終，故王、楊、盧、駱俱不得其死。吁！此非文之罪也，徒文無實，生死何加損焉。公好學，亦顏之徒，顏可死而有不死者存，愚於是益信玉山之許予，非以文論，學者當知。劉之集爲此邦重，汪之跋爲此集重，伯羽出此跋者也，少僊傳此集者也，斯文於是不朽。《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振此峽之清風，企玉山之君子，願相與勉之。

《樸菴集》卷一〇。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六。

跋高特進手書孝經

孩提而知愛，既長而知敬，人之良知良能也。特進高公於其教子弄孫之時，手書《孝經》以遺之，宜矣。公之諸曾孫獨以此寶藏之，則夫戰戰兢兢於曾子五遂之敬，願相與以此共勉，庶不失同盟相切磋之意云。《樸菴集》卷一〇。

跋俞慵菴詩集

慵菴詩大槩古淡，有感發意，湯晦靜題之悉矣。余鄉曲晚學，讀其詩，敬其人，友其諸孫而審其生平之素，故知菴以慵名，有安樂窩之風。相羊乎榆山烟松露菊間，幽然柴桑栗里氣象，韓昌黎謂和

平之音澹泊，慵菴有之矣。然則慵菴豈真慵哉？慵於外而不慵於心，慵於謁市朝、軟紅塵，而不慵於登臯臨流之清吟；慵於役聲利、繫形神，而不慵於手詩書以玉其子孫。嗚呼！斯其所見諸老之典刑。翁姓俞，名懷，字鼎臣，世居信之乾封云。《樸菴集》卷一〇。

跋張君雙瑞堂記

張君先輩賢士也，家有雙瑞堂。一日見訪，出示圖繪，諸名士品題悉矣，且索贅語。余荒拙不足以發之。雖然，物之瑞其應在人，人之瑞其重在己。故瑞莫瑞於玉，君子之於玉而比德焉。德取其足己，本無待於外之求。君有是瑞而爲是圖，又有是名什而發之，復謙謙然禮下於人，若有求所未盡者，君何爲是贅哉！夫瑞已發於君之家，不貴彰而貴隱。今其奠堂皇而居之，藏修琢磨，韜光待賈，勿馳於外，勿惰於內，異時才足以瑞世，文足以瑞朝廷，天爵修而人爵從之矣。如是，則在己者重，物聽命而自應，一草木之瑞，子今其秘諸。《樸菴集》卷一〇。

跋黃伯岡西山問答

南浦黃伯岡，篤學士也。一日來訪，出其所與西山先生問答，讀之愴然，因得窺其講明踐履之

正，蓋非口耳之學也。且不余鄙，請贅言之。竊聞人生天地間，以形氣之身，莫不受天地之中。人心以氣言，道心以理言，中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總名也。堯舜相傳之道，允執其中而已。舜之傳禹，則有危微精一之論。危者，氣之易動者也；微者，理之難明者也。精一則真體實踐，決擇於人與道之間，守道而不變，主宰之有其中也。子思子得一貫之傳於曾子，以《中庸》著之篇；子朱子序發之，蓋得堯、舜、夫子心學之真的，使人知問學工夫全在精一，千古猶一日也。今觀《中庸》，自博學至明辨，皆致知之事。自四者總會於篤行之一語，又力行之不容已，知之精而行之一也。昔侍先生，屢語及此。愚嘗曰：「在《書》爲精一，在《中庸》爲知行，在《魯論》爲知及仁守，皆天地所與之中全而歸之。」先生首肯。故喟嘆書此，幸相與勉進云。《樸菴集》卷一〇。

跋趙忠果公死節錄

士大夫常時豢養富貴，及變則顧影自惜，烏知有君子哉！卿相以阿容稔亂，多至失節忘耻，司馬溫公謂其曾犬馬之不如，而惓惓於沉抑下僚死節者之事，讀之每爲沾襟。夫自一命以上，事無常變，死生以之，分內事也。然舍生取義，未必無可生之道；求生害仁，生亦不容於戴履間矣。今以唐之縣令考之，薛景仙爲陳倉令，死守殺賊而克扶風，勇於死而未必死者也。令狐潮以雍丘縣從叛，至於陳力而不悔，張睢陽斥之以不識人倫，尚奚以偷生爲哉！彼均之爲令也，均之爲生也，天地鬼神之臨乎

前，逆順各以類應，功罪之著，又焉可誣！靖康之事，滂涕何已！忠果趙侯以天胄試永豐，橫身衛民，血戰以斃，其亦不幸而不得爲景仙爾。彼狐潮匪人，聞公之風，則不翅鼎鑊之及。今邑人廟之，朝家旌之，信史亦以表異之，後且克昌，益大未艾，侯亦何死之有！伊川先生曰：「自古殺身成仁，只成就一箇是字。」忠果之謂乎！《樸菴集》卷一〇。

跋日者丘賦庵所携舊序

吾儒志於道義，而功業次之，若富貴則不足道。夫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蓋以知天命而有三畏。故又曰：「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是豈世俗之所謂命？術士奚啻百千，若丘賦庵者，獨未多見。往來二十年，無一語不酬，由其善人倫之鑑，每每自心上起。前乎庚辰，以富貴儻來者相告，余未免俗，爲繆悠談。後乎壬辰，乃叨首唱，出於望表，余懼焉。今又十二年，憂患之餘，學不加進，深懼無以報上，其不墮於世俗者幾希，姑省前繆，相與蔬飯，而爲之書。《樸菴集》卷一〇。

跋黃志仁字說

靜春劉先生字其孫婿黃君曰志仁，蓋愛之以德也。觀其丁寧反復，諄諄告教，無非警策實地，讀之爲竦。夫人得天地生物之心爲心，而謂之仁。在心爲志。志者，趨嚮期必之謂也。仁，人心也，本心之全德，非外來也。苟志於仁，必至於此。故曰：士尚志，志於仁而已；仁之實，事親是也。謹曾子之五遂，死而後已可也。吾夫子自志學至從心所欲不踰矩，無一日而非學，無一日而非志也；無一日而非志，無一日而非仁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靜春於字說之終，指之以敬而無失。止堂以仲弓敬恕望之，亦曰敬則收其心而不放。余於黃兄，亦曰復其本心之全云。《棊埜集》卷一〇。

跋王君昭所携厚德說

里有王君昭，純實士也，篤學固窮。家有三喪未舉，再言之，泣下數行，聞者爲慟。武岡糾曹周兄爲《厚德說》送之，蓋將詔襟誼之士而矧其葬也。雖然，余聞之《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爲人子孫，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是必稱家之有無，隨吾力以畢襄奉。慎終之道，如此而已。祭

祀時思怛然於雨濡霜降之日，追遠一念，與生俱生，何有已時？此所謂德之厚。吾有此身，寸膚以上，皆親所自出。親喪未舉，不解衣，不交睫，不皇寧於食息之頃。貧則自賣身以給傭役，又從而自提畚、自荷鍤，殫勞而掩其親。雖懸棺而窆，何害其爲德之厚？雖然，是厚德也，得之於天；我所自得，求之在我。勞苦而捐軀，陰亦有以相之者。燕爲銜墓，鴉爲銜紙，虎爲殺觸松之獸，物且助德，況於人乎！孝動天地，感鬼神，雲天高誼之士，世未嘗無人。人皆有惻隱之心，卹鄰救災，賙喪賻葬，閭里族黨可以實感，不可以文欺。喪家之子不顧死亡，期了大事，何患無應之者？否則悠悠歲月，食稻衣錦，以等閒視之，石崖麥舟，覬一二於千百，則是求之於人者厚，我之德已薄，豈親之所望於我哉？余生長貧苦，自幼而喪母，與諸弟侍先翁荷畚鍤，僅僅納棺於淺土中，近年纔以石掩之。余之家貧自若，甫得小壘，侍養繼親，旋以罪逆。其治葬也必躬必親，與傭夫共飲食寢處，隨宜而了大事。茲痛祥禪，子執《厚德說》來求余贅語。余方有祀事，遲遲旬浹，而握筆未遑，子頗見訝。吁！余以是知子今痛心之切。《樸菴集》卷一〇。

紫衣師號說

洸禪師駐錫玉溪亂山中，發大慈悲，奉藥王教，指下有準，醫道通靈，解脫疾病厄，爲檀那所尊禮，不即人而人即之矣。顧方打包束來，欲正名稱，受紫衣師號，得得遠訪，求質於余。成事不說，

尚何言焉？若猶未也，當以忠告。釋氏以無爲宗，以有爲妄，認得本來清淨法身，初亦無假於外，此行得無着相乎？乃應余曰：「吾奉佛法，用《活人書》，出入人門，緇衣世所甚忌。未能免俗，姑隨施主意，俾正吾名、易吾衣，上以梯君王寵賜之光，下以航藥王普濟之利，因行不妨掉臂耳。」吁！意則美矣，如妄想何？《心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吾師以普濟爲心，有義，色身有我，是自身一大病，先須看破，求救療。一旦超然頓悟，如沉痾痊，不醫之醫，不藥之藥，長生不老，圓滿報身，一體同觀，萬法俱會，尚何俗之所忌哉？會麼？貼體汗衫都脫却，反求諸己寂如無。《樸菴集》卷一〇。

黃少穎字說

南浦黃少穎，訪余於野濱，示以靜春劉先生所作序說，知其命名之慕藺，非力學好修者不能。夫少穎慕東漢李曇之爲人，吾靜春發明范史所載德行之純備，不徒贊其名，而必指其實，師友之淵源如此。昔成周三歲大比，興其賢者能者，德行居其先，道藝則次之。藝之不先於行固也，道豈果劣於德耶？蓋行曰德行，藝曰道藝，行道而得於身之謂德，修身而踐其言之謂行。《大學》之道，自明明德之外無他事。孔門之所以學文，皆行有餘力者實爲之。君子以成德爲行，而始之志於道者，必終之以游於藝而後已，不然，當時四科之目，何爲先顏、閔之德行而後游、夏之文學歟？雖然，李氏生不偶

時，蓋潔身去亂者，德行純備，無待於外宜矣。少穎方將以科舉之文充德行、道藝而應賓興之求，苟能因靜春之言，懋孔門之學，盡其所以爲李氏者，益修之於家〔二〕，當必不壞於天子之庭，少穎其力行之！《樸堊集》卷一〇。

〔二〕益：原作「蓋」，據文意改。

黃子正名字說

江夏黃氏子初名轟，字子震，蓋先尊人之命也。父子至情，顧不欲其成就，暴厥聲於四遠歟？今日者之說，以其降之年月日時，若胎若坐，命幹支納音十有八物之於五行也，而金水闕焉，火行且多而無水以爲濟，在人而不燥者鮮矣。夫黃氏子反而知其燥也，曰：天人一耳，虧於天者雖不可增，名者人之所命，着水於名，則水於我矣。然轟者父命，不可改；小名若孫，亦父命也。今而謂之若水，則隱而贊天之虧，顯而依父之所令，二者胥不失矣。雖然，名更而字不類，併與字而更之乎，朋友呼之熟矣，我更焉而彼不呼，猶未始更也。「正」與「震」其音相似，自有五行之說興而冬官水正也，若水爲諱，子正爲字，便於朋友之呼而不失名字之義，黃氏亦善變者也。善變則通，通者水之道，孰謂其多於火而病於燥歟？然則和與燥在子正之自爲，不係乎名，亦不係乎命也。竊嘗習日者之五行而

不信其書者也，亦能效其說。子正之生，歲在己丑，時在戊戌，雖有土旺四季之說，丑位乎冬，何嘗不水？戌位乎秋，何嘗不金？以余之說則全之者子正也，第少不足以勝多，則更名字以當之亦是耳。嗟夫！人患不知過也，竊因子正之請說而不敢匿其懷。里人無小大，皆以子正氣不下人爲短。今子正以受命於天而得炎上之性，思益水以濟之，是學者修性，揚雄所謂學行之上也；又不敢棄父之命而存其小名之一言，是孝之道也。能充其孝而廣其修性之學，朝夕不倦，他日成就，顧不轟然而震矣乎！雖更其名字，未始更其旨意也。喜聞人善而願書之者陳某，況子正之請乎！謹說。《樸菴集》卷一〇。

黃伯高字說

名以出信，信近於義，學者因名而維其義，必有實以稱其名。故幼名而冠字者，責之以成人之實也。南浦黃生名崧，字伯高，得得來訪，求所以名字之義而據依焉。余嘉其有志於學，又知其有造道之質。問其齒，則甫及冠，問其所取義，則《詩》之《崧高》，問其所與取，則族之伯氏，今著庭之長、南宮舍人黃元輔也。且子知《詩》之旨乎？《崧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之所以美宣王也。嶽降神而生仲山甫者，天所以鑑有周、保天子而成中興之業，山甫豈有異於烝民哉！蓋烝民中之賢能出而膺任使者也。天生烝民，皆有物則，特其秉彝好懿德，多失於因物有遷之後，故曰：「令儀令色」，曰「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又曰「明哲保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皆義理當然之準，學

問無窮之功。詩人以《崧高》生賢之美歌之，以爲未足，又述《烝民》好德之懿，詳其所以生仲山甫之本末。蓋山甫之生與烝民之生同一初爾，山甫得之爲山甫者，翼翼其敬而夙夜匪懈也。烝民之止於烝民者，德輶如毛，鮮克舉之也。夫莫高匪山，崧則山之高且大者。子其於此真切而用力焉，惟勿自大，當有以養其大；惟勿自高，當有以成其高。讀「高山仰止」之詩，必堅之「以景行行止」之心；讀《崧高》生賢之詩，必參之以《烝民》皆有之則，勉焉孜孜，培固基址。譬如爲山，一簣加進，吾勇往也，庶不失乎自下升高之意。故曰山甫豈有異烝民哉！《樸菴集》卷一〇。

全宋文卷七七五五

徐元杰 三

經筵講義

臣聞《論語》書成于有子、曾子之門人，故二子獨得以子稱。其所載先聖與羣弟子之言，至爲不苟。言者，心之聲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求於心者，合下必自源頭理會。《魯論》言出心字只有三處，然句句字字無往而非求心。臣嘗日夜反覆求孔門所以問答之根據，不但稍可以知聖人心法之傳，至於古帝王相傳爲學切要處，亦因是可以推尋。蓋求道莫切於求心，求心莫切於求仁。仁爲心之全德，故曰仁，人心也，合而言之道也。言道無越於《魯論》，故曰五經之管轄，六藝之喉衿也。伊川程頤嘗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臣末學空疏，不足進此，敢謂百生慶幸，濫員經筵，蒙恩宣諭，俾專說是書，仰裨清燕。臣感泣遭遇，願瀝粗淺，謂倣先儒之言，發明求心之旨，以助聖

學端本行仁之萬一，庶幾正心以正朝廷，使百官萬民、四方遠近莫不一於正，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不徒以言語視《論語》。臣不勝惓惓。

臣聞先儒朱熹曰：《學而》爲書之首篇，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臣按十六章之旨，無非學者之事。學者求爲君子，君子則求在我者也。合首章與末章而觀，即其所謂「人不知而不愠」，參諸「患不知人」之旨，則學之貴於自知，可以觀聖門之氣象矣。臣聞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人君以一心運量乎天下，使惟吾政之所統，則在乎主宰於中者一出於正而已。故德者人之同得乎天，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盡己盡人，必於至善乎止。爲政而先之以德，則自然默感人心，使皆不失其同然之善。故能尊居皇極五位之中，正一心以爲萬化之原。此德常運，此位常尊，舉天下莫不會歸有極，以近天子之光。譬如天之北辰，樞紐乎圓象之勢，居其所而不動，列星之衆四面旋繞而向之。觀天見聖，其象一也。夫政曰爲政，固非有心於作爲之謂，亦非纖悉於事爲之間也。蓋明明德以新民，相率爲至善之歸，因同然之衆理揆當然之萬事，自正心朝廷達於百官萬民，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此蓋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執要御詳之機括也。伊川程頤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蓋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惟於止而知其所止，乃能因心感心，行所無事，一舉措之正，自有以致天下心悅而誠服。不然，銳者失之輕，而爲之之迹露，力愈勞而效愈寡；怠者安於玩，可以有爲而遂淩於無爲。天下方於此而觀政，其所以運量主宰之道亦已疏矣，何自而服天下？昔者大舜無爲而治，恭己正南面，《家語》以在位猶北辰稱之。今觀《虞書》所載，兢業

萬幾而致謹於九官之命，自敬敷五教而至於出納五言，無往而非政，亦無往而非德。常時猶精察於人心、道心之分，主乎道心之一而人心爲之聽命，終之以允執厥中而不容易然，則一道心之運乎中，世道之樞紐係焉。天下雖大，將見如身之百體稟於一心矣。故趙岐之注盡心，亦曰：「心者，身之北辰。」爲人上者可不兢兢而存省之哉！

臣聞政者法制禁令之謂，刑者所以誅姦慝而威暴亂也。故引導而先之以政，齊一而限之以刑，民知所畏避而不至自罹於譴呵之域。是則政刑乃爲治之具，固不可一日弛。然治之大本有不止是，苟恃其具而不探其本，則無以格民心、善民俗，徒有苟免刑罰之意，而未必有愧恥改過之心。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實未嘗忘也。故聖人之論政刑，而曰：「民免而無恥。」繼言德禮動民之效，乃至於「有恥而且格」，誠謂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世蓋有不畏刀鋸斧鉞而凜凜乎清議之畏者。本然之善，何可誣也！人主之治天下，使民有懼心，不若使民有愧心；驅之而後從，不若化之而不忍犯。蓋德著於躬行踐履，所以率先乎民者也。禮者皆天秩之自然，分之所由定，國之所與立者也。格之爲言至也，所以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爲之者。夫人主端本於深宮隱微之間，表正於四方遠近之衆，即《大學》所謂明明德於天下，必先之以治國齊家，本之以修身正心，其道則愈反而愈約，故推之化天下，自有愈用愈博者存，斯民豈有不知所觀感而興起者？然其俗化有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必有禮以齊之，則民耻於不善而有以至乎善，是豈屑屑政刑所能感動如此哉！晦庵朱熹曰：「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臣謂世降俗末，政弊於瑣碎，刑困於苛虐，既不足以

語古之政刑，至於修身謹行之謂德，苟不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則未免誘於外而動於內，縱欲有時而敗度，禮之爲禮，始蕩然矣。《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敬而已矣。」是徹上下惟一敬也。又言：「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因敬而得感悅之要道。」然則君臣上下，不徒恃政刑以爲道齊之具，而必交修其德以爲政刑之本者，其可一日不知禮哉！

臣聞伊川程頤曰：「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又曰：「孔子自言進德之序如此，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教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臣嘗以是推之，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學之貴乎不已也。自聖人生知而言之，則由志學而至從心所欲，皆行健無息之天。自聖人亦由學而至言之，則曰志于學，曰不踰矩，皆自强不息，所以希乎天也。聖人之言工夫，積累其序如此，誠欲勉進後人由自強不息而至於行健無息。古者自十五歲入大學，合下立志，必自源頭理會，直將透徹到底。故志在此則念念在此，爲之而不厭，積十五年之功，遂能真見乎道而卓然自立，利害得喪無所動搖，而所守者益固。歛之則立己，散之則立人。又十五年而至乎事物之理莫不洞然乎其中，於理無所疑惑，則於應事接物，復何所疑惑哉！又十年而遂極於天命之能知。蓋其窮理盡性而至於命，故知事物之所當然者，萬物之各具一太極也。事物之所以當然之故者，萬物之統體一太極也。又十年而耳順，事物之理融會於心，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聲爲律而身爲度，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矩者法度之器，所以爲方也。聖人德盛仁熟，隨心所發，動合乎法度之自然。是其安行自得，不勉而中，泛應而曲當，旁行而不流。以此知聖人之心純乎天理矣。大

抵常人放心而踰矩，賢者存心而不敢踰矩，聖則心存而自不踰矩。何則？常人之欲，私欲也；賢者之欲，自可欲之善而充之。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吁！知此則知作聖工夫不可有一息之間斷也。

臣聞孟懿子，仲孫氏，名何忌，魯三家之僭禮者也。一旦能以孝爲問，聖人不直指其僭以爲不孝，而但婉其辭曰「無違」，意其因此發問，舉一隅而三隅反也。惜乎不能問而遂已。聖人懼其以從親之令爲孝，故因樊遲執御之頃，舉所以告懿子者告之。遲，孔子之高弟，果能扣請其所謂無違之旨，聖人遂語之以生事、葬祭之各以其禮。蓋人子愛親，心雖無窮，分則有限，苟得爲而不爲，是人而不仁甚矣。至於不當爲而爲之，又所以陷其親於不義。夫子此言，蓋爲三家僭禮者發，而語意渾然，徹上徹下皆通行也。

臣聞父母愛子，其所憂者，惟疾病之爲切。則凡爲人子者，能以父母之心爲心，所以自愛其身而不使上貽父母之憂，當何如？其敬謹耶？武伯蓋未必能謹其身，故夫子告之以此。

臣聞養父母之道與養犬馬，自是不可以並言。然爲人子者，徒能爲口體之養而不本乎中心之敬，毫釐之差，霄壤以異，故夫子斷斷然正之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極言不能敬親之罪，皆與養犬馬者無所分別矣。子游之在聖門，未必有後世不敬之失，然或愛踰於敬，亦將流於不孝之域而不自知也，故以此警之。

臣聞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祭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

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故必愛深而後氣和，氣和而後色愉，色愉而後容婉。不然，容色之間，豈能強致其愉婉哉？此色之所以爲難也。至若有家事而子代其父，弟代其兄，有酒食而子奉其父，弟奉其兄，乃職分之所當爲，事之所易能，稍知義理者皆能爲之，故未足以爲孝。或者服勞奉養，子夏所已能，如所言事父母能竭其力是也；愉色婉容，子夏所未至，故夫子又以此警之。伊川程頤曰：「告懿子者，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才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然則欲求盡孝者，要必合四章而並觀，反吾身而密察聖人之所以告四子者，斯能備其道於一身，否則或虧其一，皆不得謂之孝矣。

臣聞四科以德行爲先，言語則次之。顏淵之德行，則又超出乎聖門高流之上也，夫子獨稱其好學，豈非所學在德行，深知篤好，自得於心胸之間而脫然於口耳之累？故夫子謂「吾與回言終日」，而稱之以「不違如愚」，蓋取其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默而識之，如愚人也。夫德行貴乎不言而自得宜矣。及觀顏子問仁之目，夫子告之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則必請問其目。既告之以勿非之四，又必曰請事斯語。聖人之發言也如機，顏子之受命也如響，初未嘗見其如愚也。蓋不違如愚人時，顏子之用功已深，其聞夫子之言，默契於心，有聽受而無問難。如萬物逢春，一蒙雨露之潤，生意不容遏。故夫子於燕私獨處之際而察之，動靜語默而察之，皆足以發明乎斯道，然後知其非果然也。然終日與言，所言者何？亦足以發，所發者何？在《魯論》無可考者。今觀顏子喟然之嘆，其曰：「夫子

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者致知格物之學，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仁也，則子與回言者大略可知矣。夫子之稱顏淵曰：「回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則回之足以發者亦可想見矣。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又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學顏子之學者，可不於此而觀之？

臣聞《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此官制尊卑、遠近、內外降殺之稱也。《周禮》九命作伯，故五官之長所以曰伯，謂以三公爲之也。是或爲職方氏者，主東西方之伯也，乃得輒見於天子，故擯者傳命則曰吏，示有分也。以姓同異曰伯父、伯舅，蓋其親親之辭；其自稱於諸侯則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皆言尊也，下是則有等第焉。故九州之長次之，而曰牧，所稱皆降殺焉。其處九州之外，長於東西南北之四海，雖大國不過曰子而已。其於內自稱曰不穀，蓋謙辭也；於外自稱曰王老，則又重其稱以威遠也。又次而至于庶方小侯，蓋戎蠻子男之君爾，其入於天子之國則無爵可稱，惟於外曰子，自稱曰孤而已。孤者，獨行無與之稱，亦謙辭也。

臣聞之《禮》云：「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春

秋》書法褒善貶惡，惟一字爾。如書出書名，皆云惡也。天子以天下爲家，凡出則言巡守，若言出則爲惡矣；諸侯爲國之君，生則稱爵，若稱名則亦惡矣。君子之於書法，惟不親蔽其惡，皆顯書之，故諸侯戰敗而失其國與夫或滅同姓之國，皆書名以罪之，著其惡也。

臣聞《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臣子之事君親也，不容有一毫之躁心，事父母幾諫，則事君亦不當顯諫。惟委曲諷告。三諫不聽而後逃者，蓋至是不爲苟容，乃合禮也。若事親則雖三諫不聽，又必號泣隨之，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事親無可逃之禮。君親有疾，藥皆先嘗，又必擇世醫而後服其藥者，蓋一不審擇，輕付庸醫之手，則爲不忠與不孝矣。

臣聞《禮》云：「擬人必於其倫。」擬，比也；倫，類也。凡于君父之前，所稱其人，必比其類，所以爲敬。苟以愚比賢，以貴比賤，則爲不敬矣。

臣聞《禮》云：「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皆君也。君之新立，年未知，遠域及鄰國聘使之來，必問其年之大小，然臣下不敢輕答。以天子至尊，不當言長幼，又不當言長短，只答言但聞其服衣若干尺，蓋以衣長短言之，則其長幼可知。又言聞而不直言見，表其尊也。至於諸侯，則可以長幼言，長則言能從宗廟社稷之祀事，

幼則直言其未能。下是則大夫以至庶人，覲面相與，可知長幼，惟問其子。御，猶主也，主家事；謁，告請也，謂能擯贊賓客之告請也。負薪則庶人賤者之役。《少儀》云：「問士之子長幼，長則能耕，幼則能負薪，與此相類。」《樸菴集》卷一。

甲辰六月二十五日上進故事

仁宗皇帝皇祐二年詔：「內降指揮執奏，敢因緣干請者，臺諫察舉。先是，上諭輔臣，可於明堂赦文中禁止內降，庶澄宿弊。輔臣等奏曰：「載之赦文，恐未盡意。」乃別下此詔。

臣聞人主之命令至不可輕也，輕則主威褻而民聽惑。始之所忽者若甚微，而末流之患有不可勝禦者，是不可不察也。至哉，仁祖之用心！其申嚴內降執奏之法，必欲見之於宗祀之德音，所以對越祖宗而示其無愧於貽謀之初意在是爾。然觀輔臣之慮，尤欲述聖人之德意志慮而專布於詔旨之丁寧者，若恐視之以爲赦宥之故常而遂已也。在《易》之《夬》，以剛決柔者也。聖人取其孚號之義而必曰揚於王庭，蓋王庭者，出命之地，明白洞達，所以公天下而信萬世也。祖宗成憲，載在國史，行之至今，不翅如桑麻穀粟不可一日廢，而三省體統，先後綱維，凡建明之惟允者必審於覆奏，覆奏之已行者必嚴於封駁。故外廷之事，非內廷之所得與。公道，元氣之繫命，非私意小不忍之所能轉移，此聖宋宗社靈長之本，未有不防微杜漸之始得之也。臣觀成周盛時，八柄

之誅賞廢置，固王之所專，而必惟太宰之所詔告，使大廷廣衆之所共知也。今考王宮之職掌，自少宰而下，曰宮正、曰宮伯，凡宮之政令糾禁各有司存，而隸王宮之役者，皆士庶子爲之。是以當時居虎門以司王朝者，必嚴以師氏之職。凡可以護養人主之德性，保固其心術，謹之於未萌，制之於未動，無非太宰以下羣臣之責。豈若後世耳目之輕有所寄，而偏愛私昵之易啓，卒無以禁？斜封墨敕之弊，所以蹙唐祚於亂亡，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臣觀諸葛亮《出師表》，方當益州罷弊，則以爲危急存亡之秋，深懼其塞忠諫之路而無以光先帝之遺德，故直其辭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至於親賢臣、遠小人而必深述乎先漢之興隆者在是。若夫親小人、遠賢臣、而後漢之所以傾頽者，又必重致其丁寧之戒。嗚呼！亮之一表，所以與《伊訓》、《說命》相爲表裏也歟！然則有天下者，其必考周之盛而監夫唐之衰，重周典官禁之制，而參之以官府一體之言，則賢臣必親，小人必遠，外廷不爲內廷之所移。如是，則仁祖之宏規懿範，只在陛下一心術持敬之頃而已，臣不勝拳拳。《樸菴集》

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四。

七月三十日上進故事

前漢揚雄《將作大匠箴》曰：「開閉將作〔一〕，經治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

去。主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王，茅茨土階。夏卑宮室，在彼溝池。」

臣聞工誦箴諫，肇於古昔。謗木之求，工執藝諫，蓋垂韜聽規之世所不棄也。臣以司匠，退循樸拙，他無技能，敢竭心工，極陳儉寶，惟陛下垂聽焉。夫宮室牆宇，苟足以禦風蔽日，古之聖人不越是以求侈也。夏后氏處卑宮而不厭其陋，且手胼足胝，盡力於溝洫之利，凡可以約己而裕人者無不爲之，況敢以是自逸其身哉！不然，峻宇雕牆，華則華矣，視采椽不斲爲孰久？瑤臺瓊室，珍則珍矣，視土階三尺爲孰安？蓋聖人以《大學》絜矩之道正天下，念民力之有限，計邦費之無窮，知天下之傷財，孰有如工役之費？故清心省事，所以爲靜養君德之基；節用愛人，所以爲深固邦本之計。其意若曰：宮室既侈麗矣，凡皆稱是可也，窮奢極欲，極天下之膏血將不足以供之。此聖人所不忍爲，宜乎其長守富貴也。昔魏之楊阜當明帝建宮室之初，抗疏請省宮人。問之吏，則以爲禁密非所當與，阜怒而杖其吏，帝於是愈敬憚之。竇璠修洛陽宮，昧過侈之當戒，崇飾雕麗，謂可逢上之欲。豈知太宗能爲工費計，怒而毀之，曾不容緩。然則二臣之正否雖不同，而二君之好惡則俱正矣。臣於是益有感於揚雄氏之箴焉。雖然，雄既託匠以爲箴，而校獵長楊一賦，又有感於文帝躬服節儉之化。大厦則取其不居，木器則取其無文，後宮則取其賤玳瑁而疏珠璣；他如却翡翠，除雕鏤，惡靡麗，斥芬芳，與夫抑止鄭衛絲行之聲樂，極其效則上足以格天而有玉衡正、泰階平之應。然則揚雄有愛君之忠，欲規其過而繩其愆者，以箴諫之爲未足，故又述賦以諷諫也。臣嘗謂揚雄之箴獻之於西都中微之季，時之不偶而言弗獲用，漢亦殆矣。臣述

其言以補工藝之諫，敢謂遭際陛下盛明之君，納約自牖，信而後諫。臣能言之，陛下能行之，臣百生慶幸，與國同休矣，惜不令揚雄見之。《栲桵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二。

〔二〕開閉：《藝文類聚》卷四九引此箴作「侃侃」。以下文字亦多小異。

十一月初一日上進故事

《禮記·坊記》：「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

臣聞天無私覆，人君體天以容天下，必貴乎議，盡天下之心而後能使天下歸吾仁。故上有廣覽兼聽之明，必揆之以大公至正之理，使下之意常得達於上，上之意常得孚於下，無有匹夫不獲自盡之嘆。如是則民之蒙其施也，舉世之所謂大錫賚、大恩渥，皆不足以盡之。其意若曰：有君如此，於民其猶天乎！天下同心戴之宜矣。後世不知出此，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益疏，戶庭邃深而君民之體不一，故諱言者有鉗結之患，罪言者有誹謗之誅。斯固不仁者之爲，而無望其如天之施也。至若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巽與之言，能無悅乎？夫惟其能從而能悅，正望其深繹言外之意，速改其不善以爲至善之歸，豈非天下之深幸？然或悅之而不能繹，從之而不能改，則是於其言之所當參酌者，未嘗加意也。蓋亦不能充大公至正之心以下慰天下，殆不翅大旱之望霓而甘澍

未沛，雖以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焉。昔孟子論膏澤下於民，必見諫行言聽之日，豈非以仁言利溥，惟在乎上之人聽而用之耳？且博施濟衆，堯舜猶以爲病，蓋謂施之出於己有限也。至若稽於衆，舍己從人，則堯舜之施，天施矣。不徧愛人，堯舜之所爲仁，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此聖人仁覆天下之大，愈取而愈無窮者，又豈在屑屑徧愛而後爲仁哉！夫惟在上者有容民酌言之心，在下者自有蒙施如天之感，舉天下欣欣然曰：至公之主爲能擇議，廣謀從衆，允合天心，自是而後，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海內順治而凌犯不生，禍亂不作。吁，此足以見大公至正之道所以於民有天地父母之造也歟！不然，謀止於卿士而不及於庶民之大同，聽局於左右而不察於國人之曰可，心腹腎腸之播告不孚徹於上下之聽，而小人之攸箴或至於敢伏。正恐善善惡惡莫斷於用舍，是是非非或蔽於公明，天下之正論廢矣。然則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民言不酌而取舍之塗異也。《樸堊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七。

乙巳正月十五日上進故事

《高宗皇帝聖政》：建炎四年正月庚申，上曰：「昨雷聲頗厲，《晉志》以雷發非時爲女專權、君弱臣強、四裔兵不制所致。朕與卿等宜共修德，以實應天。」癸亥，上曰：「昨日雷再發聲，今日方二月節，要之亦非時也。《晉志》所占無異，惟發頻者應速耳。」

臣聞雷者，陰陽交會而成聲，動於震宮之中，收於兌澤之後。時當發聲則爲天之號令，所以驚百蟄而榮萬物也；不當發而發，皆非時之災，陰抗乎陽之所應，舛逆從之矣。有如春陽方動之初，和氣猶未洽也，雷已驚遠而懼邇，此豈非天之所以仁愛人君，默寓其所謂扶持全安之道也歟？高宗皇帝建炎四年正月庚申，以雷聲頗厲，而推《晉志》以明之，懼女主之專擅，懼君弱而臣強，懼四裔之不制。惻然聖訓，詔誥在庭，必曰：「朕與卿等宜共修德，以實應天。」是蓋遇天知懼，切切於實德之交修，而不敢泛泛然以文具相蒙也。越三日而節應驚蟄矣，雷再發聲，聖心恐懼，有加無已，又必曰：「要之亦非時也。」又謂與晉占無異，而申之以惟頻發應速之言。此豈非我烈祖克謹天戒之盛美乎？今陛下帝學時敏，聖敬日躋，法祖欽天，夙夜匪懈。乃者奮雷霆之斷，開天日之明，政化於是乎作新，國家於是乎齊治，中外於是乎鎮服，未必有《晉志》所占之患。而聖心寅畏，宸札渙盼，以爲雷發非時，朕心祇懼，避殿減膳，詔求直言，凡可以應天消變者，若不能以終日。蓋與烈祖所謂修實德以應天者同一軌轍，臣又何所容其喙？然臣聞之《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陰陽以氣言，天所以覆乎地也，故雷聲爲天之號令；柔剛以質言，地所以承乎天也，故雷之出地者有時焉；仁義以德言，於以見人爲天地主，當自淵嘿雷聲者驗之，始知貫三極一道爾。故乾元爲萬善之長，惟剛健而不息，所以包四德而爲仁；坤順而承天之所爲，惟敬以直內，而後義以方外，德不孤矣。自昔君天下而立極，必曰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蓋主宰之道，惟定而能靜，則大中至正之理隨寓而

無所轉移。故知仁主乎剛，則寬而有制，動而有勇，理足以勝欲，公足以滅私。又必以姑息拘攣者爲戒，而不至或牽於小不忍之情而害大體之正矣。知義主乎敬，則所由者漸，所辨者早，尊足以統卑，內足以攘外。又必以窺伺間隙者爲慮，陰有以消未形之患而合時措之宜矣。夫仁義，立人之要道也，凡陰陽剛柔之氣莫不由是而兼統。自昔君臣上下，所以交修其實德而不敢爲應天之具文者，蓋審諸此而已。不然，剛不足以制欲，義不足以勝情，則是陽爲陰所抗。凡《晉志》所占之象，皆陰類也，故曰陰疑於陽必戰，可不懼哉！可不戒哉！《樸菴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〇。

三月二十日上進故事

唐《杜如晦傳》：「如晦長於斷，房玄齡善於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時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臣聞自古人臣莫難於遭時而得君，尤莫難於同時而得君。然同時得君矣，或未能真切同心輔君以共治，正恐天下之事不壞於專，則壞於避，其何以副天下之望哉！故人臣非相得之難，而相知之爲難。相知既深，則相信而不疑；不相知之深，則相悅而不相濟。心之同不同，率以是辨之。昔者周公作誥於召公不悅之日，周、召似不深相知者。然周公挽留之辭切，召公終爲之動，是周公

之所以知召公者如此，召公其不知周公乎？觀《書》如《無逸》，如《周官》，如《立政》，如《君奭》諸篇，凡其格君致治，大略可睹。太宗以英明之姿出而撥亂立極，杜如晦爲相而房玄齡同之，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章庸典，率二人討裁。《傳》稱如晦長於斷，玄齡善於謀，必嘆美之曰：「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終之以語良相者必曰房、杜。史氏可謂至論矣。夫人臣辦天下之事者才也，而所以能辦天下之事者心也。玄齡、如晦皆有講學之力，河汾王通告玄齡以尊主庇民之道，必能遺其身而後無私，又斷之曰：「至公然後能以天下爲心。」及稱如晦，則曰：「若逢明主，於萬民其猶天乎！」至比之春生、夏長、秋歛、冬成、極於萬類咸宜、百姓日用不知之驗。異時二人得君以共治，皆此心此學之推。此史氏子稱之曰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爲藏諸用，使斯人由之而不知，而進之古明哲之域。向非二臣充其心猶天之心，寧免屑屑於形跡之粗，拘拘於肝膈之外，雖以同患難而濟其治，不思同安逸以慮其危，計日在瑣細之利害，而宗社生靈悠長之遠慮邈然不以是介心，則何以維係有唐三百年之天命，而至於規模宏遠如是哉！吁！臣於是益嘆玄齡、如晦非同心濟謀之難，而相知之深，真可謂之難也。夫以太宗天下新定之餘，氣勢翕合，股肱協同，猶必一乃心力而後有濟，今天下視唐爲何如耶？以臣觀之，蓋同舟遇風之時也。前乎制柁者非其人，舟弊漏而日湊淺。幸以聖主而得賢臣，間關運動，若將去淺而入洪矣，而篙工棹卒，叫呼未濟，維楫失亡，漫不之救，滲漏四溢，又弗之窒。今也兩分制柁之責，坐舟中，皇皇然望出於撐駕，率衆工而謀共濟，顧乃悠悠泛泛，莫知所之。

脫有風濤之虞，其不淪胥以敗者幾希。玄齡、如晦之事載在方冊，視周、召爲庶幾，蓋今元臣宿望所素習聞者也。相知夙深，同心協濟，臣敢以是爲今日勉。雖玄齡、如晦，史臣稱之以良相宜矣。自古君明即臣良，《虞書》之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陛下明侔日月，燭臨羣工，乃若命相之初，宸奎寶畫，寵錫道揆者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所以責望股肱者至矣。臣又於此益願陛下申飭此意，日日以是警勸之。矧今所最急者，莫切於邊防、國用之實政，惟在乎蒐求實才，各副任使，課責實效，上寬國憂。此二揆所當夙夜究心，躋世於理可也。然竊念夫稍愆和豫者，許調攝之期；可宣勤勞者，戒勿嫌疑之避。惟國事之大者，俾商略共圖，若常程除授、期會調度之務，許令二三執政相與隨宜而區處。必也審量中外之人物，參錯邊廷之事任，凡以收召者，用之必當其所，尚多遺逸者，汲汲聘用而無疑，庶不至坐失事幾，付歲月於虛擲。少俟右揆體力康平之餘，諭其疇昔相知之深，勉其心德協用之報，豈非宗社生靈之幸歟？不然，儒者之道，反無益於人之國家，豈但爲世俗竊笑而已哉！臣興言及此，不覺涕零。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不可誣也。惟陛下以是宣諭二三大臣，使之同秉至公血誠之心，以作羣工，以覈庶政，興滯補弊，責實勸功。今何如時？不可緩矣。《易》曰：「納約自牖」，臣恃聖德之明，敢因條奏故事而冒陳之，惟陛下矜赦。《樸菴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五一。

四月一日上進故事

唐德宗時，陸贄《論淮西事宜狀》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多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將不能使兵，主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

臣聞人主之用天下，惟明與斷而已。明足以有別，則知人而善任使，臨事不至於乏才；斷足以有爲，則操縱予奪莫不在我，舉天下英雄豪傑之士，莫不奔走鼓舞於籠絡駕馭之中。必如是，則將得其人，而敵國外患非所憂矣。其或平居暇日，咨訪之不度，體認之不親，有才而不能致其用，能用而未必當其才；而況依違牽制，或昧於折姦宄之萌，姑息含容，浸失其所謂宰制之道，其始不有以杜憑陵之漸，其卒未有不至於橫潰四出而不容遏者。此春秋之季，漢唐之末，八代紛紜之際，其證具存於方冊者，不可以不察也。唐德宗猜疑多忌，有將而不能馭，將操失其柄久矣。當時九節度之師，初未嘗不惟上之令，自夫希烈、懷光之徒一失於制馭，他日之患不待智者而後知。陸贄忠於德宗者也，因論淮西事宜而告帝以克敵之要，實在乎將得其人，繼之曰「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又斷斷然反其辭曰「將非其人，則兵雖多而不足恃；馭失其柄，則將雖材而不爲用」，極言其弊，以爲不止於費財玩寇而已，諄諄然語之以不戢自焚之災。吁！贄之言亦切矣。

惜乎明不足以知李晟之忠勳，斷不足以止懷光之鐵券，奉天紛擾之患，有不可勝禦者，至今令人掩卷三嘆而已。吁！有明謨糾斷之光武，然後二十八將之才各隨其志能，而有以勵其中興之功；有剛明果斷之憲宗，然後善用裴度之忠，而李愬、韓弘之徒亦各得以勉其剋復之效。曾謂千載間出之真主，而俾光武、憲宗專美於漢唐之間哉！臣故於陸贄之言益惓惓焉。《樸菴集》卷二。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一，《南宋文範》卷二六。

全宋文卷七七五六

徐元杰 一三

四月初五日進講日記

晚講讀《論語》，發明學問之道，求放心須自源頭理會。聖語曰：「心爲萬事之源。讀《魯論》，分明指出心字只有三處。上曰：『三處如何？』」奏云：「第一處，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是聖人之心；第二處，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此是賢者之心；第三處，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此是愚不肖之心。蓋無所用心，則放僻邪侈，無不爲矣。心無所用，反不若博弈猥褻之事，聖人戒之深矣。」上曰：「正是，心不可無所用。」讀《學而》一章訖，奏云：「臣自幼親炙師友，嘗聞學有得于心故說，此是道與心一。朋來講習，有麗澤之益，所謂以善及人故樂，此是己與人一。若夫人不知而不愠，則此心與天一。學至于此，乃成德之功也。」上曰：「道與心一，己與人一，意思極矣。」茶後，上曰：「夜來得雨，濟事否？」奏曰：「雖滂沛，未甚沾足。然此雨是聖心仁敬中來，更願陛下

恐懼修省，爲感召天和之本，庶幾雨暘時若。」上曰：「此極是。」《樸菴集》卷一。

四月十二日進講日記

晚講後賜茶，聖語問：「民間蠶繭出盎，農麥登場矣，今年蠶麥與去年如何？」奏云：「今年蠶中熟，麥却差勝。」又奏云：「聖問及此，即《邠風·七月》勤王業之氣象。臣願陛下動息充厚此意，常以君子所其無逸爲心，念稼穡之艱難。」上又問：「此數日又闕雨，農事不知如何？」奏云：「今正是插田時，在在仰雨。臣前日奏乞陛下恐懼修省，以爲格天之本，臣願陛下積誠于宮庭，密勿露禱。陛下心與天一，何難感動？」上曰：「歲得一稔，公私俱寬。」奏云：「聖語及此，宗社之福，生靈之幸。」上曰：「卿前時奏齊高帝謂治天下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此說甚救時。朕看東坡諸人說此意固好，但非人情。」奏云：「此是感歎崇末奢侈之故而過爲之言。臣嘗謂黃金雖貴，可有可無，至于桑麻穀粟，則一日不可無。劉陶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況人主一有輕視金寶之意，則臣下次第做法，黃金以無用而價自賤矣。蓋抑末崇本，則可以紓艱難多故之日，非謂黃金必欲與土同價。」上曰：「極是。」上又問日來楮愈輕，無策可救。奏云：「臣昨奏不在秤提，而在公家嘗收用之謂。如州縣官物半錢去處，使之以楮折納，照民間實價，出入惟一，無有不行。臣昨待罪南劍，知郡計在鬻鹽，臣必欲以楮買鹽，一日之間，楮價亦稍增長。一郡尚爾，況朝廷行之？此在陛下與大臣

商略。且如住造官會，此是知本之定論，然須嚴僞造之禁。」上曰：「僞造之禁不嚴，則真僞莫辨，其直愈損。」奏云：「臣意正謂此。」上曰：「內地錢絕少，如何？」奏云：「正緣人間不肯放楮，故楮無所歸而錢日以匿。況乎鈇銷漏泄，禁亦甚弛，冶司歲造不多而銷燬不知其幾。」上曰：「歲造十六萬爾，鈇銷漏泄之禁誠當嚴。」上又問鹽價如何？奏云：「前一二年，鹽價頓增，今漸損直。此固朝廷措置之得宜，繼今須示商賈以信，庶幾鹽法不弊。」上曰是。上又問：「物價聞甚貴，如何？」奏云：「此亦因向來秤提，強欲楮價增長，物價因之以長。未幾楮價損而物價不損矣。」上又曰：「日來米價，此間與外地如何？」奏云：「比年多中熟，米直稍廉。最喜京畿米直視外地尤廉。」上又問：「州縣間年來稅賦難催，如何？」奏云：「東南民力竭矣，州縣版籍不明，多起於州縣貪虐，樂於去其籍，以預借而行其私。今有借至淳祐六年以後者，況又笞撻以肆慘。此非民間難催之過，官不得其人之過爾。臣願陛下與大臣商略，謹擇監司、郡守，嚴按察貪令之典，激濁揚清，以示勸戒，庶幾賢否有別，生民稍可吐氣。」上曰：「經界可行否？」奏云：「此非一手一足之力，上要朝廷主盟，次要監司、郡守推行，下則縣令與僚佐身親履畝，日夜究心，又得鄉井士民協力爲之，庶幾積日可成。」上曰：「近聞雪川何處行之。」奏云：「臣居信州，有永豐縣亦行之。」上曰：「令爲誰？」奏云：「何克忠。」上問：「莫擾否？」奏云：「纔擾莫不成。」上曰：「今有成效否？」奏云：「已訖事，但豪強多不樂，至今猶敢沮撓。」上曰：「復古自是難。」奏云：「近日南劍守臣黃自然陳便宜事狀，內一項請修正砧基簿，此却簡要易行，省得履畝，無變更走弄。」上曰：「履畝如何變更？」奏

云：「謂如每鄉，都經量後，難得稅錢恰恰如數，或多或欠，必須改正。纔改正便奸弊，此其所以難成。臣謂砧基修正，不過挨尋字號，實爲易行。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究之。」上曰：「稅賦如和買，就產而敷，如何？」奏云：「此是起于軍興不得已之故。向來軍興以前猶給絹直，所以紹興歲買十餘萬匹。王十朋《民事堂賦》作于軍興之後，謂和買數十萬匹，曾無一錢之價。臣聞臺臣奏請，以會稽爲毓聖之地，乞稍減免和買，以優濟下戶。如漢高祖於豐沛，賜民以爲湯沐邑。」上曰：「去年曾已優減。」上又問：「會稽何故數多如此？」奏云：「當年敷買給錢絹直稍賤，爲郡者多認買數，意在擾民。若永嘉守於是之時，豫爲後日慮，略不肯承認買數，是以至今無和買。」上曰：「每事不可不爲後慮。」奏云：「往事不必論。今會稽千齡啓聖所當寬民者，特出聖恩，乞與大臣參酌行之。」上首肯。言訖，奏云：「陛下念念在民如此，臣獲侍清光，仰承聖問，又覺感涕。臣願陛下動息以民爲念，以節用愛人爲心，出入起居，無往不敬，充此一念，堯舜之治可匹休矣。」《樸菴集》卷一。

十一日進講日記

晚講，上問：「一向雨少，連日得雨，沾足否？」奏云：「江之東西聞甚多雨。今近甸雨未沾足，却喜間日得雨，亦頗濟事。陛下尊爲天子，心與天通，外間傳誦宮庭露禱，應驗如此。臣更願日加恐懼修省，以迎天和，則雨暘可時，歲稔可卜，社稷生靈之幸。」上曰：「外道諸郡多得雨，聞淮

間亦得雨，敵人亦漸退，果否？」奏云：「近聞淮甸得雨，敵人以是欲避。但繼今明詔邊臣嚴飭備禦，防其叵測。」上曰：「須嚴備禦。」上問：「近日罷官場，市物如何？」奏云：「向來物價騰踴，置場以平之，不爲無補。今罷之，亦使民不倦之意。」上曰：「只要民便。」上問：「比來米價與外方如何？」奏云：「此間升斗寬餘，實則價廉于外郡。」上又問：「此間楮價與外方如何？」奏云：「外方舊楮率是六十左右價。今若只據此，聽民自低昂，固亦無慮。但恐邦費方殷，則不可不熟議所以重楮。」上曰：「如何？」奏云：「不必言秤提，只是公家二稅常常收用會子，出納一體而行。如此，則楮以用而重，其取信當自公府始。」上曰是。上又問：「近來監司郡守得人否？」奏云：「近來所謂風采廉靖，間不乏人。然比年積習姑息，鮮有按發貪暴，所以上有仁心仁聞而民未必盡被其澤。」上曰：「是如此。」上問黃壯猷，奏云：「臣頃待罪越幕，黃壯猷爲帥，見其寬和簡靖，得帥守之體。所至皆與民宜，且不求赫赫之聲，良吏也。」上曰是。上問：「史巖之奏減和買濟事否？」奏云：「東浙困於和買之難供，故越民之瘠久矣。若歲歲蠲減，足以蘇救中下之戶。況越之氣數千載一遇，挺生聖人，常宜有以優渥之。聞近日臺臣奏請優減和買，此事宜留聖心，常軫宵旰之懷，多方與大臣參酌，密圖利之，使經久可行，不勝越民之幸。」上又問：「黃放白催，所在州縣尚如此？」奏云：「此其欺誕成風，誠如聖訓。然其責在監司郡守。況祖宗自有已成之法，監司察郡守，郡守察縣令，不用命者必罰無赦，其有聲績者必旌別之。如此，則邇日陛下責實之政行矣。」上曰極是。中間讀《通鑑》至桓溫、蘇峻等處，上忽歎曰：「此曹無忌憚，敢相習爲逆如此！」奏云：「陛下亦知其

致此乎？」上曰：「何如？」奏云：「只是失在于不防其漸。《坤》卦履霜堅冰至之謂也。」上曰：「每事不可不防其漸，是是。」奏曰：「聖意有覺，常宜防之。」上曰：「是是是。」《樸菴集》卷一。

七月十三日進講日記

晚講，進讀《通鑑綱目》。至苻秦建元九年，彗星見，占者以爲燕當滅秦之證，陽平公融等請誅鮮卑，而堅以修德勝災言之。奏云：「苻堅好天資，司馬光取其不殺慕容垂。然初心不固，幸垂之歸至宦者之諫，則是堅前乎修德之言，徒空言爾。有空言而無實德，天變不悟，人言不卹，卒之德不修而數莫追，苻秦之亡，誰之咎哉！」上曰：「其要在修實德。」講畢，宣賜茶，上曰：「得雨濟物否？」奏云：「人苦蘊隆，物正枯槁，忽得此雨，田野間甚濟事。人皆云此雨是陛下聖心中來。」上曰：「朕甚閔雨。」奏云：「陛下有志于民如此，外間皆知陛下宮庭露禱之驗。臣不揆狂愚，於聖敬當充處，欲犯天威而言之。」上曰：「如何？試言之，無害。」奏云：「陛下宮庭之敬無不感動，至施行少差處，民聽便惑，天和便傷，所以今年屢亢陽，屢煩精禱，以此見一念敬肆，天每臨之。臣前日常進故事，取仁祖皇祐二年詔，以禁內降爲請，不審曾徹天視否？」上曰：「朕見了，此意甚好。但內間有例則行，無例則不行。」奏云：「此例可行若不可行，則仁祖何爲專降詔？陛下天資學力，可爲仁祖，惟在取法爾。」上曰：「當法仁祖。」奏云：「須是真實取法。」上曰善。奏云：「臣常讀

《易》：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蓋凡事順理，皆是靠實，天且不違，人烏得而不孚！」上曰：「凡事當順理。今後內降，令大臣繳奏。」奏云：「願陛下常常記省玉音，足以慰仁祖在天之靈。陛下此時此心，足與天通。況積忱祈禱，天未嘗不應，正緣是天之子，通天最易，他人如何便能通？凡二帝三皇所已行，皆順理者也；後世亂亡之鑑，皆逆理者也。臣願陛下精察逆順之間，法帝王之所行，必崇儉去奢，必居敬勝怠，必持重矯輕，常兢業憂勤，以持此心。如事變狎至之時，實不外乎聖心純忱之運。」上曰：「誠敬處是有感召。」奏云：「陛下既於此常得力，惟日持此之敬，務修實德。」上曰：「善，敬當行之。」又奏云：「《洪範》曰：『肅，時雨若。』肅與敬若不同，然敬主心而言，肅主貌而言。惟整齊嚴肅于外，可以保衛持養于內。繼自今一笑顰舉動之必肅，以至于宮庭隱微，無往而不肅。如此，則人心信而天意順，自然時和歲豐。今日時事雖多可憂，然每於築底處常有一綫生意，正以陛下有可爲之資，又有爲善之心，要必以肅敬夾持，則内外交養之道得矣。」上曰：「外肅則內敬，内外夾持，誠如此。」奏云：「陛下之言及此，非聖學得力而何？惟願陛下常謹念頭，勿令寬縱，則無不敬矣。臣何人，叨陛下科第過分，自唱名以至今，惴惴恐懼，不敢放寬念慮。臣監今習俗，刻苦自持，不飲酒，不置婢，不爲世俗貨利之私，正恐志念紛雜，無以報陛下恩德。臣幸侍清光，得吐愚悃，死亦榮矣。臣當此亢陽，日日蔬飯，祝天默禱，以贊陛下閔雨之敬，他日當致身以報陛下。惟陛下體臣之愚忠而充聖心之真敬，宗社幸甚。」上曰：「甚善甚善！」《樸菴集》卷一。

甲辰九月十六日進講日記

晚講，讀《通鑑綱目》，至謝安興宮室之役，王彪之勸以時方多故，不當窮奢極侈。奏以爲：「自古之時，君臣上下皆當以土木之役爲戒，蓋惟痛加節儉，則可以少紓國力。當時謝安能受彪之之言，終其身不敢興役，晉之君臣皆能受諫，亦可爲法。」上曰是。講畢賜茶，上問：「邊境莫少動否？」奏云：「臣不知其如何，聞朝廷見措置備禦，陛下宜常告戒將帥，嚴備要害。」上曰：「當如此。」上問：「史嵩之起復如何？」奏云：「陛下以爲如何？」上曰：「從權爾。」奏曰：「此命出于陛下之心乎？出于大臣之心乎？」上曰：「出于朕意。朕以國家多事，用祖宗典故起之。三學上書，卿曾見否？」奏云：「聞有此書，尚未之見。」上曰：「人言太甚。」奏云：「此謂草茅敢言天下事。然而端憂居家，禮之常也；徇國赴急，禮之變也。禮須要度宜，只緣陛下出命太早，所以啓人之疑，惟在陛下優容之。陸贄曰：『諫者多彰，我之能好；諫者直表，我之能容。』陛下容度天寬，想不待臣有言。」上曰：「朕自當優容之，但邊事亦罕有熟者，史嵩之久在邊間，是以起復。」奏云：「陛下閱時多艱，眷倚如此。但愛人以德，亦須相時緩急爲命之遲速，使人知嵩之之所以起復者，非出于嵩之之心，是必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今億兆萬姓生靈之命全在陛下之手，要當真重謹審，觀時察理，勿抑人言，靜以處之。」上曰：「極是。」奏云：「臣何人，濫員經筵，日侍清光，

慚無補報。然間有當殫竭愚慮，可以裨益聖德者，未嘗不懇懇切切以告陛下。」上曰：「凡事正賴規益。」奏云：「今時事多艱，要培植人材，蒐舉遺逸，以備中外緩急之用。審定國本，在蚤諭教，以係社稷生靈之命，繼此須與近臣商量。以此二事爲急務。然必清明此心，動息以對越爲事。所謂一陟一降，在帝左右，早夜兢兢，祈天永命。」上曰：「當祈天永命。」奏云：「臣書生狂瞽，每因聖問，不覺僭躐，惟陛下矜赦。」上曰：「卿此意甚善甚善。」《樸菴集》卷一。

十月內進講日記

晚講，賜茶後，上曰：「近日雷發非時，朕甚憂之。」奏云：「都人皆言陛下宮庭聞雷聲之時，焚香露禱，欲以銷變，莫不舉手加額，以爲陛下敬謹天戒如此。聞有詔許臣僚言事，訪求闕失甚至。臣于此竊謂凡人事之所當修者，汲汲修飭，以實應天可也。」上曰：「最是連日雷聲甚厲，亦甚罕見，極是可憂，不知何以消變？」奏云：「臣累日懷憂，思所以告陛下而莫得其說，因以時事而參之《易》。陛下以《乾》健九五之君，不可無《坤》順六二大臣之助。乾者天也，雷者天之命令也；坤者地也，十月爲坤，十一月爲復，雷在地中，復之前也。」上曰：「冬至陽生則爲復。」奏云：「今陽發於未復之先，何也？蓋自陛下頒起復大臣之命，士論紛紛，所以上干天和。以人臣之告陛下者未足，故天從而譴告之也。」上曰：「昨來所以出命者，謂可以安人心，今乃如此。」奏云：「正緣是人心天

理不可泯滅，陛下謂此可以安人心，則失之矣。」口奏云云。上曰：「誠失矣，今邊頭又頗急，天戒又如此，奈何？」奏云：「謀于前者不可悔，應于後者猶可爲。邊患不足深慮，綱常不立，則是吾國先自敗矣。臣願陛下觀天之意，玩《易》之幾，自上而下，莫不兢兢業業，爲一日二日萬幾之慮。蓋幾者動之微，不可不自微而謹之。」上曰：「凡事不可不謹其微。」奏云：「聖意既知如此，繼今雖微必敬，于區處國事處須潛意靜慮，審訂而後出命。或區處微有過差，則不遠而復，當于念慮謀爲之間，緊救其過，不待形之事爲，徒致人言紛紛，其勢將至于頻復而無救。而況于迷復而不知悔，人言何以塞，天和何以致？此又幾微之所當謹者，自今無忽可也。」上首肯曰：「是是。」上曰：「邊報亦頗亟，卿聞之否？」奏云：「日來亦聞說有警報。」上曰：「今又值天變，殊可爲憂。」奏云：「天以非時之雷警告陛下者，是仁愛之真心，欲吾國之君臣上下痛自刻厲，交修人事，以答其戒。而敵國外患，自古惟慮其無爾。適來臣於講筵讀苻秦傾國之師欲以圖晉，而秦之朝野皆言晉不可伐，陽平公融亦諫曰：『國之存亡係賢人之用舍，晉有謝宣、桓冲輩，何爲伐之？』堅不能聽，而自取滅亡。故臣以爲不必深慮者，此其鑑也。所可慮者，吾國之人事當修，未能極痛切交修之誠，則無以悅人心而解天意，外患乘釁而滋爾。」上曰：「今邊事既急，天變如此，直是可慮。」奏云：「誠如聖諭。然聖人觀天時以盡人事，生意蓋未嘗息也。十月爲坤，天地閉塞而成冬。然物無終剥之理，陽有復生之漸。今雷動於未復之先，既以驗命令輕出之證，然爲之計，正當玩《復》之義，上下講求克己復禮之復，相與克去己私，復還天理，挽回世道，求所以致泰。」上曰：「何以致泰？」奏云：「惟願陛下深思

克己私、復天理之義，日與二三大臣玩《易》之《泰》，誠心必開，公道必布，君子必進，小人必退。以包荒之量容物，以馮河之勇革弊，以不遐遺之氣象號召天下之賢俊，培養萃聚于本朝，以爲內治彊盛尊安之道。又必消亡其所謂朋比之私，主于得，尚于中行，相與納舉世於皇極大中之道而後已。陛下誠懇切有意於此，二三大臣誠刻厲贊助於此，則天地之一泰，特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之心而已。」上曰：「卿之言甚善。」奏云：「臣拳拳憂愛，日夜念此，幸因聖問，不覺言多，惟陛下矜赦。」上曰：「不妨，正要卿說。」《樸菴集》卷一。

十二月十八日進講日記

晚講，讀藝祖乾德三年詔：及第進士不得呼知舉爲師門、恩門，及自稱曰門生。因奏云：「此藝祖正人心、救習俗之大者也。」上曰：「人心不正，莫甚于今日，只緣知有私恩而已。」奏云：「今陛下作新有詔，士大夫當知革心易行。然藝祖此詔不可不申明，使士大夫知之。」讀畢賜茶，上曰：「雪後喜晴，天氣亦正，外間士論如何？」奏云：「陛下念念在于察天時，審士論，可謂善用聖心矣。臣觀前此廷麻宣布之日，瑞雪朝飛，祥曦旋吐，天日爲之開明，一冬無此好晴，所以都人懽悅，窮閭僻巷莫不以手加額。三學之士酌酒相慶，以爲政瑟方調，賢路肆闢，天意順而人心悅。繼此惟望陛下以身率臣鄰儆戒無虞。如《書》所謂『罔失法度，罔淫罔游』，以至『無怠無荒』，庶能坐格來享來王。」

之效。特在動息儆戒，充此察天時審士論之念爾。」上首肯曰：「儆戒無虞之說是。」又奏云：「一二年來，外間士論多謂丙午、丁未陽九之會，近在目前，此尤當致謹于天人相與之際，思所以潛消未形之變。其要只在堅定聖志，謹養天和，念念以祈天永命爲事。」上曰：「當修人事以應天。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也。」奏云：「聖語及此，實宗社生靈之福。然人事有本末、先後、終始之的，欲修實德以應天者，不可不於致知力行上理會。」上曰：「學問莫切於致知力行。」奏云：「《大學》格物首于意、心、身上用力，而後足以立的於國家天下。故又終之以好仁惡不仁，而嚴於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之戒。此古今治亂之明驗。蓋以國家天下之治固端本于修身，苟于知人或有不明，則末流之弊反害於其本矣。今陛下講明聖學，即明明德之事，所以作新萬化，非新民之事乎？」上曰是。奏云：「然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此是於源頭理會，惟在陛下兢兢業業，夙夜講求，盡其所謂致知力行之實可也。」上又曰：「自今力行好事，朕不敢不勉。凡於致知精密處，卿輩其勿憚規益。」奏云：「末學空疏，不足以仰裨天地之造，容臣退而舉《大學》之說以奏。」上曰：「甚好。」十一月有一講，口奏，上始決於言下，且喜而稱鄭清之、趙與權，又問相臣才德之辯。至二十八日，又問才德，始為之極力奏陳，聖意覺愈堅。

《樸菴集》卷一。

十二月二十一日進講日記

晚講賜茶畢，奏事，讀至「可慮亦今日也」，因口奏云：「作新聖化，實是講學中來，即《大學》之新民，始于明明德，然皆不可不知至善之所止。所謂定、靜、安三字，所以鎮壓萬事之紛紜；又加以慮之一字，猶見古聖于源頭理會，敬謹如此，故其效驗極於慮而後得。茲實今日圖治之要樞。」上曰：「每事當謹於措慮。卿舉《大學》以言，甚切於事理。」讀至「失位之士，料其寡謀而鮮成」，上曰：「《論語》云，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奏云：「臣之愚僭，正欲陛下定靜安慮，庶乎臨事好謀，而不苟於用心矣。臣益願陛下兢業憂勤，惟以報答天地祖宗爲心，庶乎二三大臣而下，必能更相告戒，以報答陛下爲心。」上曰：「爲治當以憂勤爲務。」奏云：「昔文武《天保》、《采薇》，治內外之詩，惟曰始於憂勤，繼以終於逸樂。以臣考文武逸樂之事，初無所載，但見其視民如傷，夙夜祇懼而已。蓋當時念念憂勤，內外順治，自無可憂之事，故知無憂即所爲逸樂也。臣螻蟻之微，每於日用動息之間以心體之，不敢故寬念慮，庶或寡過。一有寬縱，過失隨之，如不勝其憂。今陛下如以憂勤爲心，臣願聖心每於宮庭中密加體認，寧無逸樂少縱之餘？試思其氣象果爲何。若或于國事嬰拂聖心，至于夜枕不遑寧之餘，日復一日，思此氣象，必是清明在躬。此陛下之所自知而自喻者。臣愚不肖，生長貧賤，叨陛下恩數太過，念念知自刻厲，不敢忘飢寒之時。故臣願陛下憂勤克艱，儆戒罔

逸，毋忘如虞舜側微之時。陛下果持此志，日謹一日，天下向治，災異潛消，內外無患，只此便是報答天地祖宗。《大學》所謂『於戲前王不忘』，而美其盛德至善之在民也。」上曰：「卿引《大學》爲奏篇，甚有意味，自當體而行之。」讀至「任賢使能，泰道拔茅」處，上曰：「收召諸臣，外間有何說？」又曰：「杜範有來期否？」奏云：「莫不以爲今日有泰道茅茹之漸。然其間容有人望所屬，尚未招徠。」上曰：「何人？」奏云：「臣前此曾乞收召耆艾之士，如李韶諸臣，想入睿思。況諸臣久在遠外，夙有畎畝不忘之忠，凡有聞君命者，自宜踴躍就道。但杜範居天台，游侶寓苕霅，去天甚近而猶未輕出，恐遠方之士遲疑而沮。謂宜隆以趣召之禮，實四方人心幸願之至。」上首肯。讀貼黃用人置籍紀姓名，書其功過，上曰：「近日亦令置簿矣，庶有稽考。」奏云：「用人常視其所舉，如舉主賢則必引其類，此猶不可不考。至或按刺，却有公是非，須令二三大臣而下參酌書之。」上曰：「此是綜核名實之要。」奏云：「誠如聖訓。」讀第一貼黃，上曰：「此尤有補於人心風俗之大者，朕皆當付外施行。」奏云：「臣狂僭，誤蒙俞獎，容臣下殿謝恩。」《樸菴集》卷一。

十二月二十三日進講日記

晚講賜茶畢，上問：「邊頭無他警否？」奏云：「臣頗聞人言，今歲未有警急之報。況陛下已戒飭將帥嚴固備禦，以防叵測。此其責全在邊臣，惟時謹飭之，幸甚。」上曰是。上又問：「外間士論

有何說？」奏云：「但見士論驚喜陛下朝而易四臺諫，恰在百僚行香藝祖殿之時，皆曰陛下英明，即藝祖之復見也。」上曰：「緣此曹積欺之深。」奏云：「四人者，人品善惡若不同。惟陛下能察其欺而警厲一番，自此人皆知有陛下。」上曰：「此曹不知有朕。」奏云：「只緣是患失之心重。臣昨奏疏已僭及之，首乞陛下愛惜民彝，爲嵩之愛惜名節，不知臣者反以臣爲非。今嵩之奏敵人退遁，則成就其終喪之禮，可以爲聖代綱常之慶。」上曰：「昨卿所奏皆是，朕亦深知卿之忠。」奏云：「臣狂瞽愚慮，早夜感念陛下恩德，雖糜殞以報陛下，乃臣之職分當然。臣每欽歎陛下有可爲之資，外間傳說陛下自嵩之以憂去後，却甘攻苦，不喜飲酒，蚤夜以國家事上關聖心。」上曰：「國家事直是關心。」奏云：「陛下充此聖心，堅苦刻厲，力行好事，理國靖邊，常以怠忽爲戒。」此處更有口奏云云，上首肯。一二年將有太平之望。如此，則雖近於丙午、丁未陽九之會，將見以力行好事消壓于無形之中。全在陛下大有爲而已，尚何外患之足慮！」又口奏云云，上亦首肯。上曰：「此事又全要卿等規益。」奏云：「臣無能規益，惟幸陛下悔悟起復之命，此亦不遠而復之機也。由此域而克己私，復天理，由復之德以開泰之道，進君子，退小人，號召天下之賢，使茅茹彙征，聚于本朝，以尊彊中國之勢可也。今人情每皇皇然望於陛下者，無不曰中書事權，未有所歸。人主職論相，如臣昨來所奏，乞參酌內外執政之賢，豈無簡在聖心者？所宜速頒爰立之命，使遠人驩傳中國已相司馬，自然相戒，不敢開邊。臣嘗觀端平初年，亦是興治之良機，惜乎失在於開邊。今在陛下以邊患爲慮，今日邊備，當爲可久之計。」上曰：「爲今之計何先？」奏云：「適來講藝祖安制三邊，兵皆統於密院。其要須增重樞庭之選，莫

若舉任邊閫有聲望之重臣爲緩急之倚仗；其次莫急於布詔諄勤，懇惻開諭將帥士卒與義勇土豪之心，欠缺者補之，怨望者慰之，流離者招之，一意務在於靖邊，謹固封守。如漢之禦邊，驅之出塞，使勿犯吾境。歲歲以此定功賞，庶有以感動兵民之心，保境安邊之良策也。」上首肯。《樸菴集》卷一。

全宋文卷七七五七

徐元杰 一四

乙巳正月二十四日進講日記

晚講賜茶後，上曰：「連日以來，氣候方正。」奏云：「天時實與人事相表裏。庚戌之雷，頗覺震厲，自陛下惕然知懼，避殿減膳，詔求直言，修德應天，隨有感應。是以望月當蝕，雲隱不見，與不蝕同，此一驗也。時當孟享，連日陰雨，聞玉音有曰：『尊祖，重事也，雖雨亦當出。』癸丑，車駕出，豁然清明，都人大悅。次日又雨。此非再驗乎？以此見天人相與如此其近。」上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驗也。」奏云：「聖意知其驗之真的，足以見陛下爲天之子，心與天通。所謂動靜陟降，皆當在帝左右，凡一舉動，凡一施行，凡一進退人才之際，皆當上體天心。」上曰是。又曰：「近日除授如何？」奏云：「合人望者固多，然亦間有不滿人意者。臣以時考之，便覺天象陰晦。臣願陛下繼今以往，須以天之心爲心，只是至公無私。然却要與大臣參訂公論，不可信左右之言。孟子所謂國

人皆曰可然後察之，而不以左右曰可、諸大夫曰可而遽輕信。蓋自《洪範》觀之，七稽疑一疇，先謀之於心而後考之卜筮，參之卿士，又必合庶民之從而後謂之大同。此今日所當深察者。蓋聖化方新，每事不可不副人望，纔拂人望，便拂天心。臣每奏丙丁陽九之會近在目前，此君臣上下極力交修人事以應天戒，庶幾銷變於未形。」上曰：「是當於未形圖之。」又奏云：「今日先務，只是修己任人是第一事，不可苟也。」上曰：「人已要交修實德。」奏云：「就此而論，先修己之實德，則可感人。」上曰：「此全在卿等規益。」又奏云：「臣愚不肖，不足以仰裨聖德。但日夜切心，凡於正主庇民處，不敢不極思而言。臣有十二字爲陛下獻。」上曰：「如何？」奏云：「咨訪廣，識認真，發用審，把握定。」上應聲曰：「咨訪廣，識認真，發用審，把握定。」誦一二遍。又奏：「此即《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大意。」上曰是。又奏：「《中庸》所謂『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此是言人主天資之聖。至於下四句，即是學力所充，不過仁義禮智四字而已。」上曰：「如何？」奏云：「寬裕溫柔是仁。」上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是仁。」奏云：「發強剛毅是義。」上曰：「發強剛毅足以有執，是義。」又奏云：「下二句是禮、智。」上曰：「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是禮、智。」奏云：「聖學講明已熟，然四端不言信，信是有諸己。今此四句皆言『足以有』三字。」上曰：「有諸己之謂信。」奏云：「聖學高明，識認已真。自今須廣咨訪，每事要識認真，隨所發用，不可不審。庶無悔吝，不招外侮。然又要常體至公無私之道，把握教定。」上曰：「極是極是！」《棣

堃集》卷二。

月日進講日記

講「君子不重則不威」章，講訖奏云：「此雖聖人爲學者而言，然於人主之學，亦當重於舉措，隨事矯枉，庶幾主威不褻。聖學知止而有定，尤必忠信務實，取直諒多聞之益，使動必諫正其過，庶乎知過則勿憚改矣。」《樸菴集》卷二。

月日進講日記

講「慎終追遠」章畢，奏云：「在人主則爲繼志述事之孝。近聞玉音俞講臣之請，將追配寧考於明堂，此其事也。」上曰：「所當追配。」奏云：「臣因是興念，成就君德，責成講筵，敢忌狂僭，敬誦寧考三十年中外寧謐之治，乞賜取法，充廣而力行之。」上曰：「如何？」奏云：「寧考有敬、仁、勤、儉四德，終始如一，貫徹天地。」上曰：「寧考是敬、仁、勤、儉，當知取法。」奏云：「陛下既知追配，又知取法，必真體實踐，以充其四德之全。如敬則無時無處罔敢慢易，則爲真敬。如仁是根於陛下之天性，然每於舉措間，或稍有害於仁處，欲乞反觀內省，克己復禮，滿腔惻隱，流動及物，則爲至仁。如勤當如堯舜之無怠無荒，兢業萬幾，以至無教逸欲等戒，皆當充之以憂勤之常。如儉則

必法大禹之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克儉於家，而凡百日用必簡寡朴實，勿妄費，勿濫予，隨事謹節，而後儉德爲益充。如此，則於寧考之四德增光而盡美；如此，則追配之典名實俱稱。臣何人，叨塵勸講，日夜措心積慮，惟欲隨所讀誦，凡可以爲陛下聖德廣充者，不敢諱避而不之告。惟陛下赦臣之狂僭。」上曰：「卿此意甚善甚善。」宣賜茶後，上問外間之事。奏云：「臣無他所聞，但是雨未沾足，將恐田功壞於垂成。」上問內郡與外郡相去如何，奏云：「外郡合一道所收，不如浙一州之稔。諺言：『蘇湖熟，天下足。』」臣用是乞陛下益持閔雨初心之敬，不患不感應通洽。」上曰：「朕甚閔雨，何事當行？」奏云：「若應天以實，如審刑寬租，固已行之。然念二三大臣憂邊思職，勤勞王家，如國計之經理有緒，人物之劑量惟均，但聞中外頗以人才乏使爲慮。如振淹拔滯，審而用之，其已用者因名責實；退黜貪暴，使臺諫監司廣耳目，嚴按察，便是應以實。此事乞詔二三大臣推行之。然至於積忱召和，必須陛下憂勤有常，則何事不濟？臣所謂憂勤者，非謂以惱懷爲憂，以疲精爲勤。但憂先於事，然後無憂，每事精勤，自無廢事。如此則舉動無悔吝，無悔吝便無憂慮。文武終於逸樂者非他有樂也，無憂慮、無患難，聖心凝然，逸樂在其中矣。」上曰：「無憂慮則無患難，此意是。」又奏云：「近日待罪殿廬，讀奏，有一卷云天地間事皆臣下相先贊助，獨憂勤一事，非陛下自勇爲之以率臣工則不可。此意甚可取，因敢以告。」上曰：「說得極是極是。」《樸菴集》卷二。

月日進講日記

早講，侍讀奏李泌言一相處，讀後，奏云云。上曰：「宰相無所不統，全要協心。」讀李泌救太子處，奏云云。上曰：「天下事即是家事，全要有人正救。」賜茶後，上曰：「邊事如何？」侍讀奏前日李曾伯所奏云云。上曰：「年年被他苦。聞今年頭勢頗甚，如何？」侍讀奏云云。上曰：「是如此。」侍讀奏云云。上因問趙葵來期，奏云云。侍讀又奏孟之紀閣職事云云。上曰：「昨來已嘗出命，今有此闕否？」侍讀奏云：「今日正是上當求下之時。臣昨見之紀來相見，其人亦自可用。」上曰：「却當與丞相商量，但恐此等又有援例者。」侍讀奏云：「向來有朱揚祖發舉後召試例。」某同奏云：「嘗聽其語言頗不碌碌，若加旌別之，亦是鼓舞邊將之事。」上曰：「是如此。若果有此例，當與大臣商略行之。」又同奏云：「人主用人，只要當其材。此係鼓舞微權，似不必以例爲拘。但得御筆判斷，後不爲例，他人何敢援以爲例？」上曰：「是須要說後不爲例。」侍讀又奏：「日來稍缺雨，乞精加祈禱，併邊事保禳。」上曰：「果是缺雨。今正是布種時，便當祈禱，邊事併須保禳。」奏云：「聖念及此，自當隨禱輒應。」《樸菴集》卷二。

二月十一日進講日記

侍讀退，某進前奏：「臣叨恩過分，每懷憂愛，茲有冒犯天聽之奏。」上曰：「何如？」奏云：「每侍緝熙，見陛下常以邊事爲念，此真得思患豫防之意。臣竊謂此邊之將帥責也，常常要戒飭將帥相時飭備，必明間諜，必嚴捍禦，示之以信賞必罰之令，大槩要內外相照應。此是臣下之責也，在陛下固不可不慮，然亦不可過爲之慮。以今年比去年，皆是二月間動，不過爭數日爾。」上曰：「去年亦是二月間，今年只是多得四五日。」奏云：「且如去年，亦是二月間，邊人來侵掠，後來擾擾，直至五六月，亦間喪師，亦頗費用，且水路不通，糧道皆絕。其時視聽壅於上聞，不甚欲陛下知之。今聖斷英明，上下之情畢達。」上曰：「所喜者上下之情通達。」奏云：「凡有小警，陛下必知之。又喜壽城頗有餘糧，但欲謹固城守，勿使衝突。」上曰：「去歲是如此，今聞有餘糧，全要保固城守。」奏云：「臣愚以爲繼此豈無邊人侵掠之報？陛下當壓之以鎮靜，勿過爲憂。惟日嚴飭備禦，信賞必罰，以令將帥。」上曰：「是是。」奏云：「臣之惓惓憂愛，惟願陛下蚤夜以金玉聖躬祈天永命爲事，常要聖心與天爲一，每事必自有感動。若禦備，只要得人。今最先者，莫若嚴行催趣趙葵之來。彼諂邊間情僞，緩急自可倚仗，且不必徒過於憂。」上曰：「是是，當趣召其來。」《樸菴集》卷二。

三月十九日進講日記

侍讀奏陸贄論馭將處，言：「將之可用者必難馭，將之易馭者未必可用。」上曰：「此要馭得其道爾。」侍讀又奏云：「此是就將上說如此，若求諸三代，自有樣子。如文武治內外，見於《天保》、《采薇》之諸詩云云。又如周宣王內修外攘，當時命將云云。任賢使能，卒成中興之治者，皆是好樣子。此又是政事內治上說，不專在馭上而已。」上曰：「凡朝廷措置得宜處，必自有以服將帥士卒之心。」侍讀奏陸贄論財計及裴延齡處，奏云：「生財有大道，《易·繫》論財必以仁對言，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上隨應聲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侍讀奏曰：「此是言聖人生財之道也。《大學》言財必以德對，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曰仁曰德，是聖人感通天地之大本。直是德能召和，故年穀豐登，極而至於庶草蕃蕪云云。」上曰：「德和則天地之和應，凡物皆成。」侍讀又奏：「若非修德召和則云云。」上曰：「卿之此言極是。」賜茶後，上問邊頭小捷，侍讀奏云云。上問趙葵來期，侍讀奏云云。上曰：「兵機自當專委之。」上顧盼，某接奏云：「趙葵畢竟久在邊間，與將帥士卒頗相諳。若闔外之事，專留其人於廟朝以備咨訪，臣知其家世忠實可託。」上曰：「是如此。」侍讀奏云云。上曰：「朕知卿之忠。」又奏云：「臣無他，惟知一心以事陛下，蚤夜勉竭，以贊助二揆及時辦事爾，外無他心。」上曰：「卿實無他。」侍讀又奏云：「臣憂思國事，常苦多病，又度

時不容不亟引去。欲乞陛下畀小壘以便休養計。」上曰：「何爲如此說？正欲卿在此勉贊國事，不消如此說。」上又顧盼，問如何。某奏云：「希至以對越爲心，凡事有當責任，雖晝夜疲神，可以上報聖君，下贊大臣者，不憚勞瘁。若希至去留，實關國事之重輕，惟陛下察其心而勉留之。」上曰：「是自當如此，不必說去。」侍讀又奏云云。上曰：「不可。朕甚知卿之忠實無他。」某講《春秋》螟處，奏云：「聖人作《春秋》，示萬世以遇災知懼之道，雖一螟之害苗，必謹書之，其視王安石所謂不必論奏災異者，豈不爲人主玩法之失？陛下聖明，超於古昔，往歲聲安石之罪，在天變不足畏之言，可謂知畏天矣。凡前後天心之仁愛陛下者，陛下戒慎恐懼，應天以德，當屢有感格之效。」上曰：「朕畏天威，恐懼修省，不敢不勉。」奏云：「此是言致災之變而及此。若《春秋》所以書吳楚之事，臣嘗屢奏矣。陛下虚心無我，不諱苦口，每每訪問，凡邊境小警，陛下必憂形玉色。臣無能爲役，上則勸陛下修德以應天，下則勸陛下修德以來遠人。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蓋法家拂士隨事苦口以切諫，多是撻拂人主之心。然能救過於未然，消患於無形，人主明足以知之，故以法家拂士爲至寶。」上曰：「有天下者，是不可一日無法家拂士。」奏云：「陛下高明，審察此意。然能受盡言必當盡見諸行事。」上曰是。奏云：「至如『出則無敵國外患，國恒亡』者，以見自古有王國則有分土，人主撫萬方而莅中國，其位曰大寶，其貴則無倫無敵。孟子特慮出無外患則矯侈易生，玩忽隨之，非所以保天下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曰：「所謂外患不足慮，法家拂士不可無，實賴卿等規益。」又奏云：「陛下心與天通，方春缺雨，勤心精

禱，甘雨隨降。此足以見陛下積誠感動之實。」上曰：「且喜得雨，聞邊方亦得此雨，却濟事。朕夙夜畏天之威，不敢不勉。」又奏云：「近日邊頭間小捷，亦足以少寬陛下憂顧。」上曰：「近得小捷，未知此去如何。」奏云：「然不可不戒飭將帥常常飭備，不可以小捷而遽喜。臣前日懇惻告于二相，乞因遣人錫賚將士，選擇忠實勇果之士，作一名色，委任於淮，專令采探敵情之叵測，或恐緩急不以實聞，則專令其五日一次遣報來。須是令邊卒精密間諜，欲得其真實有警無警之報，庶幾有無皆不敢欺也。」上曰：「極是極是。」奏云：「陛下臨朝與大臣言之。」上曰：「當與之言。」《樸菴集》卷二。

五月初四日進講日記

趙給事讀《春秋》畢，奏云：「《春秋》一書，所關甚大，或只理會得一句兩句，亦足以裨益君德。今以徹章太迫，讀之頗多，深懼無補聖德之萬一。」上曰：「此書誠關係甚大，正賴規益朕德，徹章却是近了。」賜茶訖，上曰：「昨日卿繳奏李曾伯乞宣諭事甚佳。」某奏云：「臣濫員封駁，不敢不爲陛下扶持綱紀。如李曾伯者，丐去俟命可也，却擅以牌印付張筭等。張筭等請命于朝可也，胡爲遽受牌印？」上曰：「卿等以正紀綱爲事，甚忠於國家，此意甚善。但前日恩數與諸閫並行，況是未曾選擇得人以代之，所以未欲收其恩命。」奏云：「臣等大意只是欲正體統，却不是必欲陛下收其恩命。不過欲借此施行警張筭以厲其餘，庶幾綱紀可正。」趙給事奏云云，若借此二人施行，正所謂攻

瑕則堅者瑕。又云云。上曰：「如此施行，誠是可以正綱紀。但欲少留曾伯在彼，且寬容，如何？」某奏云：「臣奏只是乞取法高宗宣諭邊臣之大意，以趙希堊一疏取自御批，降示曾伯。緣其已釋牌印，庶可藉此取回。其留之亦甚明白正大，却非必欲奪其恩數也。」上曰：「已與大臣言之，以卿等二劄轉諭曾伯。大臣欲令袁應老錄去示之，如何？」某與給事同聲奏云：「如此行，但不明白正大，亦不足以正紀綱，恐自此轉相效尤，養成姑息之患，將有不可深救者。」上曰：「年來中外難得其人，前次孟珙以牌印交與以次官，頗費區處。」某奏云：「曾伯正是效尤，若更憚於降詔警諭之，自此節節效尤，轉見無策。然孟珙武臣也，聞是窘於奏請多不得報。近日朝廷應接東淮，頗無欠缺，何緣如此？況曾伯等文臣也，既皆讀書，其取恩數亦甚多，當以陛下恩命爲重可也。」上曰：「他既讀書來，卿等以是責之誠是。」又與給事同奏云：「陛下若降詔以警諭之，彼亦必知愧悔，惟明命是聽矣。」上首肯曰：「當諭之，當諭之。」給事起身奏云云，上再三首肯。給事又奏云：「李曾伯却讀書，其舉措乃如此。張筭等不得朝廷之命，頓交牌印，臣所謂攻瑕則堅者瑕，必借此二人稍有施行，其他將佐莫不知懼云云。此事在朝廷處置得宜，庶有以服其心。」上曰：「當與大臣言之。」給事執所錄昨與丞相簡子奏云：「臣昨來封駁之時，便以簡告大臣。簡內區處頗覺詳悉。大臣俄頃間便答回，竟不曾獲徹聖覽。」上曰：「朕未及見。」給事捧奏云：「臣已錄簡子之語在此，陛下特賜聖覽，始知臣區處纖悉，盡在此簡。」遂以此簡實御座後退。某奏云：「臣屢常爲陛下言徐霖之精忠遠識，大臣前日共聞陛下聖明英斷，特出御筆召試，可謂殊特不次之盛典。通國上下，若遠若近，聞知莫不舉手加額曰：

『聖明超越用人，一舉而數美備。』不但足以感士大夫之望，亦真足以寒奸邪之膽而厲忠直之節。」上曰：「朕超躡而試之，正欲激厲士大夫爾。」又奏云：「臣前日應詔薦人，有盧鉞者，亦有愛君憂國之忠。去年當嵩之起復之日，盧鉞首唱大義，率學校之士，以明正人倫爲說，抗疏天闕，其辭懇切，至今猶可覆也。未幾，學校相繼言之，見趣大略與徐霖同。今方待教官遠次，臣欲乞俟京教有缺，及早差擢，是亦竦人觀聽者也。」上曰：「盧鉞今何在？」奏云：「臣昨聞其往四明，觀彼中士大夫之所爲，歸則痛哭流涕。」上曰：「他到四明來，今在何處？」奏云：「此人家本三山，少失怙恃。今貧而無家可歸，聞往吳江娶妻就贅。」上曰：「今却在吳江。」奏云：「陛下邇日收召涂巽揚，此人極忠朴。昨睹其奏疏，亦甚忠切。但近日大臣在告，至今尚未見除目。臣乞陛下以此二事與大臣言之。」上首肯。又因奏：「遇災知懼，蓋爲常人之心皆與天通，人主爲天之子，一有警省，最易感動。臣觀陛下每遇災知懼，天變遂弭。近日方見陛下閔時播種，有意禱雨，便喜甘雨應時。」上曰：「最喜得雨，此甚濟事。」奏云：「以此見陛下聖心純一，有感必通。更願陛下動息持敬，常如對越在天之時云云。」上曰：「朕夙夜畏天之威，不敢不勉。」因及金星晝見，乞上精修實德，上曰：「當如此。」上從容問及近日學校之事，奏云：「從來學校士習，浮薄重厚，色色有之。其間一士因酒後失檢於外，通川楊瑾申來學省以及廟朝，省劄下學問其人。前學官遣人追請，方回齋，及行規罰，諸生輕易，薄暮羣聚冠帶而來。固是急同舍之義，但不思有駭觀聽。」上又問後來如何，奏云：「只是以道理曉之，欲稍正規矩，不敢曲徇其請。」上曰：「處得極是。若苟徇則規矩愈不可立。」《樸菴集》卷二。

二十七日進講日記

侍讀因讀陸贄奏議說信任之偏處，奏云：「德宗多猜忌，當奉天多事之時，能用一陸贄」云云。上曰：「若能終始信任得過，不必猜忌，德宗却自甚好。」讀范祖禹論裴延齡處，奏云：「延齡奸邪如此，當時無一人敢說他，獨有一陸贄直言無隱，帝反疑之。然亦非不知裴延齡之奸，而終蔽之」云云。上曰：「畢竟是他容易欺得。」賜茶後，上問得雨可喜，邊頭得雨河道通。侍讀奏云云。上曰：「敵人退後，聞尚有游騎往來。」侍讀奏云云。上曰：「今回却能以少擊衆。」侍讀奏云：「聞只是兩百餘人去要截擊之，便自獲捷。以此見尋常不曾抵敵他。」上曰：「纔是不抵敵，彼何所忌憚！」侍讀奏云云。上曰：「此全要將士用命。」奏云云。侍讀退，某直前奏云：「臣有冒犯天畏之請。」上曰：「如何？」奏云：「侍御劉漢弼一生清苦，其忠純直可對越。歷官寢窮，一貧赤立，今則身後良可哀憫。」上曰：「他是清苦，又極忠純，朕甚念之。今葬事如何？」奏云：「臣不揆犯分，正欲陳奏其死無以葬之大略。」上曰：「欲如何行？」奏云：「昨來垂沒之頃，聞其感刻陛下賜藥物等，涕淚而斃。繼常蒙聖恩有所宣賜，幸而僅周輿櫬以歸。」上曰：「今當如何？」奏云：「臣聞於條合得賻贈銀絹，但是近例折支，所得極不多。臣所奏欲乞支本色，容可周其葬事。」上曰：「此屬戶部。」奏云：「正欲乞行下戶部。」上曰：「他直是貧，恐無人應辦。」奏云：「陛下惻然興憐，以至問及應

辦。凡爲陛下之臣子，當若何致身以報稱！」上曰：「此甚可念。」奏云：「臣欲乞劄下紹興府隨宜周助其葬，此則聖恩昭天漏泉之極功也。」出劄子置榻上，奏云：「臣不敢讀奏，乞陛下降旨施行。」上曰「是是」，別無說。奏云：「前日臣不揆狂愚，因進故事，冒干天聽，乞宣諭大臣同心濟謀。蒙聖恩采取施行，臣不任感天荷聖之至。」上曰：「前日故事說是極是，中間亦甚切。今日邊防國用正是緊要。」奏云：「誠如聖諭。但邊防國用皆要得人，皆要責實。」上曰：「今日全要得人責實。」奏云：「邊防要選擇文武知勇之士，自令丞而上，節節培養，以至郡守監司，各欲備緩急采擇。又如國用，全要得才藝有計畫之士。須自作邑有聲稱、爲倅善佐郡，搜求儲用，以至朝士之未甚顯者，多方遴選，常得十數人以備司存，然後擇一有心力、能制國用之人以總其權。此却全要大臣逐節商量，把作課程，日日理會。」上曰：「要日日理會。」又奏云：「邊防、國用，二者實相脉絡，今不可以敵人少退而不疾速講究，以爲備禦之重事。」上曰：「此誠不可緩。」上又曰：「今日鹽課如何？」又奏云：「今日以趙隆孫任其責，漸有通變之緒。但私販多是權門勢家爲之，官鹽所以積滯。此亦有說，前日趙以夫內引所奏已詳及之云云。此若利歸國家，其助不少。」又奏云：「今日若得一總國用之人，以其營私之計取而爲辦公之謀，此是歲計之大者，不可不理會。糴本實在其中，向來鹽一袋易米二十石，若責任有人，則糴事不煩朝廷區處。此宜疾速講究。」上曰：「是是。」奏云：「此是說鹽事，又如茶引、如牙契、如商稅、如僧牒，須是一一區處，莫不要人理會」云云。上曰：「如此極是。」奏云：「此亦須與大臣細密審處。」上曰是。《樸菴集》卷二。

明善堂記

《大學》之明明德，必曰「止於至善」。《中庸》謂：「不明乎善，則不足以誠其身。」孟子又述《中庸》而言之，可哉？蓋子思傳孔子者也，孟子師子思者也。誠以賢愚一致，可欲之善本同也。後覺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子思、孟子可見矣。故人無有不善，而氣稟之殊分，所以有善有不善者，特覺與不覺爾。《通書》語人以誠無爲，幾善惡，是堯舜之中人心道心之界限也。堯舜之中與人同，世之人心用而道心隱，擇焉而不精，守焉而不一也。東嘉鄭君應龍所居之堂，扁曰「明善」，非直爲觀美也，揭本心之善以示觀省也。余往歲校文是邦，得君書卷，次於首選，知其爲純實之士，乃既識之，相語以善屢矣。今扁斯堂，亦既明其本然之善，豁然太虛，湛然止水，外物不得以動其心。益加學力而求造義理精微之極，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故曰：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何公卿大夫之足慕哉！子別數歲，以文藻之彥，進武勇之爵，因是以階漕牒，蓋汲汲然副其父兄責望者在是，要亦堯舜孝弟之寓也。雖然，士方窮而獨善其身，利達則聽之，故其達也必能兼善乎天下。如屑屑爲祿計，則君子之所性汨矣，何以謂之善？然則爲明善者，當何如？以《大學》之物格知至、心正意誠，極修身之功用；以《中庸》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正篤行之。規模如是，則孟子所謂可欲之善，將進之以充實光輝大化之域，而皆所自有者也。

明善之驗蓋如此。子求余記，辭不獲已，納約自牖，因其本善之明而寓朋友責善之道，故詳複以告。子其懋敬之哉！《樸菴集》卷一〇。

永豐縣仁政樓記

仁政樓者，經界圖籍登藏之所也。經界顛末，湯侯紀之悉矣。樓既成，邑令何君克忠復屬余以記。奚用若是贅哉！雖然，令之心甚仁，令之慮甚遠也。古制久壞，脩復良難。版籍實繁，豪強惡其害己，多術以去其籍，詭寄欺隱，文不足徵。常賦失額，泛泛然征督於民，由是令之仁心不得達，救過不給，鮮克有終，類有邑不可爲之嘆。是豈終不可爲哉？善爲政者，非必人人而說之；惠而不知爲政，特小惠耳。仁，人心也，爲政以仁，因所利而利之，脉絡相關，孰有甚於賦役不均之病？豈容聽其痿痺不仁哉！前乎魏令開端而不及竟，踵其後者欲舉行而訖不果。吾令始至，慨民斯瘼，知己隱憂，相與語於交際之初，蓋益有志於版籍之修明。夫剛毅力行近仁，令之勇於有爲，視事兼月，建白當路，邑人合辭而請於郡，郡侯慨然從之，令與士民出入阡陌，殫再歲之勞以訖事。書政既成矣，籍已具矣，衆謹曰：是不可不壽其藏也。於是相地於縣樓之左，經之營之，不日成之，蓋毫分無擾於民。是不惟民歡樂之，令亦樂之矣。以六鄉五十一都之甿、五百二保之衆，正副砧基之有簿，不翅以千計。峙斯樓，貯斯籍也，司存可久，不容以湮沒也。告諸來者，知斯樓爲仁政之樓，必不肯行不仁

之政而覲顏於斯樓也，必不肯易而爲游觀憩息之地而甘心於不仁也。令之欲專紀者，亦若斯而已。雖然，令之心不以是自己者也，蓋嘗曰：「經界未足以盡仁，而行仁政者必自茲始。若夫充廣之功，則學無止法，不敢不勉。」令亦可謂仁且遠也已矣。余喜其事之濟，嘉其仁之驗，幸斯邑之得賢也，於是乎書。《樸菴集》卷一〇。

金氏三桂堂記

元氣肇判，人位三極之中，爲萬物之靈，萬物皆於我乎備。樂莫大於反身之誠，何者足爲我之累？富貴在天，澹然無容心可也。問學則不然，盡心力爲之，不至聖賢不已。古之學者專主於爲己，其用著於成物；今之學者徒急於爲人，其弊卒至於喪己，可不謹哉！吾孟子，學孔子者也，天爵、人爵之辨悉矣。世之修天爵而聽人爵者何寡歟？故以小而害大，以賤而害貴，舍梧檟而養楓棘者滔滔也。仁義禮智之根於心，每梏亡於旦晝之所爲，而夜氣不足以存，其去物一間宜矣。吁！吾孟子誨人以學問之道，必曰「求其放心」；指人以有貴於己，必曰「求其在我」。諄諄切切，委曲告語，其要則不外乎充吾愛親敬養之仁義。蓋以人之爲人，所以立天地之心者固如是夫。南浦金君隆義方教，階庭玉植，蔚乎森聳，祖孫三世，唯諾一堂，堂前桂芳，鼎鼎品列。此三桂堂所以名也，此唐人科目所以儼也，此西山夫子所以播之詩也，此靜春先生所以有冰玉切磋之益也，師友淵源所漸遠矣。爾父爾

子，格物以致其知，制外以養其內。外之榮悴，莫不有時，羣葩春妍，萬葉秋脫，金飈掃蕩之後，屹然芬鬯於巖竇之間也。桂所以有似乎君子也，故桂之貫四時也。桂之止於下而漸於上，君子之學亦無止法也。居是堂也，婉容愉色，和樂怡怡，上以奉靈椿之老，下以發桂枝之榮。其爲學也，身必三省，道必三貴，取友必三益：此古者所以爲己也。其推己也，文必三德，教必三物，扶世必三綱：此成己所以成物也。學君子之學者，以此講貫，以此體踐。言行爲壇宇，敬則其基也；文藝爲枝葉，德則其根也。自敬厥德，徹上徹下，栽培滋沃，力到功深，人盡而天明，時至而氣化，幹茂而葉敷。三科登唐，三傑用漢，植立爲三代以上人物，將見榮三釜養而吐詩書之薌，郗林不足貴，燕山不足多，詎止一門三秀而已哉！金君名衡，字平甫，一再貽書，俾識厥事。某何人，而敢當此！辭弗獲，姑誦所聞告之。《樸菴集》卷一〇。

廣信蠲糴記

食者，生民之命也，謀國者重民之命，所以壽國之命也。漢蕭何給饋餉，首入高祖以養民之一言；鄧禹說光武於軍門，亦莫急於救萬民之命。自古名臣佐命興統，先務所恃，大率如此。聖宋以仁立國，重在本根，雖艱難多事之秋，撫養百姓，不容一日緩。國祀靈長，實嘉賴之。軍興以來，調度莫繼，和糴非得已也。曩關柝不聞淮堧，京湖菽粟被野，百姓窖藏之外，樂與官爲市，沿邊屯田積

穀，又足以補餉之不給，初不以糴運爲勞。自敵人孔熾，邊境蕩析，於是專仰糴於江之南，官吏皇皇，咸負不辦之憂，田里始焦熬矣。然兵以衛民，食以養兵，量地而權其糴，瀕江帶湖之郡國固不得以辭其責。廣信，一林麓區爾，土狹而人稠，灘浚而湍激，樂歲常病於斗直之踴，公私交困於舟運之難。士大夫寓於斯，鎮於斯，密邇往來於斯，無不爲之動心；朝廷斟酌分派，視他郡亦稍異。幸而天漸悔禍，斥堠向清，年穀屢豐，糴事可以少撙，故亟弛斯郡之糴數，於此可見不得已之初心矣。淳祐改元，先弛永豐、玉山；三年，又弛鉛山、上饒。既得旨，衆譴曰：「是邦侯懇請不憚再三之力也。」侯曰：「不然。敵之貪暴，自速滅亡。吾君吾相至仁一念，上通於天，所以弭敵國外患者，法家拂士之言實行焉。爾鄉達有若都承韓公從容經筵鼎鉉間，思枌社之饑由己饑之；爾鄰壤有若檢正陳公，知此邦尤悉，相與建白廟朝，懇惻而未已；爾棠陰遺愛，有若有司袁公加惠茲土，抑亦知無不言。然則此邦受此惠，知所自來矣。」一日，屬某書之。夫蠲糴不必書也，然由四邑而盡蠲餘邑，由一郡而盡蠲他郡，彰既往而圖方來，此仁之充無窮，不書得乎？侯鄞川趙公，以太府寺丞出守云。《樸菴集》卷一〇。

洪慶庵記

俞姓本系出周厲王，春秋時爲鄭公族。自莊公六傳至文公，娶於蘇，生公子俞彌，姓始於此，爲

河間望。《史記》有俞跗，漢有俞春，晉有俞縱，唐有俞文俊。後益衍茂，處於杭、歙、嚴、鄴，莫可盡考。故宣義郎、賜緋魚袋諱某字國卿者，偕弟某事親以孝，爲鄉閭所稱。某字通父，以咸淳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一)，葬金吾山下柳屯田故居之側，築屋而庵，名曰洪慶，有永平鄉田六百束以贍庵守，有周安鄉田二百七十秤以奉祭享。每歲寒食，主祭者率子弟各執事，自始祖而下合祀焉，奉先之孝，於是可觀矣。夫孝也者，君子所以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者也。方前人之生也，凡可以惠其後，無所不用其至，則後人所以祭祀時思者，當何時而可已也。爲士而貧，猶將求仁者之粟以共其薦，矧家道從容，生理優裕，既無一而非前人辛苦之積，奠豐居而悽愴，食膏腴而烝嘗，此庵宇之可不設，而瞻塋田之不可以無紀也。古者宗廟宮室，所以嚴宗祀之地，天子、諸侯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繅以供祭服，猶曰身致其誠信而後足以爲敬事神明之道，下是則又當若何而用心哉！夫昭明焄蒿悽愴，所以聚百物之精而爲神之著者，皆魂氣之無不之者也。孝子慈孫誠不可以不嚴其祭，而祭則不可不如其在。將祭則禮備，既饗則樂成。樂之與哀常相爲半，而濟濟戚戚，庶幾其恍惚之與交。秋而霜既降，非以謂寒也；春而雨既濡，則猶將見之矣。吾平居暇日，修身謹行，洋洋乎如其在上，如在其左右。本之視聽言動勿非禮之仁，達之洞洞屬屬如弗勝、如將失之孝，念之發動不容欺，徹上徹下毋不敬也。何則？天地之性人爲貴，吾祖考與天地同其體，吾身則祖考之遺體也。行遺體而不敬，則不能以天地之心爲心，其與物相去不遠矣。是故禮莫大於孝，孝莫切於正其家。《禮》曰：妻者親之主也，子者親之後也，身者親之枝也。故枝必固、後必善、主必端，三者禮之本也。吾誠念

夫枝必在於固，則方寸造端，所以培植根本、發達英華者，益當爲顯揚先烈之計；誠念夫主必在於端，則儀刑有則，所以肅雍閨門、綱維婦道者，益當勉爲清潔蘋藻之供；誠念夫後必在於善，則詩禮傳家，所以立大小之教，自灑掃應對而達於參贊化育之妙者，益當衍爲繼志述事之孝。夫如是也，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故曰：惟賢者爲能盡祭之義，惟賢者之祭必受其福而備百順之名。祭有如是，可不敬乎！一或不敬，其弊將有假春祀之設，聚親族，絜妻子友朋而爲游觀之樂，是則習俗之當戒者也，可不敬乎！俞氏禮義之家，子孫多以文藝名，而字某某者，尤鄉曲之後。追惟祖烈，克念厥紹，以時祀爲莫大之典。顧焚修有庵，贍塋有田，由來已久，誠不可以無紀也。余甫到官，貽書至再，命識其事，誼不容辭。竊謂庵以洪慶名，所以遺子孫蕃衍盛大者在是，而田則散見於永平、周安之二鄉，又隱然有安平氣象。子孫尚增廣之，益追念之，將至於愈久而愈有光，所以明前人之德，又以重其家也。《樸菴集》卷一〇。

〔二〕咸淳戊子：當誤。案咸淳無戊子年，且咸淳中作者早已不在世。

全宋文卷七七五八

徐元杰 一五

魁星贊

頭髮蓬鬆，形骸卓縮。瞋目怒眉，拈手弄脚。會看一踢北斗翻，恁時與我露頭角。《樸菴集》卷一。

復齋陸先生贊

先生名九齡，字子壽，臨川人。舉進士第。講明斯道，以授學者，詳縝和緩，俾之有優游自得之功。與弟象山先生同稱於時。嘗會晦菴、東萊于鵝湖蘭若，相與辨論指歸，迄今祠像在焉。謚文達。贊曰：

德積于中，一襟和氣。學雖精深，論不乖異。於道有功，韓韓常棣。區區機雲，徒文而已。《棣
堊集》卷一一。

刺史祝公贊

公名可久，字德父，居旌孝鄉之石塘，從寶學劉公子羽立功西陲，官至貴州刺史。父沒不仕，從容里中，樂於爲誼。與弟可大作鄉校，招名師以訓學者。有馬永卿《六齋銘》。又爲義莊，族之貧者計口給粟，衣其寒，藥其疾，殮其死，皆親視之。從兄某仕高安，夫婦繼亡，男女俱幼，公單車持護以歸，悉令得所。昔人誌墓爲詳。贊曰：

凜凜誼風，磅礴桑梓。解衣推食，周其生死。急難在原，單車千里。青青子衿，德公不已。《棣
堊集》卷一一。

呂伯恭贊

先生博極羣書，悉爲訓釋。學識言議，爲世宗師。婿于南澗韓公之門，嘗與晦庵諸公講明斯道於鵝峰精舍。雖天不假之年，而令名可垂千古。立祠繪像，迄今儼然。贊曰：

蒐經微妙，發聖精華。文脉兩漢，氣蓋百家。東萊擷英，南澗供藻。玉映冰清，千古不老。《棊塾集》卷一一。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五一，《南宋文範》卷三六。

資政劉公贊

公名韜，字仲偃，其先建人。幼侍父館于石塘祝氏，後登第，與祝世姻，官其家數人。靖康之變，召爲提舉京城四壁。敵素知名，屢索之。時宰以割地使踰月，軍前遣韓正諭令北去，以保富貴。公曰：「有是哉！」乃貽書與其子訣，仰藥自死。高宗即位，詔曰：「劉韜能死節，不爲敵用，可追贈大學士，特進，謚忠顯。」事見國史。贊曰：

石塘之湄，白雲俱飛。培植大節，臨難不辭。忍汙令名，甘死如飴。松柏有心，歲寒後知。《棊

塾集》卷一一。

宗丞虞公贊

公名大熙，居布政鄉之新塘，自幼與兄三人力學，相繼擢第。居家以孝悌聞，立朝以名節顯。熙寧間，古靈先生以治經有行，端方自守，不苟于進。薦之于經筵，以備臺閣之選。贊曰：

地靈人傑，華萼相輝。經明行修，結于主知。校讎芸閣，光動青藜。駸駸華要，隧栢風悲。《棣
堊集》卷一一。

少傅趙公贊

公名士初，字誠甫。鎖試第一，易文階，歷官至元士、司外宗，累封少傅。初爲永靜軍兵曹，直冤獄，守頗怒。久之，果得實，守慙，嘆曰：「微君，濫死之冤，吾能逃乎！」知河津縣，時旱蝗餓殍盈野，公欲權發御前封樁之廩以貸，丞執不可，公曰：「冒專輒之禁，失撫字之職，等罪也。吾民苟活，身何足計！」乃擊鑰發米，類甲請貸，秋稔相率歸納，其厚德之事不可勝記。八子相繼擢第，握麾持節，有至次對者，亦陰隲報云。贊曰：

若水平冤，堯夫發粟。惟公之賢，能踵芳躅。活人孔多，其應甚速。厥後熾昌，以永福祿。《棣

堊集》卷一一。

丞相龐穎公贊

公名籍，字醇之，魯人。祥符八年，侍父格爲邑征官。距邑三十里，得崇壽精廬，率同志肄

業，足跡不入郛。有靈芝產梁間，後四年登第，歷清要。相仁宗終始一節，爲國元老。薨，贈潁國公，謚莊敏。事在國史。嘗爲《崇壽院紀》。紹聖二年，尉方來寀立堂祠之，命曰「經綸」。贊曰：「嶽瀆之英，國家之寶。精舍藏修，梁毓瑞草。妙蘊經綸，得時行道。終始一節，爲國元老。」《棣

埜集》卷一一。

汲古賈先生贊

先生名逸祖，字元放，邯鄲人。好古博學，嘗應詞科。寓縣之天王寺，室如垂罄，安貧守道。有半隱齋，笠澤陸公游爲之記，大意詆漢魏以來以隱欺世者，而高先生薄富貴、羞勢利之風。今縣北十里有墓，東里趙公蕃題之曰：「有宋詩人賈元放。」贊曰：

終南少室，捷徑誰欺？先生之隱，真情所爲。模寫物象，尤工於詩。放翁之記，章泉之題。《棣

埜集》卷一一。

傅長者贊

長者名鎮，字子玉，居邑之東洋。應進士舉，會舍法行，不忍去其親，棄所業歸養。尤樂於

義，歲歉，率先發廩濟之。饒、信饑民入境，居者給粟，行者裹糧。後遇凶年，遂爲故事。青苗法行，縣多繫逋民，長者悉損錙代輸，民盡得釋。又嘗一新邑校，里閭皆稱長者。紹興初，敵兵焚掠至其家，三舉火不然，首領後至，曰：「是傅長者家。」舉火者緘其門而去。贊曰：土苴軒冕，圭璧綵衣。高誼薄雲，知無不爲。屹然仁門，衆不敢窺。長者之稱，名以實歸。《棣

埜集》卷一一。

嘉遜趙公贊

公名不遑，字茂中，自幼有聲能文。登進士第，初爲清湘令，請以所增之秩封其母，孝廟褒而從之。居鄉無異韋布，不持氣凌物，不屑意貨殖，訓子弟以禮法，勿撓寓邑。置兼濟倉，冬糴夏糶，糶直損於糶時。里閭德之，繪像勒石祠焉。慶元間，州狀其事于上，詔除直秘閣，以示旌異。繼陞華文。年八十餘，終于家。贊曰：

孝之與誼，惟公獨全。粲粲綸霞，續續炊煙。賀白之文，間平之賢。天賜以壽，嘉遜丘園。《棣

埜集》卷一一。

稼軒辛公贊

公名棄疾，字幼安，其先濟南人，徙于邑之期思。靖康之難，朝請公累族衆不克南渡，常誨先生無忘國讎。紹興末，敵渝盟，乃與郡豪耿京糾合義兵二十五萬，以圖克復。高宗勞師建康，亟入，條奏大計。大偉其忠，驟用之。會羣盜攻剽江右，先生毅然請行，衣繡節制軍馬，期以一月盪平，果如其言。晚登禁從，所居有瓢泉、秋水。諫藁、詞集行於世。贊曰：

摩空節氣，貫日忠誠。紳綏動色，草木知名。陽春白雪，世所共珍。秋水瓢泉，清哉斯人！《棣堃集》卷一一。

曹子至父喜神贊

肖天地形，元只這箇。得我同有，要你什麼？本來面目，冷眼看破。動動靜靜，非爾非我。相對長春，燥濕水火。爾我俱融，無可不可。《棣堃集》卷一一。

準齋先生吳公行狀

淳祐四年七月

先生諱如愚，字子發，臨安之錢塘人。家世以積善聞，至武翼公，益茂厥鍾。先生生而岐嶷，骨象異凡兒。武翼居閒垂二十載，篤意義方，擇名士爲師。課書一覽成誦，輒通曉大義。甫弱冠，于諸子百家靡不究竟。一日，忽厭喧雜，往居城西別墅，捐絕世慮，凝然寂然。未踰月，頓有所悟，自是留心清淨寂滅之教凡三四年，《傳燈》有節，《莊》、《老》有解，將終身焉。已而言曰：「《繫辭》言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吾道之大，體用兼全，何必死灰槁木，獨善其身而已！」乃棄所學，以孔子爲師，賦詩寓意，有云：「踐履不加功，虛行豈爲道？有體必有用，辨之所宜早。成己以成物，斯殊佛與老。」定省餘閒，刻意經學，所得日富。世味澹如，不以仕進之爲念。武翼年及告謝，乃乞以澤官之，先生弗知也。迨寢疾，始語之，故且勉以仕，補承信郎。中吏部銓，調福州連江縣監稅。故例，山貨至，有抽解，名曰呈樣；又有合收稅錢不附赤歷者，皆稅官之利。先生悉禁止，無一毫之私，商旅皆願出於塗，課入盈衍。處同寅間推誠相予，和而不同，邑大夫深敬之。訟有難，多所資倚。先生不察察爲明，每以理義開曉，莫不感服。邑有訟事，願委之先生，部使者訝之，問其故，咸曰連江縣政皆吳監稅相贊剖決，民自不冤。由是當路交薦，以爲可備知縣、縣令任使，舉詞類以清正廉介、公平明敏稱之。新南安教林君益嚴精場

屋文，既收上第，來攝簿正，愛敬尤深。一日治具招先生，以所著私稿與得之師友間者，類分臚列，相謂曰：「公天分高，踐履實，天將畀以大任，不致君澤民不已。局於右列，志不得施。願以衣鉢相傳，一第直慰子耳。」先生遜謝之。又曰：「稅務多善書吏，縱不屑科舉，漫錄以遺諸郎，可乎？」先生終弗諾，林益加敬，聞者歎服。再調平江常熟縣戶部原塾犒賞酒庫。整頓規矩，總其大綱，盡革異時苛瑣之政，課入由是整辦。庫隸漕臺六十有四，大半西班居之，間有弗謹厥職，自貽伊感者，往往逮繫，日至于部使者之庭，惟原塾舉職。趙公仲夫深嘉之，檄入幕府，延見進禮，俾督諸庫。先生終辭焉，乃以潔己、好學、不凡薦于朝，備陞陟任使。既解職，時吉安人年踰八秩，謂不當驅馳就養，以榮其親，遂不復扣銓，杜門里居，共子職惟謹，研究理學，多所發明。雖所守堅定，未嘗請于人，有欲坐致者亦不可強，然聲華旁暢，自不容掩，登朝之士與上庠名流、四方學者，過從日盛，車輦盈門，先生莫能拒。當國者不能無疑，乃遣都司之親信者詣先生，覘所爲。既見，言動中理，惘然如有所失，遂傾心願交焉^{（二）}。當國者聞之，亦爲起敬。交游中有相知之深者，念其貧無以養，欲白廟堂畀祠廩。先生聞而力止之，謂君子愛人以德，非所望也。府尹雅知敬，欲月致餽以示優賢之意。知先生一介不取，乃先遣所厚致意焉。答曰：「某于府尹有桑梓之分，平時足不登貴人門，若坐受饋，是無禮也。因餽出謁，不應遽變所守，曷若勿講之爲愈？」自是諸公益加敬，願爲久要交。繼是尹京多故人，先生例以前說却之。丁吉安人憂，哀慕骨立，髮鬚盡白。卒哭頽櫛，鬚眉盡脫，閱月復生，其黑如舊。終喪不苟葷酒。既即吉，親朋咸勸以仕，先生歎曰：「余以父命受官，繼以母養就

祿。今二親俱逝，寧復作是念耶！」自是磨勘不復循環，兩該恩霈亦不陳請，安窮樂道，私淑同志。扁其室曰「準齋」，自爲之序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準之在天者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此準之在人者也。堯傳之舜，舜傳之禹，以至文、武、周公、孔子，不曰執中則曰用中，不曰建極則曰立極，無非準也。大則彌綸天地，遠則放諸四海。余取之以名齋，則知是齋也，其天下之廣居耶！操存有地，積累有基。得是齋之門者，不廢繩墨者也；升是齋之堂者，罔失法度者也；入是齋之室者，行中規、還中矩者也。居是齋者何爲哉？或出或處，惟正是適；或默或語，惟平是持。守之以仁則如射，行之以義則爲的。禮猶衡則審輕重之權，智譬巧則終條理之事。惟直內方外，有自然之則，故舉斯加彼，即同然之理。夫如是，則不獨準于一身，又將準于萬民而同其歸；不但準于萬民，抑將準於萬物而平其施。是必無所不用其極，斯無愧於名齋之義。」趙公彥懋雅厚先生，嘗奉詔以賢能才識舉。端平更化，復以行義純固，可爲師表薦。嘉熙戊戌，孔山喬公當國，言于上曰：「吳某兩爲筦庫，尋即隱居，官簿當進，亦不自言，垂三十年矣。雖居都城而杜門不出，臣欲識之不可得。多有爲臣言其行醇而介，氣直而溫，講道窮理，精於著述。凡士大夫之仕於朝與三學之英、四方之俊，苟有志問學者，莫不造門質疑，皆充然有得而去。今年踰七十，略無倦容。近在目睫，儻不示以旌別，天下何觀焉！」于是特授從政郎、充秘閣校勘。先生力辭，謂不可出者有五，大意謂：「先人遺澤，兩任權征；後緣親老，侍養無違。從此杜門不仕，志在聖經，分甘塵隱，雖樂有朋之來，每守往教之戒。今歷年之既久，貴晚節之彌堅。苟貪榮而復動，則是以積年修業工夫爲一旦進身捷徑，失其本心。」

矣。」又謂：「雖居西班，實受父澤。若捨武就文，是以文階爲榮，不以親恩爲重。」有旨不允，日下供職。先生再辭云：「嘗謂《易》言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必見《蠱》卦之終。蓋《蠱》之一卦，專爲幹父幹母而言，故至于終推明其義。是知所謂高尚者，乃爲親而不仕，非謂欲潔其身而廢君臣之義也。《象》以志可則也言之。如曾子不忍違親而辭齊之聘，其志豈不可則？伏睹公朝剡上之文，有欲識不可得之褒，是以某之杜門不出爲可嘉尚；今若祇受，爲一身之寵榮則得矣，其如乖初志何？從此奔走公卿之門，馳驚名利之塗，豈不上負旌別之盛禮哉！」奉旨，復不許。喬公一再折來相勉曰：「父澤不欲改易，於孝道得矣；君命召，不俟駕，其可牢辭耶？」先生三辭云：「嘗觀《兔置》一篇，載于《周南》，自公侯干城至公侯腹心，皆以赳赳武夫爲言。夫《關雎》之化行，雖田野武夫，雖處賤事，而不失其誠敬之心，致使詩人美其好德，形諸歌詠，爲周家之盛事。然則武夫雖勇，豈無用于國家哉！某雖居右列，未嘗以文武惑其心，而公朝所以旌別者，幸不以文武異其寵，是則公朝薦才之舉，有光周詩之所詠，而某誠敬之心得以常存，無愧《兔置》之武夫矣。某豈不知君命之不可違？然觀孟子所載君命召，不俟駕，是以將朝者論，蓋謂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則不俟駕而行，乃禮所當然。今某屢辭，是亦終安愚分，亦義所當然也。」有旨：「某某重更父澤而就文，懇免秘省之列屬，高風可尚，雅志當從。」特轉秉義郎、差監襲慶府東嶽廟，任便居住。詞曰：「朕聞德義可尊，遺佚不怨，自古已鮮，于今尤希。爾某隱于王城，泳于學海，朕以大臣所薦而擢西崑之職，爾以嚴君之澤而安東岱之祠。重違高懷，勉從雅志，庶國人有所矜式，知老成重于典刑。」孔山論薦之日，上問所

著何書，孔山遣所厚求所著來上，先生辭曰：「未畢。」蓋有深意。於是先生踐履之實益孚於人，而人益歎晚節之高爲不可及。侍郎曹公巖時分臺察，亦以先生薦，謂「其識見融明，踐履純篤，經學《易》數，所得尤深。特其固守命義，難以強之出仕。宜遵用先朝召种放、程頤故事，特賜延見，或諮以治道，扣以理學，必能發揮素蘊，進吐嘉言，以爲緝熙就將之助。善類興起，豈不足爲邦家之光！」先生居閒歲久，理明行修，登門之士，爭欲得一言以自啓發，先生諄切語之，不以爲憚。某嘗取其言而讀之，雖愧謏陋不足以知，然求其大旨，往往於道義則自得之深，於學問則自信之篤。《詩》、《書》有說，《大易》有傳，《論》、《孟》、《中庸》、《大學》之有解，靡不自其心之體認而不敢有隱，犁然自爲一家之成書。其他雜說可以類觀。吾與我一也，而毫釐之必辨，有曰：「心與身之不同，理與欲異也。」而公私之未辨，則不肯遽以善不善爲別，曰：「五累則合有形無形者言之。」而知見之累，則以賢人所不免者爲戒，曰：「四力則分在天在人者論之。」而于學力，則以爲人之所當盡，而恃得天之福，忘修己之道者，必深警而弗少恕也。先生之言語文字，固未易以淺窺，先生之窮行踐履，尤卓然爲不可及，非可以紙上虛文觀也。永嘉陳君昉登朝日，親炙不倦，得所著述，退輒錄之，刻爲一編，惠其同志。臨川羅君愚復刻于廣右漕臺，所傳益廣矣。然其探蹟索隱，莫深于《易》。在原塾時書已脫藁，未欲輕出，始因門人永嘉王致遠之請，乃授爻象三十日。復以其同門羣請愈力，遂出全書。一時名勝分刻相先，未三月而相畢。又著《陰符經解》，尤非學識膚淺者得窺其蘊奧。且謂《易》原于八卦之畫，而其實則不外乎三畫之《乾》，因而爲三教之辨，破釋氏生死之偏，推本吾夫子

之教，使人養生喪死而無憾，所謂行乎萬世而無弊也。他日論孔孟踐迹踐形之異，遂著《踐迹說》以授王君致遠。謂子張所問乃善人之道，非但問善人而已。迹者，實之著而誠之所形也，《中庸》言誠則形，形則著是也。踐形者生而知之，動容周旋中理，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踐迹者學而知之，其於非禮必勿視聽、勿言動，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門人九華程燦請事斯語，先生又作《踐形說》以授之。至是致遠又欲明《中庸》、《大學》續解，先生爲作續序，并以要旨一編示之，其言曰：「《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豈異旨哉？蓋二書首章一曰明德，一曰修道。能盡心學則德斯可明，能知性理則道斯可修。學者將以盡心知性，可不於二篇之旨慎思明辨而篤行之哉！」先生之於講學，每謂不造於盡心知性之境，泛泛然惟紙上塵言之是徇，非卓然自有所見者，惑也。平居又曰：「塞乎天地者皆實理，行乎萬世者皆實用，惟盡心知性則實理融而實用貫，天地萬物，孰有外吾方寸中者？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先生以是而言《易》，蓋孔孟以後所未嘗言者，皆彰彰然顯言之，故天地萬物之數多能了達於胸中。其交游之密契者，凡於吉凶悔吝之故，雖兆朕未形，亦多豫言而輒驗。當世搢紳諸公，或即其居而深扣之，先生不以告也。嘗語人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不知言無以知人。」使朋友退而詳味之。某壬辰叨第，時坐局者閱月，同年多謂某曰：「子不見吳準齋乎？」某曰：「何人也？」曰：「今代之力學好修、守道不屈、日用動息具有典刑者也，故自號曰準齋，而莫不以準齋先生稱之也。」因率同年共謁之。進見之傾，其色莊，其神凝，其德容表裏盎如也。某生晚學蒙，待以忘年交，然某之敬先生，又豈敢以行輩自躡哉！再月稟別，得其言曰：「子之心，某知

之，非若祿仕易動者。然年歲間其有《臨》象之占乎！」初莫解此，亦不敢詰。違居越幕，踰歲之八月，乃以罪釁而有先君之憂，痛莫追矣。歲戊戌，濫員班綴，尋欲丐外，數請弗俞。一日往求教焉，先生曰：「子所請將遂矣，第此別後，再盍簪也，必甲辰之春。」於是舉酌別。當時合席凡二十士，共聞斯語，未必皆以爲然。已而某之塵勞憂患，果不逃至誠前知之道。其時諸賢出處進退，凡得於仁人之一言者，順之則吉，背之則凶，今皆隱之于心，非厚誣也。先生書眼如月，自照其心，而了一身之出處。其事親孝，其居家理，其待人接物以忠恕，權衡尺度，毫髮弗少越也。修然環堵之居，充然百氏之書，不即人而人即之者何紛如！樽酒論文，又胡爲而日無虛！嗚呼！衆率謂京洛紅塵車馬馳逐之間，依然見安樂窩明《易》之堯夫焉；紛華盛麗、紆朱懷金之中，而卓然有此心齋坐忘、陋巷樂內之癯儒焉。父澤終寶之，則凜凜素守之弗渝焉；君命固避之，而非好高以爲孤焉。始也遯世而無悶，終也樂天而不憂，豈非所重者仁義忠信，而何事乎公卿大夫焉！吁！此愚慟先生之終而相與屢致夫今復有斯人乎之嘆焉。先生充養靈虛，了達生死，未感疾前，某謁之，語曰：「余其有阨乎！」未幾，微若氣痞，人憂彌甚。某造省數四，先生指其躬曰：「此破屋也，先人之弊廬也，風雨飄毀，其頽乎！命醫如命將，拯疾如拯溺。盡吾力一日必葺，然支撐莫能起，命也。得正而斃，不啻足矣。」四月壬辰夙興，命家人悉至卧內，豫付後事，首戒二子友恭，毋墜家訓。門人程燦侍疾，朝夕無倦容，先生以《明心》、《明性》二說及《孟子》、《毛詩》解授之。謂致遠丞郡池陽，以《論語》、《尚書》二解俾燦轉付之。閱十日，端莊而逝。生於乾道丁亥正月之己未，卒於淳祐甲辰五月之辛丑，享年七十

有八。元配王氏，繼室陳氏，先卒。男二人：宗仁、宗大。孫某某。宗仁等以八月甲申奉柩葬於錢塘縣欽賢鄉西溪之原，與貳室同兆，去武翼墓百步而近，遵碩言也。所著書已刊已授之外，猶存手藁十五冊。或以書問發明義理，或以酬唱形諸賦詠，或解經析理爲之訓說，篇目尚多，方將編類，別爲一集以傳。武翼在時，有先疇三百餘畝，僦金之入日十千。逮先生易簀時，所存僅二十七畝，而僦金十損其一。蓋其閒居三十年間，凡所以資賓客之費者，於此乎取，惟知道腴之可味，而不知生理之日削，尤昔人之所甚難也。名公要人，多從先生游，清談終日，未嘗一語及乎私。間有求致曲於當路者，先生色溫辭厲，且誨且戒，莫不愧服。頑民恃先生寬大，有負僦佃課累歲不償，反以知術相欺者，先生非惟不校，且顛則扶之，死則賙其妻孥，無不慚感，頑者亦革心焉。茲盛德事，非勉強所能爲也。葬有日，二孤請狀其行於檢正少蓬韓公祥，忽轉某曰：「子知準齋之深，其狀之。」某曰：「此非二孤意也。況某淺陋，請辭。」轉囑愈力。既而程君來訪，達二孤之請，辭甚逼。某因念疇昔沐浴予甚至，方慨嘆乎今不復有斯人，哭之慟屢矣，矧狀其行以實不以文，其何辭！於是始忘其僭，摭其聞見著述之大略，書以告當代之立言君子云。淳祐四年七月日，宣教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徐元杰狀。《樸菴集》卷一一。

〔二〕願：原作「顧」，據文意改。

王從事墓誌銘

淳祐四年八月

有宋元豐間，岐文恭王公珪由翰苑登宰輔，賜第開封，族蕃以大。今參錯江浙，多其裔。岐公生累贈少師、中大夫仲山，避難始寓吾信。少師生累贈少傅、寶文閣學士、正議大夫、提舉萬壽觀喚。少傅生宣義郎子治。宣義生公與公之伯氏寀。公少失怙，母夫人周氏一意教公學，公亦與同氣刻苦。公以興門戶爲志。辛酉，同上計偕，寀後擢癸未進士。公晚就己丑特對，自宜州文學授迪功郎，調嘉興海鹽尉。邑瀕海，盜出沒無休時。先是，尉多弛，蒐典弗暇顧。公至，日討兵訓之，境內帖息無警告。會朝廷糾民船爲戰艦助，所至委尉董其事，將校與胥徒黨卒視金有無爲縱擒，尉亦噤不敢問。公力疏許浦戎長，具白臺府，謝去其委，當路翕然稱賞。有檄任，必指公爲能。戡崇德覈滂，秋毫吏不能容增損。亭民與百姓爭，縱焚輾轉，疑不決，下公審究。屏文案，召鄰宿訊之，誣狀無少遁。守欲聞于天子，有代者規縮成務，使人誑中臺，以評去。公俯受如飴，無幾微見顏面。歸橐蕭瑟，不贏一金，士民爲序爲詩，題曰《秦溪公論》，以昭其冤。實齋王公時方牧吳，爲跋文清游公九言《默齋手澤》曰：「其婿王某，作尉無罪罷去，民欲釀送之，義不受。」是可知其所以爲人矣。既歸，姻故有勉公起者，再調錢橋酒庫。瓜及兩稔，毅弗往，以疾終正寢，實淳祐三年仲夏戊申也，享年七十。娶游氏，以子預鄉貢慶壽，封孺人。子男四人：祖愿，鄉貢進士；祖直、祖簡、祖强，皆習進士業。

祖强兩年卒。女三人：長適進士宋子懷，次適漕貢進士趙汝瀘，次未行。孫男二人：阿崇、阿真。嗚呼！人不可無所本也。公爲文恭孫，本以詩書之演迤；爲文清婿，本以冰玉之潤澤。故在子弟稱其佳，在官稱其廉，在州里稱其善，宜爾。余竊嘆老成之典刑不存，君子之澤有時而遽斬，世祿蕩德，紈袴狃習，卒以隤其家聲，自辱於厥躬者何可勝數。公其異是歟！公家造府無百步，一武不屑至。公室老屋幽閨，市囂半點不吾聒。蒔松樹竹，環石引泉，清風蕭蕭，匠人杖屨，觴詠枕漱，婆娑其間。矧又子孫之衆多，衣食之粗足，所謂仁其壽而樂其終，仕之遇不遇何計哉！公諱容〔一〕，字伯如，自號林隱。蓋澗泉韓公澆爲書岐公來燕酬唱，取詩中語名其堂，因以爲號云。死明年甲辰八月丁酉〔二〕，其孤將葬於永豐縣崇善鄉博峰源，附少傅墓左，以今奏院蔡公薦狀公行事來乞余銘。孟子曰：「所爲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世臣今亦無有矣，可哀也夫！銘不得而辭。銘曰：

孝貴無聞，竭爾勞兮。廉勿求知，堅所操兮。仕雖不達，退則高兮。《樸菴集》卷一一。

〔一〕容：按字當作「空」，即古文「容」字。

〔二〕「死」下似當有「之」字。

浦城陳氏墓誌銘

淳祐三年冬

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敬。世降俗末，爲人子者狎恩怙愛，鮮克知敬，流于不孝之歸多矣。婦人而純乎孝，又持之以毋不敬之心，顧不謂之賢婦乎！夫人陳氏，諱某，字三山，名宦之後也。因父鳴道游學南浦，受室而家焉。夫人之生也，蚤閒姆訓，克勤女工，姿識不凡，動中儀則，其昆弟福慧皆不及。甫笄，歸章君表，上有難事之祖姑，恪勤小心，贊厥姑謹事之，迄以感動。及久疾藥，侍膳帷簀，厮役咸服焉。祖姑沒，以所事者事厥姑。姑嗜佛書，不預家事，夫人性澹然，所好雅合。盛年而獨寢處，姑婦焚誦，蚤暮合席，相敬愛如母子，五十載如一日。奉先饋賓，羞膳必躬；處中饋率有條，故臧獲咸得心力。親族里閭，恩誼浹洽，語婦德之賢，莫不以夫人爲稱首。他如賙貧卹老，濟急拯危，力到無靳心；聞人有善，勉其夫以訓子孫；見其夫有爲善之意，必贊其決不容緩。其所甚重者義方，師席之設，凡可以相其君子而成其志，愈老愈不倦，而家道日益昌，滿門皆觀光上國之賓。往時東朝慶禮，厥姑年邁八十，以既沾登極恩，加賜冠帔，夫人偕章君表俱初品。表晚年爲佚老計，乃均家事于二子，偕夫人更迭就養焉。惟中霑先禰之祀，終其身親供之。姑沒，久持齋不忍釋。感疾，年終于辛丑孟冬之月，享年七十有三，卜兆于縣北七里之潘原山，從治命也。壬寅小祥，越四日丙辰，窆窆訖事，扁墓廬曰慈雲堂，胙所曰禮亭。二子某、某，三孫皆待試春闈。一女適迪功郎趙，

一孫女適修職郎趙。曾孫一人，曾孫女四人，尚幼。越明年冬，孫不遠數百里而來，銜乃父之命，愴咽而請曰：「祖母孝敬一生，宜家之實，是不可不書也，願爲之誌而遂銘之。」余不敏，曷敢僭！辭避弗獲，敬撫其所請大概而爲之銘。銘曰：

人之孝行，感通神明。世降俗薄，鮮克敬親。男子尚爾，況于婦人？惟是淑德，歸章自陳。凡五十載，甘其苦辛。相而君子，家道孔殷。春桂郁郁，芝蘭詵詵。力行好事，鍾福滿門。源源慶渥，生死哀榮。佳哉潘原之山，千古爲陳氏墳。《樸菴集》卷一一。

秀才方君壙記

君姓方，諱子方，字正叔，早以文名於郡泮。襟誼極不凡，與余同齋舍，一見相敬愛如弟兄，蓋方弱冠也。君之家爲葛川著姓，乃翁桂，字萬卿，學行端粹，少拔鄉薦，其文亦有師法，六邑之士多所從游。過庭所聞偉矣，故鄉校稱之，屢貢成均之名。君以戶門早見困於有司，在賢父子純篤畏謹，不求求直，而怏怏半生，舉業不過問焉，此余所以咨嗟而莫助者。二十餘年間，雖數交問，顧余憂患之多，酸鼻而已。夫士方窮阨，交游罕知心，亦罕用情。余於君父子，相愛不容以辭喙，所謂貧賤之交不忘者非耶？區區感念，靡日不問動靜。忽以訃告，而其八十三歲之翁，渠渠踵門，相與慟者連日。嗚呼，尚忍言之哉！君娶某氏，生二子某、某，尚幼。惟天壽乃翁，扶二孤孫，俾壽詩書之脉，

則君之賁志以沒者，當興起於將來，於是忍淚而爲之書。《樸菴集》卷一〇。

謁顏魯公祠文

嗚呼！百世魯公，嚴霜烈日。彼何人斯，鬼面藍色。公之所至，人懷其德。清風凜然，尚餘鐵畫。某昔守番陽，今來雪川，皆公舊治，有像貌存。視事之初，敢不躬謁？豈無他祠，敬慕名節。

《樸菴集》卷一一。

南劍到任謁廟文

某視郡三日，往謁羣祠，禮也。惟神英靈，陰福茲土。境內乖輯，靈其妥乎？尚燭此心，俾同帖泰，庶獲鞠躬盡瘁，以及邦民而報君上。稍或間斷，則譴逮某。勿長弗靖，而爲神羞。《樸菴集》卷一一。

奠趙待制文

惟公宗國之英，時賢之粹。民庸朝績，表表世瑞。博洽羣書，有更生之經學；飄逸不羣，有太白之

文思。廉靖牧民，隱然李勣之長城；謙和自持，庶幾周公之好士。若昔大江以東之澄清，愈茂乎玉溪棠陰之蔽芾。逮公歸而助鼎鉉之和密，從容乎上前以導德意。都人喜見乎京兆之政清，今代而有此西劉之趙氏。胡自詭左馮翊之一麾，遽高乎急流之勇退？雙溪風月，得公而晶明；九里河潤，爲京之屏蔽。其所去也，人人之懷思；其所至也，物物而吐氣。混乎寬大之中，寓不可犯之嚴毅。截然剛斷之餘，存有餘味之樂易。溫溫乎處貴胄而不驕，駸駸乎登大用而無愧。上方倚重二難，期股肱之勳勞；公乃遽感一疾，啓手足而長逝。吾舊治一氓也，受公之知，德公之深，聊一奠兮，共邦人而揮涕。《樸菴集》卷一一。

延平書院仲丁祭先儒文

濂溪之教，洙泗之遺，內外交養，敬義夾持。其未發也，孰究於體用？其時中也，孰間乎顯微？故念念不忘惟中之一字，朝夕乎大帶而深衣。天祐中興，壽斯文之脉，尚此邦而見之。某生晚學後，而冒領此邦之麾，服考亭之訓，既齊肅而瞻禮于武夷，痛自勉飭，不敢不祇。一動一靜，念茲在茲。儼然四先生之參前，又若瞻乎濂洛之渠儀〔一〕。況以四先生之像與夫子序列于書堂之祠，歲率二祀而申講夫仲丁之彝。嗚呼！濂洛兮我師，四先生兮其我欺？願與此邦之人，同爲善人之歸。《樸菴集》卷一一。（以上王曉波校點）

〔一〕濂：原作「廉」，據《乾坤正氣集》本改。

全宋文卷七七五九

王 綬

王綬，紹定間知太平州。見光緒《安徽通志》卷一一五。

暮雲亭記

余治郡之二年，防禦使王侯明護軍犀渚，江波不動，烽燧不驚，鎮以無事。顧瞻唐李翰林墓下，祠宇卑陋，勿稱揭虔。三年春，撤而新之，築亭其旁，高明顯敞，足爲游觀吟眺之勝。聞與見者咸咨嗟嘆異，謂侯能爲人所未暇爲之事，是可喜也。余曰：太白聲名在天地間，猶青天白日。鳳凰芝草，孰不知爲美瑞，何待騷人墨客始知敬耶？又世之論太白者徒知錦繡心口，明月肺腸，才思清新，歌詞婉麗，獨步當時。然此餘事耳。方高力士驟貴，公卿大夫爭相取容，惴惴然恐失其意，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奴視弗顧，可謂氣蓋天下矣。士以氣爲主，脂韋軟熟，脅肩諂笑，同流合污者，氣之不足也。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稱大丈夫者，氣之所充也。使太白得時行志，寄命託孤，臨大節而不可奪，非斯人吾誰

與！昔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豈過論哉？晚歲脫屣軒冕，縱情詩酒，樂天知命，遺形釋智，澹乎若深淵之靚，泛乎若不繫之舟，飄然超世之志，曾不以生死動其心，未可以清狂少之也。余遂書其事，俾刻諸石，且撫杜少陵春日憶白之句，名其亭曰暮雲。宋紹定六年。《李白集校注》附錄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標點本。又見乾隆《太平府志》卷三四。（李文澤校點）

王 極

王極，端平元年以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三年，爲監察御史。嘉熙初充實錄院檢討官，歷知順廣府。咸淳中官至吏部侍郎。見《南宋館閣續錄》卷九，《平齋文集》卷一九，《東澗集》卷四，《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

乞賑贍二浙災民奏 端平三年七月

邇來二浙諸郡雨水爲沴，禾稼害於垂成。乞下有司，預椿錢米賑贍災傷。併下倉漕兩司，議蠲稅賦，仍錄貧乏，速議賑濟。《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三二。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六八。

吳縣重修學記

淳祐十年三月

姑蘇六邑，吳、長洲俱附于郡，襟山帶湖，地土肥衍而多秀民。歲大比，民登貢籍者率爲六邑最。蓋士貧則務本而好學，理固然也。吳舊無學宮，紹定初改宰邑者因歲可支，始度城西之隅、貢闈之右，創爲廟宇，齋廡備具。閱歲久，棟撓墉頽，過者弗肅。淳祐七祀，會稽趙公實來，祇謁于庭，惕然加懼，顧而嘆曰：「昔賢所館，雖一日必葺牆屋，去之日如始至。況政化所自出，庸可後乎？」于是畚築爲垣墉六十餘丈，內外既限，徐僦工聚材，爰葺爰址。由廟殿而爲門、爲軒，由講堂而爲廊、爲序、爲庫庾厨傳，凡棟楹梁桷之腐黑撓折、蓋瓦級磚之破缺漫漶者，除治而更新之。廟宇森列，有嚴有翼。又以餘力造祭服祭器、齋庖牀幃，百用具備，不三月而辦。士之占籍者正業有所，周旋有序，游斯息斯，咸服公教。既乃躬率執事弟子員備器用，舉行釋奠禮。竣事，合辭來請于極，願述歲月，以紀公績。極學術荒陋，曷克承諸君之命？然思端本之學微，功利之說勝，世之從事者方以操切爲術，以急功趨利爲能，奉符執牘，若不暇給，視政化所自出，如孟子談仁義于戰國，鮮不謂迂闊于事。有賢令尹能卓然與世異嗜，惓惓乎此，是知政所先後，非予所喜聞而樂道哉！古之長民教爲先，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考之周制，五百家爲黨，二千五百家爲遂，則古之遂猶今之邑，是通天下皆有學。猶以爲未也，上而天子，又立四代之學，外而諸侯，亦立時王之學。誠以六德六行不可一日不存于人心故也。

士志于學，皆知樂事而勸功，尊君而親上。逮周之季，分位日替，而禮義之俗尚能扶國脉于長久，推其由來，根本在是。然則崇教美俗爲政先務，謂之曰迂，可乎哉？趙公名汝祉，安化郡王之曾孫。好善而裕于才，肄邑三年，政尚安靜。是役也費緡錢萬七千有奇，皆出于廉用積餘，故功成而民不知，是尤可紀者。淳祐十年三月既望，大中大夫、寶章閣待制、小溪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王極記。《吳郡文粹》續集卷四。又見洪武《蘇州府志》卷四七，道光《蘇州府志》卷二五。（以上李文澤校點）

葉武子

葉武子（？——一二四六），字文之，號息庵，邵武（今福建邵武）人。受學朱熹，嘉定七年擢進士甲科，調郴州教授。歷通判建寧府、國子監學正，出知處州，入爲宗學博士。請老歸，久之落致仕，除直秘閣。嘉熙中進直寶謨閣，淳祐中升龍圖閣，進秘閣修撰，六年卒。見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八八，《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三。

争田合作三等定奪判

竊謂翁泰之田，宜作三等分別；胡五姐之婚姻，宜作二說剖判。翁泰未出幼之前，若有縣判者，則

宜令見得業人管紹，與理爲正行交易；其無縣判者，方可坐以違法。但各人未免用過錢、會，又況三經追擾，今欲參用近降鬻官田指揮，減二分外，更與裁減一二分，令得業人賁錢、會赴官司承買，此一等也。翁泰出幼後所鬻者，則係交易正當，合聽照契管業，此又一等也。翁泰死後之業，則是絕戶之田產，合舉而歸之官司，此又一等也。至於胡五姐，則當究問，昨來是何人主婚，是何人行媒，是何財帛定聘，是何財帛回答，是何人寫婚書，是何時成禮，成親之夕會何親戚，請何鄰里，宴飲用何人庖厨？如果是禮婚，則翁泰死後鬻不盡之業，合令管紹。然但可食其苗利，至於契書，合寄官庫，不許典賣。如其不曾成婚，則合責其父母及時嫁遣，毋令失時。若使其女奔走訟庭，殊非美事。鄙見如此，若或可行，則乞委精強官，盡數追足真本契照及證佐，研窮點對施行，庶可息訟。因依申取旨揮，准行下，奉提舉常簿台判：三等之說，比建安知縣槩作戶絕，尤爲近厚。牒下葉府判，從所申，再限半月，許得業人各賁契照，赴官逐一點對，候諸契齊集後，如胡五姐爲姻與不爲姻，於其契中亦有可以旁證者，就契分別三等，又因之以正稽籍，則其訟當自息。如出限不肯賁契赴官，或是已論訴後旋投印，或契內年月有揩改，不即自首者，並迫人送獄根勘。照條行。次榜建陽縣。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五。

考古質疑序

寶慶二年十月

同舍葉君榮甫，以經學蜚聲六館，人知誦其文，歎其辭藻之勝，而所學之原委，則未之或知也。予

贅丞古建，而君爲郡博士，一日，出示所著《考古質疑》一編，予細翫之，則考訂詳密，援引該博，而議論精確，往往出人意表，蓋不獨爲應舉計而已。予乃知君用功之深，其成名豈偶然哉！夫學問淹貫，然後議論卓越而辭藻霽然。學者志于應舉，讀君之文，當參此書以求君之用功，其于科第何遠之有！苟不務根本，徒事枝葉，而欲爭先多士，是猶操卮酒豚蹄，而覬甌窶滿篝，多見其不知量也。屬閱不已，因書其後而明之。寶慶丙戌良月，樵陽葉武子文之題。《考古質疑》卷首。

麗水縣奏免浮財物力劄付碑

戶部申，準紹定貳年捌月貳拾柒日都省批下承議郎、權發遣處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緋臣葉武子奏：「右，臣一介草茅，遭遇明時，陛下不以臣爲不肖，畀以郡符。陛辭之日，嘗奏陳州縣虐取之弊，親承玉音，謂今之守令政是不恤民，所以多至虐取。臣即奏容臣到郡，爲陛下牧養小民，不敢有負臨遣。臣自入枵蒼，適值極弊，民不聊生。臣一意撫摩，捐逋釋刑，凡害□□□□專行者次第而舉。民心雖幸相安，然尚有爲民害而未去者，臣請爲陛下言之。臣聞天下之事有形者易察，無迹者難稽。枵蒼爲郡，地狹而瘠，民勞而貧。浙東七郡，枵最爲下，經界久廢，姦弊百出。惟負郭麗水一邑，前任知縣奉議郎林棐獨能極力修舉，今已迄事，夏稅秋苗整整有條。然猶有法窮而人無所容其智力者，苟不爲之痛加革去，則民之受害猶未已也。臣竊見本州柴縣，自兩稅之外復有和買，而和買所敷，則起於物力。物

力有貳：有實業物力，有浮財物力。所謂實業物力者，其在麗水以壹畝而論，極高者爲錢伍貫玖百文，極下者爲錢伍百，或肆百文。紹興間每貫敷絹叁寸捌分玖釐，積而成匹，則折價錢肆貫陸百捌拾文。履畝起敷，無異地征，故高下易見。所謂浮財物力者，不問田畝之有無，凡行商坐賈、負販營生之家，視其財利之豐約，以爲物力之多寡，計利起敷，頗類手實，故高下難明。紹興間統壹縣物力，除伍等浮實並免敷外，所可敷者，自壹等至肆等實業物力捌拾陸萬捌千伍百餘貫，浮財物力壹拾肆萬貳千餘貫，通浮實計之，總爲壹百壹萬壹千餘貫。祖額□□歲既久，姦弊日生，上肆等户往往詭寄於伍等，故物力日減。紹熙中參政張巖作邑日，肆等而上浮實計不過捌拾伍萬伍千壹百餘貫，所虧已壹拾伍萬陸千餘貫。於是每貫增作肆寸陸分起敷，始及紹興壹百壹萬壹千餘貫元額。自是而來，其弊復作，殆有甚於前日。今林棐修復經界，不敢過於紹熙肆寸陸分之數，意固美矣。然肆等而上既少於紹熙之時，而起敷之數，□□紹熙舊例，宜其僅可以足實業之數，而浮財之數未有所歸也。今欲再與推排，則此浮財久不推排，而今復推排，予奪高下，詞訟紛紛，未有底止。今欲附帶實業均敷，則經界已定。況紹熙肆寸陸分起敷，已是暗帶入鄉村浮財之數，難以再科矣。契勘此壹拾肆萬浮財物力，爲絹凡壹千壹百肆拾餘匹，折價錢計伍千叁百餘貫。近者州吏□□等盜用軍資庫官錢事發，臣已將各人斷配，而簿錄其田畝，填還官錢。今不敢出賣，止欲椿留此田，以歲收苗利約計壹千餘貫，爲民間代輸上項浮財物力。尚欠肆千餘緡，本州多方撙節用度，自爲抱認，豁去縣解之額，庶幾他日汙暴之吏不得復肆，而民間永霑無窮之實惠。如臣言可采，乞明睿旨行下本州，以憑遵守，謹具錄奏聞，伏候勅旨。」後批送户部勘當，限五日

申尚書省。右，本部契勘，今承都省批下權發遣處州葉武子奏，爲麗水縣浮財物力壹項，本州抱認，免敷人戶輪納事，送部勘當。本部今勘當，欲下處州，從其所請，將處、麗等田產拘籍在官，專一與民代輸浮財物力，庶爲民間經久之利。所有尚欠肆千餘緡，更切多方撙節浮費，措置補納，以革煩擾，伏候指揮。右劄付處州，從戶部勘當到事理施行。準此。紹定貳年玖月□日。

宋受天命，二澍與賦並歸于職，祖宗惠徠，征繕至薄。枯田下下，賴以無□□□□異時多事，空和買之額，秉畀齊民，履畝哀征，數等夏斂，是名實業物力。甚則料檢納戶之橐餽，秋毫折計，又名浮財物力。枯小而嗇，共二弗堪，識者喟曰：缺上方宵旰民瘼，苟有復焉，從如環也。紹定二年春，武子被命承乏，玉音臨遣，凜然守令虐取之戒。武子祇明訓，是究是圖。至之日，麗水令林某□□即功閱實文書，則實業物力十得八九，獨浮財物泛罔底麗。推排附帶，役不可再，迺以簿錄駟胥，歲入代輸，又省稽浮淫，自任奇羨，要使邑永無此額。□□無此名。八月上聞，九月報□。君門九重，如響斯答，枯之毫髮沐浴天波，驩聲雷動，有以證識者之言不誣。於虜仁哉！三代君臣飢溺由己不是過，邦祚靈長，斷可卜矣。顧茲曠舉，武子綿薄，力於何有！惟地舍大恩，宜登載堅珉，使枯民世世子孫知一飯所原，毋□□焉，□□則太守事也。武子又聞，昔有河北使者欲再榷鹽，託故入奏，缺其意蓋嘗刻記罷再榷詔書于癭木亭。至是觴使者亭上，使者見之心沮，迄不□□言。今武子謹摹朝命而私識其下，誠慮他日萬一談小利者從更如前，則枯□利復不夕食，故竊倣騎山故事，揭諸麗陽之祠，庶區區之心，質之神明而無愧。後之君子，其亦仰體朝廷子惠之仁，俾勿壞哉！紹定三年正月，承議郎、權發遣處州軍州兼管內勸

農事、借緋葉武子謹再拜稽首，書事而贊曰：「缺天子萬年！」《兩浙金石志》卷一一。（以上楊世文校點）

關 拭

關拭，字表卿，理宗時人。

隱真道堂記

端平元年七月

府治之東南，相去二百步，有道院曰隱真，以來四方雲遊訪道之士。是院建於崇寧之間，巋然獨存於建炎兵火之後，若有真仙爲之護持者。院北兩坊導其所從入之路，東榜集仙，西標歸鶴。或曰，紹興初純陽真人曾到，單滿不納，編葦作舍以打坐，聚土成炭以禦寒。自是歲每誕辰，有羣鶴回翔其上，此其所以名隱真也。而不知嗣呂公者，又有高尚真人焉。紹興歲在丁卯之七月，一道友戴青巾，披青氅，自言姓劉，居濱州，留數日而去。雲堂柱間題四十有三字，曰：「行方便，坐方便，諸聖察，上天見。得道安，得身健，但能晨朝洗面。水不得浪淵起盜，玉津能顯九霄雲事。劉卞功來。」仙語隱微，衆亦莫曉。信道不篤者，爪剔木前，鈎畫透柱，如點漆然。方爭先快睹，或水飲其字，可起沈疴，開瞽矇，試者輒效。有一醫庸而貪，以新易舊，刮墨和劑，竟不復驗，亦足以見真人不肯專利一家矣。乾道間，

真人復來，稱姓氏州里如初，時既相後，人不復識。往望吳門外一畫工家，自起藁使繪其像，留錢市縑。繪成，復往觀，喜甚，約某日齎錢取去。問其姓，則曰劉。問其寓，則曰隱真。過期，繪工來訪，則真人已去。涉歲寢遠，工以像鬻於市，爲伶人王綺所得。一夕，綺夢真人，視像維肖，特身形長大爾。叱綺曰：「汝留我在此許時如何？」綺驚寤，訪諸道院，至隱真，始知顛末，遂歸焉。道院主人張君倖狹小是院，方議改築，稠人中有青衣人出曰：「此乃神仙經行之所，所謂福地。或遂遷徙，此地却作何用？」議竟寢。止脩雲堂，創聖殿，周以門廡。後嗣秀王重爲建造，良有以也。郡人余元輔初入學館，實鄰道院，嘗言有一老媼丐諸塗，腹大若妊，非杖不行，止則仆地。忽遇青衣人叱起，予藥如芥子，使吞之，有水自腹中出，尋即平復。問姓不答，但云在隱真道院。其遁身濟人類如此。淳熙初，雲水客張寅者，道號陽光逸人，來自金陵，瞻象起敬，話及錫山寶文李公謨宦遊河朔，以職走濱州，訪真人，得制誥、繪像，石刻爲家藏之珍。乾道間，真人一到其家，會詩文觴客弗及接，題詩墀壁，墨滲澈然，蓋卽《夷堅志》所載「日轉庭槐影漸移，重門複屋轉呼遲。不如拂袖穿雲去，惟有落花流水知」。託言小郤，實真人詩耳。主道院者方盡得其源委。真人居濱之安平鎮，徽廟朝屢詔不起。守臣奉旨寫真，藁成，真人即自讚曰：「韜光晦迹居環堵，閉息凝神事事疏。漫許丹青傳道貌，難將妙筆寫真如。」奏上，降勅云：「朕高古人脩真勵行，道興於世，今乃見之。爾趣操不凡，蕭然一室，招聘屢往，辭避不回。宜錫美名，用彰清節。雖云冲嗇，尚克欽承。可特授高尚處士。」時政和六年八月十九日也。今道院主人錢道濟求予文以記其事，故爲筆之。嘗聞高尚自贊其真影曰：「真中影，充饑畫餅；影中真，

花稍暮春。非影非真，是謂上人。」謂非充饑之畫餅，則必有濟人之實。謂非花稍之暮春，則必有先天之靈。惟其妙隱顯以莫測，是以與造化而長存。道濟其心領而意適，庶或親逢於上人。端平改元巧夕前三日，汲古軒關拭表卿記。《至元嘉禾志》卷一七。又見萬曆《秀水縣志》卷九，光緒《嘉興府志》卷一八。（吳洪澤校點）

戴邦用

戴邦用，嘉定中進士。

長沙府大覺社倉始末記

嘉定十七年

鄉里有委積以卹艱厄，縣都有委積以待凶荒，此周公相成王，泰平之盛典也。待制真公帥潭之明年，湘陰早田間苦巨浸，晚稻耗於烈風，以故穀價翔踴。既而屬邑復以旱告，公視民饑猶己，畢力殫慮，上下協濟，發廩勸分，歲雖荒而不饑。然公謂一時措置，非經久之策，於是有請於朝，截羅馬穀義米，命十二邑咸立社倉以貯之。穀貸末等之有田者，米則糴細民之無田者，殆將爲潭民世世之利，公其以周公之經理成周者理潭歟！湘陰爲都三十二，置倉七，大覺、光教、普安、顯慶、國泰、崇因、竈渚

是也。迺命令尹四明林岡任提督之責，命尉府上饒余禹翼任措置之責，選幕中之賢，得廬陵朱渙檢察其事。三君者相與協心戮力，是究是圖，不以文具應命，分行田野，咨訪父老，如道里遠近，戶口多寡，躬自相視通融，酌中區處，畫于圖籍。由是貧富強弱，阨塞疾苦，具得其實。令尹又於每倉增助百斛，以廣帥君之惠。今大覺倉就寺之西廊，撤而新之，周圍上下以板，護以壁，固以墻。上三間貯米，扁曰義倉。下四間貯穀，扁曰社倉。通約所貯以斛計者可三千，所費以緡計者一百六十有二。七都出納，悉隸于此。於倉之都門建公祠堂，提督、檢察、措置官預焉，蓋將使邦人知公創置之意，又知奉承者之不苟如此。異時若守與令，皆推此心，則是利豈直歲月計哉！邦用材竭力腐，誤被使令，同邑士鄧默董其事。三君丁寧告戒，俾弗慢，故不敢不勉，謹述此以識是倉之始末。若夫開湘山之石而紀其盛美，自有大手筆在，非邦用敢僭。嘉定甲申，進士戴邦用記。《永樂大典》卷七五一〇。（吳洪澤校點）

黃 昇

黃昇，字叔暘，號玉林，又號花菴詞客，閩（今福建）人。當理宗世，早棄科舉，雅意歌詠，曾以詩詞受知游九功。著有《絕妙詞選》二十卷、《散花菴詞》一卷，今存。見宋胡德方《絕妙詞選序》，《宋詩紀事》卷六九，《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九《散花菴詞》提要。

詩人玉屑序

淳祐四年五月

詩之有評，猶醫之有方也。評不精，何益於詩；方不靈，何益於醫。然惟善醫者能審其方之靈，善詩者能識其評之精，夫豈易言也哉！詩話之編多矣，《總龜》最爲疏駁。其可取者惟《茗溪叢話》，然貪多務得，不汎則冗，求其有益於詩者，如披砂揀金，悶悶而後得之，故觀者或不能終卷。友人魏菊莊，詩家之良醫師也，乃立新意，別爲是編。自有詩話以來，至於近世之評論，博觀約取，科別其條，凡升高自下之方，繇粗入精之要，靡不登載。其格律之明，可準而式；其鑑裁之公，可研而覈；其斧藻之有味，可咀而食也。既又取三百篇、《騷》、《選》而下，及宋朝諸公之詩，名勝之所品題，有補於詩道者，盡擇其精而錄之。蓋始焉束以法度之嚴，所以正其趨向；終焉極夫古今之變，所以富其見聞。是猶倉公、華佗，按病處方，雖庸醫得之，猶可藉以已疾，而況醫之善者哉！方今海內，詩人林立，是書既行，皆得靈方。取寶囊玉屑之飯，瀹之以冰甌雪盃，薦之以菊英蘭露，吾知其換骨而僊也必矣。姜白石云：「不知詩病，何由能詩；不觀詩法，何由知病。」人非李杜，安能徑詣聖處，吾黨盍相與懋之。君名慶之，字醇甫，有才而不屑科第，惟種菊千叢，日與騷人佚士觴詠於其間。閣學游公受齋先生嘗賦詩嘉之，有「種菊幽探計何早，想應苦吟被花惱」之句，視其所好事，以知其人焉。淳祐甲辰長至日，玉林黃叔暘序。《詩人玉屑》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絕妙詞選序

淳祐九年三月

長短句始於唐，盛於宋。唐詞具載《花間集》，宋詞多見於曾端伯所編，而《復雅》一集，又兼采唐宋，迄於宣和之季，凡四千三百餘首，吁，亦備矣！況中興以來，作者繼出，及乎近世，人各有詞，詞各有體，知之而未見、見之而未盡者不勝算也。暇日哀集，得數百家，名之曰《絕妙詞選》。佳詞豈能盡錄，亦嘗鼎一臠而已。然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妖冶如攬嬌施之祛，悲壯如三閭，豪俊如五陵。花前月底，舉杯清唱，合以紫簫，節以紅牙，飄飄然作騎鶴揚州之想，信可樂也。親友劉誠甫謀刊諸梓，傳之好事者，此意善矣。又錄予舊作數十首附於後，不無珠玉在側之愧，有愛我者，其爲刪之。淳祐己酉百五，玉林。《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首，四部叢刊本。

西山報恩院修造疏

南瞻部洲，萃《華嚴》之海會；西山古刹，納芥子於須彌。奈法堂之半欹，壞老屋之欲壓。既稱是僧家常住，不容作傳舍看承。老苾芻未傳法東林，誰不念觀音菩薩；生身中國，何未識補陀道場。願將一首莊嚴，留與萬人瞻仰。是空是色，似難掛於形容；大慈大悲，已可想其貌像。此即是西湖天竺，不

須涉東海風波。紫竹林中，日日光風蕭洒；綠楊枝上，時時甘露清涼。誰捐火宅之金銀，誰獻普門之纓絡。現宰官、現長者，莫忘我佛之因緣；善男子、善女人，自種來生之福德。《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癸集卷五。（以上劉琳校點）

謝愈修

謝愈修（一一九四——？），台州（治今浙江臨海）人。

書小史序

咸淳三年九月

《書小史》者，中都陳道人所編也。自伏羲畫卦以至五代上下，數千百年之間，字體變化如浮雲。紀傳所載以書名者代不乏人，而人之賢否、藝之高下，雖妙跡不能盡傳于世，觀此亦可概見其萬一。道人趣尚之雅，編類之勤，可謂不苟於用心矣。予識之五十餘年，每一到都，必先來訪，訂證名帖，飽窺異書，愈久而愈不相忘，亦未易多得也。咸淳丁卯重九，天台謝愈修誌于西湖寓舍，時年七十有四。《書小史》卷首，一九九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五二。（黃錦君校點）

郭明道

郭明道，端平初爲資州州學說書兼內江縣學長。

相機巖記

端平元年

內邑古號中江，隋避上諱易今名，則此縣之建蓋千幾百年矣。由縣署踰江而東，有山曰降福山，山之下有泉，其深不可測。世言神龍之所宅，故名曰應龍巖。舊爲禱雨之所在，信不誣矣。巖之側有二徑出於澗谷之中，左可以通普、遂，右可以達昌、合，皆通都大邑往來之要衝。水雨方降，其徑沒爲泥潦，而濫濤漲流直抵巖之下，遠近過往者睥睨而不能進。然有縣以來，歷年如此之久，而日夜行者不知幾千萬人也，皆坐視而無如之何。大丞相趙文定公三世孫曰相機，一日遊於山之上，四顧眺望，曰是江山之勝會，而東西千里所經之要路，乃屈曲污下，使民之病涉如此。於是開其巖而平下之，命工砌石。自山而下瞰於橋，平直如砥。自是往來者安行徐步，可直達之江。其二徑合爲一，皆從巖而下，平坦夷直，分而爲東西去。靡不咨嗟嘆息，所未曾覩此。《易》之習坎與夫設險者必歸之王公，豈非有所待而後興歟？相機之英爽卓越，挺挺有祖之成烈。筮仕之始，談笑指揮，山岳震動，而計臺之檄可以寬四顧

之憂，天下事何施而不可者？今之所謂徒杠輿梁以濟民於道塗之厄者，特其一端爾，而濟川之功用實張本於此。地靈人傑，秀氣之所鍾，第著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蕭氏之八葉豈多耶？伊考古之建功立事，有便利於民，其名必與之俱傳於不朽。如江陵之有杜預堰，杭州之有蘇公堤，皆以能順導江海之勢而爲民之利，遂以此命名。矧今不遠數千里，必經巖之上而過，過者日不息，思詠者日不止，其巖之開導者雖不過數百步，而往來者通兩川，其功用豈淺哉。於是命之曰相機巖，蓋取杜、蘇二公故事。明道，丞相年家子也。采衆論而爲之辭，以慰遠近往來之思而詔無窮。其巖可磨可鏤，刊此記焉，傳千萬年。相機諱崇，字子欽。端平改元，州學說書兼縣學長郭明道撰。光緒《資州直隸州志》卷二七，光緒二年增刻本。又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二〇，光緒《內江縣志》卷一〇。（黃錦君校點）

釋紹嵩

紹嵩（一一九四——？），一作少嵩，號亞愚樵衲，廬陵（今江西吉安）人。紹定中自長沙游浙江，住嘉禾之大雲寺。工詩，有《漁父詞集句》二卷（存）、《江浙紀行集句詩》七卷（存）。見二書自序。

漁父詞集句自序

嘉定壬申，予年十九。其秋自穆湖買船由鄱陽九江之巴河，往來凡數月，每遇景感懷，因集句作《漁父詞》以自適。《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四。

江浙紀行集句詩序

紹定五年八月

余以禪誦之暇，暢其性情，無出於詩。但每吟咏，信口而成，不工句法，故自作者隨得隨失。今所存集句也，乃紹定己丑之秋，自長沙發行，訪遊江浙，村行旅宿，感物寓意之所作。越壬辰五月中泚，嘉禾史君黃公尹元以大雲虛席，俾令承乏。八月初九日永上人來訪，盤礴旬餘，茶次每炷香請曰：「師遊江浙，集句諒多，可得聞乎？」予謝曰不敢。永曰：「禪，心慧也；詩，心志也。慧之所之，禪之所形；志之所之，詩之所形。談禪則禪，談詩則詩，是皆遊戲，師何媿乎？」予謝曰不敢。力請至再至三，又至于四。遂發囊與其編錄，得三百七十有六首，離爲七卷，題曰《江浙紀行》以遺之。二十二日，廬陵亞愚樵衲紹嵩序。《江湖小集》卷三。又見《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〇。（以上李文澤校點）

全宋文卷七七六〇

莊端孫

莊端孫，慶元府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嘉定十七年上舍釋褐。見《寶慶四明志》卷一〇，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七。

押韻釋疑序

嘉熙三年四月

韻學崇於江左，韻書備於隋唐。至我朝而書益加詳，今頒行禮闈者其略爾。音畫訓釋屢更讎訂，有疑尚闕。歐陽氏據經援史，校訛證誤，燦然盈帙，標曰「釋疑」，欲以爲舉子指南。僕追懷曩昔，上之人未盡以貢舉法束天下士，賦用「天道維何，仰之彌高」語，未始叶也，主司操閩音讀「高」爲「歌」，遂寘選中。詩押「彩霓」，按《郊居賦》爲失韻，迄不忍黜，亦得爲館閣校勘。今柄文者避嫌畏譏之不免，渠敢稍自出意於其間哉！一犯聲病，如麗金科玉條，雖詞製瑰偉弗見錄，纖瑕棄璧，微類擲錦，英傑抱恨多矣。《釋疑》一出，何惠幸場屋之厚耶！四明余公天任鎮禾興，僕過而客焉，見其甫得是書，

亟命鋟梓，閱數浹工迺竟。蓋侯不忘槐社棘園之舊，將與逢掖共之。僕喜以告同志曰：「智哉歐陽，實啓厥訓。仁哉賢侯，實弘其美！」同志曰：「然。」因附卷尾。嘉熙己亥孟夏中澣，邑子莊端孫書。《押韻釋疑》卷首，宋刻本。（楊世文校點）

鄭伯謙

鄭伯謙，號璧壺道人，理宗時道士。

抱一子解周易參同契叙

端平元年五月

夫物之成乎形象者，久則必毀，而乾坤不毀；物之聚乎精華者，久則必散，而日月不散；物之麗乎木火土水者，其質終壞，而真金不壞；物之屬乎砂石草木者，其性可死，而真丹不死。然則乾坤也，日月也，真金也，真丹也，皆物之至神者爾，是以仙家金丹之號，非苟而取。故金丹者，象乾坤以爲體，法日月以爲用。乾坤，吾身之天地也；坎離，吾身之日月也。乾坤升降則有候，坎離配合則有機。至寶鍊成，一得永得，此其所以不毀、不散、不壞、不死歟。大矣哉！金丹之道，包空括壤，越數超形，非其他妙法三千六百門所可望洋也。先聖欽重道寶，懼泄非人，每以心傳，不形竹素。後漢魏伯陽悼大道

之幾鬱，憫志士之無師，始以所得古文《金碧龍虎經》，假象託趣，演而伸之，紆發丹秘，曉諸未悟，日曰《周易參同契》。其辭古意深，人病難讀。徐從事、張隨、彭真一，皆嘗傳註，今所見惟彭耳。然文義雖詳，而真機尚隱。近時俗解，類以旁門附會，視彭益舛，貽誤後學，不足觀矣。抱一先生陳君，天稟夙穎，洞明性宗，嘉定癸未，遇至人于淮之都梁，盡得金丹真旨。寶慶初，來輦下，以慈濟心，接挽後輩，始得《參同契》讀之，迎刃無留疑。已而盡謝朋從，入室修鍊者餘年，功益深，而道益著，於是以其親履實詣者，筆諸訓解。言入微而義釋，辭不費而理彰，猶蔡墨之辯神龍，和氏之指真玉，丹道有所恃賴矣。昔伊川程子謂世有至難者三事：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三者，其功則一，皆可以奪造化。今先生之道，非但養形而已也，後學能熟味此篇，深求而自得之，然後知先生之所謂道有非言語文字之所能及者矣。《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僕洗耳先生造極之論殊久，且預聞著述之意，於是乎書。先生名顯微，字宗道，後隱以微名，維揚人也，號抱一子。有《立聖篇》及《顯微卮言》，并《抱一子書傳》行于世云。有宋端平改元夏五月朔旦，金華洞元天壁壺道人鄭伯謙拜手謹叙。《周易參同契解》卷首，正統道藏本。（王曉波校點）

曾次元

曾次元，端平初以從事郎爲韶州軍事判官。

南雄州修貢院記

端平元年八月

出豫章，下滇水〔一〕，曰雄州。脉絡江湘，襟帶交廣，山川孕靈，涵秀之彥，代不乏人。三歲賓興，舒翹揚英，梯級霄漢，袂相屬也。而棘闈麀藝之地，乃陋不見治。毗陵張侯友師帥是邦，導宣華風，陶染士類。暇日，平確詞章，不減布韋筆硯之寒。歲當登賢書，謂詞場眼境庫污，士子何以明發靈腑？乃屏乃翳，乃新是圖。自門徂基，自皇徂堂，啓之辟之，百爾並作。庭廡洞達，棟桷高驤，皇皇偉觀，盪耀人目。使士子仰棟宇之高閎，以浩其氣；俯廉隅之峭整，以厲其節；觀丹雘之燦麗，以昌其文。游目而得於心，豈徇華土木云乎哉？噫嘻！世之士大夫軒冕一穹，視布衣若將浼者多矣，奚暇他及？侯不惟澹養若儒素，而恢弘士氣之機，且見於長養凝實之餘。《詩》云「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斯之謂乎！侯自下車來，羽檄方叢，而俎豆之事亦不偏廢。架壕梁，壯城宇，以侈金湯之勝，而黌舍之修，尤汲汲介心。銖積帑金，將及二萬緡，欲創築外城，爲保障之圖，而學田之增，尤欲垂利於悠永。使侯當從容無事時，則其羽翼斯文者，將何如哉！蓋侯名門素風，得濂涑之傳。文靖公與張紫巖爲淡交，勳在國史；儔齋雅潔之操，楊文節公劇嘉道之。信乎侯之家學有源乎，充若所爲，功用豈易量哉！次元蝗粟鄰封，歛衽候望熟矣，悵未造鈴下。一日，士輩來謁，夸大貢宇之宏，屬余叙誌之。次元竊謂侯之善政，若士與民銘誦之，奚俟贅語？然是舉也，乃作新士氣樞鑰也。爾士子去卑陋而詣高明，意氣激昂，頭角軒

露，異時猶曲江之張、日南之姜，大聲颯颯，嶺海之光，可不知攸自歟？乃紀諸堅珉，使道盛德至善而不忘。若夫繕費之浩繁，區宇之贏縮，《保昌志》詳矣，不書。端平元年八月朔日，從事郎、韶州軍事判官曾次元記。朝散郎、權知南安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彭鉉書。奉議郎、通判南雄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劉無愠篆額。《永樂大典》卷六六五。（王曉波校點）

〔二〕滇水：疑當作「滇水」，即今廣東北江之上流，今仍名滇水，流經南雄州。

何大圭

何大圭，慶元府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嘉定十四年以兩優釋褐，被稱爲「釋褐狀元」。見《寶慶四明志》卷一〇。

聖姑廟碑記

端平元年正月

停山者，乃同山之脉來停於此，故曰停山。左鎮金峨，右衛寶化，前聳福海文峰，後擁漢城武寨。山護水朝，正詩所謂「山擁三峰屏色潤，水灣一曲鏡光新」，亦一勝概也。唐乾符己亥中秋，有石首神

像從東北逆流而來，止於山下碧潭之中。兒童見之，名曰「扶頭媳婦」，撈置山下，祈無不應。皆曰，此必聖姑，非媳婦也。中和辛丑歲，建祠塑聖姑於中，附石首本像於東側，附日嶺夫人於西旁，而奉之者紛紛矣。宋慶元間，紇石烈寇江南，欽命夏縫督戰。會大暑，有女子三人各相施水，一女施於我軍，而飲者愈壯；二女施於金軍，而飲者皆疾。施畢，謂我軍曰：「吾已投藥退金軍矣。」疑問之，曰：「吾四明停山玉女。」言訖而逝，一軍皆驚。已而金人果患疫而退。監軍、潁州郡守鄔文伯謂衆曰：「吾奉有停山聖姑玉女，神最靈，此必是矣。」奏聞，命秘書監李沐行勘。時久旱，禱祠而雨，洪水大發。及其涸也，見廟前碧潭沙石自壅如崖，鄉人上其事，李沐以聞。上復命李學士降帖，委本郡通判蔣一通重建神祠，制御階，設龍像，創山門於沙漲之地，命主事沈文護敕來封。至端平間，迪功郎鄔宗臣等復建穿堂兩廊，裝飾神像，建碑於廟。詳其始，請余記之。遂從而讚曰：除却寇兵，護國有功。拯災救患，惠民無窮。女中丈夫，禮宜褒封。巍哉廟貌，天地始終。時宋端平元年歲在甲午春正月吉日。光緒

《奉化縣志》卷一二，光緒三十四年刻本。（郭齊校點）

朱 渙

朱渙，端平中爲太平州軍事判官。

軍事判官題名記

端平中

州判，與長官比也，官不爲高，而其名尊。故古人有云：「賓者，主之對也。長官爲主，我爲賓，我得與長官相款密，有情也易達，有言也易爲，有事也可與辯難是非可否。長有疑，決焉，有失，正焉。雖忤長，或不我聽，然不致恚與忿，以其賓也。」噫，位斯職者，可以行志矣。乃或不然，視長官意向，迎合奉承惟謹，甚者從臾以成其非。洎政乖民怒，則諉其責于長曰「吾不與」，豈忠于長者哉！太平幕有判有推，推有題名，判無之，闕典也。渙乃遡考自趙師回而下凡一十三人，序列而刊諸石。虛其左，俟來者續焉。且使邦人他日登其堂，睹其名，必有指而別之曰：某人賢，是不肯視長官意向迎合奉承從臾而克行其志者，可敬可慕；某人否，是不能不視長官意向迎合奉承從臾而不克行其志者，可歎可恨。公論凜然，有不容掩者，使來者聞之，其必悚然懼，思所以忘其長而惠民，以求無負斯職，則題名之作，亦不爲無助云。端平年記。康熙《太平府志》卷三六，光緒二十九年活字本。又見乾隆《太平府志》卷三四。（郭齊校點）

周端常

周端常，信州（治今江西上饒）人，端平間任仙游縣尉。見所撰《大隱樓記》及弘治《大明興化府志》卷二七。

縣尉廳大隱樓記

端平三年五月

仙溪尉督之公堂，棟宇四垂，植物連屬，而榕樟荔朴與夫歲寒三友襟抱帶圍，盤根強幹，修枝奕葉，鬱葱蕃茂，洪敷杪末，鋪張蔭映，清通內外。舊建重屋以棲於東序，公幹暇餘，登臨眺望，蔚有山林氣象。尉督中居，儼若隱者之廬也。予將以隱揭斯樓，客有嘲之者曰：「夫樓是邑也，羣二三千戶而爲一閩之市，通二十六里而爲萬家之縣。爾乃職思防察，且攸伏奔走其間，以司存則體統之所監臨，以巡行則手目之所指視。如是而逸隱於斯，得乎？」曰：「不然，隱之爲道，厥若汎觀於形跡之粗，未若逆探於心術之微。世蓋有沽名釣譽者，心不隱而迹慢隱；其任真務實者，跡不隱而心固隱。忘於仕宦而竊取之爲捷徑，心不隱而跡漫隱也。楚子文本非切於令尹而仕，已之無喜愠，跡不隱而心固隱也。厥今士大夫，見紛華盛麗不以爲心之悅豫而寂然，顧位名祿利不以爲心之驕侈而淡然，動作順適

而存養靜定，外貌官府而中懷丘壑，是則智慮徹而出處之節自明，道義重而去就之念自輕。昔人所謂大隱朝市，此故之以。乃若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夫苟果於埋光鏟彩，是素隱也，固非聖人之道。然往往因以賣聲稱於天下，迄爲榮進徑塗焉耳。此乃小隱山林，仕無喜、已無愠者不爲也。」客乃慨然有覺，謂予宜以大隱匾之。予樂乎其言之允協予心，而申言曰：「仕止久速，孔子嘗攝相事，今見於大隱者也。用舍行藏，顏子嘗問爲邦，而志於大隱者也。」乃於是焉叙其問答，以宣昭揭匾斯樓之意。端平三年夏五月丙辰日立。弘治《大明興化府志》卷二七，同治十年刻本。

縣尉解坐屏銘

潔身有道，痛克我私。凡厥同體，食飲裳衣。生也有涯，血氣膏脂。瘠人肥己，何忍如之？獄貨非寶，宰府危機。脫遺典憲，具嚴天威。右廉。

官非虛設，仵嚮即工。料糧何末，厥惟食功。毀瓦畫墁，大嗽技窮。我豈若流，竊廩苟容。赤心盡瘁，恥作詐忠。夫誰我知，倬彼天聰。右勤。

大道爲公，坦坦蕩蕩。至平至正，無偏無黨。旌淑別慝，舉直錯枉。情無親疏，善即稱獎。勢無崇卑，德即欽仰。無或私家，獄辭明兩。右公。

微官效職，每懷震驚。謹之又謹，敢越章程？夙興夜寐，戰戰兢兢。如支隕石，若保孤城。臨事而

全宋文卷七七六〇 周端常 呂昌裔 羅任臣

三九四

懼，反身而誠。崇清四教，銘刻坐屏。右謹。弘治《大明興化府志》卷二七。（以上沈治宏校點）

呂昌裔

呂昌裔，端平中潼川府（治今四川三台）人。

書濂溪先生祠

端平元年七月

潼川呂昌裔〔一〕、東平劉震孫率塗仁、范大淳、袁塤、蘇廷珪祇謁先生祠下，濯纓溪流，仰高廬阜，油然有發，泛舟而還。昌裔之子槩、彙、猶子寅、震孫之子儒珍侍。端平改元孟秋吉日。《濂溪志》卷二。
（曾棗莊校點）

〔一〕潼川：原作「潼州」，按宋無潼州，此必是「潼川」之誤，徑改。

羅任臣

羅任臣，字毅卿，理宗時隆興府南昌（今江西南昌）人，一說徽州（治今安徽歙縣）人。見《新安文獻

志》卷七八引方回《漁隱叢話考》。

吳文肅公文集跋

端平元年

文以氣爲主，蓋其氣以光大，則發於詞華光焰萬丈，有不可泯沒者。竹洲先生邕帥吳公，自蚤年與伯氏國錄公以雄味正聲鳴其文於庠序，獨步一時。及施之於政，皆光明雋偉，絕人遠甚。惜其所養如此，曾不得一日立朝，以攄所學。任臣自幼知誦其文，則意氣興起。猶恨生晚，不及趨隅執業，身親而炙之也。《竹洲集》近世始刊出，遂獲盡觀其全。英偉豪特之氣，尚崢嶸簡策間，要皆本於道誼，確然有補於斯世，非外強中乾，譁世以取名者也。昔人謂廉頗、藺相如死向千載，凜凜猶有生氣，愚於竹洲先生亦云。端平甲午，南昌羅任臣謹跋。《吳文肅公文集》附。又見《甯宋樓藏書志》卷八四。（曾棗莊校點）

跋績溪汪處士屬續所賦如夢令詞後

寶祐二年五月

績溪汪處士，前輩古君子也。其兄弟皆交余諸父間，長兄貢士公又及識先大父尚書，余於處士故當以前輩事之。其孫夢斗肄業紫陽書院，間以處士屬續所作《如夢令》見示。人或謂其「牢把柁」之句爲處士奉身行己，操持不懈，兢兢戰戰，死而後已者。余竊以爲，訪戴之事見處士了於死生之大節，直若

簸弄焉耳。生也乘興而來，死也盡興而返，靡有一毫繫着之累，敬歎敬歎！世寧有斯人耶！夢斗年少有文聲。貢士公齋志以沒，處士卒老山林，其積德之報當在後人也。寶祐甲寅夏五月。從表姪豫章羅任臣書。《康範詩集》附錄《康範實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此篇劉琳校點）

楊艮之

楊艮之，號存心居士，理宗時嘉定府洪雅（今四川洪雅西）人。

廬墓記

端平二年十一月

戴天履地，受髮膚於父母。父母於人有罔極之恩，猶天地之生萬物，不可得而報也。生盡其養，死盡其哀，此人子之常事耳。然而堯舜之道始於孝弟，孔曾問答以孝名經，聖賢躬行允蹈，諄復訓詁，莫不以孝爲大者，其故何哉？蓋使人人而知孝，則事親若曾子可也。士固有薄於行而悖於禮者，如匡章猶負不孝之名，矧其下者耶？是故父母存，菽水盡其敬，父母歿，終身用其慕，苟可以致其力者，夫何窮極之有？蓋不特廬墓一事也。吾鄉楊君彬文甫世業儒，素履無咎。喪母盡哀，既葬廬墓，蓋將以終其報本也。復援釋氏教，晝夜誦經，負土爲山，盡四十九日，號泣不止。聞者異之，四方來觀，至於感泣。

其與昔人致紫芝白雀之祥者，蓋亦不異。噫！孝雖不止如是，亦足以風薄俗矣。嘗謂鄉國風俗之厚薄，固必有爲之倡者。昔箕子居朝鮮，風俗之厚，至於夜戶不閉，道不拾遺。王烈居鄉，以德感人，盜牛者寧刑戮是甘，不使王彥方知之。周處爲暴，鄉人以蛇虎目之。是知大而一國，小而一鄉，風俗厚薄，倡之者必有人也。吾鄉以禮盛名，風俗素厚，固不待楊君爲之倡者。自楊君廬墓，踵而行之者若姚□□，若封聲雄，以此益信風俗之厚，楊君實有力焉。《詩》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楊君可謂爲之則矣。端平二年旃蒙協洽仲冬〔二〕，存心居士楊艮之記。嘉靖《洪雅縣志》卷五，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又見同治《嘉定府志》卷四三，《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一。（劉文剛校點）

〔二〕協洽：原缺，按端平二年乙未，古代太歲紀年，乙爲旃蒙，未爲協洽，見《爾雅·釋天》，據補。

李丑父

李丑父（一一九四——一二六七），初名綱，字汝礪，後改名，更字艮翁，莆田（今福建莆田）人。端平二年進士，授邵武戶曹，除太學博士。後以太府丞召，遷秘書郎，進著作郎，權禮部郎官。出提舉湘南常平，以臺疏去。咸淳三年卒，年七十四。見《後村大全集》卷一六四《李艮翁禮部墓誌銘》，《竹溪鬳齋續集》卷二四《李公行狀》。

天妃廟記

妃爲莆明神，廟于京江之湄且十餘年，遷于江口土山龍津之西側。淳祐辛亥閏十月既望，越一日壬申經始。京口距莆三千里，祭不越望，山川尤然，況鍾山川之奇，爲人之神乎！妃林氏生于莆之海上湄洲，洲之土皆紫色，咸曰必出異人，禦災患，有功德于民，宜秩典祀，而地之相去則有疑焉。或曰妃龍種也，龍之出入杳冥，無所不寓，神靈亦無所不至。今祠更諸爽塏，北瀕江淮，尚想風聲鶴唳于金山花靨間；東望海門，猶記護三韓使節時事。妃既有功于此，亦宜食乎此。孟子之論，有一鄉一國之士，又有天下之士，烏可以地之相去爲疑？金焦之間，龍君水府所宮，妃之廟于此又宜。浙、閩、廣東南皆岸大海，風颿浪舶焉依，若其所天。比年輦下江潮爲患，賴妃竟弭，尹釐以聞。今皆不書，獨志其江淮間事。初，兩浙轉運司貢士翁戴翼語丑父曰：「嘉熙戊戌，自京游京口學，妃故官方輪奐，忽夢以改卜囑。僕心訝，且懼辱命，不敢當。妃曰：『徐圖之。』僕拜而退，覺而識之。既而瀕江廟果圯，僅存一殿，卜修不兆，卜遷乃兆。既相攸當，受地公家。適今浙東常平使者尚書郎趙公珙夫參謀兩淮大閫，道京口，衆以請。公之子總幹是夕亦夢如初。公白府給地，工費甚鉅，而樂施亦衆，山示效響石之瑞，川后獻鎖江之碇，人士爲之興起。壬子歲，正殿廟門西偏集福堂落成，守僧與祀饗者皆有所止，僕時與寓目焉。獻殿前措，夾殿旁翼，繚以周垣，規制略定，營繕以次。」越七年，翁君書抵僕曰：「昔所欲次

第就者，幸不愆于素。獻殿兩廡工師奏功，繪事告備，東廡魁星有祠，青衣師、朱衣吏左右焉。西則奉龍王，而靈威、嘉佑朱侯兄弟聯位焉。二朱亦鄉人，生而能神，揚靈宣威，血食于妃宮最舊。是役也，奉命于栖栖之時，踐夢于二十年之後，望不及此，妃寔引翼之，願爲我記其略。」僕與翁皆妃邑子，且諾于京口七年矣，既書歲月，又係以詩，俾歌以侑食焉。其辭曰：

峨峨兮新宮，神宴娛兮婆娑。翠旗兮蒙茸，弭節兮山之阿。渺湄洲兮閩中，食茲土兮維何？於赫兮威風，記兩淮兮戰多。紫金山兮摧戎，花靨陣兮揮戈。合肥城兮釋攻，若有神兮撝訶。驅厲鬼兮先鋒，殿南岳兮羣魔。駭雲間兮幟紅，非風鶴兮傳訛。望海門兮浮空，想護使兮韓倭。汹百怪兮魚龍，獨安流兮靡他。偁新廟兮淮東，瓊花時兮來過。配富媪兮民庸，江與淮兮無波。彼佐禹兮巫峰，視功載兮同科。繁菊英兮蘭崇，薦芳馨兮九歌。繪長鯨兮來供，鼓犀渚兮鳴鼉。舞漢女兮丰容，邀游湘兮英娥。食茲土兮以功，羌如山兮如河。嘉士女兮敬恭，消疵癘兮淳和。俾邊民兮樂農，有年書兮麥禾。閱長江兮無窮，與牲碑兮不磨。《至順鎮江志》卷八。（楊世文校點）

李 賈

李賈，字友山，號月洲，理宗時人，爲渝江尉。

石屏詩集跋

端平三年九月

石屏南歸，過僕於渝江尉舍，出示雪蓬姚公所選四藁下卷。僕永歌不足，併入梓以全其璧。端平丙申九月十日，月洲李賈友山敬識。《石屏詩集》卷首。（楊世文校點）

宋雲龍

宋雲龍，端平中夾江縣令。見《補續全蜀藝文志》卷五六。

夾江仙掌洞題壁

跨龍門，飲蟹泉，摩仙掌，扣丹竈。萬籟頓息，風日熙明，清奇之興，真似蓬萊矣。《補續全蜀藝文

志》卷五六。（尹波校點）

李粹甫

李粹甫，重慶府（治今重慶）人。端平間爲川東安撫司屬官。

龍川磨崖題名

端平二年五月

龍川邑小而江水環秀，距邑不三里曰靈巖，又其傑出者。端平乙未夏五月十有八日，東川撫屬古渝李粹甫來酬供於此。邑令眉山孫子山、警曹巫山馮亨叔，相與訪古靈湫，載酒酌其上。午暑方劇，樹林陰翳，巖氣襲人，恍若此身在冰壺，不知人間炎熱之苦。竟日徜徉，興殊未盡，而景已晡矣，遂拂翠崖而書，以記歲月云。嘉慶《四川通志》卷六〇。又見光緒《資州直隸州志》卷二九，《宋代蜀文輯存》卷九五。（向以鮮校點）

□
琳

□琳，闕其姓，理宗時人。

忠孝祠記

嘉定己巳、庚午間，江西峒寇猖獗，數犯雄境。郡守宗簿趙侯善僕銳以却賊自任，親率師督戰沙水，其子監廟汝振與司法參軍黃公樞從之，兵敗，皆死賊手。一時諸將奮不顧身，先後力戰，歿於陣者亦衆。其特顯者如摧鋒梁準備滿之於柯木坳，摧鋒彭準備添之於火逕，摧鋒蕭統領輝、摧鋒副將陳承信澄之於沙水，左翼統領楊武翼世雄、右翼蕭副將雋之於白雲，是皆身不幸以歿。其所摧破，不翅僅足相當。既因是大創，率搖手相戒勿易此南雄人，因遂潰去矣。廟以「忠孝」名，實創於趙侯時，其地則報本寺之後。距今二十餘年，竟以頽毀，乃不知何時遷塑像於寺左廡下，湫隘特甚。又司法黃公像獨附於聖妃廟之側，理亦未順。琳間嘗道其事於今郡侯黃公，惻然傷憫之，謂琳記其事，俾死者姓名不遂泯沒。祠則因舊稍遷，而又移司法黃公像於此，若忠若孝，以類相從也。更有爲琳言：方摧鋒梁準備以戰歿，提刑廖公德明亟自韶馳南雄，親撫其棺哭之，且謂君嘗以死許我，而今真死矣。夫忠義激烈之事，夫人所共仰，惟事久歲遷，無人表著而顯揚之，則聲光幽黯，忠魂義魄鬱鬱抱恨於九原者多矣。黃公以事關激勸，故汲汲乎爲是舉，非特爲觀美以文飾太平者流也。道光《直隸南雄州志》卷一九，道光四年刻本。

又見乾隆《南雄府志》卷一八。（祝尚書校點）

趙希堊

趙希堊（一作希堅），開封（今河南開封）人。淳祐中爲江東轉運使，七年四月，爲禮部尚書、督視行府參贊軍事。又嘗官給事中。見《宋史》卷四三《理宗紀》三、卷四三八《湯漢傳》，《蔡氏九儒書》卷八《久軒公集》附錄。

薦蔡杭章

希堊等嘗謂：士大夫之事業，必本於學術，學術純正，則事業必光明而俊偉。伏見文林郎、臨安府府學教授蔡杭五代業儒，三世一轍。行履端方，持身無夷險之殊；學通世務，斷獄得明慎之要。寧國郡掾，莫居其先。臣等觀其人，內可以充學官之長，外可以備監司之選，始得展盡其猷爲耳。伏望聖明特加超擢，庶真儒得弼天工於公朝，其於治道，豈小補哉！臣等不勝待罪戰栗俟命之至。《蔡氏九儒書》卷八《久軒公集》附錄。

義豐文集序

淳祐八年冬

淳祐戊申冬，得《義豐集》。夜坐涉獵一過，爲之撫卷，其所抱負，豈不偉哉！然仕宦不過二千石，殆是當先朝萬物盛多之時故耳。年來士無才業，未必乾、淳可督郵。顧余亦忝法從，今又見諸老與之往來書尺，而重爲古之人、今之世交致其憾也。大梁人趙希塈題。《冊宋樓藏書志》卷八六。

題謝太傅像〔二〕

此維揚郡齋本，蘄春謝長卿家所藏。比於行都見畫像，相傳是顧長康筆，縑腐色剥，幾不可觸，而阿堵中瞭焉，校此本無毫髮差。今維揚舊石不存，遂摹刻于半山，今存本寺。《至大金陵新志》卷一二。（以上尹波校點）

〔二〕《至大金陵新志》載此跋原署云「淳熙戊申古吳趙希塈」，疑爲「淳祐戊申」之誤。